

刻對山先生集叙

翰林修撰對山康先生集凡若干篇編次甫成嘗托
其友比部張太微重加校讎且序之先生逝矣言猶
在耳於是太微方謀板行適中丞翁東厓訪得其集
既已撫卷太息遂檄西安吳守云泉鉉梓呂傳併屬
予識之竊惟對山諸製作馳驅屈宋陵轢班馬已具
見於太微序中夫復何言但緬懷平生而感慨益切
何則昔宋學士王梅溪共稱儒宗匪特掄魁而已沒
幾十餘年其文集尚藏於家後劉共父帥建康因其
子聞詩在府每請序諸簡端猶未敢當轉求晦翁代



筆焉至聞詩守浮光時始刻諸江陵夷考其顛末蓋不知幾歲月矣今對山沒世未久即遇二三知己相與樂成其事如此回視龜齡不為不幸矣然梅溪生雖末季猶遇孝宗諸君特賜及第充館職擢侍御史召權吏部侍郎不拜出守四郡復命為太子詹事進直龍圖閣學士方致仕焉故功業文章早烜赫一時其奏議數十篇尤為人所傳誦云對山生逢

明世且當我

孝廟右文之時擢冠多士詞林允服然首修撰以來十年不調及居憂面籍哀毀踰禮是誠恪守官箴鮮

見其儔者也言官弗知亦已矣反以爲逆瑾同鄉遂論罷終身公論在人固不待辯向使復起圖報尤力待帷幄則緝熙

聖學知制誥則黼黻皇猷功業文章將與梅溪媲美矣顧垂老山林無由表見縉紳贈答之餘非咲傲乾坤則平章夙月彼筆墨蹊徑恐未能拘耳所謂成家之言者觀此益信其他樂府傳奇亦皆可錄然各有別乘已傳於世云

嘉靖乙巳夏六月癸未西陂山人劉儲秀序

對山先生集序

夫詩病於六朝綺麗之辭矣子昂變之而雅興文衰
於八代萎弱之習矣昌黎振之而古作蓋中人承學
大人虎變苟非其責其道何從此雖人情之習尚而
實運會之所關也自五胡亂華中原板蕩斯文元氣
凋喪弗存及於元宋迭代作者繼出詩非不興而皆
窳成習文雖有作而氣岸弗振迨至我明

神祖闡教

列聖興文文人才士戶牖爭開國初作者尚復渾厚
及於弘治氣漸紛靡闖巧爭能蕪沒先進競一韻之

艱爭一字之巧上倡下和一趨百隨待人後行誰當
作者天厭其弊篤生濬哲既弘詩規又開文運三唐
不能限其踪兩漢不能窺其際馳驅屈宋陵轢班馬
洗近代之陋成一家之言非才識高邁鍾氣通靈者
能如此哉故

孝宗臨御拊髀求賢策士得公列置第一朝野快覩
如鳥歸鳳

皇上喜其得人宰執疾其盛已曹董升堂絳灌瞋目
是時信陽何仲默關中李獻吉王敬夫號爲海內三
才而公尤獨步雖三君亦讓其雄也當時語曰李倡

其詩康振其文文章賴以司命學士尊爲標的前失
作者後啓英明非橫制頽波筆叅造化者歟此特公
之文章耳若夫經綸之學參贊之才上追伊周下陋
管晏使少自括囊不爲高論功業烜赫文辭掩矣然
德不遇時害能成謗石抵玉捐鳥逐鳳舉兩君旣逝
何李厄塞造化忌才人謀何尤或者曰文王囚而大
易演子輿藏而七篇著天欲公立言表世垂訓作則
故屈其身俾不大耀焉公歿之六年值中丞東佳翁
公撫臨關中搜其集付西安守六泉吳君刻之以傳
前此洪洋趙公嘗欲板行而屬余爲序移文藩司墮

而弗舉今東厓公之刊布與六泉君之欣承是亦有
數也嗟呼余與先生交好將二十餘年矣其遨遊山
水討論文藝未始一月無者間嘗語余爲訂其集且
序之今果序其集如此嗚呼悲哉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春正月乙巳太微山人張治道
序

刻對山集後序

嗟乎對山先生天下士也余私慕之久矣洎余來守
關輔則先生已脩文下地考問無從矣詎非憾哉然
先生主盟藝苑領袖哲匠者垂四十年顏玉幾何而
曩昔瑰章瑋帙頽使其壞爛不收謂守土者之一缺
政誰云不然暇日乃得先生友人張君太微所輯先
生詩歌書記序銘諸作凡若干卷以示余謀梓焉因
具達之撫臺今制府翁公檄終其役無費之感噫余
志也何敢辭乃重以校正托諸張君而畀之良梓梓
成西陂諸公謂余何可無一言余固述余得籍以抒

其私願於先生而庶幾文獻之究圖者如此嗟乎先生神解精詣畧見於其詩若文經濟謨猷畧見於其廷對一策其英風勁氣軒挺卓踔斷非小物細故所能塵穢蕩搖者則有諸君子之狀銘表傳具在余可無贅也獨悲夫倜儻雋拔如先生或世有如先生者而竟亦弗偶才之所以自愛與其所以愛才者余不能無交望焉耳

嘉靖二十四年秋七月朔日東郡六泉吳孟祺識

制策

臣對臣聞天下有不可易之道而常獲於人主有不敢易之心蓋天下之事未有舍道而能集者而道固不可易也心之所向道之弘否所關一有所易則所以脩乎身者必不能實用其力而道之在我知之不明守之不固甫遷於此或轉於彼雖欲勤勵以求治而張弛乎奪一無所據窺伺媒孽之輩共起而乘之雖有賢人君子立於其朝漫不相信甚者或斥譴罷去不爲之所天下之治將焉所賴而成乎惟有以真知道

之不可易其心常憂勤惕厲而不敢以毫苟且
輕率之意雜之於中擇之必精執之必固使用
人取善各有定則賢否莫吾亂而君子小人不
相尤既得其人而任之以事則政無不舉而法
無不振天下之治宜無有不成者矣古之人若
未有不達於是而能致其治者也亦未有徒達
於是其心終有易焉而能以無弊者也洪惟
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德撫盈成之運十五年來民安
物阜雖堯舜禹湯文武之業亦不過此而
策士之詔乃猶惓惓焉以化之不弘治之不洽爲

念

陛下豈誠有未達於是而猶待於問哉臣有以仰窺
聖心之於道固有不自易焉者也臣嘗謂古今豪傑
之士不得所遇雖子思孟軻之流亦且徒爾而
臣之庸昧乃際遇若此臣敢有所諱而不言哉
臣惟天下之深患在於久安極治而機括所不
見者莫爲之虞

陛下夙夜兢兢思弘化理此固宜也然用於已不若
資於人求諸今莫若法乎古古之君心純乎道
未嘗敢以爲易故其用人行政有非後世之所

能及如啓當禪授之後繼禹之業守之以敬而
伯益之用終始無間故道之得於禹者無廢墜
不舉者矣中宗高宗一切信任陟扈傳說之屬
而又本以嚴恭寅畏恭默思道之心成商之治
夫豈無所據邪殷之頑民雜於管蔡武庚之手
武王之澤未洽也使非悔悟於周公篤信於君
與借有成康繼序不忘之思旌別淑慝之意而
禮樂之化豈能如詩書所道哉程頤曰聖王以
求任輔相爲先歐陽修曰君之聖者以辨君子
與小人蓋政以人而舉人旣存則政自無偏弊
不舉之患而治之在天下者可成也

陛下欲求數君致治之績獨可舍此而他務邪亦惟
有不敢易之心而已天下之政孰不由出於人主
之心者况用人之際又其本原所自之地哉
聖制所謂簡賢爲輔用君子不惑於小人誠灼見其
必然而憂勤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也蓋大君爲
天地之宗子必有大臣以爲宗子之家相相之
職所以輔養君德而贊成政化天子不可一日
無者豈惟夏商周爲然皐夔稷契一流雖堯舜
之世亦不可無也若其賢與否則以辨之於先

而後可任之於後苟辨之不明用之不當則天下之禍反有不可言者矣何者以匹夫之賤而上與天子共事其所爲操縱予奪者無一不爲天下之所稟受使心術或不正而學識或不醇則其所壞非如有司之一節一端而已故必先有不敢易之心然後修之身者無糾不實修之身者既實則出乎我者無乎不正而人之邪正自無所匿於是擇其賢者而用之則輔相得矣

臣於

今日豈以不得爲憂哉特恐所以待之者不至爾

臣在草野間聞

朝廷用一大臣必極聳動以爲諮謀親信將必有出於恒品之外今上於

京師乃或有未然者臣願

陛下為之禮下務得其心而使盡其職凡遠猷大畧不為群議所詘一政一令必與之深言極論而後布則小人雖欲肆其無所忌憚之私以惑吾聽而其情已先覺矣蓋小人之情不過趨利避害去其所惡而求其所喜者而已然亦必掩之而不甚露故利之來或遜且謝之害之至或以為

所分且蹈之夫辭之不力則得之不固受之不
力則去之不決及利害至於必不可已則亟去
與取之恐後也方其有所勉而爲之也其卒不
可掩者已躍然於甘言悅色之間即此試之小
人之情可復遁乎既得其情則宜亟去之去之
不亟則或爲他巧所中而猶未免於有感隨有
即覺隨覺即去如是而已如是則君子小人不
相尤君子小人不相尤則動無所妨而天下之
務自無凝滯不舉之患矣臣請以

聖制所及數者言之禮樂不可以一日無此萬古不

易之論然其與也雖尊重其實而亦未嘗遂棄
其文臣竊見近之所爲禮者疎簡縱逸雖所謂
儀文之末亦未之有所爲樂者殘缺廢壞雖所
謂聲容之細亦未之備蓋不得其本而安於苟
且將就之習固如是也苟學校之教有以振作
而興起之則人心自無不止之欲而其情自無
不和之發凡見之宗廟朝廷鄉黨之際自有以
去其疎簡縱逸之習而補其殘缺廢壞之弊將
不俟於進退升降而節鐘鼓羽籥而和矣禮樂
有不興者乎至夫教化之所存其機係於人主

之心而其應屬之天下之庶萃英俊之士使之
群遊於學讀書窮理且或莫為之變而欲啟天
下之愚民使悉歸於禮讓和樂之域固已難矣
莫若先以恭儉忠厚躬行於上不為聲色土木
貨利玩好之所移易而後徐以示於天下天下
方以前日之侈縱相安而一旦之所聞見乃如
此其心亦少悚然以思泠然以省苟一二大家
巨族頓悟而倡改之則人之樂從者衆矣選課
之法則臣於此有所深惜

祖宗之於士養之以道義而信之以賞罰其用也不
為之拘而其課之也幽明最各為之等故人
皆勉於其官而優於其事比者稍有兵荒而納
粟買官之人已滿吏部之簿矣雖有才德滯於
所用之期用未及而顛毛已號種種能以壯節
自勵者曾幾人哉又况黜陟之施一惟流品是
視苟不本於科甲之選高官重族未肯輕予則彼
無所慕於中者又安有所忌於外哉臣願嚴其
僥倖覲覲之禁使冗懦不職之徒一一謝去選
惟其才而不盡拘流品試之以官而課之以實
如蘇洵所謂某人廉吏也有某事以知其廉某

人能吏也有某事以知其能然後因其最否以加賞罰天下之人望以其才自見者亦將知所變矣征賦之病大抵冗耗過多而司會莫爲之省非司會之不省勢不得也自京師言之食之仰於江南歲數百萬而權勢所畜無藉之輩不爲國家分寸之益者乃至百千借其空名以耗實費至有水旱饑饉之變則又加倍以取於江南之民臣聞土日窟則陷繼之江南之民貧甚則江北可晏然以不顧乎況今邊境之擾未甚受帖前日榆林大同之後馬死食價所費不知

幾千萬而無用之兵又坐食於邊山陝之民丁運之法無不備舉老幼婦孺子流離移析外患未除而內地已困寧不爲可懼邪臣欲去冗耗無用之費而革權門招集之弊息江南之民以固根本邊境之擾但以付之良將不用統制之屬帶挾僥倖之徒以耗軍食而又復屯田之實省丁運之苦用固無不足者也兵則先於生養安息之間爲之深計使不受役於私門而得給其俯仰奮迅矯烈之氣又必常振勵之使之無沮喪今有一級之勞而大家右族訶譴奪去不敢仰

視將何所養以自奮乎况夫新舊逃流之兵方以官法逼之復伍釜爨之用俱無可克又其居無親戚往來之接其心之欲去已甚矣衛所之官又以嚴刑深計鉤取其有彼方有欲去之心而此又逐之使去逐矣而不去豈人情哉欲兵之強而二者特不之詳臣所以深慮也用刑之際同照物情而不爲所誑明者皆足以爲之而法之輕重則有一定之制旣得其情必爲之斷使貴賤無異施豪右寡弱無異決則令之所出即無不從天下之奸當必隨禁而革蓋天下皆

天子之民刑期於必戮賞期於必得不待命而後知者也豪右之徒有所倚仗得以自脫而寡弱之人駢首就死人之情孰不畏死而不求所以自脫哉此左

陛下之所宜置念者也夫數者之務酌之於古而行之於今宜有不可易者而其弊猶若此

聖制所謂祛其弊而捄之欲化行政舉如

祖宗創業之初比隆前代者豈有他哉亦取諸人而已孔子曰爲政在人啓以下數君不過中才之主一得其人且足以爲治而况

陛下神聖天縱出於尋常萬萬者哉然臣於此竊有
說焉蓋政雖舉於有人而身則所以取人之本
故孔子又曰取人以身欲得人而不先脩乎身
是其心之所存輕忽率易不能不累於愛憎之
私而用所不當用舍所不當舍者有矣臣願

陛下急於脩身以端取人之則然所以修身者又非
勉強矯拂之所能致必自君臣父子夫婦昆弟
之間以至於動靜語默一事一爲之際常加儆
畏內省於中果當於理而不悖乎果非其當然
之則而徂於外誘乎使天理純明私欲淨盡則

身無有不修而道無有不盡酬酢斟酌自不謬
於天下之是非苟用乎人其用必當苟發於政
其發必精治功之隆必能追配

祖宗卓越古昔而有詩書之所不及載者矣彼漢唐
宋區區小補之治又惡足論哉然臣又聞治不
患於始之不得而難於終之有繼伏惟

陛下常存不敢易之心以守此不可易之道則

國家天下之幸非獨臣之幸也臣無任惓惓忠愛
之至臣謹對

余過濟西對山嘗與余論文曰文以理爲主以

對山集卷之一
氣爲輔出於身心措諸事業加諸百姓有益於
人國乃爲可貴也今觀茲策切於事務曲盡情
理苟能舉而行之不止一世雖百世行之可也
其論君子小人尤人之所不能言而不用統制
之說尤爲安邊至要且論財賦兵政二者之弊
與救弊之策皆鑿鑿可行孰謂對山文士而不
閑於政理哉

對山集卷之一

琴曲

太白操

太白兮何爲日中兮揚輝昊天兮孔明我陳兮誰聽
徘徊兮路窮自顧兮傷衷

當歌絕絃

余懷佳人兮山川間之當歌絕絃兮余心孔悲芳年
不再兮容華易衰咄嗟時命兮噫將尤誰

握手歌

春日遲兮景芳鳥鳴啾啾兮孔陽與君握手兮相將

前度飛坂兮後岡同心之音兮自長矢中夜兮未央
四言古詩

送閻公甫

表第公甫刑部以公事便道省墓於馬嵬就過訪
於許西別業居五日情誼洽矣條焉將別公甫曰
弟不敏願有以承兄之教得寡過焉予徃與公甫
語高不抗卑不污意遠而弗荒指近而不淺奚俟
於予言而後能寡過者然公甫之意則欲然若無
也於是爲之說曰於乎今之所謂士大夫者於古
人之道莫不誦習愛慕以佩之於終身至其見之

行事則與古人不帝秦越不相及此無他不得其
旨趣臨事倉皇不學乃自眩故遠則騫於荒近則拙
於室蓋徒欲以抗爲高以污爲卑又惡能與古人
似也公甫勉哉中庸曰脩身則道立親賢則不惑
夫欲自立其道非親賢則理不得而道晦晦則惑
惑則無所徃而不宰予重恨世之士大夫竊古人
之迹肆危峻之論不能近求厥旨以自室也是以
重與公甫發明此意凡以欲公甫努力於是而已
聞公甫在京師所與交皆長厚敦樸之士今之所
論已既示見矣公甫勉哉孟子曰君子之言也不下

帶而道存焉道固未遠夫人也欲遠人以爲道斯
子思子所不取矣士大夫何憚而爲危峻之論以
至離道之遠哉公甫曰溥不敏請若兄之言於終
身今而後或得以寔公過矣於是又係之以詩曰
昔余戎祖嘉爾大父迪德履仁克循厥武文定其祥
妻我太姑允翼允嚴自求多祜耀德昌朝埒名伊傳
墮羽中行談笑靡顧並珠在淵光焰彌鶩沐風茹休
良士如赴遺文在編厥聲載路凡我後生畢遵其步
其遵伊何匪直其文信道固飭雖和不群大雅既亡
光範式存眷予小子爰視前聞契肖雖忝影響必敦

肆當弱冠其從如雲喜惟吾弟其學克勤總角於變
靡有不臻馬公喜鑒於弟猶云少宜加養必配古人
凡余話言必信且珍放弗謂浼顯詎肯因我閭中蹟
予憂寔勤恢時續祖聿大厥門赫赫燁燁卓有令孫
分署西曹執平靡眩情恭是脩堅白必辨武既不吐
柔亦柔先道立與長君子是羨奉
詔西邁事無弗練
予駕言東肅承清燕坻旋孔佳紛糾斯剴回思馬公
言豈無見
天子明聖方事安奠欲匡厥猷微汝
孰彥我思古人溫恭允塞惟弟其念往焉若畫繫彼
哲士前軌孔赫克念則然罔念則或藹藹碩人莫不

是則發言不程逸軌棄轍恒性未融惟隱之頤率底
顛覆奚益安宅子返舊壘為天子使祛爾繁細允欽
厥位勿覲狂斐篤操秉義用光爾祖以畢初志許西
峩峩漆沮湯湯握手載歌共風肆長酌以大斗佑以
兕觥子不予醜尚緝勿忘

贈楊秉衡

正德九年二月一日吏部以浙江按察司缺副使
聞上命知漢中府楊侯往漢中府同知何子奇
自朝覲歸屬余為詩表之文旃以贈其行夫蒸民
之作自彼吉甫由來既久祖述遂繁楊侯恢德博

才嘉政實德漢民懷之如厥慈母宜不可忘遂為
之辭曰

皇明丕興八表咸一己已以來方民罔謐由蜀底冀
至於鄒密焚蕩猖獗處無室六載番番其劇惟漢
川陝荆襄師旅巨萬民既化離盜益滋蔓士無宿糧
將徒永嘆時哉惟侯其德孔惠桓桓發發何有弗濟
簡我民役咸平靡戾息我民苦巨細必計賊已悉定
侯乃云遷繫侯之恩漢民是天老幼婦子祝侯萬年
侯往雖亟侯心則懸漢民誰庇漢土安澤小大成想
侯車已策扳轍留侯帝命孔赫民為侯泣侯為民咋

其泣匪他感侯如天在營兵燹流散顛連影以形弔
情與事前杯水療渴盪飯理餓大惠若此民將焉那
懷侯豈諛歌德罔過侯惟保哉下民之賀侯才甚明
侯詣孔直學非遜辭心豈雕飭至孝隆隆斯民是式
彰善殫惡侯度允得漢水湯湯四月維夏百姓送侯
于彼江下何君率祖典禮攸攸風微氣和觀者盈疇
帝德日新侯乘當重霸既登樞憬尤資用詩言不回
民心本共欲博嘉休第觀效誦

五言古詩

於濟西別業同承祧

并之作

還耕愜初願揖世返空林雖北志士理已獲靜者心
嘉賓青雲客枉駕忽相臨携酒共斟酌張絃揚妙音
義厚情自叶道合契滋深漪漪滄川水幽幽南山岑
相值不相樂柰此逝者侵

哭八弟德綏二十韻

人生豈無死痛此炎蒸日服合志已勤鍼石苦仍悉
棠棣本同根幽明事難述百身心隨化空千年與形室
理壙卜原野背世謝親暱三三少永不瞻七情卽長謚
寡親徹夜號聞者心膽栗無心誰見懷孤魂但身畢
命脆真數微生蹇宜理絀乘凶謹攢三申奠嚴累七

鐸鼓震天揚銘旌帶風逸親
久夾道隨兄弟們轅率
棺槨方啓輿窆窆一何疾罷
乞迎主還靈牀已陳室
不見衣履鮮徒聞哭聲溢安
散堂戶空切切鳴蟋蟀
亡者安可知存者長哽噎

元日同諸弟宴東序作

自我登科來條已十三載
芳臭吾所知堅白世仍改
感嘆謝 明 二徜徉洮陸海本
是葵藿姿敢塵

廟堂采旭日照 歲初幸
和霰與爾共斟酌歡歌
益瀟灑果叶滄浪心安為
坐氛浼

朱升之祖德詩

玄馭牲難返厚澤遠彌新
因覩後人孝俞信逝者仁
琴聲死在席鶴唳如有聞
徒勤翠枝想誰傳素空陳
名章一為耀千古詎應泯

寄題時雨亭

妖氛歷昔昌歲皇鑒勤虎臣
誅伐乃邦興焚蕩誠世屯
早乾顧恒理慘惻安忍云
嬰毛盡蒙戮神鬼應起嗔
倚與東討日俾哉西靖辰
行處足膏澤百穀咸用伸
王師古所喻天聲今獨聞
功成止旦夕蜀民非不馴
尚祈保羸之永令歸樸淳

四月七日雨中同文浮山坐作

初夏草木長鳴雨更相逼來年生意佳枝旒望如織
陽日不下臨此物終且蝕往者已已夏頗爲旱乾棘
徂春苦無雨兩麥俱豐意因懷老農語往往未差忒
窮居繁口食所恃耕耨力明日更如此與君甚胸臆
子卿泣別圖

積然世豈惻感別會仍艱置酒話夙管詎終千萬端
嘆息淚沾臆徒令攘肺肝昔爲雙飛龍今爲孤翼鸞
丈夫耻微諒况爾烈士顏躍馬窖上別欲歸中自難
徒切報主恨安悔軍吏言勝負有微數奮勵心所安
所以君子人不處嫌疑間

贈用昭

宿志苟如此棄捐安足言賦性本迂薄長遊適茲年
雖被群口絀尚慕夷惠賢兼耕事場禾同俗謹方圓
杯酌取適意紆肆無昔愆當階植葵榴穠艷亦堪憐
賓客時屢至行樂鼓三絃擊牛旣不易烹飪有時鮮
微醺步幽奧清歌凌晚川念子有佳興黜然詣吾軒
並坐話茲事古今誰比肩皓首不努力世萬安可傳

於近山尚書莊上作

春風纈芳林虛堂翳脩竹苟愜靜者心寧慙世人目
昔予懷此遊悠悠幾更宿豈期聯輿來沉醉卧茲曲

高歌嘆往蹤遐眺覽前躅主人古司徒雅興薄裴陸
但能永今夕何憂乏醪醕

哀王朝列

先人寓南都朝列實所厚素欽清淨懷豈但通家舊
博才與世違高風迴難囿挂冠國東門饁稼讓西墅
仰憤望天雲扶筇步孤嶼自謂羲皇人豈但貪可吐
隱居四十年仙輿竟長舉松栢翳窳窳敘述徧寰宇
微辭陳久要匪直慰儔侶雖乏桂酒陳或擬吳陵糈
中憲有俊才我自童子知詞源瀉三峽豪氣凌九瀦

哀王中憲

少年取高第修致清要司糾謬竄群枉問俗正 皇規
秦越及幽冀至今常見思驚風無寧翼喬木有膠枝
外臺早見擢長意浩無期勁節挺不改直道耿難馳
遊屈萬里翮名遂千古奇往哲俱如此於君何復疑
敬讀復齋稿惻愴有餘悲

聞表弟閻四溥下第

抱器苦不售茲已經十年三場吾所羨數科誰可先
浮雲白日遠傷情岐路邊衰首待佳節理翮僑晴川
志士古不掩蒼天終見全何日潯西曲與汝暫留連

悲哉行

拭淚坐未夜。角聲一何悲。羅浮有心事。欲語復思惟。
徘徊掩鸞鏡。迤邐卷羅衣。初爲君家婦。貞潔有容姿。
今年二十五。不意被君嗤。娶妻以嗣續。豈如陌上兒。
問君後房妾。詎不知令儀。熙陽萬芳啓。嚴寒忽凌澌。
節物尚改革。人事突見疑。微辭陳君前。寒暖君自知。
願言欽令德。毋爲後人疵。

短歌行

擊鼓會佳客。秩秩滿中堂。齊娥揚妙音。越女奉微觴。
良時不重至。此樂亦豈常。倉庚枝上鳴。鼠婦來我牀。
節物日以感。人事安可量。感既立前楹。翫月步周廊。

昨日一何壯。今日一何羸。展轉意彌劇。惻惻遂心傷。
深壺取旨酒。斟酌夜未央。嗟我同懷人。戒之慎勿忘。

良覲

良覲匪人意。奇遇良在緣。感子有孤抱。酌酒暫留連。
子雖倡家兒。美目芙蓉姿。流黃翡翠帶。織腰楊柳枝。
一出萬芳歇。皓齒齊冰珮。但教四座驚。詎知清歌發。
邂逅特俄傾。自覺千金輕。我雖遁世者。因子有微情。
雨過小亭涼。美酒鬱金香。夜深不知醉。徙倚據胡床。

思歌行

樂事弗重至。好會難屢常。當杯不歡飲。其知後者妨。

有田不種粟有園不種桑坐待飢寒迫空令聞者傷

易歌行

良時苦易失好花不重芳
襄首待富貴白日忽無光
有酒卽斟酌尚恐臨事妨
如何市井徒心志不庶長
儲金望成埒積粟望成岡
志願雖償愜歲月安得常
力瘁神乃去枯然斃中堂
有粟不可握有金不可將
平生豆羹較况肯厚死喪
肉爲螻蟻噉妻子無憂腸
結交邪枉客志意各飛揚
馳馬復鬪雞絃歌夜行觴
百事比先健行步如雲翔
景屬此曹好事留居者愴

寄伯循

秋風西北來偃蹇坐茅屋
四壁無纖塵當牕有書牘
不問作者誰啓牕再三讀
一讀意已駭二讀見衷曲
憶昔年少時心志各有蓄
不意謬通籍先君被薄祿
朝夕望君起如彼饑者穀
我已罷館職君方徼官祿
味苦不可人旋車亦何促

主上堯舜姿舊章理當復
平生稷契心豈爲世情覆
尚期謹藥石慰此百姓瘼
予也素寒劣茲志每中熟
屢犯涵遜懷幾構邪罔獄
顧影苟不虧於道果奚辱
山水性所嗜喧恢豈吾欲
屈指君歸來三年但忽倏
人生不滿百激勵在初服
可似山中人忘機泛醺醪

聞用昭至

五月與君別十月報君至呼童覓濁醪選伎翻銀字晝短秉
燭遊同君莫言醉前日仲秋節有客過談事知君在岷州不
謂遽旋轡問訊還自疑欣躍情莫制君詩甚飄逸彷彿等賓
戲此行已云久吟作定千億坐中探囊出令我快心意

用昭東歸華山率爾有懷二首

鳴鞭指華麓欵駕越涇川逸興旣瀟蕩麗景忽見遷
醫羽翁南山齋遲遲西堂月絲竹滿我前清商與誰發

其二

十日忽言別良晤何時再握手坐君堂如飲雲中壑

披意唱新語傾夜理微辭開岷山動成趣何時忘令儀

示昭胤

勵志貴青春登途謹康歲實十可爲山所戒在紛戾
努力不自茲老大竟何濟

有感作

曾參不殺人魯連蹈東海志士各有懷肯爲塵氛逸
細吟獨漉篇長歌楊之水采菘似首陽山吹簫洞庭塵
但使心意舒何憂世瑰磊

騎馬

騎馬新塞西乃經太白廟長嘯不顧人木末見雙鬣

大尹迎我入咲指坐傍竈今日接官早腹枵如火燎
漉粟煮此粥不意公遠到呼僧昇案來共食莫相詰
此方水固甘飽食無所淖須臾值村叟向我有所告
去者已莫追醲陰况寒峭不如且還家翌日更投造
因之呼叟前幸挾沽酒鈔速爲烹兩雞杯盤勿囉噪
酒具起將飲從者喜相報博士金與楊下馬並登眺
大咲挽同入豪飲趣誠妙恒陰晦旱陸凄風動穹昊
遐矚既靡伸長歌有何較惟知相聚歡寧思酒力傲
釀法本西域簡易乏精料初嘗且猜嫌卒飲卽奇奧
諸公大嗟異野老喜相勞慙慙再舉卓尚有願終效
興遠首慮空茲飲直所樂合率探騎來使君至非寫
諸公乃西別五馬亦東蹈

讀史

鴻雁不老越蛟龍不潛岡平生志盡加遁佐儲抑何狂
因嘆務光葦惻惻令心傷傳記尚溢美其言或荒唐
嗟彼高帝業赫赫繼三王孺子安所見胡爲遽辭尚
契會視豪傑出處聖所詳感嘆擲其策碩爲史臣俚
天邊有黃鵠高飛一千里烈士耻庸節世事特敝屣
朝辭上東門莫從赤松子感慨風雲期超悟往還理
進旣有所因退亦何所倚獵犬貪兔狐不免灶傍死

富貴多嘖嘖英雄如螻蟻所以明哲人窮達重狗已

寄溫民懷

幼小擅文墨老大轉崎嶇相逢金臺下飄飄神仙質
當時各輕忽領會未周悉但爲語咲喧未究風雅實
竭來坐幽壑默默思往日始知逸興多允哉予所匹
去年季春初君來過蓬華情與千里先會以頃刻失
雖承枉書札心竊負羞慙時我在漢陂嘆息使心慙
繫茲十年別朝夕宛如一秋雨賓客踈翻書檢名筆
緬惟君子義不語但首疾丈夫蔑小嫌英雄重身畢
憶昔京華秋慷慨難具述鴻毛視富貴萬類若捫虱

自矚六品官何如水中滴增之旣匪多減亦豈爲絀
唯君知此心往往談道術並轡長安街大咲騶隸吠
戊辰抵丁丑倏忽周歲律狂歌窮谷間可爲形影恤
有時挾名姝有時理瑤瑟但恣飲酒樂惟恐韶華泪
譬如籠中鳥得放返巢窟豈有依世心更爲稻粱出
輕薄眼前兒迤邐生秋唧忘議千萬端嗷嗷口如篲
小兒本多事難以遽麾叱寄君聊共嘆世故風馬逸

至終南

泥濘抵終南迷蒙失山色指點太平宮崔嵬白雲極
不暇自抖擻冒雨且綜核馮峯高矚村落嘉樹萬重黑

此地素靈異，氣候故不測。旦日雲氣消，嫩碧競寰域。
絳草彌望浮，波光與山通。迤邐白鳥來，滌蕩千慮息。
宿性喜丘壑，躋攀易筋力。深秋事佳遊，長歌厭輕默。
早晚幽卜築，終以卧斯側。

望神林寺

流潦浩無盡，溽途安所窮。驟輿捷若羽，鳴泉倏千重。
招提靄曠陸，烟火鬱脩籠。停驂慨將覽，執掌那可終。
何能載玄鶴，逍遙隨園公。

西巖村

已達西巖村，忽見郝村樹。朦朧日未中，慘淡昏雨布。

積潦迷古泉，白楊愴新墓。華落不再揚，景謝豈仍駐。
所以遊賞思，遙遙橫寐寤。龜勉甘水坊，彷彿空翠墅。
咲語計宵軼，瞻眺待朝曙。心悵苟終愜，何須怨遲莫。

送桑華州

管予抵華原，中道值暝黑。嘹唳寒鴈鳴，縱橫亂泉惑。
僕馬具飢渴，堦岸復傾仄。葡萄赤水東，惴惴虞寇賊。
前堠雙炬明，鈴柝甚嚴劾。所過輒與同，詣郡但頃刻。
頗爲使君意，爲我夜行役。問之道左云，三年守斯則。
感嘆英邁人，往往有高識。前年張譚徒，憑陵省城北。
官軍多見傷，行旅况蒙忒。日日抱茲意，欲語中自蓄。

近逢使中歸云將上京國篇章錯金采名家畫枚植
愧我踈放久臨楮懼輕卽

天子龍飛初博念矢文德司功皆碩卿明揚必精特
以君卓犖才清要立可得會當叶
聖懷不久延

崔寔何不紆素心永慰下民色

贈彭尚書濟物北上三十韻

明興十三紀逖德比殷周歷世具徽美奉天無罪尤
孝皇昔在御四海有餘休深仁被遐邇厚德孰與侔
朕我
毅皇帝聖智天所庥雖有群豎狎尚匪新政羞
諸公大之理怒目如電溜遂使蹇讓禍幾爲宗社憂

瑾求遞澎湃寧彬遂紛浮骨鯁日踈遠昌言誰見收
功德反摧挫屠沽皆列侯大起疆圉事巡幸經五秋
豈但轉輸苦尚多羅織愁逮繫盡九族勘覈無一讐
天下若鼎沸誰能善身謀仕宦自相好山林皆寄囚
未可保朝夕况復尋勝遊我
皇起南服魏魏舜禹儔

立斷四凶死倏建萬世猷勤渠覓元老奮迅康八州
詔書許更始生靈蒙溢休夫子臯夔徒素心景伊周
窮居志萬古勘定九幾陬青史不輟紀
先皇仍見優

動康塞人宇簡在蓋天誦感公過相訪愧予隴菴流
安能達大雅聊以序民幽黎婦不恤緯君子宜有求

摩遊旣感慨莫節應曠脩吾非兒女子安用歌別謳
聞德克弟左遷消息

吾弟恭謹士乃與浮薄名謫官古嘉州山水愜素情
宦途古如是庇垢隨毀生所以豪傑士徃徃返農耕
七月見報至不料有此行蜀郡唯此好百姓况淳誠
敷化有玄理圖政宜嚴明暇日省阡陌因之問和賡
丈夫處人世大懼身靡貲循躬苟無媿放逐何足撻

間居詠懷

窮居無別踪掃徑揖清靄濁醪自斟酌幽花復芬馥
雖微恣性歡亦鮮迷津慨寒虫相續鳴潦水參差沛

節物漸以更人事紛相代倚彼巢由徒嗶音昭物外

德克弟至作

飄飄神仙姿悠悠燕素道飭車纜幾時欲來慰孤抱
烹羊醜新酒朗吟對穹昊苟遂酬勸歡女知詆叱懊
烈火鑠良金光燦久彌耀南園松菊長東不泝兼葭老
且將終日遊續我蘇門嘯

清溪老人歌

托廬楚山下復愛楚水清因爲清溪人常歌清溪行
激波滉朝霽玄湍澄夕泓理靜百穢徹道在千載貞
前流遠彌匯後派長且榮採花服初始所瀾欽晚生

願申得一勸永保世萬盟

喜雨

經春雨不足三農滋百憂麥豆望中盡黃霧千里浮
驕胡亦不刺且復圍兆州撫院飛羽檄郡縣急徵收
具審溝壑斃安想丘園遊辰與忽炎燠日哺乃滄流
一承優渥惠千室盡歌謳租庸野人職敢訟官長羞
但願風雨適畢力事田疇趣觴酌田租庶以答民休
長寧望先筮作示諸弟

迹哉世德烈遐矣徽音暢及予蓋九葉遵道敢孤曠
難徵宋臣述豈有馬生託冠裳西冠雍文采遠慙向

松楸麗茲原芳馨載宿禬事以久方白德顧遠彌亮
鼻祖履何長遭時實駢骸雖抱風雲交聿敦畎畝艱
泊我西原公造詣益高尚蘊博陋邑泰光霽跨籍瑒
裔視鄒魯真德校務隨妄再世具敦穆流慶殊豐益
明初生達人康濟古無讓既樹宏遠規復慎豐亨嚮
勛業動神后名德懾虜將因心謝茅土迹志抑浮浪
逶迤及茲辰瑰璋未凋喪食粟思天功曳履念哲匠
昆弟各有懷箴組匪吾上惟能樹德音斯可副玄貺
翼以寧乃狎波以激斯宏國之千祀延宗鮮百年亢
譬言如西頰陽轉忽見悽愴倚想平陵侯傳世一何壯

封拜歷累代烜赫據光望荏苒至皇明文能識候
焚盛衰本天道昭格良有況拔木不再策想炬鮮重炕
殷勤告來齊勗責昆行頌言諦茲篇無用述吾宗倡

命歌

汝本荆楚人解歌燕趙曲隨奏有餘音輕重意俱屬
我自六月來苦被炎暑酷心煩百慮麾兀乃對醅醪
得汝中呂章懊懷頓如劇今日秋氣涼襟懷鮮拘束
撰此仙呂宮大要懷所欲汝今爲我歌三今諦空谷
見德克弟書

憐爾妻非人遠滯巴子國素心仍起羨三志果安得

此曹久麾霍睚眦動成惡何若返南川同予醉秋色

往盤屋訪王子明叔作

駕言詣春衢南往遂良觀嶺雪旣消散惠風復披拂
羲陽落朝輝垆野喧牧笛豪遊意益暢嘉賞事方湫
撰杖陟崇原載酒望廻壁懷人志丘壑夷險久經歷
豈卑平子吟聊假毛生檄隆念困靡革德音近逾怒
采苓南山陟弭節聽泉激期君畢莫春庶以慰孤僻
於明叔解東亭子燕作

嗣歲集高陵良晤傾古管今晨燕盤屋逸興更超奕
雖無絲竹陳幸對風雅客酒酣幽興發至論竟何射

子本素心人抗志陋鄒嶧蠲潔物莫染磊落俗豈格
娛言念久要百歲以爲獲

韃屋喜太微至作

此日復何日眷言會君子方擬躍馬尋忽焉具來止
來止將何爲握手論文史春城沽酒佳斟酌一何喜
曾緣古仙遊山水嘉無比苦賦南山篇請君自茲始

馬融洞作

昔賢托茲室討探故高尚清泉室外淙縈瀾壁中漾
徘徊坐石側慙慙發幽唱白雲忽心若飛青巒益脩元
何能棄塵氛卜築西巖上

石上小酌

泂流歷層壑攀蘿下迴磴雖有芳草心未博遠遊興
沉瀟憫中流截業但旋徑酌酒坐石上夕陽更輝映
薄言呼兩君音響動相應始信空谷聲果叶靜者聽
酒酣連袂歸悠悠心靡定

許西喜明叔子孟獨二君子至作

我本支謾人嘯歌許西曲心喜談道術性憎傍塵俗
二君英俊才世事豈拘束同遊終南山文采奪人目
數日返墟里此意常在腹因念蘇與黃聲臭一何屬
我有輞川吟鄙近不可讀請君勉和之永爲此行馥

漆川西泝別張子太微

送君漆上水忽見太微峯勝遊苟如此佳期難重逢
君今入盤屋且坐五老峯待予明日至同與玩仙蹤

發車

飭駕詣脩陸乘和訪幽徼匪答阮氏招將遍碧山峭
積歲苦囂紛芳春易心登眺志意既參叶心賞故俱妙
雖微盤谷吟聊嗣豐陽嘯

下經臺書土地祠柱

昔同王子來坐此眺林谷今同王子來探杯坐樸藪
良覲無所乖佳興益飄翛悠悠西日沉倉翠奪人目

於土地祠廻磴望太微峯

陟巘下廻磴夕陽試拭目逖矣發幽思翩然媿塵俗
激泉暗松濤惠風龍衣春服因嘆支謾人世事安可鞠

上善池碑陰走筆

一登老子臺佳思忽萬里降觀上善池野坐彌可喜
同懷旣靡衍橫飛安得止東谷古仲雍太微近平子
慇懃適璫章磊落動幽思黽勉事追逐倉皇媿迂鄙
感此冲抱清益令虛襟起旭日鳴煩禽春風發芳芷
中情何所撓逖景尚堪倚繫彼逍遙篇慙爾柱下史
寄題高德微齋

達人志玄閔所蘊故高尚發腴見烟迹耀靈觀幽報
往訓從古然近思匪今諒昔遊懷德音邇會服佳量
安得坐君齋惠言削浮妄

同楊宗文張用昭南齋小酌

幾年滯憂不日嘉賓事彌薄覽君芳草篇益想雲安作
旭日發青昊遊蜂拾花萼張絃動微吟含杯總堪樂
願言盡今夕且示許西畧

遊觀田園

嘉木蔭高埤遐賞適茲辰覽景意如挾矚物思彌珍
雨時祥植茂氣爽萬慮新瓜瓠溢畎畝葵藿滿庭闈

飯糗願豈華伏櫪志先馴苟無采薪厄尚勗脩更論
示習方

汝母我之姊同胞無別親不幸去年死箠箠惟汝身
汝父既早沒汝依當何人數數與汝語令我淚沾襟
汝性頗靈慧力作何不勤青春易凋喪歲月良可珍
汝能事卓立非止裕汝屯指名爲令士汝親當見伸
何苦逐遊衍弗肯志討論撻之尚不易况乃賴舌云
汝祖好男子豪爽多譽聞辛苦教汝父異登要路津
汝父乃不穀漂蕩成苦貧幸以汝母故托居我南隣
龜勉相勸諷粗能禦寒温謂將致興發豈意掩泉墳

遺汝無寸土汝母復長淪近日之良吏役賦甚紛紜
富者尚難理貧者安可徇不見几擡輿者四體如火薰
不見負輸者鎖桎令肉皴我年已五十豈得常逡巡
作詩以告汝請汝書諸紳

於高陵壽明叔初度

爲薦呂夫子因之涇渭川中送遇來使慙慙出素編
久知滯王役不謂會此塵晴春懸明月惠風乘遠天
木末雙輿至迎我城西阡握手丁但相咲恐是夢寐然
宴我旅人舍坐我紫榆輶童子山名酒飲如鯨吸川
呂君賦葛藟予具南山篇

過張子西谿草堂作

中歲喜山水結廬傍太乙既得物外遊復遂桑梓實
旭日薄西林蒼翠隨覽來因慕靜者心河華訪親暱
迤邐詣茲曲奇奧難具述嘉樹方蕊舊情崇巒更翠律

過張子西谿作

自予抱幽戚三載鮮存眺春日忽言征聿底滄洲妙
柳色參差生芳意遠近耀張宴臨谿波彈琴遍清調
惠風當襟懷遊賞恣舒嘯匪效蘇門狂將追虎溪笑
少日牽王役結綬事廊廟粗直雖見稱齷齪果成諒
盪稼許西曲探奇歷幽微嘆君本素心晤言希久要

長安卧病

積歲之愉情中道值新疾省運誠有愆撫躬良未密
親友念久睽相覲肯輕畢開燕集妖冶揚絃奏瑤瑟
淑音旣纖柔醇酒復洋溢中性欲蠲飲難可遽揮叱
陶生止酒篇稽康養生術徒切恟恟憂未究裁省實
天命倘不乖吾去小有室

病起

攝生之精理沈寔搜厚也親交幸相慰稍稍就盤殮
少日志夷曠中歲辭帝閣自謂富筋力足以貴丘園
擷英浥流瀨登巘望朝暎聿覽九嶷瑰兼躡崑崙雲

河華屢經涉韋杜時振援薄緣竟終惠邁思往無鞭
緩步庭除下麗日照西原蟄虫相續飛客亦造重門
咲語雖可挹拍塞竟難云明發具春服庶幾試匏尊
志願果不抑留滯何足言

晴

此雨已經月積陰數難悉况及仲春初沉沉若冥窟
天道黯莫曉人事邇堪栗展轉思古人憂來卧蓬華
泐隙發微暉過午見烟質喜已憂復生雲氣倘再失
神鳥不自翔陰翳遂驕逸願帝命風伯掃蕩耀茲日

夜遲伯循

夜深候客來客亦竟不至徘徊歷階除展轉使心惴
呼兒課古詩探杯覓長醉翻令憂思生耿耿不成寐
○答仲木
適性卽爲樂處安寧然貧客來遺我書乃在涇水濱
再拜讀此書道意何殷勤昔爲鸞與鳳今爲參與辰
相思千萬端縷縷難具陳○汗雲蔽白日遊子殊苦辛
道遠行不易戚惻傷我心○

送承裕

雞鳴日未旦君子欲遠征徘徊執我手慷慨有餘情
逝水咽不返後會安可似行人眇前路斯須聊屏營

良晤旣靡易壯志當見明秋花各自好噲室誰與楨
憂來夜不寐揮去愁如橫希聲已寡和芳意安所傾
○願秉清忠節與世傳令名○

十四夜見月

城上流清輝照我清桂窟坐久忽思眠奈此筵前月
秋風吹我衣依依幽思發客散坐中庭彷彿見珠闕
惕然感故懷達旦意未歇蟋蟀相續鳴蒼苔白露滑
素光千里同佳人隔秦越豈無琉璃杯心腸爲誰竭

初雪有懷

寒風翻雲氣雪片漸細微忽忽抵簾幕冉冉近人衣

已深博山想更念剡溪歸安得孟夫子同眺碧山磯
周覽咸以暢遐思無所違所期竟不至城頭亦落暉

首山行

我從華陰來逢君長安陌長安車馬多客心苦逼迫
感君夜沽酒翩翩話疇昔倏然若翔鳳萬里寧可捨
世儒正齷齪從誰覓風格首山連華嵩古謂黃帝宅
君固首山人結廬值其脉佳宦縮銀黃素心羞烜赫
恨不策杖遊馮高倒中憤激泉引綠水微歌坐玄石
但使幽思成肯令芳意隔昔在京華日羨君神氣澤
頗似仙人儔邈與世氛革瑰志終靡違烟操竟難躋

因君起來嘆豈是山水僻聖化被流沙萬彙具豐溢
均彼適性歡敢念別群惜歲月同逝波生理異駑駘
碧樹效已長蒼苔如繹會當詣嵩麓因君訪周易

答桑華州

桑君英妙人恨與讎不早脫穎豈性成豪爽美天造
再會益瑋瑋故言昏了了眼底似君稀勉旃爲世瑤
半年下山寺乃趨坊里道所過六七村村勝城堡
柝聲遠近連人家氣色好共言今兩年懷抱絕不惱
仲木至夜坐作二首

我前抵華原訪子雲槐舍偶值何仲默清談忘晨夜冲懷世寡知

繁文俗方化芳臭不同科辨別每未暇群口雖見珍私心竊常訝
莊生吾馬云其見豈欺詐後會王敬夫飄然契茲話乃欽五品儷
益陋杞妻下許西春酒熟南山翠如射明日會同君細看盤谷畫

其二

許西勝鄭谷山水多佳氣清潤自西來秦雍實經緯
參差太白峯精靈日騰沸以吾鮮儔侶無能采充尉
西南跨橫渠崎塊千萬彙碧樹翳丹日流水夾高墀
仙遊說經臺神物所藏懋紆迴若龍蟠彷彿擬虬螭
名山不避人肯爲賢抵諱子猷雪夜歸適意以爲貴

世爵堂燕仲木

先人昔匡濟古帝重其勲因心謝茅土遜志遵典墳
懿扁比鍾鼎宸章茂天文輪奐豈無自輝燦聊有云
感君再相過致意甚慇懃坐君此堂上高燕日將曛
彈箏復擊鼓賓主有餘欣所欣道義合不在俎豆分
日月如逝波聚散等浮雲青春不努力後世何以聞

園林瞻眺同仲木作二首

古意世力疾太音人和稀豈不逐群好恐與賢達違朝遊三時
原暮宿唐山磯感此榮悴異已悲馳騫非所以素心者見之
心每希灼灼園中花撫撫南山薇及茲不努力老大將焉歸

其二

膏雨旣周徹田工粗可期
龜勉命童僕籃輿詣東菑
欣此葵麥遂坐令芳意彌
業歲望豐衍行樂值晴熙
况與良士同更慳山水思
擊筑發古調彈箏奮新詞
夜以繼白日瀟灑孰可追

湯泉道中二首

客欲趨湯泉東過橫渠里
嘉樹蔭碧流山色鬱蒼綺
昔賢桑梓區靈異故如此
循原陟西南地脉益豐美
瑰岩與天接風庭前鳴水
始誇渡渭懽詎當覽山喜
烟雲迷太白奇奧若天秘
行行發浩歌山靈定頃耳

其二

君遺我書今日定晨發直趨槐芽渡
乃至湯池

當行復西望羶輿過倉卒策馬恨不前
人影更出沒尋芳酬素志登山試仙骨
相期載酒遊可令後至洎覽勝襟自開
源窮意未歇共君吹鳳笙山頭弄明月

至湯池

曩聞湯泉水滌蕩百疴已我未至此泉
懊不具雙翼躍馬到泉頭殊與所聞異
腥穢殊惱人窄挾安可視道遠行來長
飢渴敢輕易須臾李與王鳴鞭兩俱至
見我坐廟門頗謂有佳事坐定問池所
掩鼻疾呼轡樹杪餘斜陽僕夫半勞悴
但欲去此區奚以遼遠忘此水固澄徹
涵春抱靈秘往者縣官賢脩飭各有次

分別既以垂守護遂紛貳苟爲居者勸安知遊者避
作詩遺後來不可遽相棄

謁橫渠先生祠

春遊及名里齋沐升闕宮辨香拜祠下披鹿想儀容
嗟嗟此祠宇赫然在關中滿謂有脩飭豈知駸苦高蓬
殿古瓦半落臺圯甃全空迴轉戶牖斷騰沸虫鳥哄
先帝昔在御孳孳欽正蒙手書西銘篇所在各一通
相距五百載此意誰契同康世縉紳重片言摧華嵩
安見體聖意稍稍事尊崇我曹忝未裔脩復寡力工
瞻望雖感激無以障頽風明發謝祠去太息傷心衷

雨中懷仲木

盤屋忽言別中道各阻雨我醉野人家思君宛如覩
意君渡黑河波濤涉亦苦茅次苦覆踈處處爲漏侮
不知雨中輿何以作仰頽黑雲屯若膠奄忽勢如噴
比至祖亭宮僕夫等囚虜素愛山水佳翩翩出涇許
驅車歷武功亦僅至郿塢黃氛翳白日何曾覩青蛄
蒲謂抵終南逝將宿玄圃久客供給踈所至抄市賈
徒有村酒來天道可逆數泥滑水沒漆自涼心已懶
一別倏五日雨勢益熾武跬步未可前况能至古廓
展轉爲子憂道遠那能顧懊此溷泥途幸值笑談伍

但取杯酌歡且勿問譚府

楊子寶穡堂

中丞返田里所寶但稼穡構堂顏令名欲自食其力
此意甚玄遠世人那能識登堂再拜君服爾有孤特
昔宦侍承明累官盡樞闕誠字神鬼欽語出姦貪懼
今日桑梓間竭力事溝洫甘糲沮溺徒耻並王貢惑
邀見超古今烟節邁典則君子愛初服烈士貌穹職
所以幽風詩務陳固祖德

贈周評事

法令久不信豈繫良庶愚秦民素守法有令易承趨

自我返耕後所見與前殊寃濫在在是豪橫溢鄉衢
朝廷不能禁官吏若蠅蛆聞君持節來問閭仰天呼
我因感此意恨不覩軺車笞杖非大故連歲係囹圄
不知九宇內長此胡爲乎卓馬君且去安能暫踟蹰
作詩陳清風庶勵君子徒

有懷于鵬

于鵬念吾哀涉遠事臨尉愛子倏天札百情實騰沸
賴爾三日留始能辨酒味境逆心已傷形悴志奚謂
君固江海人樸素昔所貴坐嘯見微懷吐吞有奇氣
乍別忽相思迢遙隔清渭

聽雨

達旦不成寐，卧聽秋雨聲。雨亦竟不歇，吾意何時平。
前年秋八月，淫雨百穀盈。禾稼盡腐黑，况云屋圯傾。
此雨復彌月，巖崖千里崩。不知上帝意，豈欲移蒼溟。
吾生殊坎軻，一紀事農耕。兩田俱不稔，百口常見嬰。
柰何赴庸調，已欲樵棟楹。老妻向我道，但坐且勿驚。
人事尚莫定，天道寧易明。脩短有恒數，豐歉惟所丁。
牀頭有美酒，馨香盈玉瓶。君姑自斟酌，可以助頽齡。
醉卧忽將午，此物方雷鳴。

張生之槩自華西來，省予與之開尊夜坐，辭

以辟酒數月之槩，少年英妙勵志若此，誠已罕矣。因賦詩贈焉。

勵志古猶鮮，嗟爾英妙人。超然契神理，謝此麩米春。
盛時富遊燕，昌齡當令辰。但恐樂不滿，安知中足嗔。
所以賢達士，寸陰日以珍。張甥出名裔，磊落吾所親。
奮迅冀往哲，慷慨懷先民。述此止酒事，言辭皆絕倫。
彭澤雖有作，徒以愠同塵。豈若慕宏達，精詣吾道津。
事以久乃定，節雖中。路也願言求，初服白首以爲真。
寄北山子嘆仁瑞事曲蒙其處

仁瑞坦蕩人，其氣格萬里。識見隘古先，功名若敝屣。

作縣揚徽名翩翩在人耳奈何姦狡徒因私事詆毀
誣以要清踈敢昧鬼神理徃徃立談間桓桓髮上指
吾爲仁瑞憂禍易割豚豕尋復得公言一笑百怨已
仁瑞固未知彼崇益優視吾亦愛俠者因公自慙鄙
近者名大夫報返殊莫止本以睚眦微忍爲屠戮喜
延火焚崑岡玉石誓同燬天地發殺機幽明默以俟
旣昔武惠王冠蓋及孫子我詩雖不長洞契徃還軌
覩事懷夫君願言壽千祀

答都人

還車許西曲半山含暝色朔風刺我衣欲止不可得

入城逢都人白馬啣金勒下馬揖車前被服甚奇特
授我一緘書題識頗脩敕展書讀其辭耿耿亂胸臆
一別十三年安知如頃刻勞君遠問訊况此常相憶
習靜厭世喧冠冕志頗息秦馬不嘶越南鳥豈棲北
野人各有懷所務在稼穡慇懃謝都人去去慎登陟
得仲木書

天道杳難測其理固不易安車獲行愆尤顛蒙返顛躓
感嘆懷古人中夜發百恚諸君况縉紳胡無矜憫志
徒以睚眦微遂至絕嘒類哀彼二曲民妻子盡枯槁
皇穹豈不照天子甚靈異此獄若可成日月不

西墜 祖宗建律令法制極周備守用二百年誰
敢擅紛貳岳牧洞其情未肯破曲議近聞鎮巡者稍
稍有規避往時咎杖微尚欲獲所試此獄頗重大奚
不辨真偽群公畏牽引談之具心悸狂瀾誰沸天吾
欲直其事

寄德宣弟

哲弟絆王役相聞不相見已久省會居何時達鄉縣
通衢車馬多名都廣遊宴雖慙趨老懷孰慰老夫面
爾本江海人飄飄陋潘倩一別忽五年顏貌恐已變
晨日白髮多賓從半如霰感時千慮逸撫躬百情倦
豈無美士來欲語中乃宵聚以骨肉珍論以神理羨
願促河陽車早答江陵巒

贈曹慎之慎之前摠兵雄第二子勇猛能戰
屢立邊功陞千戶以瑾誣罷余衣馬因贈以
詩

君本貴公子落寞屠鈞群笑語盡文采中豈無所存
昔在弘治末朝宁有公論鎮西勢方起藹藹名播坤
邊事陋頗牧指揮失吳孫漸及正德始聲華日暉曜
縉紳蓋推服 廟堂多溢息令兄頗恢擴任俠喜
扳援欲固漢室寵遂罹蔡氏冤逮繫盡奴僕幸荷

明主原謫戍抵窮域始終涉百屯愈深感激意累陳
忠孝言始知將相種今古推名門感君遠相過陋巷
鮮盤殮丈夫貴宏達安計寒與溫願君自愛惜
帝德如朝暉不日采公議授節斬烏孫刻石示西海
炳烜慰先鬼卮酒不適口聊以申所敦清秋寡人事
策杖步前村雖無絲竹奏喜見苔蘚痕殘柳拂高墻
新篁凌貴園既醉送君出勉哉為世貴

送羅山人

羅浮有仙人觀子無乃是雙瞳炯如電骨相絕凡鄙坐我芝次間
慙慙話玄理相悟纔幾時策杖還吳大時遙望白雲邊仙鳥速如駛

詠懷二首

悠悠不能寐惻惻與心違百歲若一瞬怨言長分飛
結髮遡伊始舉帷念餘輝紉蘭坐崇阿調絃拂金徽
志願各相許窳窳幸同歸豈期中道別空餘衾與衣
臨風想德音當牕拭殘機往者既莫諒嗣者安可希

其二

弱冠偶君子垂老被凋喪歲序非不長憂來若傾錫
皎皎燕趙女靡曼色堪尚雜坐發素歌當筵奉清唱
餘音流太虛宛轉復脩亮顧此胡不懽中情彌慘愴
涉舟慕印友斲輪憶哲匠猗猗同柯鳥誰能免惆悵

同馬公順渡渭

客自許西發下抵終南道崔嵬太白峯依稀挿晴昊
雨過山色佳彌動遊者眺浮渭悞不疾惊歡每忘眊
涼颼拂襟懷輕鷗謝鳴棹翠條夾岸垂脩篁隔垣掉
昔慕武夫遊今縱普緣造次性誠所希達素理非奧
清秋灑氣橫節物自相劭幸陪君子驂益想登臨妙
誰賦遠遊篇予當嗣其操

公順因覽途次禾黍喜之如躍自予返耕然
才再見爾率爾賦此

艱食

帝所憂豐年經屢傳

皇仁敷九垓天

澤故恒眷歲始風雨時已百物善顧當仲夏初蒸
陽酷如燭方抱枯槁悲立遂優溼願此禾隨以昌覽
者具相羨拙官謝金閨還耕返鄉縣力存亦有年豐
稔未數見今覲誠足懽後值理應存所無烽燧寧相
庸勿撓變張紀慎苛罰秉公悉恠煉事脩效自長居
和履當衍安能告有官計此勿遲宴

從象峯北崦下望晉緣

陟山披叢薄覽景愜幽素降觀萬壑奔平臨千嶂赴
宿愛彌見欣新賞豁相聚未覩赤城遊彷彿興宗賦

許西同明叔小酌

君縣若杯水豈能久留君孟軻尚淹魏仲連仍拒秦
黃豎小兒行赤口噴臙葷倚托要美利世異心每勤
往者亦莫徒尊信如典墳白手獲斗粟咋咋夸四隣
值君相阻狂敲遂如焚曾母信投杼曾參豈殺人
所以丈夫志飄飄凌白雲匪但脫泥滓還欲劫秦前聞
嗟嗟當途子此理遽難分

許西同明叔小酌

君從整屋來會予在鄉縣日斷許西曲阻雨那能見
風烟亂人自歷歷晴如空月同懷三四君契濶歲相荐
或趨金閨役或從野人侶我歌世罕聽况問疴與善

碌碌章句徒遙遙空對面鳳兮咲仲尼齷齪羨江掾
薰蕕旣莫知理亂故須取酒酣拔劍舞宛轉疾飛電
今日胡不樂贈子心百鍊

送灤江中丞西勤

秋雨復如注旌旗仍赴西僕馬不能立杯酒那可携
公歸定十月山莊事粗沒新釀旣已成嘉穀有薇蕨
卽今搆小亭亭成竚公坐雖無絲竹陳可試風雅課
南山秋莫佳氣色清且翠眺覽旣中愜嘯歌或幽邃
此役干國經天下由重輕古哲務成事今人唯釀名
往在十年邇邊諷太乏理輿皂皆所親毀譽言出憎喜

雖悉延訪心紛亂若絲泉積今日益滋君子復輕信
自謂根蒂獲豈有纖細近治邊如治鮮要在審其勢
剖斷貴神速宰制厭牽係近聞甘泉城皇皇盡危懼
主者諭不開倉卒何以計遠人遵訛言其情易搖曳
片言崑崙摧轉擬萬夫斃公固豈弟人弛張有程具
向旣失緩急今日須砥礪同事六七公休休皆偉器
當事必安舒臨機戒輕驀嗟嗟千里心顧此豈能自
亦知芻蕘微贈公兼公擇

戲呈明叔

袖手挈巨鍾瞑目視穠色徒爲口舌語終作千古惑

君本霄漢才斂翼向茲域喬鶩常見譏鶉鷄復相慮
西山有神鳳聞之心屢測苦口謂鶉鷄于汝豈相逼

姜君錫過予作

君家篆江側秀屏當戶開知是神仙人胡爲塵世來
黃氛緇素車皂蓋冒朱埃以茲謝民役返耕白雲隈
少小稽古昔中式得此階亦知慎官服柰與寸心違
欲徃昧前筭欲止適成哀繫予丘壑士諦此良用駭
因陳接浙義頗空蓬矢懷我固互相發君固耿難回
丈夫志四海好念濟川才嗟彼長沮徒泛泛豈根荄

送大理西勸

返耕厠幽壑服義屈高軒握手立斯濱傾倒見雄論
昔宦忘孤陋中路忽履屯負罪苟不死茲已含溢恩
踈懶循故性竟志紉山孫感君繾綣意幡然謝前聞
殺鷄饌雕胡列坐開華門斗酒醉方已徘徊昔日暝
今夕別君去孟冬定廻轅尚期撰杖屨共眺南山雲

許西莫歸簡蔣粹卿

野人許西發入城天已暝過署訪所懷候吏蹟先屏
逶迤返敝廬徘徊阻長詠終日相憶君君來雨復梗
佳會誠所難昊天固莫省中夜雨稍歇微雨發晴景
旭旦開濁醪擬共東齋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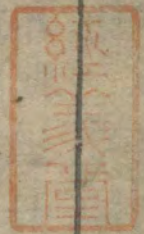
對山集卷之一終

對山集卷之二

五言古詩

予治生乏理遣歲弗調積雨滂溢牆柵畢隕
曦光不臨潭淖如故板杵未謝傾圯應手雖
時澤使然而覽事增情懷抱彌惡間有微吟
肯不稱律當楮長息而已乙夜與兒桌靜居
歎子長之博遊傷仲宣之遐眺復占一章錄
付存壁爰釋我憂匪真省玩

季夏百穀否園方盡枯歇徒憶片雲生依稀逐風沒
孟秋間復雨鬚淡若毫髮豈意八月內淋漓恣長發



漫漫無少衰，冥冥動彌月。牆宇具傾塌，繕治力屢伐。
萬室如坦途，何嘗羞蹇越。黽勉峙棚箔，隨時亦隨蹶。
板鋪徒自勞，爾汝分實闕。無情良用繁，循已亦已竭。
重陰旻天閉，積晦金氣汨。禾稼成邈摧，百口歲焉卒。
遘運一何蹇，值此大彭渤。龍門不可望，荆楚更寥溼。
絲竹陳久志，盈虧理應咄。寄言芳薄遊，遙遙使心滑。
至王汝言新第

東下扶風原，緝纒覽春縣。美人岐東子，瀟灑余所羨。
遊宦三十年，華構久未奠。匊匊城北堂，觀卜已稱善。
淘塗鮮工力，落成顧遲宴。道逢城市人，聞已聚口眷。
嗟彼霄漢儔，神變速流電。稽援固有因，壯麗豈無見。
何當坐君堂，徹旦洽高宴。

寶穡堂作

明農謝昌宦，良覲羨予征。敦義昔所重，况此骨肉情。
嗣歲節物改，朱陽喜開晴。感今歎伊昔，發車臨廣庭。
所期德音邁，永修三徑盟。
平生尚超曠，結廬武亭川。本非青雲姿，竟作金閨愆。
托交三十載，孤抱亦何淵。邈觀古昔事，彌想梁甫篇。
感此發深省，誓以俟餘年。

與駱生談玄

陽中蘊陰精其質本柔脆孤修既可疵兼養義尤邃
我昔讀陰符茲惟有深契接歲逢馬君亦能識涯際
古書世罕知叅同亦玄闕獨羨平叔言真鼓狂瀾世
汝欲謝塵氛吾當示其例

寬用昭用昭喪內予與同戚賦此寬之

悽悽意何極悠悠心獨傷共坐草堂下哀痛結中腸
昔予罹茲戚困拂實相當命數誠有定遭值果誰殃
歷思古人事足啓昧者行君今復如此我故遠相望
逝者既莫返存者且相將幽冥一以隔含思徒自戕

同用昭自華州南郭往西谿作

愛爾草堂靜驅車同討尋南郊更崎嶇春溪多綠陰
蒲荇漸將徧松竹已成林感慨宿昔意相對靜塵心
悠悠日西邁渚禽揚妙音即此興已極何必東山岑

夜發

首夏即煩熱客心欣夜涼美人隔鄉縣音想常見妨
東發遂西征皓月正流光豈直覽眺適兼滋吟思長
籃輿去如駛川陸鬱相望惠連有佳句往往播清芳
顧此棠棣樂邈矣孰能方

洪川柳浦斜眺

烟堦翼曾壑巖陰生暝色柳際斜陽來徘徊望安極

披襟浥清風，舉木值嘉息。坐久山月升，情景具相得。
稽康非養生，謝安有高識。歌嘯振空林，歸蹠苦催逼。
卷言期重來，何必雲間翼。

將往彭麓德克携酒餞之許西

初秋駕言邁，眊彼終南山。忽承草堂宴，復作林中閒。
盧女奏妙曲，高人浮雲間。尊酒再三舉，戢戢下敦顏。
敦彼友于志，欲發情復慳。結廬倘成遂，同汝弄潺湲。

示王劉二君

我將入南山，感君苦留酌。對酒念昔人，茲已半淪寞。
日仄歡乍深，道遠身屢作。君有林巒情，共吟雲中約。

彭麓夜酌

露坐架棚箔，鄰翁高興多。轉觴話農事，絕勝陳綺羅。
西村二三子，携酒復相過。忽忽至更盡，悠悠柰樂何。

觀禾

我來彭麓下，坐愛青山色。雨過忽新涼，蒼烟望無極。
秋禾行欲成，豈畏驕陽逼。壟畝綠如也，原隰少螟蝻。
同欣有年樂，詎知天子力。

問驛使

汝自馬村來，汪濊定何許。向經袁村西，四顧已如渚。
河水沒馬腹，奔潦幾時住。愁覩天際雲，凝凝若膏糈。

白帝司歛藏底事輒垂矩苟無念此人亦當憫禾黍

中夜二首

中夜不能寐攬衣起徬徨出戶仰庭宇但見玄雲翔
微霧下空闊天道難遽量決旬陸成海百穀良已傷
我滯滂川役念子鬱相望徘徊不能去慘惻述此章

其二

猗猗厨東楮得雨即成響旅人憂思長感之亦悽愴
滂水不殺湍積潦百穀漲舉室若楚囚展轉不成況
宿客雖見臨笑語亦超曠豈無尊俎陳薄言那得放

漏軒

予懷良已惡積漲不可殺復見鳴雨過安能遂予道
太息坐漏軒惴惴危堂戒四壁半不存西側已傾壞
屢霽亦屢作階墀涌溝澮坎十三宵雲氣胡肯敗
日日鷄黍陳竟為故人害款洽豈不惜憂勞欲成瘵
陽阿奏竒舞羅敷發清噲徒以滋煩愁轉使當軒嘅
戒裝方發值大雨復作

初昏及昧旦已喜得西發倏忽黑雲生滂沛階蘚沒
平生寡笑言對此何以訥妻孥坐相誚羈滯殆彌月
仰食市肆間腸胃或已伐予駕亦屢作匯澤可輕越
太息問白帝幾時滄海竭

詣塗答錢者

歲律既云莫我車方自東苟完兒女事兼眺華山雄
親故握手送徘徊岐路中酌酒爲吾壽慷慨意無窮

悼張之桀三首

粵予遠承訃淒淒來華山哀痛徹五內聞者咸悲酸
入門見丹旄慘惻何以言但須沸湯燕氣結鬱難宣
淚下如縷縻傍人具憂嘆中懼自開釋擲哀尋所安
幸覩東與郭勉慰千萬端援理肆微論耿耿亦稍寬
比入見吾女瑩瑩摧肺肝尚恐極痛斃投淚強爲顏
慰以後事遠首呼光孝孫逝者莫既返存者宜討論

修短各有數陰陽終在神努力慎殮食庶以迨德門

其二

吾甥蓋人傑篤孝死不渝結廬迨三載哀毀骨立枯
平生膏梁子飯糗寧所哺雖有親故語乖戾非我圖
畏客強蔬果避名或嘗鹽凌晨詣墓側號泣五內剝
三時謹陳饌每陳輒如屠鬼神且爲痛况厥妻與孥
炎蒸鑠金石流汗被肌膚扇塵且不御詎肯乘舞雩
臍發指欲墮恬然守布麓既以拒姜桂仍復遠洪爐
積思損榮衛六氣互侵漁冷極神乃去奄忽返虛無

其三

昔愛合歡布上繡雙鴛鴦裁爲合歡被拂拭納君床
豈意常別離令我涕以滂憂來神思迷恍惚若徃狂
星言詣君宅胸臆如刺芒逝者去不返生者徒悲傷
生男喜身生女要柔祥不願千鍾粟願得好夫郎
繫自結縞後聿遣門楣光豈意忽丁此百憂結我腸
衰境庶情歇步履多見妨乃復冒風日匍匐赴汝喪
數定物莫改汝志世豈常天荒未爲極汝淚述此章

宿渭源里

歲序泊中夏予征當雨餘炎溽既不騁清風時惠如
業業終南山潺潺豐鄜渠雲霞氣綿幕佳樹交綺
斜日清翠明百志一何摠方啓泐樾想忽至田父居
展慰出名酒下榻坐前除徘徊月東出欲罷復趨起
浩歌遲明發予乃蒞征車

郭廟答希宋諸公

芳春豈不惜駕言趨華山兒女事如此詎許垂老閒
感君遠相餞搦杯淚如潛雖有絲竹奏那能開苦顏
握手重猶豫悵望綠草間節物不相待流年逝潺湲
欲行復中止臨駕忽心摧許西花無數予歸當斬開
君若有遊思予亦富新醅或擢漳川波或眺泝東臺
不取竟月醉昔人安在哉

華州逢郭侍御

元正見西使意君車已東不謂復相語乃在華山塘
青春節物暢佳遊難屢從讀君驪山詠飄然君子風
靈寶縣北渡解州遙望餞送諸君子作

春遊過名里覽眺窮幽暱將邁苦匆促振袂惟太息
執手河梁間徘徊意安極衰年多酒癥緣興輒強食
節物乖素心親故難屢值因之趣解梁不謂路只咫
佳辰遘熙陽良晤悲占昔疾舟若轉焱相望忽相失
行至曲里見杏花

春中渡河陽修忽到曲里滿村開杏花參差亦堪喜

關吏自北來云承呂夫子遣之迎野翁謹愿頗謙禮
述答俱有章稽援或通理感歎君子居端能化凡鄙
隔歲慕良覲不謂邇若此芳春解人意夾路疊紅紫
宿醒方若人畢覽興彌起

登山

悠悠驀山林麓猶獵風回風籃輿上仍却浚壑卑亦重
東矚指玉屋西眺揖崆峒伊昔絆王役俯仰愧孤衷
徒抱茂陵渴未愜天姥逢嗣歲念君子駕言辭汧東
鼃勉涉清渭從容問邛嵩同懷既終鮮予遊無逃從
凌巔忽三歎佳勝安有窮何當跨鶴去踏却崑崙峯

於條山絕頂下憫解梁

升嶠覩群岫烟雲互明滅直北看解梁但見池水列
憶當弱冠時茲川已三閱其南望中條蒼翠萬重揭
徒動登覽懷未遂討探契繫自發函來不謂遽超絕
河山傷魏咨欽明想堯烈昌代皇化隆遺風尚昭晰
耕鑿古未渝勤儉今豈輟悠悠興永歎最茲在時哲

解梁書院四首

層峯拱堂宇蒼翠何嶮嶮盈盈青衿子絃誦夜不輟
斯文今在茲感嘆懷往哲繫予值乖蹇望道日遼絕
衣冠羞壯遊踈懶愧先烈結交君子徒努力崇明德

變故身屢輕涵養意信切歲序不待人君子慎其飾

其二

諸君青雲姿宿志各高尚奮迅良有期優游每中諒
修禮慎逸居稽古却支宕得師忻折衷導道決趨向
我來坐茲堂誦習惟覩創始信豪傑人履歷不虛妄
科條從昔云謙恭見今讓文采雖所珍躬行以為上

其三

近世尚夸毗造詣實終鮮徒以言語微遂謂道昏顯
推行跬步艱况此繼墳典狂瀾及明興愈覺支粗淺
徒有析理名竟為粉飾免天錫溼野君特被人文選

篤行遵誠明因時表舒卷吾道果不絕觀此脉如綫
其四

倚倚青衿子勵志各有圖逸志凌天雲麗作驚九區
或爲廟廊器或爲章句徒華要實乃畚枝榮幹還枯
豈若淵雖珠迹爲君子儒所需出所養與世作匡扶
執毅諦嘉種種審良株我詩揭堂左百爾慎所趨

贈寒泉中尉

澄瑩絕纖縈一泓瀉千里寒月搖輕波山光徹波底
魚鱗不敢遊虬龍得倚狎轉眄清素心浥飲滌凡鄙
平生畏炎蒸見之輒中喜願言保真寂勿以塵氛免

贈石泉中尉

我本山海人宿志愛泉石繫自逢此泉坐嘯忽日夕
清淨物不縑涵蘊靈所藉發源本天潢引注故澄碧
泠泠帶紫房浩浩渺今昔靜慮筭中愜迹徃益輝燁

慰叔安方伯

吉凶互倚伏達人契微筭天道茫以森撫膺每長歎
仙郎世懿寶穎妙予所憚玄泉閔靈質行道切悲斷
况此骨肉恩惋結安可散逝者既難返修短若宵旦
徃讀逍遙篇翛然厭紛亂夷曠今始知惟公試稽覈

贈灤江公十首

樂江公巡撫關陝三年矣政通而人和道真而
履固不隱謗不易行有仲尼在魯子產相鄭之
風焉予自壬午春遇公於長安時予卧疾敝廬
公特枉臨握手論心豐豐不倦雖丁陶孟韓何
以過也後公訪予於潯西山房適北山楊宗文
羨陂王敬夫東谷張用昭有言於予於是數人者
同會公於武功行臺公咨詢之餘則賡倡連宵
琦瑰之氣爾雅之作揆之近覩或已鮮矣今年
秋公擢南京卿戒行有日公以書別余昔予與
公約公東歸當餞公華山之陰聞公行止信宿

而予有子與婚娶之事因成小詩十首先以寄
公十三日臬事當畢即擬來日躍馬循驪山而
東然後坐希夫之洞觀河華之雄酌桑落之酒
歌白雲之章與公傾倒數日則亦人生之至願
也夷嘗讀公之文與詩有風雅之遺思而駟車
復在於冬中於是取少華北風隨爽氣南斗避
文星為韻苟庸庸之將來斯亦當時之實錄爾
輜車戒晨發循此去南域握手立斯須徘徊意安極
念子有幽思別言心如織昔為同生蘭今為特飛翼
人生易悲樂良晤日所恤黃塵暗清渭對殮安可食

嗟嗟君子心遐眺六燕北

昔並少陵騎長眺
美宮故都多景象
近蹟迷往雄
感慨發孤詠
宛若回心悲
翁粵惟霸上
玦已昧天所窮
自非大雅操
詎識平與崇
沔泉漱寒碧
酌醴揖群公
志直意不忝
巍然君子風

關輔比多事
欽公能自綏
養冠蓋往昔
弭亂豈今訛
崇貨狎卑吏
飾貌忘遠規
公來屏笑色
事至任安危
素衷物莫免
逸駕古所窺
雖有麇求謗
條動赤烏悲
所以丈夫行
不與流俗隨

逍遙奮孤邁
歲華一愜淵
想北眺崆峒
津南澗益諸

靡塵靖疆場
撫劔清罔象
黔庶丁溢恩
牧宰獲嘉嘗
中原久瘡痍
西州獨豐穰
感歎垂崖心
詎俟益州榜
夷誦南山章
令人發森爽

道以無垢尊
蹟超誠所貴
皇皇廊廟姿
世運實經緯
翩翩翊鴻業
皎皎分萬彙
嗟自丁卯來
海宇日騰沸
群公徒憫艱
虛恢果奚謂
薄俗慕驩虞
君子念鼂贖
巍巍城邊畧
足回萬夫氣

披叢憇軒下
撫卷輒中慚
笑我伎微薄
無能續高駘
緬思雄詠侈
一發連數函
咀嚼味逾雋
詠歎誠所耽
贈瑤似劉傳
酬德悵廬參
清風盍將遠
鄙志揆豈堪

那知邂逅際復送旌旆南

公歸止信宿予餞苦淹後耿耿徒憂傷役役定誰咎
憶昔承明直相企亦已厚公念薄綺紈予質等蒲柳
雖能慎初服終恐易衰朽樂遊觀五陵氣候稍非舊
歎息君子陳宵興望南斗

徂歲始炎鬱岩洞共公萃趣若陶公琴興越滁守醉
旁眺牛頭原橫坐竹林邃微風滌煩襟冲抱浥靈秘
偶聞林鳥鳴遠動舞雩喟公度比莘父予志豈荷蕢
喜貺彌笥來欲和復中避曾同羨陂飲太微洞中

悠悠長安道車騎紛如雲父老泣相謂童穉聲歎吞

借問道傍士迷谷甚懇懃三秦失慈母黔首懷使君
餞送順心意昊天安肯聞徘徊玩此語感慨異前云
不覩澤門誦馬契章甫文

予懷繫莫即公訓安可聆矢詩雖不多聊以宣德馨
高駕既難挽孤忠益屏營北風嗣玄序節物改仙真
追送理應及鬱陶浩豈平華山有崎嶇髮鬢出青冥
煩公待予至同訪少微星

飲酒二首

獨居意歷暢行吟心更傷晨發望原際佳氣鬱相望
恨無同懷人躍馬陟墩岡徘徊日忽暮感嘆琴屢張

山妻出美酒。斟酌爲君嘗。三觴起孤抱。百憂忽若忘。
丈夫生世間。磊落斯所城。何須又鬱鬱。自如陌上桑。

其二

猗猗陌上桑。托根在沃野。蕃枝接崇崖。布葉蔭溽夏。
雖無摩雲姿。亦可駐車馬。婆娑衢道側。凝望頗瀟灑。
秋來樵採頻。踈枝不盈把。自擬經春和。發榮且修雅。
斬伐及根株。萌芽亦已寡。君子慎心意。紛紛爲誰者。

東原晚歸

斜陽下平林。予駕及巖嶂。落花夾路飛。蒼流復蕩漾。
孤往多曠情。逖覽起高唱。入城生暝色。登堂尚微亮。

兒道喜我歸。逍遙壽家釀

登翠樓聽歌

積翠翼雄塢。微風乘小樓。嘉賓具來止。群伎復能謳。
開窓下瑤瑟。接迥遞鶯喉。既愜莫春賞。仍遂梓里求。
調絕聽自異。聲布人詎侔。何必廣陵散。始知盧莫愁。

答德充

吾弟江海士。夷居多素心。焚香稽往牒。操翰播瓊音。
結廬武亭北。四圍花柳深。坐嘯百志寂。世慮安可侵。
老我日相過。細歌梁甫吟。

臨潼逢孟舉人

遇客臨潼道云是望之姪文采已驚人談論多古昔
握手不能去斜陽空竚立

長安病瘍荅郭侍御

長安苦蒸熱客遊多倦心攝養一違理華沴隨見侵
雖喜藥物具尚多憂否尋愁歎感君意抱苦徒悲吟
明發定西邁唯君遺德音

白石樓

我聞白石樓乃在太行下丹梯凌紫霄朱甍接巖罅
盤鬱橫汾曲崔巍紫金叉斜煙蕩回瀾朝暉耀磨房
兩溪互縈帶千峯隨晦冥嶂屏萬翠列花柳四時明

平生喜遊眺詎可如孫登春中過函谷遂有渤澥行
徒懷南莊老安能愜初盟人事苦促迫三日滯虞鄉
雖有泛舟趣却無曾點狂回想至官谷新詩滿素墻
不識仲南姓徒懷詩思長便思與握手於時共徜徉
同遊誦其名知是南莊子故家有若人私爲李公喜
翱翔翰墨場倏忽逾四紀不謂英俊姿尚在秦晉里
何當登此樓醉汝賢橋梓三嘆發朝邑彌月興猶起
感君寄書至展轉愛君才欲見不可得空望白雲隈
吾有雙黃鶴飛飛自天來因逢王子晉借之遊蓬萊
一去竟千載寥寥猶未迴迴時坐鶴背挈子臨高臺

先過崑崙頂後矙弱水涯徐訪紫華君持其雙玉芝
吾意竟不歇君心幸勿改寄君白石吟惟君爲予待

送呂幼通入京師

幼通終喪北上以乃伯兄九川子之義訪予許
西別業器重識遠予切愛之方今之士所貴在
識而所難在器識則往無遺履器則守不易操
此二者雖伊說旦爽未可後也予昔占仕蓋嘗
以此睹望當世君子矣顧每有遺恨未嘗不嘆
古道之罕臻而士行之不邃也是日中秋已邁
光魄尚圓因與坐近月升傍午而罷情極興飛

忽漫賦此詞調雖賤感慨具焉所冀幼通益重
且遠以爲吾關中之光而已夫識本於學才由
諸量又吾幼通之所宜念也

明月何皎皎團圓照中堂感君遠相過影影共壺觴
斟酌忽亭午此意難遽忘贈君太山什投君雙玉珩
豈但結情好還欲振微行盛年不常駐嘉木不重芳
節物互推易奄忽成老蒼予齒日以邁君途日以長
握手對明月心爽神飛揚願君慎明德慰我以休光

飲酒

枯陽歷春夏萬木具摧折禾稼不成植疑是雷雨竭

黎庶悉奔走忍作故鄉別
爺孃鎖空房妻子中道絕
哭聲動九天僵仆滿前轍
官吏約束衰處處憂草竊
斗粟多見奪憑陵况閔閔
七月得時雨誼和萬口悅
匍匐耘晚田寧知畏炎熱
方誇底事佳遽信浚澤輟
迤及八月初天聽忽畢徹
霖霖既雨騰天喬各挺節
乘閏播來牟舉世相据拮
生意雖可觀尚恐恒陽譎
九月始滂沛劃與煩憂訣
道路問訟聲閭閻回氣色
把酒坐華門野叟共行列
自謂轉溝壑寧知有鋪鋸
大酌脩三斗野歌亦再闋
食哉古帝欽稼穡哲后說
保茲埃災沴有位慎貪賔

整藉

三年困人事何曾理書帙
烏鼠白晝遊入門忽首疾
架閣具傾覆點檢切中沐
凌晨趣灑掃整頓終日
種類既品題編簡復齊一
不但几案清幸靡萬一失
焚香坐望餘儼然成靜室
平生風雅情殊以幸蹇室
追惟感歎生端坐還羞慙
何如谿上翁翩翩獨閒逸

正月二日謁唐山瑩作

逖德行千祀恢猷歷無疆
世抱既觸索嗣履益貞昌
歲序脩已改皇運正隆康
結茅遠城市眺景陟瞰岡
微吟苟云可博賞寧見妨
野鳥赴幽壑歸馬履夷莊

固陋分茲逐齷齪愧高翔心靜百物冗事邁一瞬長
冲澹苟成性疵垢隨彼狂兄弟喜咸至祖考儼如望
昭族豈高爵緒業視攸行默虞倘未別亮往安可傷
謁長寧先墓和德充
陟言詣東麓俛首念先流驅車各組麗蒙佑獨光休
本物仗神祖循派緣彼周耀朱有前烈照丹無後侔
春陽何葱鬱同爾為遠雝世情薄敦穆古道獨清修
努力期令德瑰迹賴長籌

植樹

此日春氣和萬木具含秀况我山林居園列頗成就

客自蓋屋來驅車扣圭竇白楊二百株縛纏載其後
根繁生意多幹潤理宜茂倩人速植之行列未差謬
雖愜靜者心尚祈后土祐澆灌分所勤盤踞晚應觀
結廬謝王役懷愚負時謬糊口聊秉耕舒形得佳岫
即非松菊場已還榆柳舊但資歌嘯心絕勝笙竽奏
望拜掃者效宣城

此日出南郊極目丘墳滿楮錢相間飛哭聲天際斷
重淵日淪迷笑言難更返生者徒悲心安知亡者怛

同諸公過許西

春陽婉以和佳遊得名里柳絲嫋嫋柔重山夾甌水

嘯歌夜未休况與衆君子芳園百卉熙仙姬繁音起
感歎少年場坐令佳興已行年同逝波心事比苦李
徒使觀者憂安知居者喜來日苟不多行樂自今始

送袁解夫還整屋

吾愛袁解夫影影古狂客勁風凌千人高情叶金石
雖為群小排豈繫丈夫厄自古浮天雲馬能蔽白日
酌酒發浩歌憑君永今夕

九日許西集

弭駕得茲曲徵聲未良宴賞心眺高陸馳情撫吟卷
會以天親集酌以懽悰徧俱希具醉歸不惜明蟾殿

於許西贈別明叔三首

三月詣茲曲八月今始復結轡送君歸投壺泛醪醪
風清懷抱優暑退涼氣淑我歌苦不長聊以詠幽獨
荒徑殘草多空堂蛛網覆豈無灑掃資紛糾在塵俗

其二

時日得君來開豁極心目夜坐對明月清談倒筐腹
方儼千日歡詎忍後期促餞子卓午天徘徊日西沒
眷戀勿復言去去保餘馥

其三

詩人古不易流靡及茲俗片言務剽竊侃侃遂驕足

還耕十三載安能愜吾欲覽子中秋篇翩然接華轂
大雅當在茲斯文有歸宿麗藻雖可珍雄渾又未復
願言泝其源開彼漢魏毒

步過許西與諸弟宴作

夕客亟歸思還山餘斜陽却訪遲明發徒步過南莊
林木既葱蒨花卉復芬芳天親具來止高宴列中堂
悠悠動絲竹秩秩捧瑤觴風和萬物暢旨酒如可嘗
東海有仙丘可聞不可望但願及時日骨肉自相將
吟水向清冷弄月下榆桑一醉杳然卧始知行樂長

許西遊覽

堂厦具傾圮我來心惘然
木亂蒼藤澗花紛開妍
掃徑坐庭下感昔意彌煎
重僕鮮工力修滌竟誰焉
把酒獨成醉因之歌此篇

懷所約

諸公奕代豪有約過蓬華
黑雲東北來雷雨一何疾
不憂垣半塌惟憂道中空
惆望復猶豫意劇難盡述
緬懷昔人遊寥寥那可匹

與孟獨承之飲世爵堂

佳氣翊良會秩秩欽禮成
絲竹動四座妖豔集重楹
舉觴對明月雙壘爲君傾
諸君共邁士逸曠負高情

落拓辭世後遠慕壺丘名今日忽相遇詎如瑤與瓊
相遇不相樂年歲汨以征醉者且莫去歌者請重賡
試舉一杯酒詎能陪賀卿

再宴世爵堂

服食鍊金均效遠難遽成夾輔謚皇運時命或相俾
因揖謝人世閉戶理園榮苟遂偃息願詎勝逸豫情
芳春列萬寶淑陽啓朱明諸君惠然至今予感慨生
雖微蒲城美桑落常滿鬯斟酌盡消滴嘯歌西日傾
逝水無返期壯夫慙令名但願樂相樂九鼎咸所輕

對山草堂宴張太微胡蒙溪徐洞仙諸君子

作

好花不重榮嘉節已瀕夏但能恒對花何計冗與暇
美酒鬱金香麗曲杜韋娘投汝雙車轄飲我三足觥
醉舞臨芳樹白日徘徊莫不珍金谷吟特羨南山步
雲霞映碧池疑是武陵谿掀髯一長嘯花外亂鶯啼

汧東眺望

層崖若長函靈異特中秘迴合上泝岐噴薄下臨渭
泝沃草木榮氣滋苔蘚翠蒼煙縈紫房白鷺眠芳遂
木杪見南山翠嶺若天墜時復生白雲觀之使心忤
山居三十年筋力半鎖瘁徒羨古人遊孰契來日事

所以慕良覲冀欲畢微志喚妓理瑤瑟呼童捧兕觥
感歎發浩蕩悠悠起吟思後會如可諧謂續城南例

登罨翠樓眺望川原

我登罨翠樓川原鬱鬱合方喜風霧開條見煙雲匝
直東看黃山三秦如堵圍興亡理堪惜念之凋朱顏
同把一尊酒勸君爲君壽莫負當春遊人生若芻狗
經添村覽有邵古蹟

我聞昔人言此即漢漆縣其東故有邵草木殊葱蒨
終南當面朝清渭過如練直北倚黃山逶迤控周甸
前望松檜場知是何王殿王蹟日以微氣色或隱見

西南慶善宮鬱當漆村三山勝地遷變多往躅審彌眩
繫自虞夏來百祥具茲蓋大地靈昔所庇諦此竊中羨
過慶善宮

長川直南瀉清渭橫其公衝灝光觸雲漢比下潛真龍
欽想還譙賦緬懷天日心谷地秘非天發安能爲人鍾
改寺報慈德謹護列崇道浦淪沒幾百載所遺惟巨鍾
後當景泰末移置薦福寺米千牛不可載百室或啓凶
嗟此亦神物似與守靈蹤蹟滅不能見大約聞老農
但與看氣色巍巍冠秦雍

渭河泛舟

及渭口將午遙見終南峯挂帆若流電颯颯聞風松
別茲已三載逸思如酒醪倘遇山中人願言襲高蹤

彭麓山房宴作

南原雙白楊直上數千尺彷彿齊彭山不爲后土搯
山房當其陰瀟灑殊曩昔置酒勸君飲慷慨盡三石
歲月不肯留人生豈常適試問華岡子誰見王維宅

仙遊潭同蒙溪作

我愛此潭水澄徹涵影靈徃在正德莫始與楊子經
于時雨初霽如列蒼翠屏既借隱逸侶復有絲竹聆
或坐潭心石或浥漈上冷白雲半崖出竒觀空八溟

野叟投濁醪何嘗杯少停一聽激激響身醉意靡醒
至今在心意矢將營小亭今辰同工來芳思浩難局
共眺發孤詠嗟彼塔陰銘

許西觀田

積歲鮮收穫麥豆今靡望服耕謝人羣托此爲口養
村翁咲賀予喜極復感愴去秋禾未登餓芋溢衢巷
徒致聖主憂詎及饑餒行米價騰涌亟富民益橫放
親弟且見逐肯容間里傍須傳罄屨釋新牟三斗直
皇穹不絕人從此可飽食慙慙謝村翁相顧三嘆息
胡不東稽顙此是天子力

觀刈麥

我從華山歸刈麥已大半自長安逸東實美如火炭
緊我返耕來此麥纔再見接歲禾不登寶玉咸所賤
周人重農食特分田畷職公私積蓄繁詎有旱乾棘
春首餓莩多朝廷甚憂恤今日得佳物守護須謹飾
黃金殪米下其語殊謹直作詩告有位國寶在稼穡

習甥方還

舅為支謾人何可望汝似汝長為汝婚欲保汝祖嗣
讀書不努力旦暮沉酒醉腸胃一以值切生意且凋悴
令人挈汝歸恐為李君累蝨斯知天時汝豈灰槁類

病加於小愈汝尚諦茲義刈場聞汝來喜極心復惴
自五月朔來偶疾脾肺兩月弗瘳間值栗喪悲
痛呻吟閉戶太息而已七月之望偶携舍弟與
惠逸人過許西則韓藍田周整丞同轡見訪因
成小詩以志予抱兼示諸子

積痛無曠襟殊怨殫遙思徒抱豪放恣竟累兒女事
造物苦戲人皇穹降乖崇卧病動彌月薰心恒似寐
初秋歇炎蒸藍輿歷幽邃強顏發短歌撫膺泣雙淚
感君來問予咲我之遠致太息苟自裁引領忽成醉

丁亥春與王孟桑三君子同德克宴集

夜坐秉燭飲逍遙如阮公我本江海客憐子有長風
醉後卧聽曲逸興浩無窮明發我西邁何時還見同

贈唐明府二首

悠悠子行邁惻惻勞我思敦義稽古昔從容辱微辭
四境已絃誦庶彙何歲隳非君揭高義顧予豈鍾期
咲言忽五禩睽別長此基握手暫言駐君子慎其儀

其二

客行謹程限握手茲繁憂相對不與九午語盡意難周
徒勤方寸懷安能久遲留君才過此謝巖廊湏見收
良驥不留景至珍當別酬好為報主令世識大猷

寄題鳳翔養蒙館

養蒙館者前守竇君之所建也初竇君治館成
徵秀才馮昇主其館教踰年而竇君去今守魯
君至愈大興復增其室廬益以廩餼所選子弟
並復優蠲其役專心力學予聞而羨之因賦詩
寄懸於堂以識兩君之雅政將來君子未必無
感于斯文居於斯者將誰為而不思所自為哉
予以是欲馮生重自黽焉爾

鳳翔多名守髫年予已聞迨及正德末倅變如秋雲
詎能事文教徒以樹私勛遂令往昔義枵枵徒虛器

馮生英俊才學古有幽致向予談始末歷歷匪私媚
兩君循良人締建豈無意端本道乃宏發蒙忌紛戾
于焉亟功力冀以將其實嘉穀執良田培養係所值
雨暘苟及時勃然稱寶穡我詩雖不長聊將寄所將
食德而飲澤後賢慎勿忘

雷雨

雷雨一何厲達旦響未息屋漏注如淙階除忽淪匿
三伏膏澤稀赤日苦我稽方抱丘壑憂遽辱天地力
大田具沾足枝旗咸挺直喜極登高望畝畝相匹逼
既覩大勢成且無蝗螭蝨歸來酌酒歌遠近動喜色

却憶去年事悠悠感胸臆

十月十日

此日是兒生今年兒已死往時具酒筵歡慶羨閭里
素帷當中庭凄風蕩旌軹我淚倏若推兒音恍在耳
彷彿六旬人何意復了此莊生逍遙篇亦具死生理
哀哉橋梓心千古詎能毀含痛卧茅茨不知晝移晷

老至

老至見子死心緒已增暗况以骨肉親有忿宜暫撥
後事誠杳茫今計合宏闊我亦愛行且衰君怒立涌沫
詎不矜困魚亦須憫勞獮外石皆路人又誰肯憐豁

五月二十二日泉死踰旬童子以其所爲詩三卷及雜集回文稿呈覽悲悼之餘令之繕刊成帙用寄羨陂先生爲泉較定將圖入梓漫成二詩以寫予懷

生兒望長成兒長吾已老自謂百事足詎知天橫早
兒童搜故書頗獲見遺稿文思顧歲幾曲折未探討
豈羨長書名仍並鄺炎好造物忌壞竒成性返靈灝
一讀既一悲千讀則千懊倘儼十年齡尚齊聖哲造
玄理杳莫測吾欲問穹昊

其二

完氣甚宏達少有丈夫容博識物豈敢逸思若風從
俯仰鮮中詘奮迅有孤蹤苟能假天命鬱爲今詞宗
顧我忝明德神理奪所鍾英物且凋喪况云痴與庸
豈無子夏戚尚虞用昭凶緒餘今似君煩將附秦雍

喜雨

去年百穀死餓莩蔽原野幸此麩麥成粗可得瀟灑
今秋穀又傷蟲蝗望如頽頃自六月終天高雨不下
人抱立壑悲祀禮徧方社何事枯槁憂歷歲不吾捨
雨脚從西來奔轟不停瀉萬畝具沾足枝旗轉清雅
稽首走村翁報賽希後暇縣官不涸農鎬銖事樞櫓

寄言有位人豈無素心者哀此荼毒餘民志異犬馬

寄王公爵

予本江海人清風冠今昔揮鞭遊宛洛揚帆窺楚澤
念予山林居慷慨意不索遺我南華篇詎羨竟尺璧
何時重握手共坐君山石

寄胡承之

我持桑落酒逢君黃山傍黃山有佳氣東逐海雲翔
抱竒不可售不如縱壺觴窮通細夫事安可訾老莊

行年

行年五十五百憂咸見臨堯舜負盛德子孫誰在今

縱酒謝時輩要知君子心人生行樂爾何得使愁侵

寄太微

太微神仙人佳思逐雲上揮洒乾坤珍飄颻出塵鞅
遊宦建章宮才名藉方仰萋菲及南山閉門却交往
我東遊華峯每過時臨訪塵塵話羲皇拂劍悲魍魎
或詣少微原歌嘯歷蒼莽倚坐看雲生策杖聽泉響
邀囑遠不隔幽抱近彌憇以茲酬宿心晨夕共歡賞
別來忽五月予衰殊非聚百憂結我腸許過約恒爽
夢寐時見之太息誚欺罔新霽起微涼何不謝紛攘

示孫逸人

昔遇王子喬謂君有仙風遨遊三島中萬里一超忽
朝餐石門霞莫吸海陵月朱顏浥瑤輝長樂安可歇
天上降玄鶴白日昇玉明懶答麻姑書况肯事干謁
我雖不適意逢君欲飛越

郿塘初浴

憶昔己卯春曾與涇野仙因訪岐東君於茲共行樂
登山澗岐雍臨池事澡淪于時多雜人穢氣遠相搏
微憇古祠下魂魄若銷鑠斜陽且啣山亟去步未却
黽勉宿橫渠是意竟荒落棄置至壬午來自郿東郭
賴有王李曹先驅爲克拓泉水煖且瑩一湯百柯掠

始信靈物佳翻嫌表章卑今此復臨池神思益恢擴
瑩徹一如昔清淨宛非昨形暢意轉新神適喜如躍
羞哉華清宮安能與之若作詩告後來此地不可薄

再浴

凌晨復臨泉浹旦滌豈自心玄靈理難測爽邃屢堪即
仙源自鴻濛那許后土鍾蕩漾含炎精滴洄印天色
游泳愜性情修飾鮮工乃尚計輪夏粗稍且十夫食

三浴

轉浴心轉清愈至神愈暢日新感湯銘超徃想陸倡
經疏世共傳截日理源安山木樵采繁茲翳猶可望

始信温山松常茂語非誑出浴百脉和醺然若酣狀
擁帳卧小床允在羲皇上信宿欲東還何以慰惆悵
混塘

混塘浴者多相比如鱗次一下數十人待徒踵相至
痿痺具返初勞悴或靡利塘水如沸湯故能開孔遂
病果本風濕汗已祥乃萃氣血若羸虛重竭可立瘳
此塘不畏實迎虛便成崇世人喜傳訛其言殊曖昧
揭榜塘東亭宜自諗其類

和六甥石室納涼二首

乘鶴遊弱水媿予乏仙骨策杖凌崑崙却恐中道蹶

夜夢九華君邀予至具闕子非塵鞅徒有志胡不竭
日抱炎蒸憂歲月去如突大還可服食聞子已綜核
果能愜素心長往孰能關覺來遊西巖洞室亦清越
方切恚幽獨得君玩新月

其二

老境百慮息所好在山林况此洞室閔塵氛安可侵
開簾見芳碧迤邐聞鳴禽因之感宿好笑歌梁甫吟
丈夫志四海何人識此心所以夷與惠曠世懷高襟
日夕涼風發逸興拂西岑沽酒共斟酌慚無絲竹音
掃石卧煙霧聽子廣陵琴

中塘

中塘對龍祠昏墊苦不久其水勝別塘祛疾若反手
池靈人湯多逼仄空襄首安得告有官爲人復尋剖
覆苦堅彼墉並立成三數分別男女塘存此奉官守
庶幾嫌微間分限不紛糾迤南數小池泉出如沸煥
更能已惡疾惟慮陶瀉後造化播神物與民殄殃咎
粗因裁成力便見敷衍厚魯公循吏姿顧此亦何有
倘辱采此辭吾如飲醇酒

石室漫興示六甥

鍊藥坐巖下蟬鳴已驚秋鄭公倡神勺後世焉能儔
我昔逢方平授訣至三洲始笑鄙俗事期君恣冥搜
長嘯還五嶽落落那可求

觀谷西石

世徒愛迂誕談鬼不知誣謬擬潭上石山靈鎮訶護
動搖一夫閉盤踞萬人斃茫茫天宇間此類那能數
因思乙酉秋沮園爲蛟覆百畝若反掌哀彼米綿婦
幽壑沂窮谷恠氣日馳騖豈應溢川時或爲戲蛟
接踵名神功其語殊牴牾石前頗輕削石後甚凝
倚著原不多動止亦可悟作詩示後賢彷彿得其故
流俗如遊波安能悉開諭

巖坂小酌

宿志愛山水，竭來尋澗源。旭日照蒼翠，恍惚遊石門。
激濤齧怒石，終日聞雷喧。策杖坐巖坂，芳草如錦墩。
長嘯震天宇，小酌興彌煩。醉酣聽樵唱，悠悠不可言。

贈羅員外

子從京國來，坐我白雲舍。手出華嶽篇，不在王楊下。
展讀三四過，羨如啖甘蔗。磊落數語間，知若胸次大。
呼僮饌雕胡，桑落滿卮。握手笑謂君，我非武陵人。
但許樂相樂，富貴如浮雲。今日醉我酒，明日送君去。
後會若可期，但覓白榆樹。

贈任主事少海

山居二十年，未見蓬萊客。秋莫邂逅君，文彩甚彪赫。
因讀治安策，所擬胸不隔。西遊遇中道，探囊出素冊。
瓊瑰射人目，殊會香今昔。再拜覩宸章，炳燦照光宅。
歎君英妙時，丁此滂沛澤。宛如聞都俞，依稀見傳說。
握手私謂君，丈夫志已獲。尚宜踐所陳，與世爲表格。

尹之先畫竹

虛堂挂翠筠，玉濤滿壁起。知君徹骨清，志意特欣此。
興劇須我題，予好亦若爾。回視桃李姿，穠芳胡足齒。
長安別熊侍御子修

我東遊華山逢子長安陌喜見楊柳青共坐寒芳碧
桑落出名家斟酌香今昔道合茂二難情親欲千石
夕煙生遠林前旌指咸壁握手難久留知君有佳適
明年報

天子再赴仙掌席

臨潼滯雨答郭櫝

我自華山歸滯雨臨潼縣於時苦旱乾黃塵翳人面
對之心洒然渾如據高譙郭生名家子仕宦在秦甸
知我好文墨遂出吳興卷懇切乞予書欲為後人傳
今日佳興生題詠看俱遍把筆揮此歌不知日西晏

送尹貞外之先

昔逢華陽君云為五帝使檢籙下九州為予泄玄秘
指點峨眉傍謂有仙人氣仙人尹之先卓犖萬夫賢
吐氣成五色為世鼓朱絃絕調人莫知徒見春江篇
予亦遁世者聞之心灑然恨不遂一見相與定艸玄
天風自楚下吹落岐周前相見即相信今昔誠罕焉
歎洽苦不久俄赴
天子宣錢酒華門下逸興浩難傳

夢中麓子

積雨晦臯陸我車不可前徘徊望北墅迤邐橫雲煙

退坐草堂下籬蒹燦且妍節物忽將改引杯吟太玄
微醉體亦倦憂謁九華天仙人中麓子揖予出素編
云是廣成撰孰能叩其筌憶昔魏伯陽謂我骨當仙
苦逐世人好落魄武亭川綠業殆將消數命或有然
始思飲刀圭却老覓長年語既執我手歡笑極周旋
振袖出兩藥光如朝日鮮泥彼松下露同吞各一圓
五內倏清爽神采非昔焉我居太白下君廬太山巔
采芝拾瑤草食玉茹并蓮欲會但瞬息跨鶴何翩翩
赤松作參伍玉女侍几筵脩然萬物表世網安可牽

聞涇野先生轉祭酒

皇明第八世孫篤生堯知君恭默啓三元化臣鄰若龍雲
辟雍宋季後寥寥無所聞帝監獨立微乃及涇野賓
彝倫煥朝日奎壁懸至文作人貴身率舉世徒紛紜
蘇湖悉口耳安得望高芬得報喜如躍此官惟爾真
迢迢千載後重聞歌放勳

對山集卷之二終

對山集卷之三

七言古詩

懷金可卿

憶昔與君別，倏忽今十年。不能見顏色，徒存秋夕篇。
展玩淚沾臆，相思隔萬川。男兒奮迅雖有時，歎息君
才誠絕絃。監儒僅能誦章句，騰踏青雲凌鉅賢。珍味
安能通俗口，廣陵之散誰可傳。罕山金可卿，三原馬
谿田。徒使高名貫星斗，科場不售惟我憐。昔也令人
羨三鳳，今我孤鶩情惘然。相如既有凌雲賦，詎待吹
噓方上天。



丈夫行贈谷濟元兄令巴蜀

丈夫處世人莫知良驥在櫪空悲嘶仲尼相魯且不稱求赤區區將若爲昔予弱冠遊鄉校文章每出惟君好遂與忘年二十春世人那得窺其妙今歲春官君又歸暫同毛義捧親闈領邑不辭蜀道險作吏肯令心事違科場自古滯豪傑予瞻何必青雲客會當簪筆侍明光令人再覩搏風翮

送孫鏗鏗狂生也薰亦謁予因以箴諭

有客有客自河中春日訪予亦不武功手出長卷四五軸凡所爲贈皆鉅公羨君行年三十二能使世人知

姓字金殿羞言傳奉時藍袍自惜風流事一旦京華汗漫遊頰令齷齪埋高致聞君家世傳英武騰積詩書勤學古勵志須令竭死生成名奚必慚囚虜君不見首陽山頭雪如銀人生那討百年身若將此義從容去寧愧當時采薇人

相思行

相思雖深相見難於君况是長年別高義驚聞貧賤初深情遂許金蘭結三黜誰知柳士師幽居未忝東方潔忽然感歎欲舉衣豈意逢君洛陽陌頗謂能諳野鶴心不堪猶有雲泥隔河澗浪懼外人猜東施豈

是傾城色含笑長歌策杖來三徑黃花半欲開沽酒
鳴絃謝人世爾曹碌碌何有哉

送馬天瑞還京

庚申長安一見君知君氣蓋千人軍正德八年定蜀
賊延綏健兒如虎奔此時

天子方西顧名公才將如雲屯君從制帥適經過老
眼拂拭知有人果然三月破綿漢遂令巴蜀無風塵
向也王師亦嘗奮山東河北根株盡豈係將軍紀律
踈由來戰士驍騰斬掃蕩寧夸虜賊收笑談直羨終
耶俊渭水秦山壯氣迴金臺恒嶽益崔嵬相逢意氣

還如昔愧爾經邦濟世才

元夜見晉歌者辛寶賈謚賈騰

教坊子弟幾人好絲竹獨欣寶騰謚十年不識五音
清一奏真令百工尼幽居頗乏杯酒勞靜中却喜見
爾曹衣衫落薄不蓋膝自覺藝妙心神高膏盡夜深
月將落猶惜知音促絃作我心感之雙淚流爾曹豈
係無依托古來志士咸若茲寧不逢人老溝壑中之
所負安肯索

秋風詞

長安道上秋風起吹入青門草靡靡客子携琴燕趙

來一感秋風心欲死鳴鞭躍馬過我前那堪杯酒重
留連酒酣氣發百志奮談笑須臾空百年坐中歎爾
壯士心入事何勞問古今張蒼亦能論刑法君平徒
然卜六壬仲尼治國若不稱曾參事母猶難信時勢
摧人著處生英雄遇抑常遲鈍南山磊磊雲氣橫寒
泉湔湔終日鳴請君拂袖謝人世與爾常爲谷口耕

贈王顯之

壬申以來兵事煩甘州一帶如痺肘

皇上憂勤厲萬機群公感激殊奔走不刺禿厮入寇
初番漢生靈若摧朽西寧古來百事無關梁阻塞三

年久耕牧誰能出近郊輓運何曾見升斗磁粟甘心
賣少妻積屍頗欲如岡阜徒使將軍覓健兒骨骸
安能察身手西州豪傑王顯之受命觀風自分守查
覈須令極細微扶持豈肯辭傾仆彭公總制大軍來
每事常稱濟世才積粟偶爾數十萬軍門氣色從此
開二賊潛走陰山窟赤斤罕東如破竹耨耜還能闢
草萊牛馬何須論山谷經畧真令北海空勘讞那止
邊情服古來志士各有懷天下蒼生豈無福邇者宣
大抵延綏縱橫千里人煙淨天子宵衣發虎符元戎中
夜傳軍令徹塞徒聞哭泣聲當関誰殄殘胡命法度

雖存人事卑內備疎虞外何兢此虜終能作漢愆諸
公慎勿重留連果能回馬安邊策好稱天官破虜年

寄劉朝宗氏

吾觀蒼梧之東有巨澤萬里一聯難恒測又聞北穹
幽都古奧壤四方六合同趨向風氣况當明盛時自
然蘊蓄生高尚予亦西秦古狂客羨子尋常獨豪放
義氣今無鮑叔牙風流故數陶元亮乾坤賦物原不
私賢哲膺時各有之騏驎雖屈迢遞心恢宏猶擅慷
慨辭錦衣漢代執金吾貴盛豪華昔所無君才落拓
近亦少將相勲名宜自圖感君深意勸君保欲見難
為路途杳短歌微吟雖不長寄君聊見當年好

邯鄲美人歌

蘭氏小姬名鳳笙邯鄲美人獨擅名等閑一見萬金
賤何況逍遙翡翠屏精神婉變性情適自恨生身揚
柳陌陌上羞看遊冶郎鏡中愁作當眉碧學得秦箏
不肯彈却將針指湊齊紈鴛鴦刺就腸先斷掩却銀
牀獨自嘆

秋雨吟

十日一晴晴復陰斜風細雨何浸淫山根泥滑寸薪
苦水面苔生平地深神怒天摧或如此已看百穀半

將死饑寒盜賊着處生誅斬番憂亂兵起徵求無度
民自難諸公徒爾嘆微官豺狼當道捕不得三公列
卿何足觀忽憶成化甲辰歲公私充國網維繫
皇帝臨軒發禁錢細民尚作溝壑斃况復艱難至此
時
九重深嚴那得知臺諫利害策問聞不見寧息
期斗粟尺布命所直吏促官輸轉相逼甘肅縱橫土
魯番商洛紛紜織染給中丞受詔不敢來此地生靈
一何極嗚呼斯民天所生州縣相看何太輕
祖宗宏業振千古

下神武復英明朝收取壞事者會見爾曹雙眼清

送劉伯序

結廬調人世倏忽將十年我心非土木安能忘時賢
君家爽爽世無有我意私君今已父豈意今朝携手
遊笑談若遣風雲走今君歸去赴岷城恨不同君萬
里行青門碧草意亦白紫綬黃冠非兩情我歌雖好
人難聽歌以贈君非漫興烹鷄炊黍事總佳翥鳳騫
鵬有誰並君不見英雄遇事若等閑世道升沉瞬息
間請君但醉葡萄酒丈夫勲業在朱顏

送吳慎之令銅梁

憶昔與子遊鄉學短褐影影俱總角千人過眼無一
堪私擬君才當頽脫以茲常聽萬里鳴豈意蕭條飯
場藿我昔應時官翰林世間名士空相博轉覺君才
近所無垂老科場意羞縮奮迅因求勺漏閑聲華燁
燁今非昨苟能行事何足猜丈夫要見青天闊
國家名公不可數俱向專城事民瘼君不見漢庭黃
霸與魯公至今名譽振天地何況當時為列公

寄張士元

黃金臺上雲依依黃金臺下水瀾瀾臣今萬里去辛
苦安可辭但願

陛下壽萬歲使臣萬里無遺思

祖宗洪業際天地尺地皆土人咸臣

斬刈流徙惟

上所為遐方炎炎有肉不可食有酒不可卮况臣侍
從邇文墀心之彷徨豈在此惟願

陛下有長期

陛下神聖古帝少臣心不為遐方老

王仁瑞梅花詩

十月君來許西口手出新詩百餘首苦詠梅花不肯
休竒恠妖嫺體俱有君才倜儻眼底稀揮毫時遣蛟
龍走志士遭窮古所難羨爾豪華幾升斗近聞東訪

楊使君長安車馬動如雲杯酒相逢休極意世上萬人徒紛紛不如早跨寒驢去醉我東山翡翠裙

喜王郎再過

王郎再自府城來敝車羸馬心恢恢自言遊宴徧臺省四座群公皆服才咲談之下走夷甫釐效未盡春風開此語雖狂苦不妄可惜王郎無所裁勸郎舉措休輕薄古人似郎良可哀行檢不臧閭里惡郡縣之官豈君妬以爾聰明倜儻懷何必忽忽若朝露少年唾手取科甲榜中之人誰比數運徂事已死即休世上勲名乃天社軒車駟馬雖可依覆水烹魚理一當悟

豈若深居華岡子殢酒看花守玄素

從軍行

烽火西傳虜騎來天王按劍雪山摧將軍裂眦奮一戰旌旗蔽日雲氣迴朔風獵獵天山遠層冰齧石交河斷材官爭取可汗頭諸君肯放明王返功成不日詔承明賞賜先推飛騎營驍騰俱封二千戶錦衣朱纓義氣橫聲名絡繹傳鄉邑甲第崢嶸開上京回頭笑殺魯連子白髮龍鍾空一生

驄馬行

漢朝御史大權力丞相尚書果難及一朝直指持斧

來十道爭聞冤鬼泣高帝朝儀本叔孫孝武英明體
面尊窮兵黷武盜賊起酷吏得志黔首屯暴生本是
屠沽子衣繡乘驄萬人靡長吏揮斥不敢前父兄烜
赫門如蟻夜夜朝朝樂事饒燕歌代舞霍嫖姚勢至
時違收請室烏散雲飛百事消

秋雨嘆

去年秋雨苦淋瀝今年淋瀝更無敵自從初一漲潦
河至於初七聲逾激浸淫若遣太華崩轟厖豈但平
川汨百穀腐爛莎草長惟有芙蓉水中直
崩墻壞壁人夜號比鄰處處通波濤明燈執傘待天

曙片雲浮來聲益號富家或能飽鷄黍嗟嗟奈此貧
兒曹搜椽為薪麩為粥斗粟千錢肯相鬻

原上官道泥已深原下卑濕人怎禁四方極目盡明
水野菜可食何處尋綢塗匍匐寡筋力賓客逢迎甚
胸臆安得大禹鑿九州更使蒼生免昏匿

此雨初晴人亦狂為能洗却煩蒸涼那知狼藉遂如
此積陰鬱鬱行坐妨兒童階下戲舟楫風動檣帆行
獵獵不知何日墜蓮房亂向波心逐蓮葉

寄滕子冲

戊辰與子別京國一別十年如頃刻野人心性百事

慵尺書未入楊雄宅丈夫豪氣九鼎輕六品微官有
何得吾子風流近代稀新詩首首追曹植鵬飛鳳翥
變化殊龍挂蛟騰果安極有懷欲語誰可知尋常思
汝心如塞山東李夢弼河間李宗易人來往往寄我
書兼有篇詩如絡繹民懷昨日信亦至獨怪爾錫非
曩昔直卿山西消息無粹夫河內聲尤赫數君才名
先後無義氣上與雲霄浮愧我齷齪只飲酒未能仿
彿身後圖前日客從許西過歷誦諸君有程課此意
蕭條又不聞私心豈但同年賀廊廟山林各有懷好
景不常時易蹉願君努力思古人人人生當作萬年身

有才上可報

明主坐令四海承經綸許西山水亦非惡斷壁懸崖
何磊落終南太白走其下清渭汧漳面相錯秋來朝
夕雲氣橫喬木森森鳴鳥雀中情泮渙何所攫舊日
粗豪心漸薄或向西河學釣魚或向東原訪隱居割
鷄飲如壑跣足蓬頭奚愧怍譬如野鷺山鷄被樊繫
一朝脫翅向空山玉桂金薨肯輕集達亦無所歡窮
亦無所苦我曹心事久不白禿穎安能為君數去年
二月經紫閣恠石驚湍陋天姥其下一里秦草堂古
人題詠橫如堵此時思欲與君遊擊筑徜徉歌石鼓

或時策杖瀑布間或時坐遠臨高岵此意寥寥不復
同因君歎息淚如雨

李節婦歌

鄉縣士大夫欲旌李銳妻之節南里子用之引
紀叔姬卒鄫之事謂不在厥居因賦小詩辯焉
齊之圖紀也紀侯命弟紀季以鄫入齊求后於
五廟由紀侯去國之後又八年而紀侯死叔姬
以紀宗廟由蒯始返而居蒯以奉紀祀蓋有蒯
則姬得以死國與銳妻欲死家而不可得者其
事萬不同也而以此例之哉銳死父文圖挈家

就選遂盡賣其田宅當是時銳妻雖欲如叔姬
之居蒯得乎成化甲辰之厄閔中老弱相食父
子兄弟散於四方雖婦人無歸義當歸之宗國
父母既死兄弟蕩然無存幸伯兄喬祿在故銳
妻往祿雖借賃而居亦異諸他人之室也今以
叔姬之事例之不知節婦之事於叔姬何不同
也叔姬邦君之夫人有與君同死社稷之義節
婦庶民之妻居無定業朝賃夕改又上制於舅
姑跡雖不同而心事一也夫道以無垢是尊婦
以潔身為操聖人之立教求其如是而已人豈

不欲盡年夫室以明婦人之義哉然翁姑怒而去矣田宅盡矣欲死則弱息在抱圖存則兄弟具遠加以年歲饑饉死者相藉使叔姬於此亦將若之何哉婦人不出閨門竇氏二女死於巖下彼巖下豈其家也苟無污其身而已矣此庶人之妻安可與邦君夫人比也匡章之不孝非孟子之辯後世何明犬抵予之所著憂君子之論不明于時而已

武功節婦李銳妻節操直與青天齊夫子舅姑苦欲嫁不從見逐何所棲阿舅宦去賣田畝妻孥俱作燕

臺走悲號墮絕夫塚邊血淚如波心欲剖遺息在抱求死難欲守夫家豈能守吞聲自賃宗人居夜紡績織苧糊口辛勤匍匐二十載息兒成長爲人婦三十年餘舅死官姑來置屋比舊寬小叔家口自逼及豈容老嫗供姑食紀侯去國紀季在叔姬故與劓宗對先後不免舅姑嗔立錐無地腸空碎小叔近又賣新屋西入汧陽不復東身計蕭條兄弟跡安得不就寡女宿庶民自與邦君殊貧人賃儻何弗居南里身史苦執禮豈未盡諳胡氏書桓公元年紀已拔宗廟所繫情難愁三年遺季存餘劓吾君既死身安極所以

歸劓死宗廟謂劓如紀心所以秦人鮮義自古然父
子尚有殺劓較尋常豈異不顧親區區嬰婦爾何人

送王德光

近山西往扶風縣過予極口重誇羨通渭諸生事德
光才思清新不多見予也聞之笑來言傷人那識為
親眷此生自小殊老成果然弱冠即知名古來穎鏡
物不隔十六人中當橫行霜蹄欲踏層冰裂區區萬
里應超絕中式西還謁草堂氣象渾涵原自別葉翁
豪爽近數希與爾今為聯翼飛短歌送爾意安極還
看春風得意歸

聶孝婦歌

姑未老夫已亡事姑惟恐姑心傷妾幸不死得事姑
姑病經年惟妾扶但得姑好妾常侍那惜此身成骨
枯可憐阿母死時語願汝有歸還似汝不見賢郎喪
汝時三載居廬不出戶

雲將軍畫水歌

誰將此水挂堂壁春風微動波濤鳴光明閃爍對天
日浩蕩不息朝東傾西閩將軍妙齡客英武拒拒獨
心悅他日龍荒破虜時看爾風雲千載色

丹廬篇三首

客子有請予談黃白術者殊戾厥旨因賦三篇
示之

丹廬煌煌神德居勤以煉之道所須素女抱珠光陸
離青衣公子誠微匹洞房清瑩蕙帳弛鉗以玉鑰嚴
兩扉四坐温温春風暉兩七勿虧丹已基徐出深閨
正容儀金鑪烈烈炎火馳承父之緒胤靈兒慎保護
之候良期兒復純大燦有輝修飾冠蓋過里閭長孫
肖祖性柔懿滓穢滌蕩肌若脂蝨斯說說彌軒墀世
德逶迤安可涯黃赤白黑守境隅分限整齊誰敢離
九九既畢神化竒五金值之變本軀駘鸞駕鳳恣所
如千秋萬歲天與齊

其二

鉛晶既離神明希強以配對忘化機男女孳孕各有
宜氣血勝負精何施大樸既散元氣飛君欲用之事
反殊白爲金精黑水基玄含黃芽原始初白黑混沌
入鼓池七日不輟真裏居被褐懷誠絕竒采之合丹
靈有餘升降揖遜必舒徐慎毋鹵莽爲鬼嗤吞啗既
足審所趨毫髮華謬道乃夷千百鍊之堅不移是爲
道樞任汝之准上爲之凡三孳鉛氣盡剥靈漸肥萬
殊一貫理詎渝準繩未造君勿爲爐火之事鉛永急

挈此玄理君何師

其三

火記六百盡微言，予欲煉之須得傳。二氣方媿宜自然，慎勿暴迫令有愆。祥風暖日古所賢，詰責統錄察機權。纖芥不正晦吝縣，反復兩七定始先。均齊諦視轉精妍，溶以上池俾真純。若孩在袍母已捐，配以姪女授赤門，再取再配慎勿寒。再再鎔之無憚煩，鉛晶銷絕体還乾。點化澆漓唯汝便，宗技從此稱庶蕃。百千萬億如景旋，前後法度各有玄。子若違之功不延，丹砂效此勿迷眩。事既瑩潔效亦然，大丹爐火體相

連則而象之令子仙

十九日即事

養雛自恨羽翼短，翼長飛去豈思返。老鳥目斷東南枝，白日青天一何遠。尾秃唇焦徒自啼，啼殺老鳥雛詎知。願雛養雛還勝雛，慎勿齷齪如老鳥。

躍馬郎四首

躍馬郎去何亟，傍人不留姊留之。汝父無言淚沾臆，握轡揚鞭過市曹。胡不懼為朋友識，汝既有室將有子。何事嗷嗷日相逼，生男要使老來好。汝父逶迤今已老，一旦飲恨辭世人。舉眼相看誰更親，吟詩寄汝

嗟汝痴有父不孝胡為兒躍馬郎去何急

其二

躍馬郎去何遠父不絕汝汝自絕遺我孤坐淚如滾
生兒日夜望長成汝既長成復凶狠雪夜安能料汝
來下堂迎汝亦堪免怒目直去不顧予假汝為父汝
何遣上堂恐為賓客羞迎以問汝怨不休手欲撻汝
心已反恐汝衝寒未曾飯躍馬郎去何遠

其三

躍馬郎去何速七十古稀予五一所剩十九亦已感
汝母不祿惟我存記汝賦詩猶在橫匊匊經年為汝
婚頗謂有子復有孫上堂忿怒日相逼即汝為父何
以聞含垢隱忍為汝少女益兇氣甚嚴積忿莫消甘
痛哭眼前所見止童僕躍馬郎去何速

其四

躍馬郎去何迫汝父陰憂誰可言汝固遺之在空宅
空宅徨徨不見人欲聞兒語那能得父有狗馬尚可
憐生兒如此胡不惜嗟嗟父齒日已長有言寄汝幸
勿忘汝父於汝有何惡婉容待汝汝及雲不見東門劉
遐齡日夜攀號父安作我詩四陳我心摘愁雲慘淡
天無色躍馬郎去何迫

破悶四首

生兒日夜望長成兒不若人父豈欲兒今怒我棄我
去中堂孤坐五心酷兒且去去母速

其二

兒既有室將有子胡不懼汝父氣噎不通一朝死一
朝死去豈不悔他人雖親豈如爾兒去兒去傷我心
畜鳥尚思懷好音兒兮兒兮諦此吟

其三

汝母不祿汝父存念汝孤身無第昆千思萬慮心廟
碎憂汝恁生誰如門汝既能賦洞大文動遭抵觸意

如焚今此不歸何以聞呼兒不應聲欲吞兒兮兒兮
思我恩

其四

嗟嗟爾父齒已長感歎獨坐魂飛揚有兒丁壯心忽
狂耳聾目瞽何所望徘徊褰手躡中堂形影自弔淚
沾裳朋友慰予陳素觴昔酒在口神愈傷此意真切
孰可方神祇有靈鑒我行爲我送兒還故鄉與之共
坐陳肺腸心意洞達疑忌忘安思履和循天常使兒
譽聞日復長千秋萬載守勿忘兒兮兒兮蓋自強

十六日聞張甥之桀訃

於戲人生百歲少適意為樂幾時凶變生頭禿齒豁
復丁此兒女之際胡為情生女欲嫁必好婿此婿此
才誰與京文章欲窺班馬戶盛代科場先得名共和
不實意安洽孝道因心人詎能三十二歲倏殄滅我
口不語心獨驚遺汝大人百志歇辛苦生男安所成
孤兒嗷嗷雙女泣死者不聞生者悒親戚哀毀豈滅
性天高地厚嗟何及強嘗醯醬且隨人背食粗糲甘
若蜜膏梁之子忽如此痛苦在心情可已憶當西堂
群試時等閑所作俱高致含弘那許世情移見者都
誇公輔器此口重凋換不回地下修文豈虛位我歌

欲轉音復哀鬼神有靈安在哉百年過眼若旦夕汝
志不伸人盡惜幽懷咄咄欲寐難城烏伊啞東方白

四月三日雨示德克

昨日有雨塵不洒今日雨多雲更長遙天四望無寸
碧野人稼穡何所妨頃聞江淮人相食父子不保况
路傍關中雖無橫盜苦邊餉轉輸日相望麥豆半為
風雨蝕我秋未布人皇皇晨興東出望雲氣青天赤
日心自傷千歎萬息日將晏天風不動簾影黑須臾
雨脚下平地塵喧何啻萬馬力向夕雖看懸溜微達
旦霏霏雨如織喜聞優渥遍九土倏忽之間信難測

天地之德本好生大塊豈厭物生成人身居逆百體
滯氣運所生誰可明豐年弗儉歉時極却與造化生
攬捨安得官長息雜役令此黔首俱深耕禁侈薄歛
又自足何必義倉與長平

有所思

有所思兮乃在天一方徘徊不可見反復令心傷秋
雨霏霏庭院空思逢君兮君莫逢流蘇羅帶那復展
堦下梧桐生悲風

西谿醉歌

西谿草堂春水深西谿主人谿上吟割鷄把酒勸客

醉少小幾時衰老侵朱顏白日休自負請君試看芳
春林我聞此語倍感激世上幾人如此心明朝何不
出美酒更與東眺華山岑

觀輿菜

沂東種菜菜已熟數畝輿來不盈積積陰地冷生意
微稀渺空教恠童僕連年種豆無一成苗稼雖強陰
雨蝕家口嗷嗷三十餘此菜安能佐饘粥徃歲寧無
恒雨時不似今年太翻覆三月浸淫到仲秋天日不
瞻魚走陸農家處處守場禾官吏紛紛飽梁肉深山
雪凍薪不來男號女啼聲似逐水不潤下洪範嘆願

以波濤注空谷雨暘時若年歲豐我菜全無心亦足

東山圖

張侯風致人所無走使示我東山圖展玩數四信絕
筆問君此物奚來乎懸崖沈石幾千仞鳴泉遠自天
河噴衝波飛沫沉日光松枓參徊與天近江東夫子
廟廊材何心苦愛此山遁海內搶攘晉祚衰強臣雜
虜聲柏震志士猶懷異代悲英雄况覩當時運豪華
紛紛左右軍虛名實害動愁人不若恣意向巖壑閑
窺石壁靜怡神洞房露下空青滑松徑春深花鳥馴
此時坐嘯樂已極况有蛾眉翡翠裙蛾眉翡翠殊妖
冶急管繁絃曲難寫浮雲欲住芳草青萬態之嬌益
瀟洒前遮後擁迤邐陳可憐歲月如飄瓦襟期未與
世推移羅綺寧閑身用舍新亭手板壁後兵始信時
危須大雅張侯收此豈無意人情所愛皆身似博學
期登白虎堂成名却掌中牟事撫卷因生感慨懷因
寫長歌為君寄

聽韓景文彈琵琶

關西弟子彈琵琶武氏成名已三世勝死忠老傳授
稀尚宵已近六十二要妙誓不教女兒精微安肯輸
同事武功少年韓景文杳撥檀槽酷能似然打鈞批

色色精調停布置俱神異大曲渾涵小曲媽群宮衆
調無窺避始知絕藝本天成誰云未技非難致清秋
八月賓客來尊俎未列管絃開立酌停歌兩三醖此
聲一出人盡駭倉庚微吟柔桑底凍竹乍裂淇園隈
遊蜂逐萼遠不歇曲山嶺回鑿繁更催千山夜落九天
雨空谷朝驚三月雷悠揚拂掉轉相勝開喝遞互清
且哀鉄騎橫來長樂坂神女坐對陽雲臺閑庭翻絮
去閃爍絕壑墮石來碣磈曲曲宛轉意態別三百四
十猶往回憶昔京華公宴日教坊子弟紛紛出三院
都輸張學彈數年頗會聲音采以此常誇武氏高汝
今操縱如畫一夜深客醉席屢更四座嗟咨未忍行
曲終更奏不知旦戶外驚聞繁雀鳴

送陳禹學

徃歲東岡寄我書肅州之變惟君保滿謂

朝廷錄上勲那知中道成顛倒

聖旨通教御史收聞言轉覺胸襟好今日君來我問
之形神洒落雲霾掃我事既舉理已直功過惟天吾
敢造英雄素位徃徃同氣運如今亦堪惱西堂美酒
鬱金香請君消飲莫停觴浮名無益損心性所以莊
周稱古狂君家遠近太山麓綠水白雲惟所欲何不

棄置居此中坐嘯雲巖友麋鹿患難豈移烈士心
衣冠故惹英雄辱羨君竒崛因醉君此去曹直人共聞不
須極意與之白早計徜徉還鹿門

蜀山峨峨

蜀山峨峨漢水湔湔兒來既不易兒去誠已難嗚呼
皇天奪我老母使我倉皇奔逐不得前拊心欲訴誰
可言我父舍我早長遊恨不終日侍母邊南山可摧
海可涸此身煢煢往安托

寄張子鵬

別時石家適多事苦以陰雨成少留今兄已值羅網

厄此際恐且成囹圄凶悔吝有天數後生粗豪亦
非誤羨爾平生田戶人何者尚爲鄰里愁

戲介夫

張家酒惡吳酒甘以使者兩索皆見妨好雨豈知主人
苦暖泉眼底成瀟湘躍馬欲行還自止不憶此行忽
如此歌舞雖佳酒不堪安用哢哢聒雙耳

示昭胤及桐方等

爲學不努力瞬息棄前功老夫衰境倦筋骨安能久
坐空庭中徘徊不見朗誦人迤邐豈羞長跪同昨日
街頭黃髮兒今已倏忽成老翁諄諄念汝理不達切

切寧爲虞困窮此心逐物返自易勉哉莫作長匆匆
傷軹軹可父之子族之子姓莫強焉讀書習
駸爲成人倏爾告亡涕泗交頤哭之以詩志
予傷也

吾宗有孫子王質光嶙峋總好紙墨事敏捷如有神
溫克過諸父私爲予所珍緝學綠野忘寒暑奮志直
欲追先民大美不竟乃天折使我痛哭聞者辛汝死
不復作我哀誰可陳少年弱冠隨鬼錄爺孃兄弟哭
聲直上干清旻埋玉於土幾時出荒郊日落惟孤墳
孤墳三尺生秋草秋殺東西南北人

瑞州太守行

瑞州太守鄺廷瑞瑞至之日賊乃驚手無寸鉄兵衛
空健兒聞驚皆逃避郡吏不敢更趨承苦諫當虞身
後事四境安危係此身太守一逃何以徇當衙一呼
士爭奮始信英雄氣有神賊兵星散城已保轉顧因
知寇所巧樊破毀柵歛近民賊失所資如逝鳥至今
瑞郡立生祠君與劉周如在茲丈夫尋常薄鍾鼎毀
譽升沉何足疑嗟嗟具錦者誰子謗君番使君名起
蓋棺事定古所傳才去幾時民若此天道恢恢監獨
明區區庶子胡爲爾

送席給事彖判夷陵

扶輿之內惟人最靈禮義所開品物乃成四維弗張
人滅天頃細氓弗思君子是兢一綫不絕其幾豈輕
今夕何夕與子逢迎握手述志嘉言聃聽感君之意
慰我平生酌子以大斗兼之以雄鳴聞君遷謫萬里
去君懷磊落令吾驚湘灑之賦賈生弔屈平而傷情
忠臣之死志不滅况此芥蒂何所撓斯文眼底掃地
盡齷齪徃徃偷高名我肉可裂舌不可轉舌吾不如
妾婦輩非面是而求榮譬如已墜而復起已死而復
生精意直與上帝評皇天寧不監爾之忠誠夷陵山
水亦改色嗟君直道昭汗青君不見長安道上紅塵
起千秋萬古永不歇誰見當時浮薄子

簡羨陂子

是人之惡我所惡夫子含弘猶與言砥礪雜玉理難
別咄咄是人非可原孔子猶誅少正卯四凶不殄虞
庭屯愧我不為聖世用故令是人橫所論群公幸能
表正直百家何日聲繁寃閔中自古英豪寃忠良徃
徃傳餘馥岳神近來豈失守不產善類產尤物宇文
只是踈狂子躍馬鳴鞭走倡肆八月初收事已誣因
循到此將安止張譚番作捕獲人蓋屋良家何負爾

貲財蕩盡丁口空子女都爲橫盜餌皇寧應是照奸
諛丈夫何懼誅東市劉韓畏引苦吞聲相將欲作溝
瀆死天子龍飛十四年刑殺當罪賞當賢群公定不
爲爾誤天道古來惟好還君不見律時金吾附中貴
常將斧鉞償私憤徒想豪華到子孫安知目下成薤
粉是人貪暴事已然嗟嗟是人何太忍

席侍御過予言乃兄方伯公少時夢涪江漲落
得碑刻曰三仲聯芳未幾方伯公登第又二年
季弟給事君與侍御君相繼亦第位既顯頌名
復芳烈夢之足徵有金石是者因群公之賦倚而

賦之

席侍御溫以貞方伯之弟給事兄手出一卷皆鉅作
授我讀之嘆且驚傳巖之夢古所信掌夢况是周官
名精誠膈合理自異靈氣粹會寧肯輕高科顯宦世
雖有豈若君家昆_與昌時次第傳令聲山可摧_方地
可裂此聲千古恒光_明方伯長厚近未覩雄文絕藝
鳴西土給中初官骨鯁聞世間男子誰比數况君新
自翰林除風骨飄飄氣如虎片言已識冰蘖心終身
肯放鯨鯢侮蜀中累代擅賢豪不似君家兄弟曹袖
中長劍光如許幸掃_揆搶_翊

聖朝

青門歌

人生會少離別多握手送君君若何青門芳草四彌
彌蒼渭素滄生愁波今日送君歸何日望君至憐君
磊落人粉華亦何事長亭山色遠近開與君酌酒願
君醉此去當為遠別離離愁漠漠心如碎楊柳青青
知為誰鳴泉日日摧歸騎歌者且勿停行者且暫憇
灞陵橋上西日馳朱顏那許人恒駐君才特達近所
稀許身當作青雲器况茲先後被恩私闕閱崎嶇茂
群貴從來將相出名家涔魚輒鮒空相覬願君拂拭
星斗文莫使塵氛等閑蔽離別雖難兒女情行藏頗
涉英雄事酒酣長揖各自歸明日相思渺無際

世爵堂宴歌湖子

故人在眼幾人是今日見君心欲酸西堂設宴奉高
會佳期古來誠已難摩遊慷慨竟不歇老去風流還
自歎長生有訣未一試頓令白髮摧朱顏仲連豈是
魯男子孫登寧愧石門山卮酒奉君為君壽莞絃瑣
瑣何足言

惜昔行

憶昔同子雲霄上志意逍遙隨所向豈知今日老會

來臨風握手增悽愴邊城七月秋風寒大河蕩蕩无
殺端君今匹馬甘泉去撲眼胡沙行路難

王文泉

王文泉西有石室水落龍潭波潏潏笑殺東京馬仲
長駐此何為忽飄逸平生絳帳懸絲竹數十蛾眉列
華屋泉頭習習秋風生不見當時環珮聲古來大美
小難妬愛爾千年文學名

將餞明叔值公垂至不果先寄明叔

欲餞羨人詣彭麓更值故人來浙西藍輿已駕復自
咲咲已入門還索題晨來鳥雀噪不止豈憶佳期忽

如此呼兒洒掃開東堂漉酒徘徊意彌喜人生會合
誠獨難誰謂相逢倉卒間東公主人且微憇明日共
汝遊南山

華山篇

華山高兮幾千仞煙雲終日橫其巔中有仙人受靈
藥刀圭入口壽萬年天方先生紫霞吏下謫尚有雲
霄思榮名耻逐世人機高風獨耿耿昌明世歸隱忽經
三十春賢郎頭角更驚人文章已可報

明主林壑何辜自在身聞君欲訪蓬萊去萬里天風
豈難致歸時尚過華山頭與君却話希夷事

岐東宅聽歌

予醉鳳泉酒汝歌燕伎詞調罄行轉迫已知異過度綴
吟應自竒岐東主人喜賓客如我更出黃金卮更出
從何始千呼萬喚金陵子綺坐一都鋪纒綉香塵細
逐雕梁起仙姿豈用粉黛粧羅衣不受東風綺坐客
徒驚玉貌無當歌誰知希聲美八岐東岐東君自知此
予此歌令我疑不知東山謝安石所携與此誰妍媸

疆場村

渭南西北疆場村無數桃花開華門高陵到此已卓
午蒲路風沙愁斷魂去縣尚右三十里僕夫嗷嗷默

相語地慘天愁行路難豈知士人心更苦五字先拚
數莖鬚千金不及步兵厨太微處士與恢闕高風常
候城西隅何時身坐少陵洞北八渠細倒水晶壺

題王秀才牡丹圖

何日到吾家牡丹應著花開圖一見興已發遙似當
年宴紫霞雕欄不受春風柳紅綠葉紅蕤舞風力終日
廻旋不肯休根株苦被丹青畫遠路遭酒銷客心夢
魂惟在草堂陰牡丹牡丹吾語汝三月八日始發雨

夜宴孝夫宅

憶昔正統天順間渭南薛丈同先子閔內通稱夫子

名三老實為天下士以此通家數十年善行嘉言時
在耳後嗣全如兄弟親前脩白篤謙恭禮往歲逢君
巴蜀歸尊意遙遙還若此愧我疎慵未敢當聞君談
論心私喜

盛世自宜英邁人迂儒豈識經綸理蕭瑟難居侍從
官賈生肯與絳灌比司馬逍遙忽見疑誰知中道生
萋菲治郡無能返異才看花尚切群公齒立壑徒深
社稷憂

廟堂獨忍乾坤否春暮閑遊少華峯逢迎幸辱賢橋
梓握手那知感慨生酣歌不似兒稀聲起君臣之義若
莫忘還期三月下和陽用舍自為大臣事顯晦豈為
吾道妨君不見崑崙黃河天上來銀濤雪浪如山摧
不遺涓滴盡入海誰謂海門開不開

南谿泉池歌

此池故無許今來心自疑泉源不為后土抑特與幽
居扶勝竒水北主人冰雪姿携我每來遊此池往時
坐弄已適意即日行吟尤所宜玄靈本自灝天圻佳
處獨令豪俊知君不見秦嶺以南水無數洶湧滴蕩
誰更強愚公之溪一掬耳此水此名非公誰

十三值雨

初八開霽十三雨雲氣縱橫愁移人去年一雨動兩
月四野茫茫咸巨津百穀罄死道路失行者坎陷居
者嗔頃雖得意樵採絕富室嗷嗷無寸薪此雨復作
勢須久市肆何能有升斗不見旅署敷德堂當衙兩
柱先摧朽

長安壽趙封君歌

客向華山去過宿長安坊明日復延佇大醉使君堂
使君之父松鶴翁銀髯雪髮來從容見我更取大斗
出一飲已頃三百鍾匆匆數語見胸次四座通看獨
神異此翁本是天上人世間圖畫空相似徂徠之松

千尺長終日紛紛雲氣翔南極老人跨鶴至其下可
許尋常當翁言明日是初度滿庭賓客如煙霧使君
自喜春日長天際誰知有仙發靈藥閃爍堆玉盤持
以贈翁翁自看一粒便可八千歲幾度咲觀滄海乾
我執翁手爲翁語世上如翁幾人許生兒不忝杜與
房舉手爭看橋共梓群仙今日上翁堂何以贈之雲
錦章綵衣先見二千石使翁翁姓字千載香

閻家渡呂王二君作

美人約我遊湯泉明日同之清渭川日中我抵閻家
渡不見美人心自憐嘉興太守清狂客肯使相逢倉

卒還天昏雲暗古道澁思君不來空佇立金銜白馬
中夜嘶青尊碧碗嗟何及達旦不寐芳意衰空庭露
下蒼苔濕明星漸低人漸喧起來翹首望西原原頭
不見車馬下戶外空聞鴉鵲繁

對山集卷之三終

對山集卷之四

七言古詩

醉別王侍郎歌

侍郎王公儘以都御史撫關中上疏乞休因援筆
賦此以送

春陽遲遲倉庚鳴我公東歸旌旆揚蒸黎連絡啼路
傍慈母欲去安所望塞帷拔駕心皇皇行道之人咸
感傷繫自我公來撫堂吏就典列民用襄劑量伸縮
心百方拯抹提絜如被戲使者冠蓋徒相仍固閉不
得爲民殃文移反覆千萬箱借措却惱司空郎公身



雖去德在民公德在民民忍忘撥拾民意迷此章惟
公保愛履嘉祥華山高高摩窮蒼大河逶迤接扶桑
西土令聞同窮長秦民世世賴休光

天子仁聖思股肱公當不久還巖廊公德旁布四海
康千秋萬歲永壽昌

南野草堂作

南野草堂春可憐我來坐之心灑然名花芳草秀如
織翠壁蒼崖當坐懸主人本是清狂客築居故與塵
氛隔興來吟望夕未休素心淵思誰能測坐間嘆汝
青雲姿正好彈冠向盛時胸中已富書萬卷射策君

門誰更奇何爲苦向此中隱笑殺長安輕薄兒君家
閥閱世無比襄毅高風貫青史兩兄一弟並雲霄憐
君尚且沉桑梓 天子垂紳需俊才諸生奮翼秋
風裏佇看四鳳起殺函豈獨光輝照閭里

陌底

陌底之南河北隈木末駢駢雙騎來寒輿致語意益
謹手出新詩凡數開高陵夫子謫居此俗易風移世
莫比以我十年不覲情相見何須論庖廐

襲桂堂

君家襲桂蓋三世沙合發源來自今昌朝培植復堅

厚一脈分流誠已深清河含秘不自析乃至省庵光
有赫起家何必尚書郎卒業先沾薜蘿澤地下修文
痛卜商平生盡付西臺客西臺御史才且雄不但文
章齊數公笑語立割天下事交遊獨見古人風紛紛
弟姪俱英俊雲霄豈滯風雷信始信君家世德長等
閑王謝何勞問桂樹千株列桂堂桂影參差浮日光
太華峰頭望南楚千古猶聞丹桂香

唐氏孔懷詩卷

眷令飛飛飛上天願言思之摧肺肝山可墮兮淚可
乾千秋萬歲徒永嘆懿名令譽矢弗諼鱗脯鳳腊安

足言

王總制維綱凱還歌

秋風清秋草黃胡馬橫飛躡河梁材官奮擊胡馬盡
幕下生致月氏王憶昔先皇全盛時六龍結駕親出
師朔方健兒佩金虎人人思奪胡馬騎胡來趨趨其
旋如雷萬夫發弩不能一摧豈知神武本不殺喜功
不至胡爲哉吾聞天子之守在四夷爪牙之士皆熊
羆朝中但有荆山老莫怕邊風疊鼓鼙

春莫嘆

今日復春莫芳華能幾時今人不見昔人樂今人之

樂昔豈知巖泉沸沸沼翠微我坐溪頭看絮飛輕颺
依約杳無定明日相逢安可知去年謾作華山客對
食不能心自惜此時空作山中人閑情人事仍相迫
苦憶同袍三四君卽有稀聲誰更聞不如殺雞飲美
酒醉時遙望南山雲

答太微許西行

結廬事場藿徒欲食其力世人那能知謂我謝親懼
平生無遐思長往將安極種樹森森高挿天栽花謾
喜多穠色苟使徜徉終此身敢向長天振雙翼諸君
義氣如古人訪予幽壑滯芳春興豪那憚三百里筆

落欲掃千人軍石和紫芝曲我草北山文層臺日夕
雲霞動嘯弄清波漾綵紋盧女當絃歌白紵飛花飄
上石榴裙於時君醉我起舞空林鶯燕如相語眼底
韶華取次休人生適意能幾許往者閑遊翰墨場羣
公以我似班揚雕蟲徒使爲身累安知山林歲月有
此長我家桑落近所少與君斟酌各千觴安石東山
已塵蹟後人詎識吾曹狂君不見葛洪苦慕不死藥
從今紅顏坐消爍長生有法遇者難不如逢暇先行
樂逝水無廻波層魚無縱躍徘徊歌汝許西行却把

空鞵笑東郭

泚東執圃作

我非漢陰叟灌園潁水東處世本無機巧心胡爲桔
槔懸此中園丁再拜向我語此意千古誰可通舟車
亦是古帝作胡不辭去存古風言者自有託讀者自
無窮坂泉之戰至今誦安用區區矢與弓

九月十九日步過許西作

老夫今日來許西許西蕭條與土齊庭垣半倒堦圯
折孤鳥嗷嗷深樹啼昔余治此望終老常携稚子尋
梨棗二十年來自志違山妻謝去兒復夭遺我伶仃
樂思無此身雖存骨肉踈行吟水際力已憊况謂能
生千里駒憶昔弘治歲乙卯山妻結髮茲幃好兒女
浦前歡笑多朝夕承顏更何惱今日荼毒結我腸萬
事過眼俱草草繁憂苦人驅遣難因擁籃輿過此間
那知破碎忽如此今予坐嘆淚潺湲

古人慎恒節行

古人慎恒節今人重虛名蓋棺事乃定虛名終底成
年譜家乘死後物人人傳刻人人輕那知身去事委
地蛛網霄門親者避製作徒爲覆瓿才喧轟真似兒
童戲臨風三嘆欲語羞丈夫處世何須是請看李杜
偃蹇徒千秋萬古安能弊

華山贈成質夫北上

與君一別常十年向來少壯今何有對酒因君一放
歌大飲何須論升斗嗟君中外多駁歷在在因之作
欣戚黃霸安能滯潁川亞夫真可威羗狄關中凋弊
不忍言災沴既多公事繁百姓無能飽禾黍萬乘徒
聞推溢恩男號女啼隨處有徒以含哺望慈母含哺
幾時君復行蒼生失望空襄首君今北上謁承明會
遣歌謔滿玉京回天事業在今日莫羨烟波漁父名
華州贈成子商子商質夫之子希尹舉人也
通家子弟多後才羨汝獨出恒羣外前日長安偶見

之填令老朽心增快眉宇娟娟日麗秋襟期冉冉烟
扶藹文學承家早占科南宮暫屈吾何恠要使高飛
接太清寧容小就同常解我歌送汝華山陰聊見尊
翁故舊心丈夫稽古須努力况是虞庭重翰林

簡華巖

常作華山遊遂爲華山客愛君小樓當華山日日開
簾玩山色偶逢方平跨雀來握手而語若有得便欲
同君鍊九霞勿使紅顏坐銷歇

答趙翁

爾本幽棲者訪予何太頻共坐感君意因出許西春

許西春酒世難見與君斟酌寄情親昔年李白在宣
國徃來惟愛敬亭人丈夫心事遽難說者爾豈是尋
常倫明朝莫惜再相過尚有甕頭三斗醇

雨晴

雨中看山好雨過山益佳笑予愛山久成癖竟日偃
蹇坐山齋山色穠淡俱有態變化不但雲與霧此身
安能生羽翼因之南去視丹崖神仙雖有法未得玄
鶴安肯降我階唯待勾漏鍊砂熟却共盧敖遊月街

周子厚山方伯二子歌

厚山兒子真絕奇延齡延靖俱白眉春初我過飲其
宅滿眼何曾瓊與芝精神清徹神氣足回視諸曹皆
碌碌小兒七歲不畏人大兒十歲覓書讀麟角鳳毛
理如此昔日帷底言橋梓大器豈惟科目才橫飛不
但箕裘耳厚山厚山當自知世人幾人如此兒佇看
得意雲霄上始信拾遺二子辭

費時懋竹屏歌

君家竹樹上于霄喜予東邁時能至戶牖常看拂翠
雲庭階每坐生芳思屏中主人逸少姿風流磊落誰
能似賓客如逢蕭史來馮君莫話乘鸞事

送鐵峰先生還蜀

鐵峰先生古遺直
臨仕關中歲三十
深仁厚德被蒸
黎諫言正論達
權執一朝拂袖
返巴渝兒童走
逐翁
垂泣新來風俗
絕可憂沽名掠
美號清流朝更
夕改
政事擾戾氣軫
歲民何尤先生
見此殊嘆息君
子靖
恭良有謀富貴
於人若浮垢先
生歸去顏何厚
舊
知有幾人存回
首丘園無限春
兒孫滿眼盡蘭
玉况
有松醪雲子尊
松醪故出漢江
潯餞子還山莫
厭斟
前溪倘遇赤松
子試與彈碁言
我心

送張純夫還山東待次

關內分巡幾人好弘治初年
唯孟陳逸邈及今有張

子三君挺立孰可倫
繫乎北歸戊辰莫眼底紛紛盡
乖誤向人每道兩君奇
因歎佳期卒難遇詎意蕭條
三十年俄得逢君清渭川
安詳鎮靜有恒度官吏不
擾民無冤郡邑積弊待一掃
百事過眼俱了了豺狼
竄伏闖闖清身任艱危
溥夫惱名公自欲私所援倚
伏之間貴微渺雄談立奪英
俊思豈似當年傾蓋時
黎庶自說簡易理道路難欺
誠偽辭

天子虚心行慶賞
家宰倉皇根所上高才大器
反不及百杠千箱是何狀
今日君歸春正深且醉西園
翠竹林不須拂袖謝人世
聖主方思清廟音

五言律詩

送張用亨還渭源

自與用亨別匆匆今七秋才因當世出名為老夫流
時序青陽轉乾坤淑氣泮英雄需治亂不可更淹留
同年劉丹稜見過道及己未下第會明津塗
中事感而賦此

自別河陽驛於今二十年轟厖憂止急傾覆意常懸
共濟歡無極同歸事可憐此時俱尚老語及欲潛然
寄李宗易

新西多逸興日日白鷗來種竹勿遮屋看山豈用臺
有時調舞鶴終夜醉新醅何處蘇門客招飲不可迴

示昭胤

六齡吾已學十九卽知名尚乏研精力空餘賢俊聲
志惟從傲失業以積陰成良覲無多暇修途繫爾征
送郭玉西還

病酒動經月君來慰我思青宜日遙雨小閣倍當時
世重梁州舞予嫌子夜詞還家逢女伴不可鬪蛾眉
盤屋白龍廟明叔宴集

自畏客行久那知高宴張小杯遲暝月佳會托龍堂
細雨煩絲竹涼雲護酒漿但拚今日醉莫笑楚人狂

使君江海客詞賦若班揚
恣我山林僻常接瓊玉章
羣公俱俊逸高宴復徜徉
他日如相訪携壺太乙傍

即事

白馬誰家子鳴鞭馳綠楊
倡樓隣大道寶鏡炫流光
次心意延歌舞隨風詠鳳皇
酒酣拔劍去平地若雲翔

送劉天澤官荆門

君向荆門去草堂春正初
相逢皆老大告別又須更
對酒慚元亮臨文羨子虛
茂陵終愛賦休草絕交書

八月初十日仲脩見過

長安相餞後倏忽又秋風
伏枕渾三月徵醫賴兩公

世人憎賈傅予意得王充
努力趣吾道乾坤若轉蓬

釀酒

吾道仍須酒秋分釀更宜
便當炊白石猶未足千卮
行樂年空暮聞歌日尚遲
風流杜陵老傾倒是吾師

蓋屋鄭公祠集示張王二君

鄭公昔宰邑重政至今傳
與子同來此清風信有然
元宵逢雅會春夕倡茲篇
吏事久方定悠悠懷昔賢

答明叔孟獨二子之贈

寂寞楊雲舍春風兩妙過
新詩題素壁逸興入烟蘿
杯帶寒潭淺山臨夕照多
尚能陪杖屨同坐泝東莎

懷太微

太微清苦士弱冠卽知名英氣千人廢新詩四座驚
愛身辭一芥當士陋諸生可惜龍光劍悠悠閉斗城
雨中懷德充

歲歲繁秋雨霏霏定幾時喜得消酷暑遮莫如花枝
對酒無良覲行吟得小詩嘉州何日至與爾足襟期

西原眺望

久坐成踈懶無曾郊外行今晨餞征客佳勝偶相迎
山自岐梁合雲從鄜杜生始知歸鳥賦不是賤功名

渭南道中

雲霾千里合風霧益駸駸忽見征衫濕方知春雪深
新豐非舊酒繡領得微吟應咲歎胡子知予物外心

病中喜德一德清兩弟來問

吾弟遠相問老夫更何憂關心饒涕淚倚榻嘆淹留
華嶽歸非暮長安醉不休已令踈杜伯從此效岐周

答伯循

抱病卧林壑思君安可親忽蒙枉書札便已愜心神
曲藝竟何益虛名常愧人汧東有垂柳堪送百年身
有懷金可卿

懷人那可見幽思欲三更明滅草堂月短長鴻鴈聲

關河千里意畎畝一生情何日同君去因之遊岱屏
喜仲默至

二月高陵縣逢君發慶陽十年方邂逅百歲幾徜徉
詞賦名須久安危望已長青尊今夜月好醉許西堂
歲暮

歲暮自行酌蕭條誰共吟江梅還不吐霜鬢獨相侵
愛弟書難至山妻病苦深何當乘羽翰飛向海東岑

懷明叔

三月終南下同君足勝遊沿溪看碧巘乘月步丹丘
一自歸城市常時帶去留空將百壺酒未解寸心憂

六月十六日醫士湯貢之來訪持粹夫二月
十六日書問訊委曲末云關中諸友猶得時
會此中知己甚少孳孳獨處懷抱可想也感
而賦此以寄王大敬夫

粹夫豪傑士別我十二年偶出湯生訊因嘆園綺賢
高蹤無繼步俗調有繁絃王屋神仙窟君應有列仙
彭麓詩和白坡提學與諸公見過之作

返耕得茲麓習靜欲長年山水向春碧烟霞當暮妍
結廬垂四壁枉駕辱諸賢遣興沽村酒呼童鳴綠絃
八月十五日喜明叔見過

長空雲氣靜今夜月偏明且喜高人至猶憐湛露生
金波搖桂影彩鳳落瑤笙瀟灑王夫子飄飄共此情
明叔晚至許西適大雨如注予無雨具不得

奉陪寄此

早起板高駕遙遙立泝東客來仍急雨夜去復迴風
館穀無兼味逢迎賴小童不堪心緒惡愁急耳雙聾

再次客夜一首柬明叔

客夜人寥落孤燈暗復明
風喧戍角簷雨雜蛩聲
君固能恢闊予當媿女生
更闌渾不寐徒倚益含情
二十二日夜同明叔東齋小酌

永夜復鳴雨與君惟短吟孤燈長不寐濁酒暫相尋
籬菊猶堪摘園蔬太不禁秋郊木黍爛轉使百憂深

懷用昭親家

西谿風雅客遺我白雲篇此日煩秋夢何時對綺筵
有兒新折桂無事只遊仙聞道炊粳釀今予興颯然

寄仲木

夫子今鄮伯高風世所稀總能回舜日端不愧黃扉
十載留涇野三秦被德輝從來師古志惟爾弗依違

寄用昭

一自草堂別夢魂常見君經旬饒劇雨何日靜浮雲

曲冷吳姬瑟絳憐越女裙泥塗書札斷磬效若能聞

夜坐三首

積雨踈人事閑居自課詩入秋更漸永遣興睡還遲
謾道花開菊應憐酒滿卮平生蕭散意惟有老天知
老去多清暇探奇咲葛洪乘風人已遠鍊玉世須空
但使杯常綠何妨頰未紅谷神如不死吾欲扣鴻蒙
入夜雨還微更移勢益霏千山暗雲氣萬室閉郊畿
飽食誰家粟號寒此處衣新來炊爨急先已決雙扉

課子

爾愛文章事應知著力難涵容須有日操縱亦多端

大義如分燭圓機自躍丸果能追古作先向老夫看

有所思

繫自辭京邑遙遙十六年婚姻謝兒女遊眺歷山川
總謂終聊爾誰知事偶然憂來唯灑淚魂逐夜臺邊

答客

日日愁霖雨晨興喜復晴小池苔自綠大地水猶明
藥裹封封濕房垣處處傾頗聞原上穀穗未亂莠才生

覽鏡

愁裏窺明鏡驚看白髮多行年自驅迫服食謾如何
有相終嚴穴無機任薜蘿平生憂國志何惜酒中過

刈稻

積雨百物廢南莊稻盡翻未能趨碌碡若可屬鷄豚
場面皆泥滓雲頭半雨根乘除天意闊悵望意空煩

寄北山

水北花無數同誰插坐邊三旬憂積雨何日覩青天
鄭谷空炊玉廬山謾學仙新詩饒卷帙孤獨自應憐

耳聾次韻

行年四十九颯颯若衰翁涕淚雙睛暗虺疔半耳聾
壯心隨日改佳興逐杯空隔障聞山鳥何時見此風

后稷廟

闕殿疑千仞崔嵬當半原蒸民皆爾粒萬古復誰尊
碧甃連朱厦蒼松偃應門遺封嚴伏臘鍾鼓日喧喧

示臬二首

短髮臨明鏡飄蕭歲已秋傳家非許史昭德有弓裘
念爾方知學惟人各有謀少年能挺拔於我復何憂
辛苦遙憐汝殷勤爲作歌略陳趨向地應惜歲時過
志果能貞固行將遂琢磨由來窮達事身外莫憂他

綠野書院作

不到幽棲處悠悠將十春古堂懸見日靜地寂無塵
俎豆思周禮威儀憶魯蘋愧非程伯子何以坐松筠

望山集 卷四
有懷太微時丁外艱

我憶太微子悠悠魂夢間
入吟皆爾雅發秀定河山
春早同遊易秋來欲見難
比聞居苦次哀慟若爲攀

閒行

四望皆秋水畦塍處處迷
饑鳥穿穴叫老馬向人嘶
崖際餘踈柳林間驀小溪
村翁猶愛客漉酒喚山妻

閨思

辛苦邊城士寒衣近有無
愁多腸自斷怨極骨先枯
胡矢輕金甲饑人憶穴鼯
紅粧零落盡何日是歸途

邀客

舊日追遊盡蕭條幸有君無能消宿雨未可怨朝雲
燕市茱萸酒秦姬翡翠裙共來拚一醉應勝隔牆聞

對菊

不必開三徑聊共一檻幽
雨中嬌覆砌愁裏豁當眸
暫歇龍山賞聊同小隊遊
可知嘉定客今夕爲誰留

九月六日

日日常昏雨黃花空自開
未能呼玉醴猶自望秋臺
照檻金莖細關情白髮催
如何雲際月偏動老夫哀

燈下

燈下看兒賦簷前報雨來
已聞周甲子何止足莓苔

消歇文園病清新開府才聊因紆暇日狂簡莫須裁
行酌

小酌從吾志簷花更拂簾已深多口慮空望有秋占
雲冷郎官烏霜增處士髯庖厨昨日問無復水晶盃
客至

客至傳鸚鵡秦娥喚不來隔年留洛賦幾夜宿陽臺
罷舞織羅濕還歌玉樹開白頭慚料理更鼓莫相催

吹笛

吹笛誰家夕關心此日聽懷人俱萬里當戶獨三星
怨切妾肱被聲流謝氏庭憂來悲自語何物信飄零

清秋二首

舊日風雲志中年卽漸違事因萋菲散人豈咲談歸
一旦何輕重千秋有是非未爲南嶽使當守北山薇
忽憶龍潭水噴迴氣轉深虹橋應漸沒烏道亦空尋
歲序催予老風雲殫客吟可憐平子賦不是舊時心

漫成二首

閉閣三旬久登遊路復泥啟簾欣見日當砌咲臨溪
漉酒延村叟烹鷄待饁妻兒童聞客至雙鯉向堦携
自返柴桑里時時有勝遊素秋皆殫雨佳節總堪愁
此日能開霽重陽得款留便須整絲竹沉醉許西丘

憶牛頭寺

首夏東遊華因過御宿西稍尋幽處覽深入故人栖
水竹都堪盡雲烟總合題始知韋杜曲尺五逼天齊

答客

客自何方發慇懃訪我來既能慷慨至切莫等閑迴
野寺文公榻名都郭隗臺匆匆昔犬嘆不早却非才

對客二首

絲竹憐吾懶尊罍待汝來片雲霄漢沒叢菊小籬開
積雨難相過當歌莫謾迴請看日秋草色黃滿建章臺
昨日衝泥出聞君在渭園未訖此同小坐空擬駐高軒

夕野牛羊散秋山麋鹿煩漁歌晴自好歸路逐喧喧

對月

明日重陽節霜華又一年薄遊漸貫酒高會即登山
明月催歸興新詩待綺筵奚童識吾志先具泛溪船

九日

秋後仍多雨雪竟不晴豈知佳節至倏使碧山明
南眺褒斜谷西看三時坪微吟拚既醉或可答平生

得羨陂子書

故人書札到訪我暮春天屈指幾時至寸心終日懸
賈生湘水賦李白太山篇此意凄凉久非吾誰可傳

次張閻夫見過之作

獨好中林隱因家清渭川園開溪盡處山合水西邊
曲藝明時棄長歌稚子傳已深踈曠志不是欲遊仙
同胡世威坐話

羨爾烟霞客常來慰老夫丹砂休自秘玉笈故難誣
春老安期樹雲深郊子壺何時歸小有爲我饌雕胡
自丁多雨累月不至許西今忽晴霽得遂所

懷偶成

掃榻開珍宴徵歌當素秋山含斜日翠亭對晚雲幽
壯節摧雙鬢羣華逐細流憑高時極目車馬憶嘉州

雪後至許西別業懷明叔

咫尺樓遲地經冬未得過豈緣閒日少故畏北風多
雪霽看巖立雲開扣竹歌遙知東谷子天上已鳴珂

許西夜歸

暝色暗川原籃輿返賁園野花迎夕露新月照秋軒
醉覺綸巾岸吟憐鳥語喧匆匆百年裡佳節幾拔援

贈程鍊師入蜀

汝從南嶽至早晚發君山定有長生藥應留童子顏
白雲巫峽道紅葉益君關此去逢元放匆匆莫便還

五柳亭坐作

亭上秋風至階前黃葉多撫情聊有作破悶且當歌
野老過杯酒厓陰下薜蘿羊華如此逼驅遣法如何

贈朱公垂

我欲山中去聞君浙上行青袍半生隱多服十年榮
冀北故人意關西循吏名便宜沽酒坐不必計深更
十日夜喜南川至作

謝邑歸桑梓欣能及子夏笑談俱爾雅脫畧見優容
有弟苟如此爲兄未是窮擬令逸士傳千古嘆荀龍
五叔壽席作

頌禱闌佳宴笙歌入夜清雲輕寒雨驟風靜燭花明

觥爵頻催酒更籌暗轉城天祝俱在眼寶樹接蘭英

寄徐用先

不接東巖久人傳返上京風吹常在目間闊正關情
此日經綸噐千年豪俊聲西風霄漢上試聽出羣鳴

雨中柬德光

仲冬猶作雨淋瀝轉過秋萬玉俱重晦千家如繫囚
幸汝能歸國嗟予未博遊徒多山水意惆悵未登樓

宴德克

此日宴吾弟天親俱在筵却思連歲別益重有生緣
義忝蘇家軾遊憐馬氏遷籃輿循黑水何媿地行仙

答孟獨兼聞明叔

忽憶南山賦驚者又入冬幾時同倡和重與見從容
彭麓殊非昔經臺興頗濃不知河內客早晚到雲峯
仲冬十五日同北山公長洲叔宅宴集

此夜看明月金波忽滿庭若非拚劇飲安不媿清醞
出藝斬明世閒情托小亭百年強欲半誰識少微星

小齋園爐次浩然韻贈太微

關輔知名士惟君才獨雄何當垂老日重見古人風
懶赴宣房詔虛勞漢使驄平生經國意微見笑談中

同太微登稷廟觀眺

愛爾素心者同來吟翠微川原餘霽雪臺殿宿晴晞
掃石探杯久排雲過雁稀夕陽雙轡下惻惻與心違

十七日夜內宴

雨後坐中堂熒熒燈燭光佳兒能索賦舞妓競催觴
老境情無賴閒身醉不妨夜闌明月上逸興復徜徉

夜酌

東風催暮雨忽忽到更闌自喜林花折誰秋溪路難
寶漿濃碧椀羅袖怯春寒舞罷燈前立雙雙撥紫擅
聞蔡承之遷山西憲使作

美人新命至不日去關西偃蹇經綸久淒涼岐路迷

良朋者又別佳會杳難稽若待春風發應留華嶽題
送陳伯行赴高縣典史

長亭一杯酒念子欲孤征久識驚人論誰憐出世鳴
瘴烟巴子國賈布灌江隈若過眉山下休嘆芳草生

二月十一日同德克弟懋許西觀杏花因共

小酌

出郭望精舍滿墻皆杏花香風當戶合艷影入林斜
日煖烟生玉春晴錦映霞興來呼酒坐不必問年華

經符園作

憶自前春宴經年未得過月當高會白花向曲闌多

野老傳杯酒佳人轉艷歌無端碍人事西望獨蹉跎

贈應章方伯赴山西巡撫

自到關西日間關忽六年山居憐數過徽省見三遷
又向雲霄去空悲几席連河東凋弊事大約似秦川

曉過汝言宅

高宴出春盤朱簾護曲闌我為鷗鷺侶君薄鷄鶩冠
喚伎調新譜呼童瀾紫團金杯莫停手渴有蔗漿寒

扶風訪張邦彥不遇

子謝晉陽役予為江海人烟霞息壯志瀟灑絕氛塵
久識還丹論斬非辟穀身相尋不相見空望白雲濱

龍尾坂作

籃輿度龍尾陰壑晝生寒不覩山川壯安知天地寬
小橋舒細柳春澗漾鳴湍方憶浮丘叟巖西下鵝冠
夜坐聞歌

靜坐聽歌聲絃危調轉清寒泉晴濕玉春樹曉啼鶯
倚和慚予拙悠悠揚感客情白頭誰料理聊且慰愁生

道中見洛陽女子戲馬

別院醉羅衣籃輿返翠微蛾眉嬌戲馬驍騎疊爭飛
平野融沙軟春郊淑氣圍知非乍柳日端送老夫歸

鳴岐宅同岐東宴律不

復過鳴岐舍同聞燕燕昔佳辰須盡醉白髮已相尋
大覺者原寺還丹想杏林古人今不見行樂任吾心

對山集卷之四終

對山集卷之五

五言律詩

薛陸鎮望昭陵

北望九峻殿鬱葱臨闕宮鳳姿猶厚土龍戰咲群雄
未覩真王畧安知至德隆回思慶善樂逖與大風同

張村西原

此原吾復到東下入張村濁浪吞風起穠花映日繁
人烟從望密生齒越經蕃喜見西嶮樹依稀似石門

王汝易家席上作

再過王生第北園欣構堂通家憐我老接武竢君翔

夜席移歌扇衰顏得酒觴隔年常坐此爛醉亦何妨
高陵道中懷呂仲木

寂寞高陵縣慙慙懷大防義於昆弟切情視范張長
累辱馳音問聊能達報章總令瞻第宅那復共徜徉
陽屯徐家少憇

名家吾屢過春日苦多風舟楫臨交口塵沙似洛中
小園翻落絮隔樹墜殘紅坐愛草堂靜籃輿奄復東

渡渭

吾亦愛滄洲春風信所遊不須歌桂棹渾勝坐蘭舟
濁浪排風起輕帆及岸收稍東瞻太華遙在碧雲頭

十六日南川月臺集

此夜對明月聞歌引興長可憐千里意連接數宵光
一醉何妨思高吟豈是狂年來嗟老至欲共學雲房

贈朴菴宋尚素榮推順慶

春風歸客去千里望金川地渺青牛峽雲生紫閣天
薄書勞郡職訟獄繼前賢若說于公政惟君諒不難

渭南

渭南烟霧裏黯淡若為看嶺樹低籠日山風遠送寒
水曹猶有宅民部自遷官可惜姚江守春風欲見難

渭南獨坐懷李世美

往日華山吏懃懃曾問君累年无一字於我異前聞
生計終安託途窮諒有云漢廷脩大禮誰薦長卿文
赤水人家見牡丹作

尚喜花期遠此村先見開同遊盟不逮獨坐意空猜
嫩綠團枝細深紅接葉鬼可能亭子上吟望一啣杯

過劉水部故宅

水部風流古云亡亦有年重來因問訊孤坐思凄然
孫子猶儒服門牆托市廛向時豪爽論誰為世人傳
望驪山懷孫天佑

客過驪山下悠悠懷故人可憐三載別又復一年春

綉嶺花如砌西村賞更新白頭思往事吟望欲傷神

華清宮

輦路黃塵滿宮雲夕漸生向來瞻碧巘那復見朱楹
勝地存王畧離宮有令名不知戲下泣可似華清行
涇陽道中懷懋君

官舍草初青君應坐小亭謾吟誰共續高論我常聽
莫歎馮唐老終期阮藉醒由來丈夫志唾手出青冥

行次灞橋

自咲客行久悠悠臨灞川感時徒極目遣興謾成篇
氣槩因周勝山河入雍偏五陵佳處望大約漸非前

滹河坡上望省城

晨飯霸橋館，倏然臨滹坡。斗城一帳望，層觀鬱嵯峨。
形勝非今好，繁華比舊多。若徵二三子，澆薄柰予何。

望歙湖城東別業

自出華山道，時時懷此翁。名園春定好，佳節遠誰同。
社稷思君實，文章畧季通。望中歡喜極，若坐小樓東。

鹿苑懷太微

鹿苑何王殿，明時尚賜秦。芳林春礙日，幽草晝眠麕。
畎畝餘生計，乾坤信此身。西京誰欲賦，韋曲有詞人。

望龍池懷汝濟吏部

小殿俯芳林，丹臺挹翠岑。重米多好興，孤眺愜春心。
時序閑華髮，丘園愛短吟。如何韓吏部，已放二毛侵。

至薦福寺

遙望薦福寺，脩脩松檜林。我來瞻寶地，間坐淨塵心。
塔景冲雲直，階花入座深。老僧新出定，迎望薜蘿陰。

望鄆

客謝鄆橋道，逶迤紫閣陰。雲霞餘夕照，花柳暗春林。
燈火城中出，星河望裏沉。不知王逸少，何處賞偏深。

春雨亭與羨陂子坐作二首

結構俯春林，菲菲草徑深。我來題素壁，君已出豪吟。

蔓轉花移座藤踈碧映岑清音依約裡竹外有鳴琴
其二

迤邐逢良覲胡為感慨頻笑談終永日眺賞及芳春
押座纖羅密當歌翠袖新窮通百年裡何異夢中身
漢陂宅逢敬湖

方作城南別重為鄜杜逢豈期塵霧裏今日見人龍
邂逅非无意醅醕諒可從明朝予北去何處望仙蹤
水北山房作二首

水北君歸隱匆匆十五年我來重極目疑似岳陽川
樓閣參差裏亭臺杳靄邊鳥聲聽不盡花底有鳴絃

其二

昔也予過此群公半已無往來成感慨時序別榮枯
翠篠依岩出朱英接座殊更看回合處烟霧暗藤蕪
山寺二首

翠壁天關迥香臺絕磴開朝來瞻勝地身忽坐蓬萊
極北秦雲渺微南渭水迴終當謝人事結屋傍巖隈
其二

石樹懸雲細禪堂伏檻微嶢岩一逕度哀絃萬山圍
仰視天光狹遙聞瀑布飛循巖歸近晚香霧濕人衣
過伊殿

過澗復東征村烟裊裊生綠陰雙樹合紅日半岩明
老境多遊事長途厭酒醒惠連詩思逸合伴阿兄行

經暖泉宅

二曲交遊客如君信不多幾時違笑語荒塚已烟蘿
却望題詩處其如灑淚何謾看憂樂事千古一南柯
十四夜白閣宅宴集雨霽見月

此夜中秋月依然入座圓儘拚埋積雨還自揭高天
綴葉明珠露窺簾落綺絃莫言光未滿先醉酒如泉
午霽發彭麓

復從車馬去何以遂襟期始信山林趣全歸燕暇時

雲隨望薄流曜落秋遲不及東巖子常啣濁酒危

過春雨亭作

再過此亭下森踈真可人樊墻俱勝昔花初忽如春
總得林間趣偏宜物外身修篁軒後出何帝萬竿新
十五日漾陂宅行禮積雨之餘忽覲開霽喜
而有作

昧爽雲猶薄中天日更明發祥端有自似德固生成
事已懽逾劇歸餘思轉清螽斯頌有兆何雨卜君平

夜坐

夜坐欣開霽飢鳥猶自啼山風吹白霧潦水截紅霓

不寐看星斗因猜想杖藜西堂如散步還擬作詩題

夢覺

夢覺蛩吟夕看雲雨脚收此時真可惜昨夜不勝愁
秉燭看兒女呼童貰酒籌明年冬十月仍放戴逵舟

四鼓夢中聞雨聲

夢裡驚鳴雨鄉心太不禁已看今夕照何處變重陰
淒切浸塔下猛汪洋灌壁深西歸定何日坐起欲沾襟

贈壽夫赴鴈門

少日忘年及如君復幾人又要恒入夢一別已傷神
代轄瞻源公以慈闈望已頻若能清塞北即此報靈椿

寄慈小承之

懷抱勞深明心慙慙出報章林間如往日海上得奇方
白酒杯中物未顏醉裡狂无能聞聲歎惻惻使心傷

其二

歲暮慮君宅同君意亦悲此時常涕淚何日更追隨
即有賡酬信却非藥石資夜來者副劄傾省得吾師

禹夫携酒過訪有作

我阻西風雨君常昔酒過談玄情不厭炊玉事如何
梧影團珠露山雲徧絳河醉時還起舞安得魯陽歌

夜坐

醉客挑燈坐中人咲我狂
兩句留鄆曲幾度對紅粧
伏枕蛩吟斷驚心鴈陣長
何如王子晉笙鶴上雲房

渡滂

又客深愁雨予今復渡滂
中流無桂楫拍岸有鷺濤
雲鳥勞仙令清帘過水曹
烟村懸日影清渭待鳴艫

陂頭

回首雙流細森疎萬木長
遶溪蒲粉落夾路稻花香
所向皆殊絕平看却渺茫
幾時同鄆叟伐竹構茆堂

十二日早作

歲華吾亦老兒女喜俱成
暫學人間事那知世上名

綠尊麾更酌郢曲唱還賡
為問王夫子還應共此情

答太微贈予遊華山之作

予向華山去感君遙贈吟
豈必方平技方知曼倩心
午烟迷素澹夕霽帶長林
若問西歸日煩聽笙鶴音
臨潼道中喜聞汝溫中丞尚在華州

九日子遂鄆聞公已去秦
豈知絆王役復得見情親
名岳應憐客佳期如待人
到時須向晚好醉華山春

華州逢楊重夫

一自京華別悠悠十七年
形容常入夢咲語竟无緣
豈憶窮冬日相逢華岳前
无能共杯酒相對益凄然

寄孫成夫成夫有書予聶華州東之言欲寄
問於我恐以險夷見忌故寄此詩

成夫為別久相見杳難期俱是栖林麓何勞別險夷
入秋書屢發經歲夢應知近見工曹掾慙慙托此辭
華州逢楊使君

鶴洲天下士會我華山陰雖抱藩叅牒元多芳草心
烟霄看玉立春晝自行吟誰謂日蓬萊侶因君感慨深
渭南逢楊靜脩韓丞乃夫孟望之三君子

諸華情空切相過意已深那知百年裡又此一沾襟
兒文方粗了存亡忽見尋吾一生何日定對酒若為心

華陰道中

素志在山水尋常懷此峯那知青玉障天擁翠芙蓉
昔別猶彈劍今過忽杖筇從來丈夫意爭蹇日相逢

贈平田

不見平田子匆匆已二年再聆絕交論應咲養生篇
晴日園花細春風村柳綠不知遊樂處誰是竹林賢
與太微夜坐

小酌初臨夜聞歌心轉驚風流得吾子蕭散見平生
韋曲花應好甘泉賦已成憐君抱竒器不肯戀時名
野田東溪二先生餞予西郊賦此為別

自咲野人僻敢勤
長者車春郊相贈罷握手重躊躇
節序催華髮星霜托隱居
尚期笙鶴後同訪八公廬
臨川寺與鄜令王念覺夜坐

多君省春野逢我遇仙宮
共宿臨川寺徘徊及夜中
絃歌興漢邑恭儉即邠風
更聽憂時論何慙砥柱功

至張氏園庄

仲春今日盡吾駕始旋東
共坐名園下身疑金谷中
柳絲嬌欲墜花片落猶紅
淺酌非吾意煩君念鬱葱

終南路氏少憇

不到幽人舍匆匆又五年
檻花交砌密園果出墻懸
夾路皆清蔭堂階過碧泉
微風沾客坐吟望興翛然
再用漢陂韻答希六

羨君天下士猶戀碧山遊
盛世須英物明珠肯暗投
秋風桑柘里晴日鳳凰樓
語及箕裘事生兒已食牛
是日將晡東谷方致問于予
尋得延孫來報
病且亟矣亟趨診視則東谷已矣
追惟初戲
變成瞬息九歲孤孫萬年長
計舉目痛心路
人不堪况此骨肉口占短章以識孤痛

方為一咲諱遽作百年歸
孫子孤猶稚宗親遠更微
重淵无返日兩地有音輝
遺我關心淚淋漓若可揮

靈寶逢劉養和

君向甘泉去逢予滯魏州再來總一見為別已多秋
回紇馴終易邊閑計可憂屯田見餘論試以達宸旒
靈寶哭楊守象

揚生風雅士愛我忽忘年不意修文去空餘秋水篇
靈光還五岳寶劍挂重泉埋玉秦山下予來獨泫然
同徐文華南汝澄夜集

旅邸遇諸賢青尊開夕筵徒歌雙調曲那復廣陵絃
潦倒嗟予蹇風雲望汝騫平生極幽意誰為老夫傳
栗為許邀萬柳莊集夜坐率爾有懷

汝向名園去佳遊興若何柳溪湏對月花塢且停歌
不寐杯空寫微吟思轉多老來心數及徒倚立庭柯
靈寶客邸逢慎之

客滯燕臺久春深始到家里鄉鷺見汝歸思渺无涯
但酌弘農酒休言杜曲花我來應首夏知剩幾枝斜
柳溪

坐君柳溪上日暮杳忘歸春色連芳草曦光轉翠微
喚魚罾尺鯉命酒上層磯乳燕亭陰過雙雙拂客衣
留別象賢

每恨經年別因成彌月留吉口看文忌好直向古人求

健鷲乘秋奮明珠待價後汝心中多俊士惟子出群儔
陌底別徐伯傳

君欲山東去將行復送予子過宵談栢底傾蓋意誰如
汝固雲霄士予空潦倒儒秋來若騰踏早寄老夫書
贈德章

今日辭君去何時復見君柳條皆弄色池水亦生文
貧賤丈夫事聲名今夕聞王官有住勝泉石共君分
重至沂東同仲木作

漳上天將夕臨風興不休飄飛絮雪條蕩失春愁
細浪窺魚躍殘枝信蝶遊三月尊當綠水吾欲遂窮流

其二

胡床柳下坐就水得清陰
拂霧看山鳥乘風鳴素琴
人閒心自寂花落景知深
童子傳鮮鯉遙遙過竹林

蓋屋別仲木

君向終南去予當遂北歸
名山不謝客風雨動相違
握手情空劇看花興已非
思君何處急明月下春扉

簡見山方伯

不見楊夫子悠悠已十年
仍因兒女事更會繞公川
素節秦雍誦高名宇宙懸
不堪明日去握手重凄然
元日于奉天謁安菴先生

旌節三邊至風霜萬里勞
犁庭報明主却步是人豪
京口停歸楫承明卸錦袍
平生只如此深足慰時髦
二日醴泉道中

曉發醴泉道依依瞻九嶷
古人已陳跡謾興想休風
帝業紅塵盡皇圖紫電空
勞勞亦何事咲爾萬夫雄

于醴泉再別遼公羽

義分詐云盡嚴程難久留
世人皆縷縷夫子獨休休
海自兒童日承顏今白頭
願將百年意早赴五湖秋
自王官谷晚至延祚寺呈謝劉二君子

香梵予來晚沿溪歷漸深
祇林餘夕照碧殿俯春陰

啼鳥催幽寺落花淨客心
猶憐函谷月不傍老夫吟

於延祚寺曉望五老峯同方山龍谷作

旭日香臺_{臨川}依稀見遠峯
蒼烟迷度鳥深澗抱寒松
小華名空誦方山賞詎逢
雲間聽笙鶴在在遠塵踪
五星湖同謝劉二公汎舟

昔懷雲夢澤今汎五星湖
萬艇林稍入雙魚水際呼
榜歌喧遠嶺山色倒懸圖
即此歡無極何須載玉壺

寄中尉南溪

中尉文皇之裔南溪近
竹居琴書隨舞鶴榆柳夾巾車
觸雨金波淨迎蟾玉竦
舒平生愛幽思對此謝躊躇

靜林寺別張秋官康甫張侍御運夫

我怯春餘熱君猶送我行湖光迴白鷺節候入朱明
小徑風沙合層臺烟霧橫遙看靜林寺若可學無生

靜林寺別黃舉人時遂

寧親過大郡開秩見閑情頗好老夫僻誰憐仲子名
雲霄者寔具珠文彩咲長庚屈指春閨是懸聽萬里鳴

微雨獨坐憶德克

雨中無客至獨坐試微吟忽見桃花發不知春事深
天紅浮綺席佳氣轉芳林明日同沾酒長歌眺碧岑

去暮同舍弟德克德一邀邦戲通州季醇朕

吉季隣三進士及齊人天爵同遊何秀才疑

之園林

追遊忽春暮歡賞得名園喜與英豪集猶欣花卉蕃
歌兒嬌送曲野客醉看原似此林亭勝何須羨鹿門

其二

絲竹聲如沸清冷酒若泉總能拚爛醉猶恐負韶年
幕燕青蘿細窺魚碧荇圓竹邊雙伎出迤邐似遊仙

德克邀諸君泊子宴集北園作

復過此林飲那知入夏初小籬梅間柳曲徑水通渠
竹裡移歌扇崦西下鹿車徘徊天欲暮握手重躊躇

其二

老境宜林麓晴川飲興饒玉桃擎鳳掌紅拂度鸞蕭
嘉樹濃陰合崇嵐細靄飄漫看花下客雙鬢各蕭蕭

其三

翡翠林坳度黃鸝嶽外啼吾生非落實佳節每攀躋
興劇呼童舞賓來聽馬嘶許西春酒熟明日更提携

再過何園

頻遊非殫酒良覲自難常老境嗟還健佳期幸莫忘
川原餘夕照亭榭尚春芳願盡今宵興休孤明月光
聞德元在北庄詩以問之

今日聞君駕樓遲向北庄我來思問訊何得共徜徉
結屋依巖好栽花入夏芳落成煩及早吾欲載長房

贈李鍊師

子有青萍劍寒光逼斗牛頗嗔相見晚仍喜坐談優
欲令无勾漏探竒得秘丘他時遊五嶽笙鶴任淹留

寄王鍊師

六載空相憶三秋尚未逢還丹應已熟雲鳥竟難從
近識壺丘訣慙非元放空不堪塵事後軀骨日龍鍾

聞望之來

候吏傳書至懸勸望使車好懷知共遣豪飲近何如

細雨沾征旆高風憶上書
恠來瑞雪氣先到尹君除

江景

昔經涑湖水今憶武昌遊
萬艇雲中下三江天際流
漁歌蓮葉浦鴈度夕陽樓
應咲浮名客勞勞何日休
二十七日邀諸公賞花呈姜明府

昨日牡丹發慙慙遲客看
未嫌村酒濁端恐檻花殘
雲濕鶯聲澁風高鶴背寒
仙鳥知欲下徙倚立層巒

沂東亭子間坐

前日清明雨予來坐小亭
烟雲千嶂合楊柳滿川青
欲賦無明草聞歌有醪醑
角巾經濕墮轉見意娉婷

其二

掃地坐芳草闌斑如錦茵
况有青蓮幕偏宜烏角巾
經綸辭壯志萋菲得閑身
不作醪醑飲桃花亦咲人

許西雨中夜歸

客醉許西酒夜歸風雨來
翠蛾愁不放駑馬跌仍迴
經濕花逾好當簷霽忽開
可憐前夜月綽約為誰哉

三宴世爵堂

春遊莫辭倦燕坐有芳尊
且共徐斟酌因之聞討論
月華低入座星斗燦當門
語及先人事何能陳溼恩
經橫渠綠野亭

祠廟松杉古空梁落日寒我來瞻闕像若可障狂瀾
世道思周禮王風惜考槃斯文如未喪述作為君看

贈惠逸人子新

昔遇太微子謂君吟思清芙蓉出秋水沆瀣浥金莖
既覽旅懷作益憐時輩名子將宅王屋挈汝嚙雲英
三月四日自家抵湯泉宿山亭作

夜壑奏竒響客居非寂寥曉窓浮曙色淑氣正春朝
放志非巢許安時托舜堯西崦望樵採彷彿在雲霄
湯泉亭子小坐

山雨幸初霽微風猶峭寒峰高常帶雪湍殺不成瀾

野鹿含芝過山鷄隔竹看碧桃多半落若可柰春殘

巖峒

巖峒昔年好亭亭嘉樹圍春風惟草綠幽逕帶殘輝
卜築心逾切遊遨願不違微吟天欲暮幽感逐雲飛
直空寺

拂霧尋山寺籃輿上轉輕曉雲生石細旭日映巖明
梵磬遙空出天花夾路迎何須似摩詰方是學無生
石上獨歸

石上看山坐興來仍自吟落花知客意故與報春深
尚有草堂酒慙无鄭谷音聊得拚一醉和月卧雲林

步月

翠岩微雨後月色轉堪憐映水光逾白當空鬼未圓
步簷歌窈窕倚杖問嬋娟若肯分靈藥子將待石邊

壽野田侍郎

名以三朝重身由小豎歸窮通隨倚伏屈伸轉光輝
仙醴浮金盞天香落壽闈九華聞已熟莫踏彩鸞飛
寄彭將軍西寧守備城也兄弟列鎮俱有將才
聞道西寧帥新來節鎮雄調弓射胡月宛馬憶秋風
自欲天山靜誰希漢將功九重有徵詔應下建章宮

辛卯正月過許四趙秀才同兩甥作

不到已十月新春欣一來小亭梅欲拆深院酒初醅
咲我空遲莫嗟卿數往迴可能復乘興同眺水西臺
過長安懷太微云往少陵原庄種麥

苦意與誰道蕭條空復東長途无暇日華髮畏秋風
過雨看山迥乘霖播麥同重囑回首是留醉待山公

簡閩華州

雨霽山逾翠聞君遊華峰佳期吾屢失逸興子還醜
尚待明春約同扶九節筇直教凌絕頂細玩玉芙蓉
壬辰三月一日步過許西看花

又是花開日子來愜所思芳香渾似昔妖艷未分裝

滿酌何須舞微吟尚有詩春光如愛客暫待最高枝
朱侍御兩崖山房

侍御神仙客山房傍石開乾坤浮爽氣日月翼層臺
每見經時疏因知絕世才從來治安畧原不在塵埃

贈相士戴鵠

君豈九齡後翩然幽思多衰殘吾已久骨相法如何
果有徐卿兆當欽杜甫歌東歸逢蔡老為語未蹉跎
十一宅宴七夕

不與竹林宴今垂十四年早時聞改郡計日可遊川
美酒喜初熟佳期恨屢遷雨餘新月好先醉緒風前

寄熊子脩

獻子中州彥才名世不如左遷得吾郡上論有公車
康濟原初志文章亦緒餘憫子垂老日數到問兒書

贈陳必豐

昔年遊涑渚聞子在河東恨不承高論徒令挹下風
吏因趨蜀定才用濟邊工珍重行西隴人方覲晉公
王季隤瀕行阻雨喜而賦此

嘉客凌晨去秋霖故故留昊天如有意箇老復何憂
安恨睽違久无能繾綣遊看雲歡欲倒喚婦具盤羞

寄語和之

偶遇清溪子因知達士心雙魚勞問訊千里欲追尋
秋水澄湘澤去風發鄧林何能坐鹽海令我識知音
季隣行有感

自別溫恭士年來入夢頻清秋承過訪白日覩陽春
秋雨留歡洽通宵藉討論相親復欲去耿耿倍傷神

寄翟石門

今日沂陽發知當宿鳳翔中秋亦何幸同子浥清光
嶮外來旌節雲間下鳳凰白頭踈曠久徙倚望原岡
華州贈龍坡太守

豈第知名久東來始見君相逢承至論合我浥清芬

浩翰長河水崢嶸華岳雲丈夫生盛世及早勒鴻勳

送陳益瑞

朔風吹溼水送子返潯陽詎以離尊薄能紓別意長
江天澄霽雪衡浦下輕霜珍重風雲事重為吾道光
九月二十一日德清祭唐山先塋

先德名聞內諸孫媿發祥松楸聊守護亨獻托羹墻
三載二千石十年一瓣香昂昂喜若弟足以見流芳
奉天別漁石司寇

臘日暖如春君歸謁紫宸一尊奉天酒千古五陵人
劍佩動邊遠風雲入夢新明時逢聖主令世浥清塵

寄壽邢母

近日觀風使賢郎獨擅名然九動昔教鳳誥逝今聲
八袞慈闈福三時令子情瑤池靈藥下可上百年榮

九日

九日生幽思令予頓夙興呼童開菊酒掃徑待雲朋
名苑茱萸會佳園桑梓情瓜畦抱亭子落落愧東陵
候湘崖過草堂

不見湘崖久相思空自深何時同笑語老去惜知音
既有長房訣休爭漁父吟佳期應早晚掃石松陰

出門

出門春色好滿目是娉婷桃柳川原合烟霞岩谷平
无朋空載酒有興謾徵聲却笑劉夫子勞勞惟釀名

寄菊東甯相國

相國三巴老風流欲見難隴雲空萬里蜀道隔重關
服食嗟予晚刁圭羨子安何時慰幽獨天際有青鸞

答德充

岩際見桃花欣予樂事賒佳期誰易得逸興我當誇
不作連朝醉應留後日嗟惠連識吾意揮翰發天葩

五言排律

十四日得舍弟消息云七月念四日已起

此日嘉州使傳聲謂汝來道遙將兩月凝望條千回
浪指寧羗信空營駐馬杯咲言今始得懷抱遠同開
李愿非幽七岑參本絕才月明巫峽賦端合為君裁

聞浚川將至

忽遇皇華使知君已過關隔年愁正劇徹夜飲須拚
聖主思君實蒼生望謝安鼻倫敦更好時日逝宜看
早畢風雲事同君玩九冊

贈南汝登

我昔登科日尊翁已位郎衣冠趨紫極光彩動文昌
一別星霜屢相過意緒妨鳳毛今見汝龍種故能強

抱藝何憂晚藏脩久自償
初公原識項季沆亦稱王
努力風雲事重留三輔光

十七日遣懷

春堂賓客散獨坐意俱遲
瓠榻悲生事支頤慰所思
挿梯猶有實種柱却无枝立十苦垂華髮爭方見此兒
總非橋梓意詎省蓼莪詩
積善綿餘力徵天昧所期
調停仍取崇咲語動成疑
教育師先避將迎客詎隨
念惟齟齬日不少腹心時
一自濱親逝經年習間離
乘除須有數傲蕩願如斯
陶令空谷儼尹公當愧竒
因緣知已定懊惱亦何為
身外皆餘事燈前莫太痴

傷思不吾忍，咨性信渠之。但取杯中物，從容咏此辭。
奉壽東原老先生

間氣扶鴻化，昌時得鉅儒。我師閔輔彥，高義古今逾。
執禮欽程伯，言文陋董狐。數竒場屋蹇，道在性情俱。
未薄常州幕，何慚楚澤虞。居貧餘豈弟，望重極樞趨。
桃李乘春徧，芝蘭接歲殊。素心原不染，積玉詎求沽。
遲日明仙館，靈光拂壽圖。願餐千載藥，與世作規模。

寄仲木

不見呂夫子，三秋倍惘然。陶潛杯斲廢，徐孺榻空懸。
景邁音逾滯，情幽帛未傳。曩聞停藥裹，今覩富詩篇。

賈誼哀湘水，楊雄上太玄。群趨方緬緬，孤操益蠲蠲。
道以无思泰，才因倚俗偏。聖狂同偃蹇，條貫異純全。
中尉歸何早，司空晤不延。憐君滯江國，何日是歸年。

寄佩玉

與子長安別，因知靜者心。觀風報明主，聲價重南金。
愧我踈慵客，而多空谷音。看雲尋碧草，習靜卧蒼林。
竟欲徵王燦，予當詣漢陰。

送王伯聲

涸敝關河劇，調亭得異才。澤方潛被物，官已倏登臺。
三楚陽春至，中天正氣開。旬宣歸旦甕，翰墨陋鄒枚。

不及臨期餞空思轉節迴范公終去蜀謝傳待遷台
聖主元元慮微公孰慰哉

長安別雲夢侍御

我東遊華山逢子長安陌喜見楊柳青共坐蹇芳碧
桑落出名家斟酌渺今昔道合茂二難情親欲千石
夕烟生遠林前旌指玄壁握手難久留知君有佳適
明年報天子再訂仙掌席

六言

與歆湖子過龍潭小坐西望見東谷子方從
坡道馳下

幸覩龍潭新漲即看驄馬西來佳地豈宜獨賞好懷
今擬同開歲月去如流駛登臨何似含杯若待辛夷
花發應憐飛鳥難回

北山庭內望月

倚仗獨看明月傳杯並拂瑤箏檻底風光如畫階前
咲語忽驚別院晚梅將發天涯芳草初生往古豪華
如幻方來歲月休輕

其二

昔宦同朝御几今歸共隱雲山人海繁華易歇虞淵
斜日難扳幸覩新來俱健更乘莫節微閑一咲宛非

此首五言古詩不
入律

前度石壺聊慰衰顏

零口西堡望見驪山

行次零口西堡原崦忽見驪山赤日黃塵天際蒼山
碧樹雲間春暮芳花未覩雨餘濁浪猶潺太息獨思
往事微吟且慰衰顏

普緣觀眺次仲默

地僻柳條初綻春深小桃未花草房凹口雲散蒼麥
山頭日斜傍壑數椽僧舍隔谿三老人家龍窟千尋
俱水蒼烟四望無涯

對山集卷之五終

對山集卷之六

七言律詩

送張惟賢姚安太守兼問訊良卿宗兄

三十年前自識君，通家兩世浥餘芬。
君行滇水路非遠，我望西山晝已曛。
離席陽關休更唱，汗青循吏早應聞。
姚安爲報思歸者，不必長歌日暮雲。

寄宗文

憶昔聯鑣趣紫宸，月寒鳩鵲有三春。
風雲偶足簪纓數，閒散同歸萋菲身。
在我豈能當益友，於君今更屬天親。
終期努力詢斯世，眼底雌黃何足論。



喜劉郎見過

仲春一見今復秋君行猶欲到河州白魚拂浪有時
了紅葉侵堦無日休嗟予狂飲近方劇柰爾歸期更
百憂弘羊卜式非才子鼠竊狐奔絕不羞

寄李承裕二首

諸葛辛勤無了日三邊凋弊欲何之頃聞洗滌皆殊
昔頗謂驍騰或在茲社稷有靈終伏虜英雄當事必
匡時金勝玉櫝雖人意婦織夫耕獨我思

三春數枉故人書去使虛無報德踈幸有輜車堪問
訊誰能感事不躊躇西亭素壁愁經眼此日安危切

跋予待得昇平十年後東岡休負草堂居

寄李孟弼

憶昔交遊子最親如今蕭瑟有誰鄰尺書未盡腸千
折一別那堪歲十春用舍豈關豪傑事雌黃何必小
兒嗔卽看皓齒清歌者可是金閨玉署人

獨坐

梓里逍遙又一年風光何處不堪憐嗚禽應谷聲逾
碎露菊侵堦影自圓無病有時看碧水多情終日卧
蒼煙斜陽牧笛從吾意漉酒呼隣興渺然

秋意

此日秋風絕可人年時炎溽尚傷神且看曉色清如
洗轉覺寒光翠欲頻松下有時雙鶴舞溪邊無數白
鷗馴便須酌酒酬心事莫謾支吾愧此辰

聞王大敬夫將至喜而有作

城頭日落雲氣開偶聞故人騎馬來論心酌酒還今
夕漫興看山定幾回身事悠悠兩如此岐路茫茫何
必哀我已長歌太白峽歎爾經邦濟世才

行次渭原里遇雨

日中行次渭原里細雨斜風故故來幸未全迷太白
峽何愁不吟空翠臺舟人蕩槳順流急估客衝泥怯

淖迴咫尺終南休造次魚龍窟穴莫深猜

九日晡聞禹學將至喜而有作

故人遠自山東至野老歡開堂上尊便擬通宵同劇
飲何妨倚坐出高論休嗟胡馬克邊塞且看番兵劫
近村眼底紛紛豺虎亂思君不見欲消魂

逢歡却論公家事此意蕭條欲語稀五世尚能酬博
浪此生何敢忘彤帷英雄屈指惟公是豪爽於人似
我非明日欲行行更好邊夫無數望旌旂

答蔡承之見贈之作

故人清晨來叩廬野人尚作深巖居握手掃地坐相

語憶昔交遊俱不如情真喚婦饌鷄黍道厚撫躬慚
緒餘多病尋常少筋力感慨直欲凌空虛

十六夜有雲翳薄月尋復開霽

昨日見月賞不及今夜月來雲亦開已促新詞翻楚
調却疑清影落陽臺水輪果恹詩人意玉杯當酬白
雪才新病欲瘳仍諱飲不勝高興謾合杯

送劉伯正中式西歸

抱藝栖遲二十年關西豪傑未能先高才豈老龍蛇
窟健翮今逢鷓鴣天側帝早紓明主意看花誰羨孟
生篇河山正氣渾蕭瑟前輩風流冀爾傳

過太微旅舍作

峇裡相過不厭頻西家沽酒亦宜唇和風但使層水
盡明月還能巧趁人多病已聞收藥裹閑愁那許入
芳春從來富貴非吾事爾後林巒共汝身

龍潭對月

東谷王子號愛山永壽王號

使君鼓吹靜無譁水部風流更可誇邀月未傾東谷
酒隔岩先放愛山花龍宮自與清輝接寶殿深愁落
影遞相對獨憐相賞後峯陰遙下野人家

玉女洞

當年鶴背誰同去此洞空留玉女名勝迹我來徒極

目高峯雲去正含情千秋不改龍潭色午夜猶聞玉
佩聲惆悵夕陽歸去晚滿溪春浪鬱琮瑋

從仙遊行入黑水谷五里草房凹作

谷口尋源入漸深回巒相接晝陰陰嶼禽掠水應愁
下野鶴穿雲太不禁暝接草房烟漠漠樹當岩岫綠
森森重遊始得名山趣老去翻慚少日心

華州張子梅花亭小酌

梅花亭上陰涼芍藥欄邊春晝長霧髮雲鬟何處
女羅衣金鈿坐來香嬌歌欲遣行雲住妙舞空疑乳
燕狂咲殺西溪能愛客滿缸常釀鬱金漿

羸馬東趨少華山小亭低構口雲間茗溪日上人猶
醉碧樹鶯啼鳥自閑漫興詩成天欲曙杜遊心老鬢
仍斑東峯聞有登臨客渺渺仙蹤若可攀

寄東三希稷

聞君習靜寧山寺烟樹迷家何處尋我欲題詩相問
訊媿無羽翰愜登臨三冬不負雲霄意一捷應酬鵬
鷲心已見斗邊橫紫氣坐聽天上降臚音

答太微病中見懷之作

華嶽逶迤余眺深少陵吟弄爾何心芳春臥病任相
誚赤口惱人誰復禁刀圭未就故偃蹇賢哲違時空

陸沉落花飛絮幾能對徒使夢魂遊北林

留別太微

養生無狀病經旬藥裡緣君更有身明日西歸休恨別他時相見却驚人嵇康徒作形神論魏野終非翰墨臣早晚南山雲氣發請君天際望綸巾

送馬公濟

此日西堂感汝來前年曾憶入金臺相逢不醉有何事痴癡得君當見裁隴右幾人堪屈指寰中多難必殊才春風躍馬休乘興早向龍荒靖虎豺

送張汝賢

山居久謝風雲使今日西堂爲子開三百同年誰更好八千滇水幾時來借官以作郡紓民力落魄逢人愛酒杯青鏡霜髭吾亦老驪歌汀柳不勝哀

江頭

江頭橫槩任群兇過臘經春未息蹤祇以官輸相逼迫豈能比屋自從容尚憂巴蜀仍多事莫倚秦雍足利鋒聞道軍衙更節鎮東方黎庶益洵洵

答用昭德光

年來唯與白鷗群春暮誰知兩見君幸有青尊須縱飲况當明月更論文山房迤邐濃花發草閣迂迴野

徑分長句短吟俱大雅朱輪華轂正浮雲

悼于鵬亡妻

素心不逐彩雲飛香夢空將翠簾遠白紵定裁天上
曲青鸞應伴月中歸此時洛賦非羅襪何日湘絃拂
蕙幃荒草孤墳埋玉處夕陽西望苦依依

雨中東王二拱之

暑天不雨秋天雨禾黍纒蘇生意傷百室嗷嗷爨薪
絕千壑洶洶波濤狂龍師自欲乘雲氣直宰何時見
日光問訊西臺王給事可能蕭散賦滄浪

積雨已增居者憂客心當此甘爲愁中宵滴瀝何須

爾累日淹留豈自由獨有酒杯堪漫興况無公事惱
清遊行當踏蹙携家釀且莫驚秋憶釣舟

十一夜次韻

不見清輝又隔年人生能得幾回圓登樓漫落千山
雨憶第空瞻萬里天欲遣倦懷須貰酒爲酬佳節強
登筵亦知潦倒爲吾事燭影歌鼓入夜偏

憶昔

憶昔日承明侍從朝先皇端拱似神堯萬家簫鼓傳雙
闕三殿風雲護九韶劍珮緩歸青瑄夕纓夷通款越
裳遙可憐湖上龍飛後人事官曹漸寂寥

破悶

前年置酒陟唐山兄弟歡齊季父間萬頃晴原饒極
目雙川秋色競開顏於今透運仍多故何日逍遙得
好攀積雨轉狂懷轉惡徘徊空望白雲關

二月十二日喜雨

經春無雨亂農憂入社看雲銷客愁織首已悲秦父
老調停爭望漢王侯西疇沾足殊天意上苑逍遙洽
帝遊聞道長卿能作賦應將黍稷頌成周

涇西村見野老邀食

野老支筇咲問予桃花飛處即吾廬尚思鹿酒呼村

妓可暫偷閑駐小車指點杯盤共別饌坐談篋篋
農書雙顰豁磊衣杉古爾雅安閑我不如

過渭川草堂

渭川草堂清渭濱無數好花開暮春小牕不受風雨
逼爛醉豈憂兒女嗔數椽自可藉踈豁百畝誰曾辭
賤貧馮君分我萬竿竹令我因以東卜鄰

看山小堂同聶別駕東之小集

去年首夏及君歡今日春深興未闌蕭洒自宜稱吏
隱奔馳何必戴儒冠詩篇老去因情得花鳥新來隱
霧看多少舊遊俱不見相逢一笑古來難

薦福寺答隆吉汝公孟獨三君子宴集

東歸暫宿支公舍感汝翩然問我來小坐杯盤隨意
出祇林風物爲予開彈碁久浥三君興欲賦深慚兩
謝才寶塔憑君凌絕頂試將空闊望蓬萊

薦福寺將發值歌湖太微二子來錢

禪堂晨起惜清幽野客西歸興不休兩妙過予應恨
別隔年同此足消憂林花掩映香室落旭景霏微寶
殿浮自古城南名勝地何時極意細追遊

駝峯絕頂眺望

在岐山

駝峯孤眺鬱差我自覺見西來樂事多千折咲看洪水

細雙巖不見白雲過周公禮樂空遺廟謝傳風流有
浩歌太白南瞻真咫尺關中佳氣近如何

第一關次聯句韻上遂菴先生

拂曙披雲到此關喜隨綦履望名山芙蓉半出青天
外沉瀝中分白石間定有神功扶帝力豈須靈藥
駐衰顏攀藟未覺尋行倦細和新詩及暮還

望希夷峽

名山佳氣鬱嵯峨望裏風烟暗薜蘿萬壘春開青錦
障一淙晴下白雲窩空將尸解傳茫昧自覺天工厭
琢磨夫子若無驢背咲陳橋誰識大風謠

華州臥病贈東四侍御二首

功成莫羨五湖遊，河華山川已自優。但使孤懷無染
着，不妨薄俗笑淹留。相如苦被文園病，子晉今開笙
鶴樓。三徑月移花影下，歌聲猶伴彩雲流。
小亭粧成貯越娃，風流那許外人誇。要將底事歸風
馬，故採新聲托歲華。白社追遊東谷在，三月春尊俎北
山賒。明朝更欲西歸去，握手相看及暮笳。

夜抵鄆縣

城頭擊柝已深更，烏鵲不飛河漢明。人言自有礙意草
草空室無那蟲，薨薨即官愛客意徒享。豈知老見兒歡

自生碧山學士擁燈至握手相談鷄亂鳴

趙使君後堂同東谷太微太華諸君子集

使君愛客宴閒堂，客醉歌狂殊未央。自以咍言偕四
俊，虛擬時序到重陽。炎天過雨先銷暑，美酒當筵豈
論觴。旦日東征更踈濶，贈予何惜遠遊章。
群公相見亦憂時，事勢推移却未知。豈有叨叨王崇俊
好總緣中使辱，恩私典刑具在公平法。臺諫何勞激
烈辭，倚塵漫思忠獻議。英雄當事蓋如斯。

長安早發懷歌湖

既至長安不見君，風流徒頌沈休文。誰知兒女事粗

了復有艱虞乘所聞酷暑未憂中道熱涼陰空望北
山雲可能公子開涓滴謾醉東池到夕曛

荅希宋侍御兩中見懷

空堂雷雨送微寒愛汝脩脩竹萬竿安得似雲霓
翼一過臺榭重游觀園英帶濕皆凝碧極掃須秋始
放丹我已炎蒸愁作客君應迤邐下新歡

樓觀二首

仙家樓觀俯層岑春色逶迤萬木陰檻外歌聲初迤
邐寰中人事幾銷沉誰將玉醴傳金碗欲浮生憇
此林本是無心名利客悔教髮華到如今

危樓迥對一峯孤哀壑平連萬頃蕪摩詰畫圖空掩
映伯陽道德豈虛無方西澗谷漢馳道直北河山周
故都風土不殊人事異誰將縣政問司徒

九日同東侍御闈華州支倅於石橋郵亭集

九日西歸興欲飛黃花着眼尚依稀何須載酒臨沮
水始是登高賦翠微落帽風流慚孟史挿萸詞翰咲
玄暉請看握手同歡處北鴈南鴻喜莫違
年時載酒泝東遊喜對天親樂事優此日書空愁裡
過却因佳節壯心休孤雲不染蒹葭水芳草還思鸚
鵡洲老景蕭條唯涕淚非干宋玉欲悲秋

郭侍御於移山潭宴王侍御同東侍御集

龍池面面逐山開
垂小興張筵列翠臺
魚艇香隨青靄去
靈波巧趁暖風迴
虛將倒景尋幽磴
謾倚微醺坐石苔
燈火不妨深夜下
唱酬今見郢中才

靈寶渡河蒼餞送諸公

諸公愛我意無盡
送我河梁春未深
桃花半拆柳垂綠
蒼巘乍晴鶯弄音
豈知人本性在山水
節物何心思詠吟
後會定於小春旦
誰擬畫圖開竹林

二十一日與三六三小集

二十年前曾賴君病軀
羸思不堪云何當一別看俱

老再涉多虞事豈聞
得酒西堂歌舊曲
藍輿東汴坐微醺
明朝我欲華山出
云渭水迢迢接暮雲

聞羨陂有人鋪服食

君家仙骨本天成
復白丹臺鍊石央
媿我未聞黃液論
嗟君已伴白雲行
石山自與蓬萊近
朽管終如草木榮
從此願隨雞犬去
絕勝滄海問方平

贈李際亨

君是吾家骨肉親
裔同曾室太夫人
雲仍又見傳家慶
嗣續欣能托汝身
微省才名誇昨日上
林佳氣待新春
丁寧寄語尊翁道
落舍從今賞更新

二十一日盜樊紳攻乾州太守趙公以射退

之喜而有作

孽子攻城氣已驕使君節制獨逍遙敢言大郡無戎
馬那識明威速電颯入鬮釜魚終自爛侵堦燭火詎
難消十年早擬涇川事自是群公惜動搖

雨中獨坐邀南川過東堂小酌

此雨霏霏似去年西疇平望水如川虛堂徹夜簷花
瀑霄漢何時桂影懸已屬琴樽同繾綣好拚詩賦共
留連朝來更有新成曲請過東堂被管絃

贈上玉北上入選

三十年來伐木情文章空自有時名同懷舉世羞王
子服義誰人似鮑生風雪灞橋燕市遠塵沙梁苑宦
情輕男兒忠孝須盡近日蒸黎憶老成

除夜

歲暮開樽對竹扉煖風吹座亦微微却看稚子婆娑
態不用帚娘婀娜衣海上靈丹消息近天涯朋輩信
音稀獨憐彭麓山陰更濁酒酣歌興不違

送王興平還登封

四載關西一日行丈夫爭肯滯冠纓名山爲喜英雄
客佳興堪隨鷗鷺盟囊裏詩篇歸更有人間功罰久

方明看君骨似旌陽叟仙藉當添王始平
君才清絕世誰知豈獨書懷幾字詩嫉惡直教群枉
泣發奸寧忌相公疑要將小邑存周禮故惜長江著
漏卮位極三公亦須去歎君心事不曾移

十四日涇源道中憶北山

初度年年在汝家今年車馬滯天涯那知渭北風兼
雨已負樽前人似花清酒且同蘇季酌好詩誰向老
夫誇西瞻恨不生雙翼何日相將醉月華

別唐虞佐

關輔相逢忽五年抗顏臺席羨君賢綱常獨切斯文
寄光範爭同北斗懸使節東移春正永高駝西控雲
空傳民窮吏隱須心力尚欲重來靖漢邊

送王郎中還三河

二十年餘始見君人生聚散即浮雲知君已結烟霞
侶咲我方同麋鹿群海上無勞尋秘訣囊中先自有
靈文長亭且盡尊前酒笙鶴還期月下聞

寄幸菴

不見彭翁今十年北風南鴈意悽然勸庸促似邯鄲
夢嘯傲何如王屋天有約幾時遊五嶽無憂終日醉
三川墳麓處處知行樂雜紀丹丘乘興編



寄壽李南庄尚書

二十年來間別深白雲空望太行陰銀臺誰識尚書
履汾曲今成翰墨林此日三陽開壽節何時尊酒並
閒吟温公洛社流傳遠不及南庄笙鶴音

庄上獨坐有作

山中結屋俯崖陰種樹栽花旋作林豈有佳遊供客
興但將芳草豁吾襟篇章未領宣城訣雲雨都非洛
浦心百斛黃粳一盃酒微醺終日坐長吟

三月初九日過許西看牡丹

今日許西開牡丹堆堆兒漉酒坐相看穠花自識春風

好接葉休爲夜雨殘深夜紫泥巢翡翠層樓朱檻宿
鸚鵡衰容任遣韶華逼幽抱常教醪酎寬

年年高宴賞花天明日花開賞更偏昆弟總能吟五
字兒童不必報三鱣承顏幸有步兵叔行樂何須盧
女絃已促行厨烹玉鯉好隨佳節醉瓊筵

西園眺望

柏

五月不來溪上游溪雲猶自伴溪流雖非給事茱萸
泝絕勝即官鸚鵡洲半頃稻花迷浴鷺萬株垂柳報
新秋何當更挈同心者小酌微吟盡自留

初八日候諸公不至同岐東南川於許西賞

花各賦七言律二首

佳辰每作看花燕，老去風流亦可憐。
草閣於吾非漫興，花谿同汝試鳴絃。
紅英且莫交春暮，綠醕還期醉月邊。
千古豪華誰更在，請將青鏡問流年。
卜築於茲三十春，年來忙似宦遊人。
羞將白髮隨兒戲，且向青山著此身。
海內賓朋消息斷，林間風月酒盃新。
長吟何必如張翰，短酌從他笑李紳。

泲東宴集值風雷大作

遲日濃陰鳩殞風，迴谿花柳益龍從。
彈棊未畢群公興，匝地驚開落照紅。
萬壑陰陰雷送雨，雙崖隱隱鶴鳴空。
凭欄自欲生吟思，一牖烟雲更不窮。

彭麓山房答太微見候

君從二曲城西去，我向雙厓月下歸。
夕日烟雲迷遠寺，晴天花柳暗春扉。
嬌鶯過嶺娟娟語，乳燕衝波故故飛。
對景相思期痛飲，馮君莫自惜羅衣。

奉天逢錦夫望之汝公三君子

諸君並是風流客，帶酒微歌我不如。
十載飄零渾一夢，百年問訊祇雙魚。
詩篇尚憶同趨省，組綬空憐共直廬。
白髮青袍吾獨老，媿從楊子照潛虛。

中秋作

十年不見中秋月此夜清光倍可憐
便擬開樽拚爛醉何須徙倚待高天
符兒解字仍志小賦箇老聞歌更
促絃百歲韶華過已半肯教虛對曲欄邊

十月五日作

一放丘園二十年年來筋力益非
別敢須學士敷陳疏復廁天官
俊又篇嘯傲已緣多病易文章爭擬萬
人傳方將服食求生事此意遙聞倍赧然

山中見月

深春忽見見崦西月自喜開簾
遲月光便簌山殺成小酌何須
瑤瑟奏帝娘長空且喜澄新霽
芳草那堪洗晚香醉臥空齋天欲
旦掀髯猶似詠滄浪

郁縣羅丞聞予在湯泉躍馬見訪詩以酬之

聞君習靜求山縣却愛山翁遠問予
山水有奇君信否風雲多態我何如
閒居莫著潛夫論齋坐宜看老子書
石道齊生是虛語武陵爭得見秦餘

此日

此日山居幽與深
揭來終日對芳林
非關徵詔踈長孺
自是襄陽愛苦吟
兩霽晚川烟漠漠
月明春塢翠陰陰
相將幸有柴桑巾
漫興何須焦尾琴

遲用之東歸

君今習靜返山城，笑殺人間浮薄名。昨向省堂聞客語，因於邸報羨君情。平生不染林和靖，舉世難容禰正平。寄與僕夫歸莫歇，新詩先訂白頭盟。

寄蔡承之

十年不見蔡中郎，空辱音書寄草堂。累幅總憂嗣續事，百年那慰別離腸。還丹有訣無心鍊，近事多虞祇自傷。何日同遊滄海上，却將往事笑荒唐。

答張太微

聞君臥病漸能行，可是溪山復舊盟。我有清尊邀北海，誰堪住節滯嚴城。凭欄倚徙看星鳥，匝座威蕤起砌螢。此際思君君不見，煩將萬物副吾情。

送徐友

君赴秦安春正初，關山芳樹綠陰疎。雲間鼓角迎騶馬，竹裏旌旗引使車。中論祇宜徐幹著，扁舟休憶季鷹居。邵城半載風流在，佇看徵軺下簡書。

寄縣岐山

難兄不愧西臺史，令弟優爲赤縣侯。往日名家無杜曲，新來文獻有開州。中丞已上旌賢疏，百姓空思轍留後。去若逢宣室，問先將民事報宸旒。

游西道中見落花示同遊三子

不信許西春已深落紅驚且落芳林可憐累月風兼
雨那得携壺賞更吟此度諸君同漫興他時佳節想
登臨夕陽似識山翁意亦射蒼原出翠岑

贈行邊使

列鎮迎 恩介胄雄赭袍遙映塞雲紅武臣敵愾餘
虜虎 聖主憂時起臥龍天上使星臨閩外斗間紫
氣照關中長城萬里今增重不數平淮一綫功

贈西谿

不日公車謁紫宸再聆警效恐無因後賢怪底懷先
進 聖主由來重直臣河嶽清秋回使節廟堂深計

在斯民遼東朔北俱凋弊詎惜驪歌灞水濱

試筆

石室棲遲近十年老人虛擬洞中仙半生長暑非耽
寂老去便幽及類禪霜紋小桃猶有箇風翻細草若
生烟襟懷落拓原無為祇愧當時抱甕賢

對山集卷之六終

對山集卷之七

五言絕句

寄伯循

關中多後人，惟爾獨知名。何日辭岩穴，朝廷憶賈生。
丁丑歲十月一日得伯循書，將以是月見訪，喜而有作。

我臥南牕下，黃花遺好音。媿人幾時到，相思勞寸心。
菊花方爛熳，柳條稍衰歇。坐我白雲軒，相將弄明月。
抱靜惱客來，獨喜仲容至。俱是滄海人，安計塵俗事。
葡萄釀作酒，復置琉璃杯。共君宛轉歌，一日三萬迴。

帶雨入郭門。暫宿道傍寺。半夜雨逾急。恨不向君醉。

昔往

昔往何悠悠。今來亦矯矯。綠樹雲外多。紅顏坐中老。
荅太微泝東作

此水遠彌潔。此泝晴更嘉。請君泝上坐。看此水中霞。
君家常杜曲。佳勝定無比。夕陽原上來。此泝亦堪喜。
泝東多楊柳。枝枝弄新碧。不繫即君車。常拂處士席。
木末載酒來。君與坐相酌。聽彼幽鳥鳴。君心樂不樂。

題畫

長裾澹容與。散步蒼松下。不是鹿門人。何似棲棲者。

普緣道士戲太微

瀟灑張夫子。風流誰可攀。雪晴山更好。何事欲空還。
雖有故園思。其如春水生。石門不臨嘯。笙篴殺晉孫卿。
籃輿下西坂。佳勝益春容。泉落蓮花泝。雲開玉女峯。
已不望君來。木末見雙蓋。我坐白雲洲。如可矣。成佳會。

與宗文夜坐

芳意老逾篤。清談夜不眠。與我若裴迪。相遇藍田川。

岐山道中 四首

雨過萬木茂。天開千嶂青。迎風翻錦蝶。拂霧點蜻蜓。
此日岐山道。年時渭水舟。輕鷗拂雪浪。零露濕雲裘。

想像岐陽里依稀寶籀堂臨風無一醉何以慰吾狂
偃蹇栽修竹龍嵒立假山綠濤浮柳色如君翠壓朱闌

贈湯貢之湯號開雲

閒雲既無心安能有拘束愧我山林人何時去塵俗

渡渭南望

水際孤雲合船頭細浪生青山飛白鷺綠竹轉黃鶯
客散太微道人歸黑水西臨流麾短賦即景試新題

可惜

可惜東園花不及西村柳驟當風雨來雨令落自莫守

吳歌

儂如浦中蓮歡如蓮上露不憂朱日晡唯恐狂風妬

右曲二首寄淡陂子

以小織流黃裁為合歡被不得同君着竟如流水逝
人生無百年常思千歲事入門同咲顏出門各分異

北山庭前竹石各賦一首

看君蒲堦竹若成千畝陰月來金瑣碎森爽似君心
刻石為巨缸植此一峯秀依依夕陰生彷彿墜懸溜

用昭宅看牡丹

此花已盛開我猶醉君酒遙知許西曲花片大如手
春色年年似衰容日日改寄與園中花那能不相待

我看君家花枝枝各相勝但能對花酌同是看花興

山中夜歸

日落萬山暝斷崖人不行籃輿下崇坂依約聽更敲
山外嵐雲斷中天河漢流月明人影見珠露浥征裘

嘲希宋出妓

筵開不出妓徘徊據空席盧六本傾心何如李太白
聯輿過別墅接坐散瑤觴不遣清歌出空陳俎豆香

畫

三仙煉金丹丹光徹天起那知玄牝門不在爐火裏
歸牧夕陽洲悠悠穩跨牛笑着江湖客風浪逐年愁

別公望

宵征鷄未鳴下歸畏將旦感子中夜來飲餞白雲泚
君抱循良姿我為葑菲客相見即相知徘徊意安歇
我向武功去煩子贈微吟知君有幽思愜予芳草心

孫方伯青芥白芥畫

托根當芳園凌霜益屏翳清新君自知何須羨姜桂

雜賦符園景物十首

梨園

破玉迷歸蝶分香藉綠苔曉來吟望處絕勝碧桃開

杏塢

杏塢

看君杏花塢疑在朝川南映日浮丹萼翻風墜綠甍

柿曲

未見垂朱實先看發翠螯勅霜齊楚橘和露笑園桃

李谿

不是楚苦里蒲谿懸素蕤森疎明月下遮莫許人窺

桃巷

春川百樹桃綽約開將半為問看花人可似玄都觀

林檎

已盡葉間花忽抱枝頭子酸澁君自知清香亦堪喜

葡萄架

綠苞雖未折清陰已堪想徘徊望東山依依明月上

柳浪

匝岸垂金絲翻風漾晴碧夜來南垞歸相看已盈尺

蒜陌

繩樞飯黍初慙入君采何事綺羅筵亦伴雕盤醢

梅杏竹

季夏苦炎蒸獨愛玉黃子稍着冰壺中蕭爽快人齒

驪山次壁間韻紀留寄於騰遠

思君不能見空望水西村徒載華山酒憂來獨閉門
夜深殘月上寒爐尚餘燼安得同心人並坐理瑤瑟

少年

白馬出青門香風散原野一笑擲千金枉殺負薪者

送別

相逢復相別歎爾優游子三月過瀘州扁舟疾於駛

十月奉迎長洲叔泊諸昆賞花值雨不果

已辦花前飲花神豈避人欲將花盡發故著雨留人
名花開雨後香色更堪憐明日携壺去應成六一篇

杏花亭小坐

我愛千畝杏迢迢園小亭浮雲日夕靜疊入萬峯青

柳下觀棋

場地坐彈碁注酒每苔上水際暗香來怕是桃花漲

渡滌二首

春波何清淺僅能沒馬足不似去年秋驚濤與天觸

西岸桃李花風吹落坡上蕩漾那能還空使心惆悵

鳳麓宴集

三月鳳麓下開花疊如錦復有同懷人云何不歡飲

鳳麓符子宅面面是蓬萊留飲不成醉於予何有哉

乘輿山村遠探奇石洞深行吟紅日暮却嚮晚風侵

花飛春已老棲鳥夜猶翻月下婆娑舞溪邊咲語喧

聞笛

山居靜無寐轟吞維瀨鳴何處夜吹笛嘹唳起悲聲
初月照山牕清興那能歇更聞玉笛敲恍如臥雲關
昨日滯上游今在湯泉宿如何絲竹散又復在空谷
歸牧

赤丸匿西陸嶺上牛羊歸牧童喜牛飽笑歌來翠微

別雨山

子是金陵客何時到此州一官如曼倩千古誦風流

靜齋亭子

歲隄北城下宜是靜齋亭小徑黃花發邀予飲醪醑
坐此生幽思空庭無一塵主人方傲俗溼野又芳隣

六言絕句

川對日

愛此一輪秋月清輝獨射閒園小酌西堂人醉槐陰

漸泊東軒

裊裊微升東海霏霏密射踈簾詩罷呼童送酒歌餘
對客掀髯

觀岩下花柳

雲外小洲飛鷺三陰長泚宜春萬樹桃花夾水蒲天
楊柳迷人

不見耶溪朱杏即多許西王梨一帶綠波圍縣雙崖
物色堪題

水際碧山如畫
京頭輕靄霏烟
錦繡平連漢苑
繁花隱勝秦川

歸稼又將十載
尋春已愜衰年
何必花奴勸酒
方同郭泰迴船

渡渭

馬家渡口浮渭烟
波一望無涯雲外小
舟迴棹泥中野老停車
及岸遙遙清旦登舟
匆匆日斜水際何人樓閣
林梢此地棲鴉

東希宋宅西亭子宴集

城市山林有此烟霞
風月何心旣倩金陶
舞須教盧五同吟

酒醉不知日暮月來始信
更移清興撩人無寐
高情入夢空思

七言絕句

漫興

草堂獨坐望秋山
山色逶迤若可攀
窮谷常聞佳客過
深居偏喜白雲間

葡萄拖蔓作雲棚
首宿堆盤厭海螵
千首新詞堪漫興
百年身世似翻萍

炎蒸已盡涼風來
從此將聽過鴈哀
節物不常人事

異憑君休羨郭生臺
濁酒今朝始入唇清歌不必更煩人座中既有金陵
子碧椀還烹河穴鱗

荅孫生

此曹辛苦亦堪憐擊鼓迎官歲歲然
釜甑何曾見鷄黍征科日日歛丁錢

飲酒樂

碧椀金波窈窕歌綠雲紅日醉顏酡
西風白石雙峯石北鴈清霜柰夜何

酒雖多樂亦多野花香鳥意婆娑
空在縵白馬青蓮

蓋不及谿田臥綠莎

彭麓山房漫興

數頃山田聊自供百年身計未踈慵
但教酪酊空齋臥絕勝乘雲遊岱峯

黑水波濤萬尺懸太行玉屋詎能先
從今杖屨朝朝坐坐看青山下紫烟

山居莫怪四無隣田父漁翁悉可親
指點新谿搜異草安排濁酒薦金鱗

城市閒人訪隱淪烟霞羽客倒綸巾
谿頭靜看蕪葭影世上誰如自在身

蘋花未老稻花香怪底山童盡日忙暫向壁門收藥
墨好從籬外饒秋塲

憶昨歸田十六年時時人號地行仙刀圭未若浮丘
子曠逸今過白樂天

數椽茅屋百年身春裏何須更覓春從此當爲彭麓
主他時咲殺五陵人

即事

美酒何須玉椀盛前溪且喜白雲生相將一醉青莎
上咲殺人間浮薄名

汝誠至

西盤新自隴西來野客相思滯上迴爛醉莫嫌紅燭

短微歌先遣白雲開

去年送子趨臨輦今日迎君坐草堂若待黃花方漫
興也須桑落慶重陽

遼東節鉞新歸子花下風流竊醜畝遣霜威澄瀚海
始知談笑靖皇圖

中丞節制故能雄隴右文章近益下難弟難兄分兩
鎮爲霖爲雨失群公

寄獻吉

炎威赫赫汗如泉秦女彈箏乘曙入願逐南風作雲

兩却令涼思到君前

即事

往時說盡山居樂今日山居更百憂
兒虎紛紛天色晦此生好處是優游

中丞卜築被人嗔何似王淵逐宇文
百十良民一時死張譚翻作好兒軍

於許西同公順兄小酌

長柳萬株高插天晴原千尺下臨泉
金杯欲遣山公醉翠袖先調盧女絃

笑語依依未足親風流隨意始爲真
此生不作棲遲客

客千載爲誰江海人

扶風道中

郵亭新柳厭春陰驛路黃塵銷客心
碧水蒼山予未晚衰容短鬢爾何侵

小店西頭鳳水波東南直接滹川河
微瀾映日金蟾細急漲當秋濁浪多

雍京東去徹咸陽渭水西來觸太行
陵谷盡歸明坂籍衣冠不見漢文章

岐山中道是周京豐鎬王風向此生
諸侯不薄龍祭戲磐石難歸赤帝精

平生不抱越鄉憂老去猶欣汗漫遊今日盡看周故
國他時還宅海東洲

鳳泉東是美陽城秦后離宮跡已平細草不知龍輦
去城邊日日喚愁生

破屋蕭條才數家短牆無處不飛花平原南下蒼崖
出哀壑東迴小徑斜

杏林東逝望隋陵覆斗巖從隱地形香火莫悲邑陵
吏河山空倚少微星

秦皇不是列仙姿漢帝空懸海上思寶訣此林授驛
吏瑤絃何日下靈颶

許公碑石尚參天利斗消磨不記年公子經綸唐第
一鄉邦述作近誰先

夕陽隱隱抱孤村知是何王跡馬有龍種自隨彤蓋
去人烟常傍廐門繁

晴原斜日下山城岸柳園桃喜漸生愛弟善為靈運
賦老夫何忝少陵行

東侍御宅小樓看山

蒼山碧樹鬱迢迢小閣春深俯翠條萬古河山周故
國千家歌筦漢蕭韶

山家終日對烟霞萬頃平林接翠華誰把風流誇洛

社已將詞賦隘長沙
花奴玉笛彩雲歌
日日凭欄樂事多
不見汾陽舊時
宅豈如玉椀滄金波
連年喜作華山游
華郡看山愛此樓
萬樹桃花千嶂
碧分明疑是海東洲

渭南道中

飛絮滿天花復殷
平原斜日帶青山
要知春色宜看
處不在濃陽密霧間
雨霽看山山更佳
層崖西埽靜如楷
天涯芳草芊芊
綠不及鶯聲感愛懷

長安郭門留別錢送諸公

古寺携壺送我行
空崦冉冉午雲生
烟霄不截長飛
鳥江漢誰嫌掉臂聲

華巖宅亭子宴集

芳草名花面面開
山光雲氣接樓臺
青春取醉非常
事綠鬢能歸是絕才

君家亭子華山隈
無數奇花伴晚梅
天上何方爲碧
落人間即此是蓬萊

我飲君家醉不辭
君才清妙幾人知
欲教碧玉歌金
縷先看銀盤薦鱸絲

桔槔呬唾水如泉種藥栽花近幾年
覽景且休誇鄭谷看詩今已遍長淵

予至華山十日林實南原收穫未歸以詩戲

之

繫自東來擬望頻經旬那復見音塵南原風月應須
好東閣嬋娟惱殺人

六月十五夜華巖小樓望月

徙倚危闌感慨頻月光如晝寂無塵
掀簾便見山川好有此山川要此人

靈寶喜王汝隣見過

王生遠自河東至訪我來春到魏州
佳興肯爲風霧息杜年須作五陵遊

前年我醉王官谷今日君看魏谷花
設使虞卿還有比不妨今日醉君家

往時亦羨襄陵酒靈寶春醪更可人
今日青尊若辭醉穠香芳意爲誰新

涇野門墻自識君便知王翰可論文
筆燈灑到晨鍾發拚醉那知夜已分

心遠亭集

我坐君家心遠亭長河直下兩山青
有時白浪衝風

起便覺春林裊裊真

柳浪纖纖拂翠巖蒼林隱隱接殺函開簾日日坐幽
思何必仙人白玉崑

君心閑雅世誰知接歲相看轉見奇天子正爲西北
計須知先靜罕开師

老境相逢志益歡不知亭上有春寒晴時盛日當行
樂無那蒼生想謝安

別徐伯傳

二十五日居靈寶感我慇懃日日過談藝我慚徐博
士揮毫君似費登科

清才高興幾人同草草成篇意即工好趁秋風搏勁
翻飛鳴直入建章宮

別汝隣

我醉君家五日醒欲將鹽海入一瓢傾座中若遣何戡
唱莫放陽關第四聲

示德克

城北追遊興已佳濟西行樂喜能借看他鞅掌千門
者可有悠然三徑懷

別德敷

榆關兵馬故來強大抵都因節制防此日君行看寶

劍好為西北靖攬槍

示德克

昨日予從汴上歸滿天花柳拂征衣却思春色無多
許好謾相將歷翠微

送徐生

遷客西歸蜀道長洞庭秋去亦徜徉那知一片蛾眉
月密霧輕雲總不妨

年前磬欬見君奇累日悠悠繫我思其美重來益滿
酒誰知人世少男兒

二月九日同德克德一於杏花亭集時甥手

俱在

杏花亭上見花飛咲我看花何太遲明日征車過函
谷歸時應有木官花枝

前年花發坐高前劇管繁絃動遠天今日看花朋輩
盡啣杯吟望思心凄然

憶昔此亭初試花與君方駕水西涯醉歌花底催新
釀坐見原頭淡日晚霞

兒女關心有底忙平生幽興動成妨莫教逼近茶蘼
節春事從頭却許長

符郎婉安忽能詩亭上慙勤壽我卮却咲陶公無絲

筆謾將梨栗誣諸兒

兩甥年少思如泉。酷愛山翁賞花編。若報上林花似錦。杏園春色許誰先。

老夫筋力漸非前。別墅風光自可憐。待得函關公事了。年年沉醉杏花天。

篆江已向蓬萊去。鳳麓封丘尚未還。同賞山亭不同住。不知同賞是何年。

二耿吳張幸不違。咲予東去幾時歸。定期爛醉聽黃鳥。再待花香歷翠微。

醉後題詩滿四墻。感時乘興亦非狂。年年花發年年

醉更乞天公六萬場

夢劉西陂士奇

十年不見西陂子。夢與終南策杖遊。何日籃輿過彭麓。與君同醉象山秋。

去年二月九日與德克德一二弟泊子栗過

此各賦小詩十餘首。今日杏花開。二弟復

至。悟省舊作有待得。函關公事了。年年沉

醉杏花天。及年年花發。年年醉更乞天公

六萬場之句。因次原韻再賦十首

歲歲看花花已飛。花神若恨賞來遲。今年坐賞花纔

發却到春風第幾枝

新來無事已堪憐春服初成二月天同醉花前不同賦轉看金谷意蕭然

此日庭柯盡著花老夫逸興正無涯崦西莫羨千株柳水際先看一帶霞

五十五年纔不忙清尊同汝有誰妨行歌正恐花陰短大碗那論飲興長

謾省年時醉裡詩便須極意飲金卮幸無辛苦輸公事却看風流在水涯

西堂新釀酒如泉還我南牕酒聖編有景便看者便

醉古今人裡讓誰先

繁絃劇管坐花前轉覺春園花可憐若把花枝對明月紅英咲殺鏡中天

我醉君歌興灑然不知花影坐中遷須教酩酊同今日那許蕭條似去年

繫自還京願不違柳邊花底坐忘歸新詩美酒朝朝樂莫管春歸花亂飛

好句吟成便寫牆老來日日爲春狂天公有意隨吾好別借春遊十萬場

和岐東許西夜歸之作

泝上行吟月下歸露花涼透
薛蘿衣風流一似蘇門
畫直欠當年阮少微

觀瀾亭小酌同太微作

舟泝溪雲細欲生
湔湔春浪遠鳴觀瀾亭上微醺
坐咲倩瓊瓊理玉箏

四月十九日宴東侍御園亭醉中走筆

亭上花陰拂院牆
渠邊流水浥飛涼
風流不減分司興
喚出紅粧勸玉缸
燕家小妓石榴裙
咲酌醪酥把以君王
面未從花裡出
瑤箏先向月中聞

同樂園中花滿墻
肯將蕭索送年芳
徵歌不羨巴渝曲
入座爭誇蘭麝香

小小亭臺面面花
晴林夕日散雲霞
有時對月掀簾坐
萬里晴暉落障紗

答東侍御

日日看花日日好
芳心不與花同老
有時騎鹿華岩頭
咲指桑田拾瑤草

泝東小酌

滌上春光濃更深
泝東佳興益難禁
天桃漫倚溪邊發
濁酒何妨月下斟

載酒尋盟莫厭貧韶光忽已報殘春臨溪自咲凌蓬
鬢不是年時泝上人

再過煖泉庄值雨懷仲木

雨中重憇煖泉庄仙客東歸渺渺茫却有主人能貰
酒醉時聊以慰離腸

從霽散步

白雲不礙松間月碧水仍圍石上臺可恨風流呂夫
子尋春不遇等閑迴

許廷臣亭子觀假山

小小亭臺面面山雨餘常見白雲還那知斷壁懸崖

趣却在紅塵市間

修山麓鋪呂子與蘇守設酒待子呂子出示

所賦桃花詩因謾成八首

子坐郵亭待我來岩花故故向亭開與君拂石醉明
月世事紛紛何有哉

誰謂蒼陰春事遲晴山處處有花枝
好不道衰翁鬢已絲

弱柳迎風太不禁天桃夾岸咲春深
朝辭函谷尋君至羨爾春山方獨吟

十年一見復逡巡百歲如斯豈是頻
不向郵亭飲羨

酒桃花笑殺五陵人
自別承明二十年春風三過武亭川條山更聽桃花
曲何嘗華陽脩竹篇
折取桃花插四筵紅蕤灼灼最堪憐不須徙倚明月
下只合徜徉待石邊
今日山亭亦太歡危絃如沸辭鳴湍更堪明月生東
海坐見清輝照玉盤
絕壁香來花已飛背岩雲暗濕羅衣知君習靜栖山
郡咲我尋春却釣磯

次華岩韻

畫堂春暖映修篁翠袖紅裙競舉觴箇老不知行樂
莫馬蹄終日爲誰忙

華岩宅集 三首

簾外青山轉夕輝草亭歌舞夜忘歸主人似中天
日萬里無雲一鶴飛
澗草岩花處處開籃輿此日爲誰來萬年不改青山
色一醉何須黃鶴杯

我從積石望飛宗何啻車轟五月江白浪都從天際
下蒼龍疑向日邊撞

醉別廷搢四首

君去巴渝春正深西堂尊酒且論心無端惱殺關山
月又送征車過漢岑

三十年前舊辱知春風歸去見襟期即看翠袖擎杯
處可有相思到鳳池

君家豪爽世無倫咲我因君醉酒頻人世繁華空作
夢仙源日日自長春

六郎文采各翩翩此去還看思若泉五桂莫須誇實
氏三秦今已頌任淵

許西遲舜臣戲成二絕

許西花發遲君看聞到春眠起尚難紅拂若憐花半

褪倚欄無語抱鳴檀

夜來帶酒強扶頭爲怕春歸乘曙遊何事分司杜夫
子不憐花意欲含秋

李戶部克中畢賑北還率爾寄別

西土難危勒使車群公咨訪畧郊墟彤庭若問蒼生
事莫到王克善著書

送虞北山伯俊公甫

太嶽山人訪我來西岩石室酒初開身騎黃鶴欲歸
去閩海蓬臺何處哉

若歸南嶽見方平爲到匆匆已半生此後倘從金液

事好從雲外聽吹笙

呂子北泉精舍宴集

北泉精舍菊花開節過重陽我始來坐對菊花酬節
物危樓南眺望登臺

自擬重陽醉此樓不堪詩酒作淹留狂夫老去情逾
放笑折黃花插蒲頭

去年與客賞重陽痛飲溪亭遲日光今日月明情興
爽何辭三萬六千場

月白花黃酒又清長河恨不入杯傾人間富貴同粟
瓦何物空教誤此生

邵城回首望岐周百二山河入杜遊一水莫歎秦晉

隔雙鳥還泛開壺秋

對山集卷之七

對山集卷之八

雜著

史論一首

靈帝崩太子卽位宦官蹇碩等欲誅大將軍進而立
陳留王協袁紹因勸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不聽紹
又謀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師以脅太后进然
之曹操聞而笑曰此一獄吏事也何至紛紛召外兵
乎吾見其敗也康先性操之言是也此漢之所以亡
也獨史臣不能識其意而妄爲之詞爾曰若盡誅之
事必宣露此何言也凡欲除天下之大害必先有以



度天下之大義苟義有所屈而事或安焉君子寧詘
事而信義况事與義俱不得者春秋之時諸侯皆城
成周而宋仲幾獨不受功晉人執之於京師此以王
事討有罪也而春秋以爲刑囚執人之事大司寇之
職晉人不告諸司寇而擅執人於天子之側則履霜
之漸篡弑之萌也故特書而深罪之若彼嚴也何進
不勝宦官之亂乃大召外諸將之兵使之挾持京師
以誅其衆當是時漢之危猶一綫也乃又以諸將無
嚴之兵絕而墜之耶此於春秋之法蓋元兇首罪必
誅而不赦矣而况其事又未爲安也宦官之毒漢自

恭顯以來若是其遠也蹇碩趙忠張讓之徒欲廢帝
而立協逐太后而誅進若是其固也進於是時既不
能修明漢家之法亟收其權杜篡賊之路又不能聲
昭名義屬之司隸以誅其尤顧乃區區以詢袁紹之
謀及再白太后不從而計絕矣乃猶優游以待外諸
將之兵乎李園之謀春申君也先伏死士以待棘門
之內故不勞而春申死焉此碩讓之徒所以勝進也
董卓入關之後燔熾宮室篡廢天子蕩析民庶其孽
禍倍萬於宦官也使進而在又將誰召以除之耶夫
外諸將之兵猶虎豹犀象不可入人之室也有丈夫

者憂其家之爲崇禍也收虎豹之屬入於室而馱之
至則盡啖其家人此於崇何不除顧奚必虎豹犀象
而后能也况於卓之無所忌憚又甚於虎豹犀象者
而使之操兵以入室乎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
必悖義而傷教也天下之事苟使悖義而傷教者爲
之則未有不誅其君夷其社稷者矣人主之幼也爲
之師傅教導以增發其聰明不幸而有孽人窺覘於
側亦必有以從容捍蔽潛消其志意則在我者可不
勞而定而在彼者不刑而革也田氏之於齊其欲奪
而有之豈一朝一夕也晏子方且安紓和悅裁之以
禮使勿自甚其所爲當是時以魯安子之顯名顧不足
以致而滅也其理當如是也至尚國之屬則悻悻然
怒而作矣姜氏之廟由是不祀焉彼高國者以啓之
也予讀漢書至霍武陳蕃之死曰嗟乎漢之亡也其
是以基之乎乃其事未遠也而進遽效之古諺有曰
莫視其奧先視其突以蕃武之賢猶爾也彼進者何
足以其知其變而視之乎

友論

夫所謂友者與而內我以道者也古之人雖自聖神
必有友友也者友其德以資乎我者也孔子曰毋友

不如已者又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今之人非無友也友其所友而不擇也友其所友而不擇則終日與俱非淫褻狎媚有弗入也非財利物貨有弗親也非憂患死喪有弗止也如是則益愈於無友者也道不知加焉曰吾有友也友之道蓋如是乎我徒以順而莫我逆者曰此吾之善友也我將無惑焉凡所以陷吾使吾日就於牛馬禽獸而莫之知者皆彼所以莫我逆也其曰惟反反焉以道而責我我惟日景景焉亡獲於心曰彼豈所以識我朝夕所與者皆自誇侈者也彼烏能有我也

是則所以使我日就於聖賢君子之域而莫之知也何邪其邪者安吾情而易入者也其正者皆拂吾情也人孰知夫逆順之際可以利害於我而爲之區也故曰憧憧往往朋從爾思貴自審而已矣審乎其正則從乎其正審乎其邪則絕而勿從凡正言終日而內我以道者皆正也凡徒然與好終日而不內我以道者皆邪也吾志於道者皆吾從而已矣吾弗志於道則凡弗志於道者皆吾從而已矣由是則君子小人可以區而所以順逆於我者可知也由是則吾終日唯唯焉惟所語而由所弗改則所以爲我者可知也故寂寂之語附耳之論皆淫

褻狎媚可勿近也夫德者難成而惡者易放也使與
十人居之有五人焉正襟危坐非先王之道有弗言
也非先王之行有弗行也其五人擊筑呼嘯非鄭衛
之音有弗爲也非桑中洧上之事有弗說也則孰從
乎我非甚明者則前五人者我有弗屑也使五人咸
亡焉日與后五人者居之未有能悟者矣故吾爲甚
懼焉榆次金可卿因與余論友余以是言之且將以
自求也

詰客論

客曰墨子之悲乎絲之染也僞而已矣凡異端者皆

務危論駭人如墨子之說則墨子將自不可以行墨
子之道也且墨子之衣豈盡素耶其事爲豈盡其本
耶從墨子之道則可以棄冠裂服破其宮室裸而逐
露而居者止是非墨子之行矣是則僞而已矣康先
生曰墨子之言信僞而已矣然固有其指其指曰夫天下
之色不齊染之於其青則亦青而已矣染之於其白
則亦白而已矣染之於其玄其黃其赤則亦玄黃與
赤而已矣是以傷乎其習之至是墨子之心也今有
惡人者其行雖無齒也其常行而言必屢合聖人之
指者曷也其所以審乎其故行熟也從墨子之行并

疑其言是非所以廣述聽周察博務者也今夫瞽者
瞽者人之所共棄也至其道詩鼓瑟也則人人爭先
聽之是豈重其瞽與瞽者也重其所道與所鼓者耳
今之學者稱古人之法曰儒墨墨之道雖不可取也
然而與儒同稱之矣猶之飲泉焉雖不及源而已免
渴矣且子以墨子爲賢人惡人矣乎夫如爲惡人也
則其言或不可棄以爲賢人則其言固不賤於瞽者
瞽者之所道矣瞽者瞽者之所道世且以爲貴而聽
之則吾所貴於墨子之言寧已勝於貴瞽者瞽者
之所道哉

述秦論

齊有仕於秦者見秦之論下以爲猶齊也訑訑焉弗
陳焉洋洋焉忘焉或曰夫今君王所以屬吏予黔首
吏受令不可滯今足下滯令何也曰吾所以棄邦國
至秦以秦強大可因自安也今君王之令日乃數十
下吏蔑能污紆盱晏也願告以君王歸之或以告秦
王曰四方之客咸以君王令繁不能承也且欲返去
故邑以避君王之誅昔先君以士之益秦國也故引
天下之賢人同秦國之富興王伯之業今客皆庸鈍
無事實又以非君王之法且後何以令國中不若因

逐之秦王曰唯唯其茂曰不可夫秦伯王之所聚天下之表也士咸以君王賢聖可以寬人之憂皆歸之若水下趨壑故海內之國獨秦鉅然盛矣今君王非有重大事狗馬音聲乃恒主所敗覆者日下以繁吏吏故有以矚見君王之幽也今不反飭於內而逐客於外是以約天下黜秦也宜重謝吏以明君王之服秦王曰唯唯明日秦王乃出狗馬音聲之事一心以治秦國秦國大治君子曰夫君王之心不可無正人論道也秦有甘茂反以揚矣然微齊客言茂將無以藉矣進言於君者寧可以無所藉哉

釋客論

客有不樂其官者康子曰夫子何不樂官吾以遼僻不近人事非所以仰望於官者故弗樂也康子曰異哉子之樂也使子以千室之邑治之乃所以謂能仰望於官而樂也是子之樂樂諸其食而已也夫官者食而事之者也君子之於官也惴惴如有持而弗勝矣今子不揣其事而擇其所能食亡可以自官矣古者于官之至也汲汲焉辭焉委委焉弗肯就焉曰恐鄙人不可或以僨君王之命也子以爲仰望而刻計之惟其所不豐而憂也是所以事官耶今夫事固有

不同者其抱關擊柝者雖以急其食也然不望其大且貴以多其食者以抱關擊柝之事易盡也今子所求於官者曰吾不能食也吾庶幾由是可以免吾耕耨之苦也及既官焉則曰遼僻不近人事非所以仰望官也是何止於千室之邑治而有之而已者也是盡天下之物有而後慊者也故曰樂諸其食而已也客憮然曰先生之教我也我故謂不能復得仕也將由是死於溝壑之中卽以食而言也寧不至大豐然已賢於死諸溝壑之中矣樂然於官盡其心爲之遂以賢聲名其官

南嶠子陰德傳系贊

予往過鄜會漢陂先生言及南嶠子之賢如此其陰德表表然非人所能及也南嶠子儒職也俸薄地寒王邦相鄜之編民與南嶠子風馬牛不相及也携幼子客寓潛江潛江之人何無一人憫惜之者顧六兒匍匐見南嶠子南嶠子不忍之心則勃然而不可遏求醫藥致館穀不幸而死旣爲之棺斂又擇地寄葬表之以石收養其子教之讀書於戲仁哉載籍所見若南嶠子實未多有比得南溟子樊少南所撰南嶠子陰德傳心實慕焉爲之贊曰

繫惟天地大德曰生仁爲人心心孰不靈厥養既薄
忿欲斯乘既室且枯至德以傾達不舉職殘物釀名
窮罔思義違天取盈比之南嶠殆且蛆蠅聖人致曲
曲能有誠從約致博奚性復克牧此大邦下民是承
顛連困爵遐邇同情心誠求之物用乃亨惟君不貳
惟行斯真 君相桓桓推賢任能夾敷洪化易如建
領勝殘拯溺世萬其稱嘉子之仁因心匪迎言不盡
意但發厥聲

王汝鄰字說

河東王君世相舊有字矣或以爲不切於義予客函

谷君從河東來訪予因易之曰汝鄰書曰臣哉凡人
臣皆以輔翼厥辟爲職有 鄰之義焉生固學以待用
者安知他日用之於官者不有取於鄰之義乎吾聞
君昔遊京師嘗友乎天下之士於凡所以輔翼臣直
之道講之熟而勵之志者較乎精矣又安知他日不
爲輔翼匡弼之臣而已邪大學之教自天子以至於
庶人均與有天下之責焉故字君曰汝鄰欲顧名思
義若大學之教必以鄰爲職分所當爲也君勉之哉
茲吾先已望子之自鄰其身者何如耳天下之事蓋
未有已不能鄰而能鄰乎人者也君勉之哉

徐伯傳字說

夫丈夫之生亦大矣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使當時誦其美後傳其芳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山東古鄒魯之區也而廣川由漢唐以來論士者莫能與京馬徐生生乎其間其所得於山川之秀要不殊於古之諸君子今且誦詩讀書以樂乎周公孔子之道顧肯不以丈夫自待哉予以先人之事來函谷邂逅於君觀其人聞其言蓋信乎鄒魯之產也翌日生以舊字不切於名請予易之因謂之曰昔陳先生以芳名子者豈無意於子哉蓋嘉子天資之美而欲子流馨於世也故予今易以伯傳言欲子允篤厥履以自播乎其芳也夫愛千金之產者必思所以守而勿失且以傳之於子孫顧於其身弗若焉此鄉黨中人不爲也况誦詩讀書以樂周公孔子之道者哉生乎其思所以傳焉者可也

擬廷臣論寧夏事狀

臣等伏蒙

敕旨令畫寧夏事宜臣惟諸司所論但係一偏未盡事體歸等既戕害守臣推立寘鑪逆事已著若從寬減待其自消理既無事猶難訓方來各鎮以此承之

又將矣可雖

陛下不忍生靈之厄亦必出師務盡勦絕以斷萌蔓
誠不宜如此之議輒俾城壞自貽來悔

擬廷臣因寧夏事計今所宜事狀

臣等前日所論寧夏諸事務在勦絕元兇者緣見被
害守臣雖畧施行欠當要未大爲不道以絕衆心今
法度久弛綱維失序各邊之人萬一相視倚藉陰濟
兇私又何爲禦故務絕根本以靳方萌然猶醫之治
病之標也而其所爲病者臣以倉卒未之及今孽者
已平兇者悉獲標病少愈矣雖可坐視無事不治其

本也伏惟

陛下察之

祖宗制爲法度以整齊天下之衆至嚴有理也至順
有實也至詳不亂也今日執事之臣乃一一取而紛
更之使天下之民若瞽矇其耳目無所視聽持守視
朝廷官屬若視大盜橫兵此何以計也夫其悖理傷
道者臣難以徧舉也藉沒之令非謀叛及大逆不道
者開國以來未之或行也今軍民之家有放債於
官者及行使低銀及銀匠傾造七八成已下者一切
罪以藉沒此其情有可怒也而輒罪之如此前者侍

郎錢鉞特請王府祿米以便河南之民耳乃爲擅變
成法沒之都御史強珍之子卽射利賣鹽土民有
者悉可自行亦何必執要之後也乃並夷其先臣之
墓沒之尚書秦紘歷事累朝功在社稷以勲以舊以
貴以賈八議有其四也其子置樓禦盜比關東軍民
但有資貸之家皆爾也人告其爲倣效內制沒之不
知此三家者爲謀叛律邪謀反大逆律邪苟使在廷
之臣非人類不念其身其子孫則亦已矣苟或念之
將不自斫其忠愛之志耶

陛下又何恃以爲治也侍郎王儼給事中任良弼一

爲查驗內庫陳布一爲陳言雜支陳布以恤民情皆
當時親見其弊覈知其實者也顧其意豈令歲歲如此
以傷內庫之財哉乃悉責令遠戍遼外蕩析其骨肉
此比真盜內庫之布以爲已有者何如也平江伯陳
銳功臣之後世有免死之券以怠慢校尉誣刺多贓
遠戍瘴地遺其老母徹夜悲號聞者墮淚於喑更相
扼腕死罪尚可赦也而贓罪乃如此邪又都御史張
鼎侍郎馬中錫劉憲劉纓張泰崔巖等俱以巡撫地
方查有滛爛剩餘糧草執繫來京備辱萬狀復責倍
償轉折數番若制狗馬人不忍見劉纓崔巖張泰以

有人幹請得免其償而芻中錫等鬻破產業沽易子女折挫數年乃克歸放然猶未也劉憲何罪至於杖殺獄中出屍狗洞蟲集於膚衣不被體婦人女子兒童走卒見之未有不掩鼻呼天槌曾喪氣者也夫理財足國有經紀之道一定之法也卽有侵盜守主者之贓也而以重困大臣哀辱豪傑彼豈斛斛而量錙錙而計邪今有事於糧餉者皆巧避文法之誅而厚爲欺罔之計求其數曰已支放盡絕也視其倉塲則洞然空也昨使寧夏之役尚未安帖則靈州花馬池近寧夏諸路又何以居士卒而俟廿六賊也夫執事者

之志豈不精也法豈不厲也而顧交相欺罔不若其所圖欲以克之適以空之欲以罔之適以散之若爾數年則

陛下之事又可知也

祖宗之於國計其慮顧豈不若執事者之精也每不過求於人情之外者誠以其所有難也父命子以貨而爲之子者尚從而私之况乎非有父子之親者惟祖宗深知其必至每事輒過爲之備以但責其適用勿之而已故財恒克而不窮事恒集而不廢夫財恒克而不窮事恒集而不廢雖三代之聖王惡可加也

恒克
不廢

剝餘之虧折固非正數之減少也泥爛之所亡固非
侵欺之可比也爲按察者稍以責之監臨主守之人
尚以爲甚酷也而以加諸巡撫之大臣此何以爲辭
也今執事者之子弟皆高官厚爵過於功勳才德之
臣萬萬彼嘗有何功何賢也執事者日惟不足又徧
求其疏遠之子弟官之奴匠服事親治而相私者官
之聲勢所至府部大臣莫敢正目也彼以言官薦舉
骨鯁之臣謂爲出位而厚譴之此何爲也文書有徧
審之謬消注有錙銖之差卽詔繫而廷笞之削遞其
職哀沮其命至不計公私之罪千石百石之罰勒之

遠至邊服蕩其故業使不保其妻子父母古之人察
其心而體之猶恐其莫肯爲用而又爲之奪耶今官
自六品以下歲祿之入計不過七十兩二品以下歲
祿之入計不過三百兩而居室衣服男女俯仰之類
交遊餽遺之接皆是乎取之庶直守法之士尚多妻
子之相怨而又以罰耶夫功伐之臣守其世業恐墮
其先德姑爲隱忍以保全其官職也而才德之臣乃
見行可而仕者蒙被衰抑之辱如此彼豈不欲卷而
歸耶執事者又以他法拘制其命脅之以必死鉗之
以無怨故身在朝堂之中如厝烈火之上又安有精

白心以對

陛下之職業也其頑鈍無耻者又從而竊附執事之門逐聲馮勢自固其身恣率其情罔循朝度鬻獄賣官妨賢害正無所不爲無有不至而執事者反以爲賢而數薦之

陛下陛下亦且信其賢而用之凡所以壞

陛下之事誤朝廷之政者皆此輩與執事者爲之也頑鈍無耻者用事於上而才德之臣扼志於下欲天下之不亂惡可得也軍民雜處京師固以

陛下天下之主萬民之父母也執事者有計而逐之

京師之民無有不怨望

陛下以爲

陛下知而使之然也而執事者之門逋臣逃民靡所不有又未見其右能去也私門之姦亡以爲制而來集之民反以爲賊虜而疾驅之

陛下何以主天下也民固有以先世移徙及戍衛京

師者其稱述故甲者示不忘祖也乃離析其親戚墳

墓逐歸故鄉若民入臣出境外交結仇虜之徒而財

帛子女一切蕩失雖桀紂之世亦未聞若此也豈盛

世之事哉在逃軍匠以主營之官剝削太甚而執事

者不責主者之亞反連坐親戚鄰佑之罪京師之人雖同戶莫之知其誰也而又責之親戚鄰佑之遠其相聚而詬怨之夫豈其無狀也古之人彌盜止姦刑其所故爲而原其所以所不得已今之盜者乃盡其不得已也乃不自其不得已者爲之區處安輯一切不問小大強弱但有盜著卽全徙其鄰佑親屬之人彼鄰佑親屬者何罪也茶鹽之利民之所必用

祖宗立法但以禁其甚耳今不問升合多寡卽有犯者並要文引左驗彼升斗合勺皆可以有引也故天下之人重足而立側目而視圖變懷亂不肯馴順固

非百姓之罪也今在外而治民者畏懼執事者之禍已厚求於民以結其歡而橫暴之斂歲無寧日而

朝廷又以嚴刑峻法陰伺其後古之欲民之信法尚數數申詔使之自改而乃陰伺其後以必中之此雖申商之慘刻不爲也而以

陛下仁聖之世哉古人之言平易近民又曰用其一緩其二今京師亡用之人溢

祖宗額制之外者不下百數十萬坐食東南之財而不知檢方且務爲征斂以赴其用設有姦回不軌之民如勝國時陳友諒者

陛下又將思辭以假運耶邇自丁卯以來今日督造
明日催織又明日採取使者相望於道未有空歸者
也東南之民顧豈皆甘心耶直朝廷靈聖懾伏而不
變耳卽一旦有徑澤之警

陛下總不自愛如宗廟社稷何哉臣故以善處寧夏
之事猶醫之治病之標治之固安不治雖病不死而
此數者則致病之本不亟治當在膏肓不病亦死亡
可救也臣等世賴國恩有主辱臣死之義故不復忘

諱輒布愚衷伏惟

陛下察之圖之千金之家尚百方保護恐失其業而

陛下所承之祖宗者盡九夷八蠻之城皆所有也柰
之何坐視其弊而不救之豈不深可惜也今天下之
心雖傷而未失也

祖宗之制雖紛更而具在也英雄豪傑沐骨鯁修直之
士雖廢格擯斥而猶存也

陛下一旦勵精爲之則是數者舉集而湊矣失此不
治非臣之愚所能識也

鑄錢議

臣竊以事有不得已而始爲之者猶必盡視於情之
所宜宜矣終或有窮焉則亦未免病民而不爲便錢

法本歷代初造中衰之際財用耗乏不繼姑權宜爲之以稍補塞焉爾承平之世財有定取用有定度柰何可遽起乎夫所以遽起者臣知太倉銀數不克諸邊饋運不已也然其事勢所至臣恐有五不可者使錢禁一出小民不知上意所在必相鼓惑以爲將廢歷代所制市者匿收者散相易者不相信得者不以爲有雖散之於上而下已疑懼而不受矣設有他事偶起朝廷卽欲嚴法以驅能易以用乎此謂一不可人居久靜而無所擾則蠶蛸相雜人心久安而無所拂則譎詐相起百姓逸居無事朝夕所念惟財利

是急今以鑄錢號之天下彼肯兀然守禁而不盜鑄者耶盜鑄不已則必以法繩之嚴法之際官吏又緣以償憤報怨民則有死而已况利之所在人必趨之示民以利而又繩其盜爲恐殺者日多而鑄者日盛也此謂二不可况事安於相習疑生於驟見諸邊之民習於布帛銀穀之交卽使易之以金彼且疾痛不欲以爲無用也今以通於諸邊有不愕然駭耶於此固有不可以法相迫之勢矣然尚無足懼也使給邊錢糧一切以此用之則大可懼矣北虜犯塞邊餉匱竭丁運大起且不足繼况前此只收銀粟與布無妨

於用今易之以錢則能可以不懼乎此謂三不可且
銅炭非常積之物賦之所取亦有額限需之不得有
司必將別爲之所夫苟別爲之所有不緣以求致乎
今民安於無事奢巧相競窮之不克常賦所入尚煩
縣官嚴限而不能集而又益以此哉此謂四不可民
安而動則驚惑煩厭行錢之地習於舊錢之貴而新
錢之賤一旦聞以鑄錢行之則必以新錢不可久用
即使畏法勉從倘盜鑄之令殺人繁多 朝廷不忍
百姓之死革新錢不鑄則蓄鑄錢者豈不深以爲誤
已也法不行嚴而使之行既行而又守止竊恐法之

不可以示民也此謂五不可夫五者之中三不可爲
重而五不可繫治體爲尤重省財足用自有經畧固
不可專於一錢之有無而已也此不之已則時尚得
已非臣區區所能定論也謹議

與王秉衡論易置狀夫事宜

計事者誠貴揀慎周遠倉卒之際雖固有如意者小
如意率小敗大如意率大敗此雖聖人復起不能易
也何也天下之事其衆若牛毛其大彌宇宙其細極
纖眇彼以倉卒小慧謂可盡之矣其道固無有弗敗
也今關中雖不罹兵燹然山南之寇煩餉數年矣老

弱枕籍於溝壑之中山南至於今未平也而北地上
郡悉數歲稱歉貧民剥樹膚發草穀以爲食寧夏雖
新淨逢蠶一被狼藉倉廩虛耗矣延綏甘肅諸鎮虜
數梗道居者不得耕牧攬運者不得輪送其害蓋數
倍關東也直未焚城邑掠婦女殺黔首似安平爾而
軌輶不思久遠妄遂已意輕忽行事罷費百姓如彼
彼固飲藥昏眊矣此其民何罪也故不避僭踰輒上
與兇計夫城北之圍直張氏十數人爾合邊腹數百
之兵晝夜圍捕但獲其三四人餘師皆冒圍而出官軍
物故與之相稱彼且未有劉齊之盛也至知府不敢

遽出祀厲盛借兵衛若備大敵而關東之賊鄉嘗欲
西望入關矣關東之勢豈如張氏甚少耶軌事者何
不近以此慮也曩聞兄與鎮巡諸公極力區處防守
要害修繕城邑訓練兵民警策官吏卽承命者未必
盡如約法然亦今古恒事民不勞事不廢也民私若
曰卽莫之勝亦可以粗守矣此備之道事之理然也
故選置壯夫肄戰修具者凡以爲此而已今軌事者
徒以遵官崇階握侍朝命抗馱群列悉取其約束而
更之罷狀夫之置寵無籍之人令郡縣另擇光棍游手
者食以精廩給以利器又汰不堪供役之戶徵取銀

十兩資其裝束此法一行關中之禍成矣故無待關東也昔韓德夫以此施之真定彼時民方承平畏法愛念性命也尚嘵嘵以爲厲已而勝盜勝盜者害過於盜也其施於今雖三尺之童孰知其不可矣夫民自賦役之外瘁瘁嶮嶮勞苦終歲莫能養妻子給喪葬也山南及三邊數歲供億之費又杳杳相仍若疊緯積蕪小民懷亡思亂之志靡有弗及矣乃又以此重之夫常役之制今年力差則明年銀差百夫之戶銀差歲不過十五兩或二十兩而舉族號饑寒矣彼不堪供役之戶則常制不過一二錢多則五六錢又

多止一兩耳而益之以十兩不知十兩者爲力差筭耶此雖盡誅其戶采繫其妻子有不能也彼又何以給光棍游手耶夫民之至無賴不可訓導爲善者世之所指爲光棍游食者也人之至親莫如父母篤愛莫如妻子而光棍者方且不顧父母妻子之養今以官府升斗之惠責以守衛城邑之事其故心宿志又固有因是以感觸他移者矣一旦寇至吾方束手孤立借効於彼彼亦恃其馴練之素驕悍於我促之則心違容之則事敗彼誠兩顧於寇我之間在我者養無太厚動有峻法而在彼者恣意致欲罔不周遂寇

未之入而彼先爲內潰矣故於是雖有頗牧之將不能爲之用也非不能也勢不能也譬之虓虎在柙苟就飼喂稍若馴服一出其檻必反噬飼者此會稽之守所以嘗項梁之劍也史記所載除肇創草昧之始不論有邦之主經畧之故自皇帝制兵以來訖於今日僕亦嘗究極之矣未聞出良民進游手以爲武者况今日群盜政彼曹輩也乃又以此輩預養而待爲之資此盲瞽女子聞之而大笑者不知何所爲爲導官高年之士反亟趨劇行如此彼劉齊者將已鼓掌瀝酒而私慶矣夫內失庶民之心而外資盜賊之援

危國亂邦孱臣愚士之未計也盛世公卿乃望是以彌盜非愚則痴矣况於此何不急爲之圖以安其衆比聲一揚向之壯夫必欣然散去如釋負而游手無藉之徒攘臂爭先矣壯夫散則武備廢而盜無靳志將手無藉之徒先則孽禍蔓而敵有厚資若然則關中之事去矣夫事本易集而效本明著也古之人動難於老成持重之臣者以有深遠長顧之慮行易而效長也今不求之於其易而索之於其難不圖之於著效而望之於隱福此妖人燒符致鬼之術殂身死軀之道也或曰古之興國之君由屠沽盜賊與之成

事者多矣子以游手亟絕勿用不已過乎曰其大畧
吾已言矣此政所以塞其釁也夫特收良民習戰馴
守者勿但善戰可恃又以陰奪游手無憚之志也故
以戰可以成殄寇之功無戰不失其守家卽又萬不
得志必懷愛妻子屋廬田畛死不爲亂此孟子所謂
有恒產者有恒心也游手之徒則異此已勢孤則俛
伏放下甘爲人役有火盜小警則趨順掏摸無忌親
故甚至因才而異父也若教之爲兵資其食力養藉
以藝有小寇卽亦可以小有勦績大寇至劫仇姓殪
恩家反戈往迎矣何也戰則不可勝敗則受罰罷食

又失利也所謂無恒產者無恒心也今天下幸獨關
中無事東盜欲窺關中一有無不可知然古用武之國
不可不慎也惟兄速已其事而亟圖之賜不肖以闡
闡悠遊之樂則莫大之幸矣况百二之險萬萬之命
乎

與姜武功計處樊仲等賊攻犯事宜

承諭曲盡計度滿城及郊外生靈荷德寢愛比之更
生然有數事輒令錄上煩亟爲斟酌施行則所益不
細曩時蜀漢征勦播及無辜正坐執事者不能先物
審處以致倉卒失措雖悔何逮昨日得賊馬者卽以

馬賞民人人思奮恨賊不卽至境賞罰之際果能倡
勇鼓氣如此有不戰戰必勝也惟公亟求入操之人
下塲操演昔種武功懸金錢誘人習射已有益於宋
矣何今異昔耶一擇精力之人守把城門盤詰姦細
斂昏封閉日出方開若有面生可疑之人卽送官查
究遇夜有公差人至亦必遠瞭同行之人多寡然後
索其所執關文牌票果是真實方令守門官布列執
兵之人開門照數放入蓋恐賊輩乘機夥入不得不
謹也一上城急令上城之人逐名搬置石子在上每
人以三五斗爲率以備緩急仍令每五人具手銃一

把火藥銃楔俱要完備精好萬一賊來攻犯城池倘
石所不能及者則濟之以銃賊不敢遽近矣一再擇
各處鄉村丁壯者令編爲群伍除大密村鎮自爲防
守外其眇小村坊宜三五處相結俱要器械精好垣
堡堅完不惟遇賊可以勅拒無畏而官軍喜功妄殺
者亦不敢肆其志矣又於境內軍屯寨聚摘取精力
驍勇之人令自備什物編爲行伍與城中良家子弟
及機兵民壯立番演習銃射居前兵刃居後務令純
熟齊一然後用之出奇勦賊則所向不法全功可致
也一各色入操人數旣令衣着整齊器械精好矣仍

須編置行伍或十人或二十人俱要先立隊長建設
旗幟必其人人相認隊隊不錯然後令之審金鼓之
音識進退之節遇有緩急號頭一舉各相檢察毋使
姦細乘機竄入以生他變又與嚴立約束功者必賞
罪者必罰則水火可蹈生死無避矣更選前鋒之人
八九十數給以紙甲令之衝鋒直前則後軍望之自
無不奮力爭先矣久之則人人敢勇遇敵則摧一可
當十十可當百有此千人雖橫行凶奴可也况無習
草竊哉一各處鄉夫除修壘城堞者待其功完放回
外其餘應點壯丁欲審視有無器械宜令該里里老

先逐名點開明白的無面生可_以疑之人參錯頂數方
許上堂稟過令村長以次領進_而點視若里老胡突擔
塞不行用心致有踈虞先反覆申喻以軍法從事令
下法行姦細聞之自不敢舍命夥人而遠近皆齊矣
點視已畢領打關防就令出門各回村鎮瞻視緩急
收拾禾稼協心防守則農事不失武功丕振壯丁既
不至怵惕歲月村坊又得以互相保助矣其出門之
後仍要把門者赴堂稟報某里壯丁若干人某時出
門則凡在城內者皆係的有來歷之人而一切訪覘
姦細無復容身之地矣

與乾州太守趙君書

地方孽人興亂邇者二十餘日往來興平西南諸村
哨聚村民椎牛掠馬肆爲大言更無忌憚當塗君子
雖已識其將然而施行處無且尚蘊而不發使不肖輩
如坐烈火忽見二十一日酉守票到縣乃知攻擊城邑
矣當此之際若非執事事有素定則倉卒相值何以
爲策州一破賊勢逢蠶起素被蠱惑之人觀其行事罔
刃不知從者幾千萬人而東指醴泉南嚮敝邑勢若
破竹夫復何忌故今能不損一人不勞餘力坐致平
定者秋毫皆執事之賜也已謹具書當塗備陳始末

少盡執謝之私此非不肖一人一家之幸也新聞獲
餘數多斟酌區處曲當其可此又甚慰復有合計事
宜數件隨啓申布倘被垂察或追來效一此輩往來
之地止在高祖廟馬嵬南上官薛爐鎮一帶其南過
渭河則祖菴一帶而妻帑寄居則郿縣東南鉄爐菴
寨其間若無交契深厚之人何以存住許久時日盖
村野之民不知義理與聞左道之言便乃徹骨相信
是以反覆牽連膠固難解而涇陽玄狐教妖人何啻
萬數所視以爲進退者特在二十一日之舉耳此舉
既敗則是數處之人解體過半矣今不預爲之計萬

一賊勢復合卽不敢復犯城邑而鄉村剽掠之苦何日可息茲欲以聞上司急爲出給告示隨處張掛將連日斬獲之人名姓明白開曉其人常以樊伸妖術術惑謂當做何官職今乃首領不保如此往者靡遺來者可戒凡爾各處軍民人等告示到日有爲賊黨蠱惑者便宜洗心革故自求多福能將樊伸楊朴張和董漢等有名賊首設計捕獲者卽許免其脅從之罪仍照河南四川首功之例一體陞賞其樊伸等經過地方曾與做餼酒之人乃一時被其氣焰薰赫雖云法禁有違亦出勢不得已姑且免其究問其壯丁

男子爲賊劫等語爰塗面及著名賊簿哄誘脅從者原係被賊威劫之輩歎比之楊朴等同謀結聚不同若能改悟走回許自到官給與執照令其寧家生理其楊朴等果能改悔前愆將樊伸等不拘斬首生擒送官投首亦照前例賞功免罪如此則民志自定賊勢自孤不待旬日之間諸賊之首悉逐官庫矣一立賞植信所以勵勇取勦凶逆之大權也近聞州上於諸賊攻城之日大營具射者州中之人人人思奮恨不身對賊鋒以新收人聞立節渡口地方所報二十二日辰時賊衆先後二十一騎駐渡索船船丁各行走

避村民數輩執兵追呼各賊徑西而去趕下馬匹地
方牽來報官姜令印便賞與以勵其氣諸賊恐追兵
繼至從列渡徑去雖因往來鉄爐菴寨孰知道路淺
深然舍舟而涉蓋亦深有所不得已其餘黨數百
正以事勢窮蹙不能相及以今料之只在州城東西
及興平一帶舊行坦路村舍馮熟隱匿若出給曉諭
令各村挨拏呈報除官有定賞外凡所獲賊人一應
物件不拘馬騾銀兩悉行給與則遠近相傳必多奮
迅更以隱匿不報與犯人同律召號則勇敢之士志
向既專而隱匿之亦不親踈靡諱不十餘日自受自縛

者源源而至謂孽蔓猶滋氛祲不消者吾未之信也
一二十三日見州上批廻本縣票帖云賊衆自言去
喚所約銀兵及涇陽玄狐教私人復來攻城事之有
無雖不可料而備之曲折誠不可踈使賊果如今日
鳥散而去固已幸矣倘萬一如厥所言則倉卒之際
何以爲計今宜密切令人先去鉄爐菴寨抓探賊輩何在何
往若果招誘銀兵宜申行上司火速移文巡檢于鞞
令其多方訪邏勦捕鞞有令去則山中小寇不惟不
敢轍同賊謀抑且別爲巡邏搜捕何也伸等皆鄉村
游手好閑之人止以妖人誘引扇惑偶至如此山途

巖險旣所不閑兵事倚伏又安有見自寶雞至鄠縣
牢谷一應山口各請上司指揮所在官司督人守把
賊必進退兩難束手就斃矣若賊尚在此地留滯未
發宜密行寶雞把塞隘口截其西奔無移整屋揚兵
致邇遏其東邁凡武功扶風岐山鳳翔沿渭河道但
有淺窄可以例渡之處及一應通行行船渡口仔細
隄防不許擅便放賊比渡乃徐陳師厭境依前明加
曉諭立賞要成則事更易圖計無不獲矣一玄狐教
不但涇陽一處咸陽醴泉三原三水淳化高陵處處
有之但不若涇陽之多耳此教風行二十餘年其妖

師所至家家事若祖考惟其所需極意承奉一飲一
饌妖師方下筓入口其家長幼大小卽便跪請留福
奪去自食至於退處空室則使處女少婦次第問安
倘蒙留侍枕席卽爲大幸有福其妖師者又令此輩
照水鑑形云某後當爲何官某後當有何福愚民易
惑便爾堅志奉承牢不可解然心旣希有官祿志豈
無懷叛逆往歲藍巡撫在陝僕嘗具書備言其事畧
云此地十年之後必有大憂宜急爲之所藍公星夜
取知縣劉仲和至分付區處顧仲和不諳事體曉諭
無方致此輩托求太府反謂官司生事乃其官司亦

不能禁矣而此輩方且深根固蒂聚貨通官打點承
對搖手一呼應者千萬生員楊芝恐貽害地方具呈
巡撫衙門發縣跟究縣官以受重賄將欲故勘復畏
人言竟以他事致芝於死此後雖有豪傑敢言之士
閉口不敢矣今欲悉行處置則干碍人衆不若申達
上司但摘其爲首之人二三十輩斬首號令則愚氏
將曰彼嘗照水見有何官今輒遭此方來復有是人
行妖蠱惑雖呼稱爲深信者亦不信矣此其陰騭於
民奚啻萬萬哉一此賊旣行叛逆攻犯城池上司將
必加兵搜勦所過地方不無玉石俱焚之憂宜曉諭

各處鄉村鎮店屯寨軍民人等寺急爲修建垣堡立柵
置兵警至則鑼相援軍來則列兵示備不惟賊衆見
之寒心而要功之徒亦無所肆其志意矣一山東響
馬四川保兒皆深根巨盜攻剌慣熟之人比之此輩
實有徑庭各處鄉村之民間其聚衆攻城曾不見彼
技能何似便乃深自疑畏甚至婦子離散產業蕩棄
地方生事之人又復乘機劫奪財物若不反覆曉告
令與近村之人自相保助不許擅離本地不拘反賊
及乘機之賊并力擒捕依前送官給賞則外賊不惟
易獲而內地復難驚潰此又計之所宜先者不可不

慎也

答德克上書

白七弟昨晚且寢矣覽爾所上書深有意致卽爾不知吾意所在然其言自多愛敬此正吾弟事欣然終日且知弟由是以往能改過亮德也益大喜飲酒數盃至大醉卧矣恐爾不知吾樂故以此告爾

對山集卷之八終

對山集卷之九

書

與彭濟物

數年不覩光範偶辱過問卽甚慰甚慰然又倏爾而別此情如何明日逢德光道及雅愛云云此誠斯文骨肉之至他人誰肯然者感灼累日然竊有所未安者因公知我厚故不避訶責輒布上左右惟公察之聽之僕自庚午蒙詔之後卽放蕩形志雖飲酒不多而日與酩酊爲伍人間百事一切置之此不但信於鄉人妻子奴僕也蓋素性踈懶偶因官秩羈係數年



若招豚擘鷹而一旦得此中心之快實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自東方多事以來聞其驍傲無狀如彼卽或奮然有攘臂之意隨復自笑自詈以爲狂奴猶爾不量卽又飲酒散髮踞林麓此其性習之已成激之不返雖三公之貴刀鋸之辱不可奪也况數碩之粟半幅之紙乎僕自幼支謾無狀性好是古而非今始仕時望見

先皇帝寬仁大度卽自私擬以爲臯夔稷契之業可以復見於今而狂放易言畧不修飾至

皇帝嗣位之後又見其英毅果斷益喜益負以爲部

志當究於此一 時交與之士反覆輕易不檢惟僕言是是故謾論譏說畧益忌畏日就月將幾踵奇禍幸免殺身而歸而二三者又補砌所無以爲真有使僕含垢於有罪者之籍與不肖之人同被驅放上辱兩朝作養之恩下累先人蠲介之業生平微志付之穢塗情苦心苟不復自愛暇日偶讀皇甫規避梁翼之事與蔡雖郤九錫之書喟然嘆曰彼何獨不得含垢冒汚而成致美節如此也又偶讀柳宗元傳曰卽宗元有不同於叔文然親與之交而受其職任矣夫身有規離之操而迹廁宗元於九錫之間仁人志士

宜於此何如也今僕之所憂者在忽有大馬之疾死
立壑之下不得伸其宿心原惊耳而區區官秩之事
非所念慮也瑾之用事也蓋嘗數以宗秩誘我矣當
是時持數千金壽瑾者不能得一級而彼自區區於
我我固能談笑而卻之使饕餮巖嶮之人卒不敢加
於我此其心與事亦雄且甚矣當朝大臣蓋皆耳聞
目見而熟知其然方臺諫論列之際出於一時倉卒
未暇差別而今則又數年矣夫伊尹之輔商也一夫
之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僕卽非賢者然豈少於商之
一夫哉大臣者乃忍使之雜於孫聰曹元與云云之

間邪故鄙人之心至此益放益已披髮哨歌至於終
身而不敢悔此非甘心為長沮桀溺之徒也公之義
曰古人內舉不避親時之可舉不可舉非僕所知也
而僕之不才污穢亦非公應舉之人觀近臣者以其
所爲主於此使識者苟爲之言則所係於公者豈細
哉今僕之不可於當世者有五而甚不宜出就官職
者有二性喜嫉惡而不能加詳聞人之惡輒大罵不
已今諸公者皆喜明遜而陰譏此一不可翰林雖皆
北面事君而勤渠閣老門下者以爲賢能僕嬾放畏
出歲不能一造其戶此二不可人皆好修飾文詐僞

恭假直而僕喜面訐人未有不怒者此三不可士大夫
不務修身法事之業而俱呻吟詩文以爲高業見其
詩若文不能不怒故見輒有言而彼方望我以爲美
也我以言加之此四不可與相好者接必因其職事
加勉戒之詞多忤其所好彼或未從卽拒而絕之以
此親踈多怨苟復見其所愛者又不忍不告或又告
之彼卽又不從而僕又絕之此五不可執德不宏不
能信之於人雖頗自好而當世談論之士多加詆謗
自入有罪者之籍污穢終身莫能自潔使平日所立
之志局閉淪落智高萬物之上而名陷九淵之下於

中夜竊自嘆悔不當輕易效慕世俗科舉徇外構此
兇溺今又不儆而欲仕乎此甚不宜出者一時同黜
之人固有不幸而被污者然罪大惡極羞談於婦人
女子之口尚十之九彼莫不覬幸僕出以爲先容之
地而當時宰執又率崇私愛而乏分別苟欲引其私
人必援僕爲喻是所以用僕者非必實知其爲人而
真明其有誣也如此則是以賢者之身而爲不肖者
之資矣語有曰君子非其招不往以不賢人之招招
賢人如之何其可往哉今衆人雖以不肖謂僕而僕
未嘗一日不以賢君子自謂已如此自謂而人以彼

謂已蓋所謂嗔爾而與乞人不屑者也此甚不宜出者二明公之意特出於一時愛念之篤偶未詳究及此然言出乎口通乎心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此區區平素之惻可一鑒而盡者公如覺之必信其爲肝膈之實慨然憐我體我矣會公甚難既會又復匆匆不得請益而又能迎候敝邑此甚負公也諒公有以恕之乎臨紙惘然春和伏惟保順幸甚

與王子衡

數日之別已勝數年矣諒公同此情也華山之遊此平生至願况又與吾兄同之抵家後百事狼狽荆妻

淡氣發作幾於不起小女出嫁伊爾未免匍匐耳有富者之事官有公負者之禮父息之情誰能不礙此二者使不肖貪卒言兄長之前顧不得羽翼而更耳奈何奈何在省時會近山尚書濟物總制俱道雅意隆篤細得近山言深服公所以處我者有禮也近濟物以他人之謀將致我幕下昨已爲數言絕之頗涉峻厲於乎彼殆以我爲何人耶大丈夫出處自有禮義豈私好私與者尋隙投釁附會可致耶兄與我有骨肉之分當憫惜至此丘壑之下凡有志天下國家者豈所忍居苟有所不可則亦寧死守而不易耳

平生碌碌別無他事維此點檢最難而又失之死無
面目見先人於地下也蓋此又是一番波浪比之往
日應舉不同如之何可以輕且易而言也厚齋之意
雖善然非實知我者固已惑之矣然來之則不可也
去秋有一客相過極言彼所以拳拳於僕之意方在
杯酒間僕變色大罪聲轍四隣僕豈彼之所宜論耶
昨見自彼來者云彼已深合於我此不知僕正欲其
合也卽此可以再見不肖之心矣張史來甚急因先
附此意不恭之罪吾兄想深有以亮之稿序數日後
當托人附上不敢召吾兄也臨紙耿耿無已

數日

與藍文秀

承命撰平蜀序文強成附上甚媿不能詳著其實有
辱委付多矣夏初伏諗尊體佳勝萬福欣幸無任蜀
方旣寧兵事永息關中數年不受剽掠流散之苦者
誰之力也來教推讓再三不自滿假大君子之所爲
自有以異諸其人如此敬羨敬服瞻請伊邇伏唯保
愛以膺 隆命不宣

與朱升之

天下之事能以德美傳不朽者今不過數人耳然皆
爲言者所遏此固世道使然然皆以黯昧難曉者或

偶爾有之而超然在人耳目者亦不能免此可長太
息而繼之以痛哭也公清聲大才雅量恢節孰與古
人多讓彼以私怒左道之言卽又如此賢哲之黨盡
矣公固不肯緣此輕重言者國是所關治亂所繫小
人坐享清譽而君子蒙被污辱欲天下亡事安可得
哉李獻吉被論尤廣至有以敗壞風俗言者於乎獻
吉豈斯人哉此可以占公矣僕雖宿寡行檢然視鄉
黨自好者亦少有優劣乃前此命爲劉瑾黨士修學
之志雖古人所至尚安有推擇何至黨瑾者苟可以
甘心快意固不暇計此也公不知尚移何處卽或以

別事在關中亦好當請公西來與坐論數夜使細小
輩見吾儕胸次忠君孝親立身行已死不以易如此
兩卷俱封上媿不足稱副委命書籍托劉令尹數日
後卽可馳上公卽有外移其行當在何日然須待命
至乃始動否倘行急可示知之僕卽星夜來求靜處
與公別也使來數日爲賓客所冗不得具裁甚惱臨
紙又復匆匆不盡其欲言伏惟亮察幸甚

與藍文秀

伏聞寵命之至欣慰不已明公才望功勩豈一南侍
可盡然當此之際百事破裂不忍言比之前明公身

任安危之日又稍異矣以此甚爲門下喜也敝邦之民數年蒙經夏得有闌闐之樂而不肖私被特又爲深亦嘗頗忿承事秉節之臣輕忽喜變不能鎮揚國威殄靖妖孽虛恢越絕敢肆大言以欺天下而當時用事之人不書其名實輒乃加之功代德注之上以其小而信其大使篤實之道弗彰幻謬之徒得騁因以平蜀之事私爲論議據事究勲私若頗當於明公之行用爲遠昭文采雖不足綜核已有餘矣不能躬候行節私心懷以仰何可言外具粗儀并序稿特令第淳賚奉冀垂以省幸甚春和伏惟保愛以慰斯民之

望不宣

上邃庵先生

海久違台候無任思慕之至去冬得承差所寄書教洎諸刻本奏讀以再四乃知

聖主隆重之音心如此天下生靈之福斯文之慶宗社之賴也吾師當身任安危以報

九重可也今日所急在正士風士風一正則上可以正朝廷下可以正天下此吾師之所以教海而海之所以學於吾師者也值便謹此上謝不盡下誠

與楊叔安

遠辱臨降顧山縣荒落無以欵洽爲罪聞其日已至
咸陽想極勞倦也子衡蜀使來辱教及望之書皆骨
肉至意往時與邃翁有奉天之遇者以翁嘗遣張通
判相請師生之意不可恣然耳卽宜與他公不同昨
子惇撫臺亦有書來耳其人愛念隆篤已極銘感傾
晤莫由或可具簡相通而已且用昭家有一事與云
有干一家口食惟此是望固不容默默也小兒栗以
五月十九日發熱至二十一日出麻子瘡今醫謝俱
畢甚爲安好亦一未了前件了之良佳就考事多在
七月中澣渠夫婦亦自無恙此老景至願也以所欲
知故具啓仲夏酷熱萬萬爲道保愛

與何粹夫

二十餘年不見故人顏面書札亦僅六七還往而衷
曲萬千尚未一及豈但可以痛哭流涕哉前日涇野
去又復匆匆不得申問老兄卽不爲踈懶我尚何以
自謂也往年爲兒栗娶泮陂女一年生子子死婦恚
恨亦死某自荆妻亡後齒落形憊已極酸苦乃復丁
此只得從頭匍匐又求叔安季女與栗爲室春初東
邁中夏方返人生幾何遽終日了無休息古之達人
可復若此也十年前於塾屋彭麓買田數頃得一幹

僕力作頗足口食其地易水稍謝旱乾之憂矣兒女
事變歲無饒歇山居頗近名隄無能以暇遊行豈僕
初志哉近得希道書云丈夫不作萬年之身亦須有
以傳之後世某之踈放後世之傳不敢擬而萬年之
身則劉文奎已先得之往吾兄語此甚謂不難今力
求數年茫無涯涘肯指曲折某當倏出泥淖中也先
述所示良竒某爲此十年益乖初閱門戶頗多不知
何者爲是有暇有可批示否涇野在南想日與傾晤
來秋欲拜掃先隴就訪兩公良晤不隔想應申遂久
旱酷暑萬萬爲道保愛不宣

與呂仲木

冬中一別又復季夏懷想當何如也喜令郎益就安
好昨栗自靈寶還雖訪不克遇而起居甚詳歸而語
之深可謂執事賀也人須有疾而後有憂畏知攝養
憂畏則志意不肆攝養則防閑必嚴雖長生久視亦
由此申縮耳比在留都相與栢齋兄日相傾晤所益
不小但恨谿田有此良覲何爾遽歸彼中殊多暇日
不但視北京爲閒雖鄉間亦優也胡不重以兩君之
別爲惜邪近聞已抵家曾因便附問想辱見答北地
通旱亢久積熱頗生疹疥無任疴痒不得盡所欲言

萬萬爲道保愛

與蔣文暉

語曰白首如新傾蓋如故僕亦踈放人耳常輩莫不以爲賤執事反以爲佳不必覲人晤語已若數十年深契篤好者某何以得此也所媿宿志已荒不能因時樹立以自表見爲知己羞耳比日起居住勝僕五月二日昧爽抵家而叔安送兒輩亦至與居數日方別則閻公甫至久枯燥陽疹疥大作勉強逢迎益罹厥苦無可爲計乃以風劑煮湯不時浴浸得至少康方畢舍弟五旬之賀復有親友拂塵之請揖讓几筵

迄無寧日幾欲修謝提筆汗流恐使者久稽近懷嬰念因借所親洞室草草爲此稍述冗駁聊具于右想所欲知也切惟高明氣度超越識量淵謐僕之無似實所希覩倘以時日是珍保練爲重使天下蒼生再覩伊傳勲業之隆豈惟斯文之望亦知交之光也瞻晤無日不勝耿耿小書數種將鄙意耳萬萬監存詎盡傾想有便不惜教示爲幸六月朔旦某再拜

與寇子惇

仰間得手教展讀數四無任媿感昨西使寄望之書來亦道此翁留意不肖甚隆皆知已者過爲粉飾是

以長者輒不見疑若便以爲真耳放逐後留連聲伎
不復拘檢垂二十年雖鄉黨自好者莫不恥之又安
有可與士大夫同日語者人苦不自知僕旣自知之
而又自忘之邪此則深感爾矣執事知我厚宜必亮
此也切恐晉翁一時乘輿輒爲論薦殊非佳事執事
倘有問訊可委曲言之阮籍之志在日獲酪酲耳三
公萬戶非所願也僕蓬首跣足已踰半世苟得優游
行樂決無他思想言雖激聒肝膈盡露誠欲安分醜居不
欲粧束搽抹重爲流輩詆誚耳有醜婦被逐者借隣
女之飾更往謂夫曰曩以不修子故棄妾今修已子
何辭焉其夫趨而出其妙止之曰一出已羞更入何
求其言雖鄙可以理喻惟執事萬萬念之

與楊用之

海白用之足下與足下論議皆洞然相達靡有留滯
此雖古人何用多讓足下年齒日盛而功效未彰竊
甚怪之昔玄德撫髀而增傷亡行惜陰而勵志誠願
足下每以至性難得爲念懷古道之罕臻愍根莖之
靡至絕過世紛詣往迹輒不可如前日逸逸弛緩
以自廢也肝膈之言深信必察故爾盡布不復追悚

上遂庵先生

執事此行

宗社之慶生民之福也不肖萬萬死罪無面躬詣拜
賀今兵事日繁賦餉日急各處經畫糧儲之人率不
堪職動爲迂濶難集之計百姓百倍陪費不支一行
之需倘賊勢更盛又當何以山南湖廣之盜不可視
爲尋常今之求治者率弟子行當亟須文人也詳此
盜能老弊我師者中固有人耳往時四川湖廣陝西
所上首級盡山居平民非真賊也凡執事所以報
孝宗皇帝者惟此二事耳不肖雖在罷廢然世受
國恩不敢忘此憂也初冬微寒伏惟保艾以慰天下
之望不宣

與張用昭

辱教知近事如此數日身心不能自寧况有官者與
受方國之重者哉然以執事之才當此劇難狼狽之
際要務有餘力顧委任何若耳廣郡數蒙其至無他
郡芟夷絕滅之慘者不可謂無所繫也近聞立將軍
與戰南陽獲得甚多若爾亦新來一快事但其啓行
時言語甚易無懼事慎敵之心恐非名將家法也賢
郎文雅勤事此最學者艱節其聞抄寫文字似於下
學上達之旨稍相違背蓋若令之潛沉諷詠自求於

經訓之間既通貫融液然後採紙命辭自必有過人者而奚俟此敗故駁襍之語哉公家世有大方諒不須吾言吾自不能不爲之言耳春和惟萬萬保重

與張邛鄆書

於公雖尠素交然公爲鄉里豪俊之士居官之聲動燭遠邇此吾所甚慕也東方盜賊薄公城邑凡幾矣公能悍然無懼以作其民邛鄆數得無恙其係豈細小哉願公益加嚴慎肅練士民倡率豪傑攻城約以死守城危誓以死戰彼雖號有數萬然中多婦人瘠氓精兵要千人耳既擁衆抗軍不能留蓄寄民而所

過殘滅并與金甌罔有孑遺必無怕飽之理此應敗之道也昔吾雁警邢郡返過邛鄆見其人率勇敢有氣吾恨不能丞尉以作其武幸聞公大抵甚慰矣况又有近功邪鄙諺曰莫眠其步當眠其趾夫民旣以覘彼之所爲矣今戰亦死不戰亦死甚曉然也然不戰固死使力戰安知其不生邪此可以語邛鄆之民使之自固其志矣愛公甚深見公邑人來不辭惘然敢告以此今之名將未有類公者也春和惟爲民自重萬萬

答省城諸公書

辱教及厚儀感荷無任年過半百日就衰境乃復丁
此胡以自存念惟此兒幸以長成頗知趨向平生百
慮緣是捐歛中道夭折五內催割撫影省形行路悲
痛天親剗切尚何可言來諭懇切肝膈具悉久失奉
謝不勝追悚未由躬詣因便附此伏惟鑑臨不宣

與蔡承之

久違僅兩見翰教耳悠悠我思傷如之何小兒栗以
五月念二先我而死孤影蕭蕭與常住僧何異天罰
涼德一至於此坐以待斃而已值去人之便草草奉
問易林一部愧無佳紙秋涼伏惟保重尊照不宣

與王敬夫

亡兒志文至亟與登石問兒婦楊氏食砒霜不踰時
遂死此十一月七日巳亥事也痛徹心骨殆何忍言
念惟此婦自五月念二栗死卽堅志死節荆妻及諸
女輩日夜防衛已極縝密乃于其月念九潛服毒鼠
藥數匕幾不可生賴覺之頗早得以拯救至于今日
每聞妻女所傳婦言其志必不肯回因諷之省厥父
母冀至膝下或以愛奪乃悔恨彌切日夜號泣欲西
南麓公與許夫人不得已令其兄宋與其嫂舍姪女
送之來仍以有心婦女一人常川伴侍婦至栗極哭

畢入內見荆妻殊有喜色曰吾謂夫已葬不知猶未也荆妻私意其語謂予曰新婦志太不易行必有變奈何予曰汝但多方防衛可也翌日與諸防衛者相處極歡有一出者必止之曰汝出吾怕也畧不一言往志衆以爲既見父母果懷眷戀後將無事荆妻者獨不以爲然令嚴爲環守是旦粧洗畢假言宿飯作渴索醋湯卧內飲不知潛帶碎砒二三兩隨飲吞盡少間砒毒內作與侍兒登厠歸漸不能支乃誑小女及妾楊氏曰吾適登厠見崇身頗不佳幸與綿箸襪之又索醋湯令極暖來連飲三碗許曰稍可矣荆妻

入見其色驚扣所以因切疑之搜其袖有遺砒始知中毒亟呼家衆尋醫治之婦徐曰妾此來欲以死從夫遊地下前所囊物實砒霜數兩假言爲金珠使姑不疑我今已盡服人言砒霜用醋下者百藥不能解恐舅姑及吾兄以藥解吾毒則大壞吾志是以連飲醋湯數碗可喚吾嫂來治吾後事滿門驚痛呼其兄嫂至因以餅藥予之閉口不納逼之太急則咬碗立破每藥來則輒揮去堅閉其口煬以鐵箸且曲矣齒堅合不啓也曰吾與飲此吾不食砒霜矣今吾以死爲藥以生爲苦也奈何以苦事逼我其嫂啓篋出衣

皆婦近日所製以爲臨死之用者無有不備與不精也着學氣絕予痛哭幾死以爲曩者衆初死時情激心裂痛莫可制其死或易至於歸謝其父母又三月餘矣父母幼勞之恩眷屬繾綣之意觀不能一移其初志而不迫不怒從容就死如此古之達人志士不足與之先也顏子爲孔門高第夫子特稱其三月不違仁而新婦少年女子耳乃其志久而愈恒彼豈嘗從事于學問若士大夫孳孳疊疊者也其天資之高父母之教要有不可誣者矣荆妻言新婦數向予言古今賢女故事云得之其父兄講說今日之死豈非

聞之于耳卽感之于心而不忘耶夫人食利藥少許必疾痛萬狀新婦服砒甚多比死顏貌安舒畧無倉卒豈鬼神陰以相之使其毒不內撓正色以斃也栗爲人頗靳非辟不正之行嘗曰姦污殘賊天道未有弗與還者故行年二十有二曾無一毫非禮之動乃天畀以良妻若是天信有徵也哉此婦與今愛德性甚相若適亡兒各兩年雖媪嫗不熟其面也記曰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栗之兩婦其庶幾乎昨新婦自靈寶至出鞋二雙壽子與荆妻孰知其與舅姑爲永訣也因語楊生楊生云妹來時以二物曾壽家君與

家母殊不知厥音所在今若此誠所謂與之永訣耳
於乎痛哉茲乞執事與新婦別撰一志備其美德俾
將大石通刻三誌納之于壙以示不朽昔栗欲以一
椁通葬三柩則栗之志亦可以無憾于九泉之下矣
兒女之事累兄甚多敢以楊生狀隨書附上惟執事
念憫之臨楮泫然情不盡布而惟尊照萬萬十一月
九日海再拜

與唐漁石

久違光範不勝懷仰之私春中以探親之行赴省城
留滯月餘某事所司明知冤苦皆引嫌弗究君相極

力明刑于上而天下依違之習自若舍垢冒汚僕分
所宜耳尚何忍言伏惟執事推賢愛才之心休休無
已方內英俊莫不鼓掌相慶以爲將有拔茅連茹之
漸而太平之幾誠在是矣其遠且疎者或無以表見
于衡鑑之下使大璞不登私竊忿焉每有所見擬議
欲問輒復中止思惟執事之愛卽何可嫌昨在省見
山東進士李開先者資性英發識見超遠文藝精典
哲匠所難治體通達後輩希覩心殊重之頻行因與
太微蒙溪洎韓馬河濱諸公送之東郭之外至
今不下鄙懷者凡三月餘矣值便草草用貢台聞天

下之善士如開先者又不知有幾人惟執事備訪力求使勿淪于常流則今日得人之盛蓋有凌跨古昔炳耀簡冊者矣孰謂非執事之功也後生末學如開先苟得大人君子作興砥礪于上將來所就自僕觀之可謂國士之無雙也惟執事默求其爲人之實而加之意實斯文至幸聞彼欲求國子學職是又以中書付仲默博士付昌穀殊可惜也旱夏苦熱伏惟保愛以慰斯世之望不宣

與李伯華

仰問辱書教喜慰何已奉讀一過驚恨萬并懊不具羽翼而東也世事皆何足言惟萬萬以慰斯文之望樸之至幸也此病僕少時亦有之正心脾之氣不足所致常服平補鎮心丹得效甚捷可試爲之間欲求國子學職謂伯華自爲則可然方今之士孰有可與伯華班者俾之自投散地將非世道之不幸耶前嘗有一書與當塗君子論之矣僕所願在伯華登法從備顧問與上極言天下治亂之故使堯舜之治復見於今日而僕得老死林壑休休終身以歌頌太平皆將爲伯華與君相之賜而顧如此何邪人來草草附問惟萬千保愛不宣

與張孟獨

伯華事湏斟酌停當今日之舉正以將選之際恐病勢如此有外補不勝其勞之慮若措詞輕重失調則反爲伯華禍也鄙書與漁石言其才識之美後輩中殊所未見加之作興砥礪將來成就可謂國士無雙者也聞以病乞爲國子學職殊爲可惜執事愛才推賢之心配之古人亦當知此慎勿學茲人以中舍付仲默博士付昌毅也伯華事全在漢陂與執事洎僕三人湏處之曲盡其妙方可萬萬念之念之

與中麓子

惓惓之懷萬千非言能盡也昨得大公集讀之有以知銓部之內兀厓孤立於上中麓孤立於下甚寒心也十一弟來乃聞處之之道深得古人之心楊惟約嘗同年之正士也何不白諸兀厓引之與中麓同事邪中麓所以待諸君者決不可有少異此中人情曲折亦可以默識肯綮爲他日賢不肖之鑑也不盡之言萬萬具在去口去公世之貞士是以托之語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敢敬爲兀厓與中麓二公道之亦所以報知己者耳

爲鄉人論銀林示書

泉布貨財通有無使百姓而已惟民不能以皆織也
故以泉貨易布不能以皆耕也故以泉貨易粟聖人
之意苟使農末相資而不相病如是而已此縣自國
初至今惟納邊錢糧方用足色其餘用使常五六成
耳八九成則太高者也今欲一切悉用足色克使貧
者典衣服賣器物以十得五尚不能得常行六七成
謂爲通行之物今被撫公之命市井之徒動勒捲桶
捲桶者此間足色銀之別稱彼貧寒之家安能有捲
桶邪往歲農閒之時每柴一駄止直常行銀四五分
再無過六分者以足色沽之四分則二分六分則三
分也苟有積陰或加至一錢及錢一二分亦惟常行
銀耳貧家卽求一駄之價尚變易衣被百方匍匐而
猶不能况又勒要捲桶彼捲桶者豈尋常易有之物
邪撫公之意以兩直隸山東河南江淮等處俱行用
細絲銀蓋此數處錢法通行故不得不用細絲今若
能使百姓如彼通用錢法則可不刑一人而自無低
銀矣况民溺於所安而難動錢法又未可遽行此銀
亦豈能遽變行錢之地每分得錢六七文可幹六七
事行銀之地每分不過幹一事二事而止故低銀常
常通于不行錢之地者其勢使然也今假銀白銅彌滿市

肆乃縱而不禁顧獨禁低銀豈非不思之甚耶今行律之人顧物論直此以與之彼以受之無相疑者誠以爲自便也一旦改而不行窮居之民束手無計不爲掠則爲竊欲行法使民便乃不惟不使而又令之掠與之竊非所以計度民事者也納官之銀用足色者妨侵盜轉換寅緣爲姦耳足色之銀豈可食者耶苟能以通有無資農末則聖人於此亦信其意而已不深強之以所難也故曰聖人緣物順情其力不勞其道恒伸此或其一耳偶聞百姓喑喑故敘此意告公惟有以察識此意付之施行則可以無煩程限恒困使者而坐享其道矣仍重禁白銅假銀則市肆不欺農未有賴或得計事之益也

答王汝言書

曩者仕宦時竊見世事搶攘以爲非甚難辦也特執事者未嘗少加之意故云云耳每遇士大夫率肆言毋諱不知觸人遘怒已厚乃竟以罷官至罔爲姦人之黨交遊諸公或以書責我宜改易往轍得書後大笑索酒曰我罪蓋如是然我何能改也夫子不能行事於世以誅其姦乃并不得肆論其短長哉夫善與惡是與非其數較然明也執事者不以爲意而槩與之則反手倒持惡民興善理蓋風俗衰詐僞起于絃

父臣弑君母不喪爲是猶可委而弗究邪天下之事雖貴執者所共壞然豈盡持執事者之手令事之不較哉四海之遠兆民之衆事爲貴執所制者要不可以十一辟之惡風疾雷雖至盛必無終日委而不爲而謂非我所得專謬矣請以廖鎗喻之曩在河南日嘗屢遣人誅求郡邑矣其重求不過千金郡邑科歛千金只一項耳其錢穀轉移詞訟難易約束流滯彼豈曰治此則妨吾索可置勿理也不才之吏各欲自肥私享則是數者鈎致無不至使反此心以正理易治卽是數者悉可以裕窮民稱良治矣士大夫平居

勤以古人自期謂事直未當手若云云我當如何如何既當手公失而又委以執力此非具有爲民之念者也劉養和以犯廖去矣燕憲清帖耳奉廖何乃亦去矣二君同以廖去其高與下美與惡奚啻天淵冰炭不相侔也而士大夫乃猶舍正路而弗由豈不大可哀耶昨常守德來繼燕又視養和爲烈矣彼廖氏者受侮半年何不更用前計以醉守德而甘心若是其道固有所難也今上無貴勢之撓下無執友之托臨事泣民心知其惡逆而隱忍含糊善不加恤惡不加警使無狀之民如群虎負隅而良善者卻足自廢有

天日之明官長之設刑法之禁而身制于齊民不可
左右朝廷所以建官分職之意安在平日鄉黨為善
者率云某為某事嘗言其不利今已然至此乃猶不
見其賢者固以為時有所未至而不賢者將又因以
轉而不善矣此予所以瞋目于執事之臣也大姦
巨惡犯禁蠹理恬不為恠小民望誤冒法則錙計毫
數洗垢索瘢持此而欲天下治平胡可得也吏長姦
民侮法二者國之大弊也今長姦之吏盈滿仕局而
莫知所懲侮法之民桀踞鄉里而莫知所畏此當塗
君子之深憂也昨過貴邑見事執百爾狼狽以深恐

懼乃續聞公言云云及叩之在塗又有過者乃嘆守
令所繫之重如此使郡吏一切如貴府縣吏一切如
貴縣長此安極今日偶見敝縣一事為上吏發至劉
令以病不得理其承但惴惴奉承唯渠以所恣意耳
然僕向為當道言之不知卒聽否也安得公在蜀時
風致為一洗耶昨僕謂第姪輩曰汝言言有內艱報
尚能戮兇省祭使之在官數年不知又當何以而此
時列郡太守皆碌碌不足為汝承雖美才盛年又姑
息寡力大抵時運使然非人力所能也

答蔡子之石岡書

一別便如數十年人生如此何以堪也海內故人屈指無幾忽得手教如飛墜自天欣慰萬萬殆何以言小兒栗所娶漢陂之女丙戌秋生一子矣乃子母並死今春爲繼娶楊叔安之季女此後兒女事俱了更無掛心者去歲自今夏南海霍渭先旣以賤名廁諸章疏春首又以一書見諭鄙人心事搜括畧盡其相知之真雖齟齬之交亦不過此顧仕宦之志自庚午秋根株悉拔他人不知石岡則知也幸

九重聖明灼知不肖未便施行卽若渭先之志又有何面顏見廟堂諸君子耶隨亦具一書答之矣并其稿以上丈夫生世固當以拯溺救焚爲心而僕則切恨世之士大夫賤恬退尊勢利往往返爲小人所薄鄙志如此正欲銷忘宿志以明士大夫之節耳前歲遂庵翁亦以此爲言僕力拒之今殊成怨也然亦何恤焉新刊四種碧山乃漢陂之作其三皆出鄙手荒忘如此可似雲霄中人耶心事萬千不得一一展布伏惟保愛以慰知交之望幸甚

對山集卷之九終

對山集卷之十

書

答蔣文暉書

使至辱手教稱譽太過山林潦倒之人豈所敢當然
高誼在心何日忘之每念動履清佳此天祐
邦家篤生才俊故眷顧保護無所不至非偶然也比
見料理若賊事宜

九重悉令施行明良相逢千載一覩秉節諸公能悉
依所畫指日可了也自夏徂秋旱乾之厄自太行東
西以及蜀楚其地相望加以方內多事流離荼苦所



不忍言遠秦之日宜有以為之計也陳封君壽文草
草撰上請昭登軹不勝至願咫尺之地不能躬送
旌節耿耿之懷詎可言盡萬萬保愛以慰斯文之望
幸甚

答教子發

仰聞使至辱手教感荷無任執事在閔中以躬履之
餘誘掖多士與所謂聲音笑貌者不可同年語也傾
仰萬萬殆何可言顧不能先物請益振起荒惰為媿
耳忽承佳貺益重悚媿使還先此布謝不日將往華
山假到省下當遂趨侍冬初微寒伏惟保愛不宣

與楊叔安

介來辱教慰諭感荷無任此兒祿命舊見日者推筭
多言止此而僕未信乃果如此雖其數有不可易僕
以垂老之年何以丁此也鄜滕之子消息恍忽有無
不可知親友具有所教恐命之所无人不能違耳承
奠亡兒太厚僕輩送令愛還草草附謝府上所遺纖
細俱令之隨行伏惟鑒照是荷

與鎮西將軍曹公書

海白總戎曹公足下昨聞寧夏之變甚悲鎮巡諸公
何以不幸如此及見行到文移乃知足下盡心曲處

如此此

宗社之福也。又聞躬至各部慰勞三軍，此尤至計。他人未易及也。昂錦諸賊本無知，小人不勝一旦之忿，搆變造逆事出，偶爾其脅從之人，初不過三五十輩。爾逆事既成，聲勢遂重，諸餘將吏皆亦執係父母妻子，劫迫而然。近聞傳令造舟以待北伐，此固憂

國至意。夫兵事尚神而謀道宜隱也。造舟之所去，寧夏近而易見，先無所處，使昂錦以此扇惑其衆，謂

朝廷必用誅殄為心，彼將士豈皆明理識事之人？萬一信其必然，則外增必死之懼，內生效順之心，所謂

為賊堅衆，非計之得者也。今摸遣人詣丘鉞，謀內應。丘鉞者，鉅官大將，非甘心昂錦者也。其標繫母妻之恨，即未能啖肉嚙髓，盡鬻諸賊以償耳。今誠以語鉞，鉞必有所計度於彼，彼少信鉞計，數賊之首可指日得矣。况鉞又翹首望通也，故莫若先通鉞，鉞通然後張兵揚威，遏其驍銳，則鉞得有所資耳。緣以喻衆，喻衆則士卒之心無有不齊，士卒之心齊則昂錦者，机上肉耳。鄙諺曰：以米煮粥，以水植稻，蓋此之喻也。夫昂錦以一日殺五大官，甚能也，而不能以旬日南下，此非積筭竦數者，固畏公威德也。昨公至各部勞軍

其股肱已悉翦矣夫既剪股肱矣猶可為全乎雖三尺之童亦知其無以為也此大事至計不可不念者惟公察之圖之

與馬伯循書

別伯循甚久不能得問伯循也頃因客欲過三原托謝墓誌之寄當時匆匆不盡所言故如不問也老伯母之逝凡為人子者皆可以哀痛摧裂况伯循履道純孝者然有老伯父及母君在也伯循一有過哀傷性老伯父若何母君若何宜思其大者可也天生伯循欲以繼明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凡海內學者

莫不以是望伯循不但僕由六伯循私厚也近聞某氏六郎與令兄弟作孽伯循深被其侮夫無故之侮孟子所謂妄人者也僕意伯循必不與之較耳然兄弟骨肉至親誰能嘿然宜別有以圖之也六郎行暴貴邑若虓虎亡櫻也即不姑以忍之彼或至於犯其更尊者之衣履伯循又將何以處之勝負之際市井之所向也烏有士大夫而俛與市井相較者况伯循之力萬萬不能勝耶彼所養而藉者盡市井無賴也彼賞以錙銖之利皆可興難於我彼又挾有貴父之勢如之何以制之今莫若善誨令弟使毋適中其欲闖

之意而已鄙諺有曰樹大有風人賢有謗安知貴邑
所謂士大夫者無有啓彼興難以危伯循也夫與伯
循骨肉生死者仲木及僕二人耳僕不知仲木何為
知伯循之事而不以告也千里之言不知果然否惟
萬萬以理自遣為是小書二冊附上啓覽乞恕所不
悉也

與何粹夫書

久違懷仰何已不才宜受重責乃冒輕典直先生陰
庇

天子仁聖耳去歲得手教感慰千萬非吾兄他人誰

肯然也近又得孝思所寄書益益念顧隆篤僕烏足
以承藉山田數畝破屋數椽差可度日幸狗馬之疾
盡無又多暇日可以菜薪蒔藥此其叨冒豈細哉冬
初見逆報知有起復之命私心甚慰蓋時事若此安
可無賢人以立於朝備倉卒之用今漢中蜀楚之盜
方熾未艾而來治者率乏統御張弛之道輕襲
國威厚助賊氣其經畫糧餉之人又務為苟且迂濶
之計百姓百倍陪費不支一行之需賊勢更盛當復
云何為吾兄者固不可堅卧東山也友人楊吳二君
來值有手足之瘍不能盡所欲言惟保重保重

答沈崇實

僕來持奉教札兼及碑帖之富感激至意何限斯文
骨肉乃雖古人未之前有也不肖固執愚行雖萬萬
死生不可搖動所以不能無憾於中者誠以斯名之
難居也修之於平昔而礪之於今日得志焉將以加
諸天下否修先王之道以終乎身而顧肩被污穢如
此何以為人也士之所哀莫甚於名喪節靡而身死
不與也今不肖已喪名靡節矣天即使長生百年有顏
回曾子之行程伯朱季之作亦不可自明於千世之
下此固志士之深悲也人常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

士不忘喪其元然固不敢不勉耳又安肯稍自賤釋
以從時人之情為進取之計邪有一於此死無面目
以見先人也城南之事乃自斯人得志之後與敬夫
同感

孝廟恩德而然非僕一人也至於晝夜千萬謀畫欲
以歐此寔有之雖今日亦不敢忘也况當時邪然惟
天地祖宗及我

孝皇

聖靈默鑒而已辱念隆篤有國士之與故敢率爾答
謝若他人則閉口矣不能瞻送旌節徒切倚望伏惟

爲

國自重萬萬

答栢齋先生書

僕生平服義重德直行亮迹而已其他虛恢盜名隱忍委曲以要時好死不願也承教云得報以來且痛且恨所痛者執事平生之心可以對天日有伊周之才之志不得少行於時所恨者凡事輕忽簡畧不存形迹卒罹大謗蓋公愛惜不肖之深不覺言至於此感服高義比之父母更復何言伊周之才之志僕之污穢所不敢當不存形迹卒罹大謗此政僕之所以

爲僕者終身不敢易也僕犬馬之齒才三十有六雖更事未熟早作夜息從事於斯要亦久矣語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曰智者行其所無事而已於義有未當理有未喻雖聖賢令之行僕不敢也苟理喻義當矣雖人人掩口笑道僕行之也自信之自信不殺人耳母之投杵踰垣參不得而知也僕向罹二三子之謗能勿殺身無幾也蓋是時僅方以君子之言禁士類二三子者不謂僕為小人也今又罹諸君之謗能勿殺身亦無幾也蓋是時大臣方以小人之惡飭士類諸君者不謂僕為君子也由二者言

之僕一身何兼被俱有如此蓋苟可以去官殺身於我則君子小人者非彼所擇也其至於此雖存有形之迹何抹哉老兄斯文綱領當世指為山斗之士覽見余書當欣然大笑曰此誠栢齋賢弟良友不以險夷易操者也然後終身佩而頌之永為老兄所不棄矣兒子昭胤歲首已出痘子無恙今能言且行承問具告冬寒伏惟保愛幸甚

與賈鳴和書

相別久矣忽辱手教感荷無已自被罪以來數不能通問士大夫之間者蓋捫已自照不可輒以荒穢之

資謬自比附耳教中意念隆篤顧僕安足以當含灼而已細思往昔憂惶恐懼之日今得脫然不復拘禁此其心蓋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而好事者又謬為異論如彼雖有非而辯之之人又挈小遺大引粗失精亦豈足以識豪傑哉此可為南塢子言發一笑耳家口雖衆田作足以供之無歉故每得從容南山渭水之間又得為野圃野醫種蔬蒔藥暇則茹菘酌酒負小坐小軒拊絃倚唱欣然終日人莫得而奪也至於開筵列饌品竹彈絲貧約之士力歎財匱固無得而辦也然君子之樂亦莫須此此皆日用之實敢以

聞老兄老兄知之想當欣然一大笑也邪小書二本
附上俗種數猶爾不悉為之柰何千萬保練不宣

答楊宗文書

范生來承手翰具知李生事情然事已如此閔內鄉
大夫豈能人人白哉執事惟善處耳良度負公固厚
然已死矣則平生私憤可以悉為掃滌至其諸孤則
猶士大夫子也今不知置念已乎他日鄉人一相視
效豈不可寒心哉王學諭資質誠美然行不知禮少
不更事亦所不免既惜其才當教之以平易易親豈
可深礪慘刻如此不日王令來歸印於縣可能更若

忌諱

是邪李氏諸郎愚昧謬妄豈但今日教中後將噬臍
之語其迹頗涉忌諱宜更思之李氏於我有何厚而
僕言如此凡以為執事也芻蕘之語始雖不堪聽徐
而思之或有可采者不得面陳切仰珍重

序

雍錄序

雍錄十卷宋龍圖學士程文簡公大昌之所著也謂
漢隋唐皆都渭南雖稍遷改而相距不遠尚為易考
若夫周秦兩世自初興以至遷滅屢東屢西不常厥
邑固不可循世次地望泛而言之於是以渭為經而

五代都地隨列渭旁能沿渭以推其方而雍閔地望如指諸掌矣此其書之大槩而其雜相考會則悉本之潘岳閔中記與三輔皇圖六典長安志及邑圖閣圖所以述雍之故蹟小大靡遺矣然所圖或有差誤皆按冊擬議而與圖閣產其地而親見之者不同予是以傷載記者之難言也往歲予友大復何子仲默嘗為雍大記顧其書垂成而卒悲夫昔仲默蓋嘗親以序列屬予矣顧今猶未逮固深念其用心之勤期有暇日當卒成其書以副厥所託不知能否也知西安府南華李侯文極政通民和之餘盡取閔中故志刻之以傳秋七月省矣過郃因以雍錄屬予為序是著所私見於首以貽考古之士然關中之蹟大抵諸書幸存得有所考讀其書者又當有以識侯之心焉可也嘉靖辛卯秋八月丁亥序

長安志序

關中故有長安志刻之省著歲久亡矣予家有舊藏本嘗因其引類得其緒理喜關秦之跡頗為明悉易見間有踏駁則據冊而擬欲盡固難也其書為宋龍圖學士宋敏求氏所著程文簡謂宋氏家多古書如宮闕記宮闕疏關中記廟記三輔皇圖三輔舊事皆

所采據信哉夫自成周以來關中為歷代名都其人
文之盛固不待別錄而後知者若其遺跡故址所在
田父野老之妄說荒唐難信而學士大夫又不能闕
疑存訛徒欲以遠而莫考之事舉議一旦若山海經
之誕水經之誇括地輿地之志靡曼皆是也孟子曰
盡信書不如無書予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孔子
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後之君子得是書而讀之會
其領畧可也而欲遽以言語文字之間定數千百年
之疑誣矣知西安府南華李侯刻是書成以予為序
故復之如此蓋其所刻皆關中盛事云爾嘉靖辛卯

十月庚寅序

羨陂先生集序

羨陂先生者鄜杜王子敬夫也我

明文章之盛莫極於弘治時所以反古俗而變流靡
者惟時有六人焉北郡李獻吉信陽何仲默鄜杜王
敬夫儀封王子衡吳興徐昌穀濟南邊廷實金輝王
映光照字內而予亦幸竊附於諸公之間乃於所謂
孰是孰非者不溺於剖劘不怵於異同有灼見焉於
是後之君子言文與詩者先秦兩漢漢魏盛唐彬彬
然盈乎域中矣獻吉仲默子衡昌穀之集皆已刻行

而敬夫獨未也去年秋敬夫冢器順天通判瀛內艱
讀禮之餘彙次其集凡若干卷詣予請序將藏之家
塾今年春二月予東遊華山會監察御史咸陽王君
惟臣於臨潼曰羨陂先生之集獻遊門墻之日久矣
願有志於傳而未能今承乏山西嘗得其定本於瀛
將以示乎三晉與天下之士執事幸有以教我也予
觀羨陂先生之集其叙事似司馬子長而不屑屑於
言語之末其議論似孟子興而能從容於抑揚之際
至其因懷陳致寫景道情則出入乎風雅騷選之間
而振迅於天寶開元之右可謂當世之大雅斯文之

巨擘矣夫德不孤必有隣藝文之士抑儕以自高妬
群而取亢皆是也予觀孟堅之于子長竊隘心焉故
歷述明興之文由於諸公者如此於乎後之君子其
將有感于吾言也夫罪於予言也夫嘉靖十一年壬
辰三月丁亥序

王氏家譜序

羨陂子嘗與余言明宗昭系莫要於譜君為張氏譜
甚善余欲為之顧以憂患相尋未暇也是歲秋莫以
書抵余曰譜幸成矣君盍序之以示余之後人夫大
家世族五世之後不能識其先人者皆是也况闡闡

之子乎羨陂子有憂之焉此王氏家譜之所由作也
上推所自以及其所生所以昭其系也揆拾遺行不
為溢美所以昭其德也體貌具述窳窳有地所以敦
其思也援昔據今開諭懇切所以昭其訓也王氏子
孫讀是譜者其亦知所勉乎關中言名族者咸寧之
楊三原之王隴之閩華之東鄆之王指不三四屈也
非先人之德基宥延施開啓厥後能至是乎夫盛者
衰之漸也窮者通之本也能以盛為懼而一事一為
必率循祖德而迓承休美則鄜之王又將轉而為臨
沂之矣可不勉乎可不勉乎此亦羨陂子之意與

其所欲言者豈惟王氏之子孫所當勉之凡為人之
子孫者皆宜有所勉焉可也嘉靖壬辰冬十月辛卯
序

漁石類稿序

漁石類稿者總制軍務兵部尚書漁石唐子虞佐之
所撰也唐子巡按雲南江西提學陝西掌憲山西督
漕淮上及今凡若干年其所為詩若文以及奏議文
移之大者皆于是乎類載之間出以示陝西提學僉
事鳳泉王子惟賢因刻之以傳謂予知唐子者宜序
諸其首予讀是篇所載爾雅正大春容涵渾可與今

昔名家頡頏上下世儒摹倣標效偶中臆得于萬一者自難擬倫也唐子嘗言文不如先秦不可以云古非誠哉知言者乎人謂唐子機軸本于左氏而无隱僻艱深之習議論肩于董賈而有溫柔簡重之致然其歌吟篇什又言不下帶道固不存固不得上法漢魏中契盛唐而後善也唐子方將以功業左右昌時上修方叔召虎韓范富歐之蹟其文章緒餘又復若是豈詩所謂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者邪緝文之士當自有以識之士有體有用若唐子者可也嘉靖十一年壬辰秋七月既望序

東忠定議集序

東忠定議集者巡撫四川都御史有臺宋公平貞之績也而何以茲名遵

宸音也維厥功既成貞方底定宋公上其事於朝

天子嘉悅西土燕又於是錫之璽書以賚公休四川藩臬大夫莫不欣躍奔走誦說其事或為歌詩賦頌記傳之文上贊鴻猷下宣光烈簡帙既滿傳播茲繁書人告勞爰謀刊布走使具繇請序其事將引諸編予於宋公既有盍簪之義又承規箴之愛徧閱茲衷

益增私怵切惟

聖天子文武聖神纘承丕緒十又一年化洽華夏德被草木朔方无跳梁之虜丹徼有重譯之裔所以越度古昔埒勳姚姒固

聖智天錫

皇監宏邁所致然一時佐

命之臣由內達外率能敷宣

皇度恢拓舊聞

明良之慶千載一時訂謀定命游說者无所奸聰明者无敢亂故宋公受鉞專征虜功神速如此雖其學

之所得者深見之所及者遠亦其行无所沮而算獲所籌武侯之擒孟獲晉公之平淮西其功一也夫議有不定則徃或仆矣秉有不忠則舉或疑矣非宋公不能有此非

聖天子無以知此千載之下意維之士必有以仰思堯舜君臣之遇於今日者矣於乎休哉

送別少司徒張公督餉北還圖詩序

是年夏虜寇掄塞鎮巡以狀上

聞闕庭

聖天子赫震天威

命將出師謂可以伸縮接濟兵不匱食者莫如戶部
左侍郎於是張公米公來三月儲糧山積土有戰
志虜震懾喙息畏北遁蓋先是鎮巡諸公虜至有備
間有草竊率痛治之大衄而返今雖竊伏河套祇端
然自保苟延避征不敢犯邊也已而有

命班師公將北還巡撫延綏都御史于公具書走使
請序鎮巡與方岳諸公所賦送別圖詩贈公之行予
昔在詞林公以名給事同備法從予接其論友其久
歆羨久矣乃果荐汝願願任世安危如此於乎偉哉
惟公茲來所經畧者延綏一方之餉爾事雖甚難以

公之才猶操大阿以剗羔節无弗迎鏑解者歸則天
下之餉莫不仰之河南山陝至戊子至今頻經歲凶
方旱而水室廬傾覆禾稼漂沒流移之民蔽山盈谷
捐棄老稚哭聲徧野鉅村名聚蕭然空堵屋

九重之慮竭司農之財匍匐拯救小得遺幸未枕籍
郊原而死如甲辰爾又能供賦稅給邊邪此漁石公
所以畧貴重乘羸馬沿村履野問民疾苦也非公之
所親見與所當軫念者哉夫與世任安危者公之所
志予之所知也今日之行凡西北至計莫不備觀而
具審也尚與言之

廟堂以求長治久安之道賑之何以為時預之何以為策則天下之人舉得以蒙其滂沛洋溢之恩而各邊之倉廩非所慮矣此百姓所以日夜矢心望之當途焉者其叙別之情詠嘆之美則鎮巡方岳諸公所賦之詩各以道之予弗敢贅嘉靖十一年壬辰秋八月二十八日癸卯序

鄆縣志序

漢陂先生既為鄆縣志時南臯公在陝西撫堂聞之取其稿付知西安南埠李侯刻之以傳謂志者記也記其地之沿革風俗異宜與政教文獻之大畧爾顧

世多昧焉弗知猥繁冗雜漫不足視刊是志所以啓後之作者使知方也而民之疾苦後之繁簡政之得失官師之淑慝咸於是乎具之又所以昭鑒戒慎從違其訓遠矣李侯承命唯謹遂付之梓人刻將成漢陂公以書抵予謂予當序諸首予惟鄆古豐鎬之地周之王京其故蹟遺墟雖父老无知也况其文獻乎予每以語漢陂公冀亟為之乃南臯公有此佳舉豈非是地之一幸乎遂序其歲月於首以示鄆之後賢君子知所自云嘉靖癸巳正月念又一日甲子序

登峨山詩序

陝西左方伯安厓黃公以在蜀時所詠登峨眉詩
一帙寄予曰是編所載頗具峨眉之勝子其序之於
首將藏諸家笥以識平生遊眺之槩俾後人視焉予
取而讀之其條理燦然即不至峨眉已若坐詠累日
者矣公昔以名進士改庶吉士讀書中秘詩名滿翰
苑予嘗得觀所作於同年南里憲副宅詞翰蕪美玉
映金輝固方今之雋筆也乃復見是編又重之以安
厓之請是安可辭爰記歲月於簡以示讀公請者考
焉夫精而典者文之致也詳而諷者賦之方也公詩
咸有焉豈但示諸後人雖傳之於世可也公以為何

如哉嘉靖癸巳春二月己丑序

奉壽王母太淑人韋氏序

南臯公來撫陝西奉其母太淑人於撫臺凡飲食起
居必躬必親太淑人視南臯公盡心體國心益喜身
益康寧故南臯公益得肆力

王事民之休戚利病一切整齊振作不急不迫成就
厥度矣冬十一月二十日太淑人壽踰七旬關中士
大夫登拜於堂上太淑人千歲壽已又爭為歌詩賦
頌以揚休美以廣德心於是以海為序引諸其端海
惟古之賢母所以成就其令子名于當時傳之後世

蓋非徒然諄諄切切而不量其子者也蓋必有以先
知其子之可進於上故周忌曲慮必欲引之於道一
觀視一嬉笑率加謹焉若孟陶之母是也南臯公雄
才雅度海昔雖聞之然固未嘗就見也乃是秋九月
會公西巡過鄧不俟罄歛而已知其為南臯公矣其
所成就豈媿于孟陶氏乎今閩中連歲不登十日之
內米價騰湧民不復望更生南臯公且賑且處出藏
庫之積令民轉糴取息歸以自贍麥豆有收方還其
本不幾月而西北兩地之米悉輦致郡邑矣市无騰
價民有生心視區區沿村歷畎而不知經權之變者

始何如也南臯公與海言昔元元大夫治尚書兼覽群
史以病痰不能卒業然天性耿介於人寡合端居危
坐晏如也某自少及長凡所為學實未出就外傳皆
先大夫口授手改以有今日庚午冬雖嘗迎養京師
受有

封命然甲戌冬莫不起矣幸老母在得朝夕承頽古
人一日之養不以三公換况今日乎傳稱一舉足而
不敢忘其親蓋南臯公之謂矣太淑人之德本之先
公南臯之勲業本之太淑人是皆獲壽之本故海僭
述之以為壽太淑人詩序嘉靖十一年歲在壬辰冬

十二月丁酉序

送陝西按察司副使南埠李侯兵備西寧序

李侯知西安之四年

上以邊事方殷不可无文武全才之使以治西鄙會西寧兵備員缺以侯陟陝西按察司副使往蒞厥事侯承

命唯謹卜日就道吏民挽留相望於道侯曰此

上意也我何可留百姓泣下侯亦泣下凡西安屬縣之民間侯之去若失慈母不可復望生全予感侯在府四年臨民御史惟知行其所无事所欲與聚所惡

勿施不後事以先名不違情以干譽庶以正已嚴以申度慈以撫民敬以臨事无怪乎百姓之如是也夫

邊備

國之重寄用非其人豈特疆宇阻闕為國之羞而生靈安危一切繫之欲幸功矣或馘降而啓釁欲私利矣或托乏以扣食是以士无戰志方无寧守若往年甘肅之事是也邇者關內大旱連歲不登拯救伸縮惟侯獨為長計使穀不騰價民有恒心當食皇罔措之時有垂盡可生之望此至難者且易易處之况其易乎則西寧之役在侯特反手耳諺曰履欲固視前

步豈直予所望于侯者然也西安諸士大夫與當
朝縉紳皆是望之侯車將西關內諸士大夫咸為歌
詩贈侯以海序諸其首于是掇侯已事聊書贈侯有
謂今日西門鎖鑰非侯焉者請再勿敢更言天下事
也

烟然亭序

監察御史兩厓朱君子禮表其師陽明山人伯安政
學篇烟然之語為烟然亭縉紳大夫或為記為文為
詩為歌以識其事既成巨帙諸君子以予序其篇首
予有以歎朱君之好學也夫既舉進士服官政矣乃

孳孳於學如是宜其行義文采卓然于時學之有益
於人如是哉黜襟之子蓋莫不知學然售一試得一
譽即睨視萬物先生長者立於前漠然若无曰此何
草草章句者陋哉非吾侶也情蕩而志驕中益而性
枯曾不知身何以自立而曰吾將以彌綸天地之化
也行何以自善而曰吾將以裁成萬物之道也於乎
予自弱冠以及今所見皆若人也寧非朱君之罪人
哉信乎陽明之教非朱君不能烟然於心學而至于
炯然于心則推之事庶其可以彌綸裁成矣夫敢以
是為諸君子復因併以為學者告嘉靖癸巳秋八月

甲戌序

商州志序

五溪蕭子以陝西布政司右參議治商洛漢中謂商為閩西大郡當有以傳其文獻于是取郡志參校更定而成是編筆雖秉于任氏而斟酌損益則一出于蕭子刻既成以予序諸其首予惟郡縣之志闕畧廢壞天下十有八九揆厥所由視諸官師加意與否而已

明興百六十有公平典章文物前此之代莫之能或先也數年以來官程格于口禍理道整于議端

聖天子勵精圖治十又三年始皆釐而正之吏就典列民有恒心天下音于絳之士歌詠誦說駸駸乎有洪武永樂之舊闕者漸全畧者咸備廢者以興壞者以復故而蕭子蓋又先得乎我心之同然者其所以丞丞以成是編夫豈徒然者哉撰述參校之意蕭子自叙已盡觀者當覽而得之茲不復贅但以歲月引之首且以示商之後賢丑石子與所以嗣至而撫治之者子在長安見蕭子撫治事宜其篤于愛民薄于自奉人之所不能逮者多矣况乎憂民之憂樂民之樂興行禮教宣布德意如以哉讀是志者當有以識蕭子之

用心可也

送趙世忠序

天子即位之二年兖州闕守吏部請推擇長者有德
教能化民者

詔以監察御史馮翊趙君知兖州府趙君同為御史
者咸以予為鄉人當以贈趙君也為說之曰夫趙君
馮翊之美材也馮翊之士能以節義治行顯名于天
下後世者至多也其浩然之氣蓄之于貧賤之素而
加之于百姓之上且有趙君豈異也余何以能益趙君
者夫諸君之意豈不以御史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

太守則繁劇駁襍欲事事皆親與切歷罄劇然後濟
也吾昔在鄉縣以試事歷太守之府望見其事紛然
亡有端則必以為甚難莫如太守矣蓋御史之令皆
裁自我者太守之令其監司省部者能奪也夫奪則
志不可以貞而廢時矣理不可以致而更慮矣廢時
者莫能以自宜更慮者莫能以自固由是君子之致
莫能聞於天下也故吏部獨以君守兖州焉曰長者
之意當以格其上吏使勿以奪志也德教則親民可
不畔也雖以天下亡難焉而况乎兖也由是則君之
為兖州可知已矣今兖州之民濱之于海困之于饑

饑疲之于科役若亡有能蘇也以君能二者之美焉
則由是使兗州之民有禮讓足食勿匍匐勉強者孰
謂非君也又况鄒魯之地夫子之里邪君吾知免已
矣

送東原先生序

昔先人在時以海方總角當教以正歷求師之賢者
得吾東原先生曰他日使吾子為禮人不聞過于鄉
黨父兄者必牛君也是可以教吾子也翌日通于使
者以幣從于先生之門先生言動視聽皆有典則海
時且幼且劣望之屏然不敢出息居數日心苦不自

伸數月彌苦曾曰此生不能聊也先生所論皆道德
性命之微浩然而出靡有窮也故今所以不至大惡
狼狽以辱先人實先生使然焉壬戌三月海舉進士
先生適以歷事在京師其所教猶靡有間也明年十
一月二十一日完事將歸凡交於海者相為五七言
詩贈先生先生既而命海叙也故遂以所受之先生
者道之且以餞先生之道而欲有以勉焉者也

贈東御史序

國家制為考績之典以待天下之吏監察御史官正
七品體統居布政按察使之上其府與州與縣又聽

布政按察使之指揮益不得與御史抗其有過也御史但以尺檄下皆頸鎖以見莫敢正目故自布政按察使以下凡御史以執事行皆得而約束能者以旌不肖者以黜

朝廷為之倚焉而御史亦有考績之典者若外之所為既皆惟彼是責凡內之

朝廷百職而或未必皆才皆稱任使皆廉飾不貪惟御史居與之正其政事得失人莫聽議者亦惟御史正之御史之職修則是數者各得其正而天下治鬼神亨

天子無為而受天下之賀不修則事不得其序人不獲其生天下不得而治鬼神不得而享

天子之意不得而稱故考績者於御史加嚴焉太原東君為御史幾年劾奸艾惡如決癰潰聞一君子之守雖墜且廢也必極力伸之使得於其志一小人之无_非勢不可撓亦必深論而不以為諱故

朝廷之上凜然皆知東君云云御史楊宗文謂君考功吏部有聲欲余以言贈君故以御史之職與君已行者誦之若曰吾无患乎終身之不為君也

曩予嘗著汴東樂府凡林泉之樂若頗具矣顧景物所觸則亦莫能自己必隨時賦事被之管絃以達其趣年積月累至於今日暇省所錄忽已倍前則又笑予踈狂若是蓋野人志願惟以樂其日用之常莫自知其時之費也適得二青衣能鼓十三絃及琵琶號稱絕藝古今曲調又能審其雅俗之語和律依永殆同天授予作每出二青衣不踰時輒能奏成洋洋遂合宮叶調予未嘗不撫掌私慶也身丁盛時益承祉福有安寧鮮疑畏歸田三十二年益肆志于登山臨水之際而二青衣又以助之其樂詎有

遲乎衰憊之餘後能似今尚當嗣為雅頌以敷陳洪化上媿高周之所載才之菲劣非所計也

送虞坡楊子行還北還序

今年春二月

天子方南狩觀卜顯陵起相國石門公往視九邊布政令敷恩澤石門公以贊貳上請

命司馬大夫虞坡子往馬由宣大而西至甘肅冒暑隆歷嶽岵凡七閱月而九邊視畢節麾所至邊人无不咸感激思奮慮无以稱答

休命石門公自以得虞坡子為慶而藩然南溪張子

乃以裴誼曰公比石門公昌黎公比虞坡子予以為知
豪傑之上日也虞坡子昔仕閩內數以予遊歷蓋屋長
安二大縣豈第之政貞固之操民至今誦之其休休
之量明哲之資超邁之見殆若天授及轉官司馬部
予竊以為邦之遠器當在若人因與諸士大夫言之
而石門公公果今獨知其賢引之以借茲使英雄豪傑
之在人代雖顯微異地天下後世未有悶之而弗知
也況同時同事於石門公哉擬人必于其倫子于南
溪子韋氏虞坡子大人舜原侍御昔嘗令扶風惠政
在民虞坡子將過扶風扶風士大夫感舜原侍御之
愛以予言贈虞坡子予方幸虞坡子能再予見也其
所欲言於虞坡子者雖備歷晨夕未盡也况酬應數
言哉今邊計方壞而將領威薄加以兵微食匱正君
相所當拯拯劑量之際也歸奏之後凡所望于石門
公與虞坡子者奚但予與閩內上大夫而已也夫耳
之所聞目之所見將孰為親九邊之事予烏得而不
望石門公與虞坡子也

任氏世承榮命錄序

巡撫陝西等處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西溪
任公奉特

恩陞戶部左侍郎歸自巡邊便道武功過訪予於許
西山房出巨帙示予曰此予世承累

朝之榮命也茲將刻棗傳之子孫予先後宦游關中
蓋將十年閔中士大夫知之者莫如先生宜有以序
之用昭先人之潛德彰累

朝之

恩遇予山林野夫辱公知最深義无可辭據錄首

載

英宗睿皇帝褒嘉厥祖義民公勅次及

武宗毅皇帝與今

上皇帝所賜公與元公之

勅之誥蓋正統初河南饑饉義民公出粟麥千五百

石助賑夫富而好禮宣聖所稱仁能恤衆雖鬼神且

監祐也况欽明古帝如我

英廟邪焦生有言曰天之所與其福不殆傳有之曰

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二世之後篤生西溪公克開厥

宗為御史副使叅政按察使布政使都御史侍郎慈

惠承於先公恩澤於于百姓遼東不靖簡自山西撫

臺旬日之間罪人斯得反側丕奠乃又以閔中重地

尤慎尤坐於是

命公自遼東移鎮而來入關之日軍民鼓掌相慶老
幼籲天若得慈母戶部闕侍郎吏部疏

請於

上上特以公為左雖公之才德克稱

帝心然而先人之陰德潛滋暗長不可誣也公茲入
於

朝忠誠所至

帝眷必深所以福下民佐

皇化不但區區三鎮軍民之慶而已公之子孫宗族
苟讀是編而繹思之則知善之當為其效如此長而

福如此倘有不待嚴師以教而自无不奮承先志者
矣序以俟之必有知予言之可以感人者矣

東泉序

即墨故有東厓書院在城東一里許自藍氏之先所
創今七世矣載在山東總志蓋司寇勞山公洎其子
北泉侍御昆季咸藏修於此北泉與弟深甫皆擅才
譽能文辭人或擬為藍氏三鳳深甫雖就選貢尚未
大售所負而徵甫以鄉進士拜知江寧其宏才駿聲
不直山東士大夫傳說而已予初筮仕與北泉交顧
甚厚今北泉又二十有二載始與予第德清同舉進

士為御史建明之澤未下於民以言家居休休遂遂
稽古尋樂若將終身豈淺丈夫能彷彿也徵甫治園
亭於書院之後植松栢數千株竒花異卉博物者莫
能遍識又取東海之石羅列峯巒塔翠滿前恍然身
居蓬島之上也方念安得一泉以成茲美僮子掘地
東西得泉報焉清冽澄徹其出不窮徵甫因以東泉
自號積厚履深坤靈錫瑞理之自然不可誣也東泉
以書抵予欲予為序將附書院所錄之後予以茲泉
應期而出實藍氏子孫流芳不息之徵也東泉子幸
以記而埃之當知予言之匪妄爾昔勞山公巡撫陝

西風力德教幽明咸仰顧未嘗刑一不辜以要名釣
譽民至今以鈞陽公同頌之近執事者信委官之譎
誕質實之民不知何所犯而徒流之人縣動數十安
能如公之在陝哉子孫之興宜矣宜矣

對山集卷之上終

對山集卷之十一

序

壽劉封君序

湖廣布政司右叅政劉君士奇其大人封君今年壽八十關中士大夫以書抵予謂予與士奇厚士奇有親享此穹齡豈但爲士奇喜而已夫子宜不可無言以敘述休美士大夫將大書頌卷張諸封君之堂以爲壽焉予第德充與士奇同舉甲子鄉試嘗聞封君盛德懿行熟矣宜其享此穹齡備諸厚福也夫七十之壽古以爲稀洛社耆英雖溫公之賢幾不得與以



未登七十爾况八十乎封君盛德懿行刊於家而式於鄉黨鄰里故陰德所萃篤生士奇以美才宏學掇科第擅令名提學山西士類興起至今傳誦藻鑑稱說訓迪叅藩河南惠德在民丕變有日顧中菴讒構浩然返耕予恒遊華山每過長安輒承燕訪敘賢聖之跡談古今之變論議爾雅嚴毅奇行至於肆筆陳致上追大曆下陋元祐所與遊者悉關內名公士林巨擘故德器宏遠造詣逖邃如此封君教育之力詎可誣哉因承士大夫之意告封君曰封君昔所遊者凡若干人無須論其起家迨後其僅能守其箕裘今幾

家幾人也使其親心安然怡視桑榆畢景固已稀矣况乎成名賢豐祿養乎自封君之所恒覩其大抵已詳矣今日八旬之壽年高而身彌強履輕而聽不滯同時之人借有是壽能有是福乎今士奇宦蹟方亨際遇

明主將來端揆之位勛庸之樹尚當匹休前哲光及梓里封君之壽不但百禩而已何也心無所怨恫則氣昌生厚氣昌生厚壽之端也請以是歸之士大夫之請以陳之封君之堂咸曰可於是復紀其歲月時嘉靖十六年丁酉夏五月壬寅序

贈蘇體健序

蘇君以職方郎中陞陝西布政司叅議比蒞官爲總制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彭公絜來同與平蜀謂君官職方有聲稱能悉省方役於是軍中小大事皆之蘇君與分君一一受之凡所爲無不悉得彭公之意彭公曰吾軍得蘇君賊可破矣於是與君謀曰發兵攻漢綿是時漢綿諸賊驕縱不可制君一切調度皆能先事備集已而兵與賊接賊潰散走晝夜常數百里追者旁午所至皆具備糧糗故追益力賊益劇困莫支平蜀之功雖彭公與諸將克捷神速要其本皆蘇君

援餉不匱耳此雖以方漢之蕭寇何愧哉知漢中府楊君秉衡謂君之功在蜀德在漢漢民積兵數年凋敝極矣得君消息其所用使供者不苦而給者恒足其道甚難而其惠甚大雖使漢民世世懷之不忘亦可因君東行還省署於是屬予序以贈君道漢民感激懷荷之意予昔在京師聞司馬諸大夫言君抱負甚厚德器甚遠足以大受顧今不已然乎夫戰伐之事由上古所載得其名義與善數能策者皆可先有勛勩而理給財用使民不以爲勞而士不以至困雖千萬人不可一二夫自蜀寇之起輸轉之民死者枕

藉於道彼其時爲之權宜處置者豈皆不善無數哉
用其小技而失其大猷約束雖布而理之無合於人
情不適於事機故雖少取亦因此所謂失其所張則
徃而俱敝者也楊君言彭公以賊遁竄難制患不得
精騎追撲君才數日積置馬騾若干所施行吏皆唯
謹毋後彼無所計度於中者能之乎此其道皆可備
誦說實實不誇後有徵平蜀之迹刊之史冊安知不
以予言爲是而采之耶

奉壽大司空李公七十詩序

正德辛未春工部尚書李公致仕還隴郡道過武功

觀其志鬼鬼然高心悠悠然長貌揖然遜也因謂之
曰公大才盛望鉅位高年而其氣象心志如此此雖
千萬年何加焉願公保之重之使後生小子得矜式
焉又二年癸酉春公子守經來議婚馬氏因備問公
起居乃知所以昌續公之高德者守經也因嘆之曰
大臣譽望所繫豈但謹慎官度恪循職守哉得賢子
弟贊襄匡廓之則所以揚著奉掖莫有大也張魏公
之得敬夫范文正之得景文其所止極蓋何如耶是
宜公安樂休逸如此此蓋其理然爾又一月公來益
健益勝視辛未所瞻者益有加焉因以酒壽公曰公

所以如此者固公之休德和氣所萃然有子如守經者又能承順志意使公無有怨悵於心夫前代遠績不必論由

國家以來大臣以才德譽望為時所重者何可數計尹公為太守也明敏通博古人莫強焉因不得其子弟之順至并其身污之今由尹公胸次心志而校雖躡太華母以高蹈滄海母以深也尹公豈污耶公才德譽望不減尹公而獨能修其位畢其行不媿於朝不怒於鄉是不可謂無自也四月十六日值公初度之辰士大夫咸為歌詩壽公於家而屬海敘之其首

余觀洪範攸好德考終命焉詩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之詞則古之人已重有此意久矣因遂以所羨慕樂道於公者筆而歸之公應撫掌笑曰是吾子所以語我者矣

代癸酉鄉試錄序

正德八年當天下大比之期合八郡三邊之士通一千幾百人圍棘而三試之遵制額取六十又五人故事當刻其姓名與文以傳而某以執事僭序其首夫士之生世其英敏穎銳者物不能隔也况數試而累校之即皆空言未眡其行事其纖細委曲已彬彬然

見矣王司因得舉而升之於時豈惟諸士子之私喜
王司者又有以深喜之也然可以不知自慎哉士以
言語文字進爲時用者蓋未有不學孔氏談仁義也
其得位行事或與孔氏異者非習之不精談之未善
所以用力者弗若也諸士子蚤作而夜思日就而月
將其所以用力者固未肯弗若矣而吾猶以得位行
事之復爲懼者蓋誠以操守之爲難矜持率循之未見
也昔賈誼董仲舒公孫弘谷永楊雄皆以文學見用
於漢其議論談說稱之於當時式之於後世是豈不
美者所能也夷考其行事若永與雄於其言卒太戾

矣夫言者心之聲學之著其所以推述乎修己治人
之道蓋若操水而言寒執火而言熱也乃何使之太
戾如此此非有隱故蹟理弊在尊口耳而賤躬行耳
卽日日述孔氏談仁義於修己治人何有我
國家造士養材之道士子生而由焉者幾百五十年
其漸涵霑濡之所至雖三代之盛無以加也
聖聖相承及我

皇上一切以躬行是先則其觀法視效者蓋不獨言
語文字而已固不爲谷永楊雄之自戾然亦豈可以
董賈公孫之流自止哉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今

諸士幸有

明天子作而造之於上矣伊尹周公之業不於是亟而圖之豈非自棄乎夫由典冊之所載者觀之其訓誥之文亦皆其所言耳然伊尹周公豈徒爲是言哉諸士子當惕然省此而知所慎矣

呂母太孺人王氏壽詩序

吾友兵科左給事中呂道夫有母太孺人王氏壽六十又三監察御史孟君望之中書舍人何君仲默以書抵余曰道夫與吾輩皆交厚今親見太孺人盛德閑靜有古昔女士之風道夫以

國恩得推封太孺人華裾綸翟享荷寵光天於善人錫類降靈每如此僕與縉紳大夫將爲歌辭以壽願吾子申序其義夫太孺人歸呂氏未甚久也乃呂氏卽棄太孺人卒時道夫才九歲耳太孺人撫育教諭以至今日辛苦備嘗人不忍言也幸道夫克綏其心問道持志使先君子無所恨於地下以益明太孺人之德光此非誠孝惻怛不能易曰視履考祥則太孺人之謂矣夫言者事之紀實之遠非善言者莫昌也縉紳大夫之詩之賦蓋善言餘昌者也則所以揚著太孺人福祉德教之厚可以信後及遠無疑也夫奚待

予不肖之言哉然太孺人之德所以能光著士大夫
縉紳之間者以道夫爲之子也道夫非有所謂誠孝
惻怛之意以勤其樹立則太孺人且匍匐忿恨恚中
矣烏能悅太孺人之心由太孺人之心觀之必欲使
道夫爲君子令名成譽及於遠大焉固不以區區一
官秩一封錫爾今道夫君子之譽徧國中氣足以固
其志學足以申其義不爲苟且偷安之習倚縱張侈
之態此於太孺人何不獲也夫壽考之道心有所樂
而無忤然後氣得其滋養故壽焉凡所增益太孺人
之壽者莫若先有以悅其心而悅心之道則吾道夫
之責之事耳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道夫勉哉夫
道夫學古信道予所素重且厚凡交遊之士莫強焉
故予以望於道夫如此然人子之道要於如此而後
可者也

送白貞夫序

予居許西山房二十有七年矣客過訪予者率以載
之賓遊識久要焉然非卓然道義弗予也今年夏予
與涇野呂仲木氏南里楊用之氏同過彭麓山房眺
南山遊普緣普緣爲故仙遊宮山迴合而水圍繞氣
磅礴而景葱蒨宋東坡蘇子瞻氏蓋奇其勝數往

遊焉曩予與仲木屢訂茲約正德壬申至而阻雨粵
今十有三年始協茲遊北至彭麓携盍命輿矣而洛
原白貞夫氏自晉陽來關中望華矚河觀周秦漢唐
之墟挹豐鎬岐雍之盛方自鄜杜訪漢陂王敬夫氏
而西也聞予與二子在彭麓卽躍馬過彭麓同二子
循黑谷抵普緣周覽遐眺懽悰畢陳降觀子瞻塔陰
記及游景敘題名已而嘆曰茲無負於普緣矣事不
前約而一旦卒同非數也耶明日旣晡仲木東邁用
之有事渭川精舍貞夫同予北行過訪許西已而出
平湖屠氏所贈文則貞夫此行蓋不予棄也然予逃

形物外二十年禮法之士未有弗疾者貞夫則何取
於予哉居數日貞夫北行畢使後二月復過訪予明
日值予病與予弟德充眺黃山覽武川訪郃墟涉澗
子窮慶善之繇歌生民之雅其興翩翩然矣翊日予
病小瘳方能以醴酒酌貞夫則南充任少海氏適至遂
同坐夜分而去約以明日同過許西值雨大作弗果
夜仍同宴世爵堂焉貞夫少海世之二雋又爾相值
誠亦奇矣明日貞夫辭予行予觀貞夫悠悠然有逸
思焉於是握手語貞夫曰今士大夫尚浮名而趨末
務偶善一詩成一文則矜炫馳肆目無全物卽上追

屈宋中騷班馬藝而已矣况摹倣標敘文實俱鮮此文士之鄙習非國士之鴻操也

國家以崇官好爵養天下之士者恐百姓之未安萬化之未洽也若此何耶貞夫論事滔滔萬言條理罔謬厥存逸矣夫揚休烈道情性古之人莫不用之而予意則苟求其志而已詩曰言志今之爲詩者果言志否耶夷觀而試省之則思過半矣貞夫徃哉野人之言欲無負吾首矣爾非方居而忽逃也貞夫曰此予志也遂書以贈之甲午八月戊戌序

揚氏族譜序

遂庵先生命其子紹芳考族於滇旣歸乃屬歐寧謝純撰次爲譜用示久遠譜成先生命海敘諸其首將刻梓以傳焉按譜謂揚氏本關西之裔其後有遷黔中者其子孫世居安寧不去遂爲黔中望族代有聞人長者至

明興化州公以文學起家取科同占臚仕屹有令名慶遠流長篤生我先生爲世大儒敷歷中外垂六十年文武之道將扣之業光今絕古上培

國家億萬年之其坐下啓士大夫千百世之緒而紹芳又能廣心迪孝以開來裔可謂昭宣罔隊矣譜先世

系次列傳又次

恩命末以士大夫所贈遺之言附之昭姓合族廣孝
啓德咸以備矣海惟先王建族樹親所以敦本別疏
其道至嚴也及周之衰典冊逸佚諸侯內忌世本已
壞故馬遷敘述二代以洎列國慎修世表繇此道也
晉室旣東夷夏錯處冒姓亂胄無所分異唐宋以降
抑又甚焉所可見者宰相世表特億萬之一耳我
明以仁孝開國承平之久方思合族廣孝之道而天
下之人泝源追始者彬然過半矣於乎豈非世教之
大幸耶昔先生嘗以語海曰予修家乘餘錄恐先化

州公之德琬琰若磷則終天之恨矣然先生今日之
事紀諸太常布之史冊所以光乎我宗萬世無極化
州公之德奚又有遺恨者於乎休哉是譜旣出則由
化州公以上至於諱寬之祖以及其子孫天下之人
展視具得猶歐蘇之譜至於今猶存也或以歐蘇之
譜出於自作而是譜托之門人然其義例乃先生所
定者信斯言也是崇其辭而廢其志也烏足以覩是
譜之撰哉

奉壽孟母太夫人孫氏八十有四序

陝西布政司叅政信陽孟公望之奉母太夫人孫氏

養於官邸今年二月二十七日適惟太夫人八十有四之辰布政使孫公唐公參政楊公羅公將修禮於太夫人之庭先是介使問於潯西山人康海曰予聞政與同穀者察察之義事與同致者交與之情予自宦遊關中與望之爲寮忽已數載其刮劑之益交承之契自以爲古之人不是過也乃今躬覩其太夫人享榮壽於省垣年若是其盛而履如是其強詩之頌魯侯必先以令妻壽母爲言固已見當時列國之君不能皆有於是焉耳然今之士大夫位致顯順而慈闈不逮者皆是也太夫人鶴髮童顏愉禕輝耀誠予

之所希覩也卽不爲望之之喜將亦不爲士大夫喜乎政焉與之修學焉與之迪所是焉與之教以堅其往所否焉與之改以聚其善是望之之所以友乎我者分冷誼深不徒如今之所謂適然而遊哆然而合也願夫子敘述吾意以壽於太夫人之庭是惟吾子所不吝也海三復其書已則於諸公先生之辭有深感焉曰嗟乎履不辱志以承訓也交不媿幽以廣孝也太夫人所以教乎望之者學慮其弗端操慮其不嚴仕慮其於天下國家有匹夫匹婦之不獲故望之旣篤於其履大於其業而又推於其鄰正所以遵循

懿訓申衍孝道故太夫人食於其養而樂於其心是以
享安履順衰矣而強崇矣而泰有由然也於是敬陳
諸公先生之意於太夫人之前曰惟太夫人善願厥
修膺和納慶篤生令子仕不媿學動不乖義承顏怡
志孝道顯明賢過於堯佐之母而子不同是太夫人
一宜壽諸子諸孫科第相紹文采相承慶溢於儀儼之
門而際不同是太夫人二宜壽年齒穹邁氣骨剛勁
舉措不違兒齒台背三品之養不斃甘旨連筍之積
不厭樸素享豐於毛義之奉而志不溢是太夫人三
宜壽在鄉則姻鄰仰其表儀在官則列曹頌其休盛

望同於士行之親而名復榮是太夫人又無往而不
宜壽者敢再拜稽首上太夫人千歲願太夫人逃年
永視敦和增享以至於無窮焉於是孫唐兩公洗爵
更進加以黃金錯采之履散雪疊穀之斝而諸公以
序相繼洗爵交進或獻以碧玉絲水之塵或益以翡
翠雜繡之愉又無筭爵而退太夫人顧望之而笑曰
有是哉予今而後知無報於先君之遺也勉之哉懋
之哉則吾將更能見此諸公先生之嘉惠以至於無
窮矣嘉靖六年歲在丁亥春二月廿一日戊辰序

姜武功使臺旌勸冊序

武功者西安最下邑邑小而道衝民窮而用繁爲是
邑者誠亦難矣廣安姜侯以進士來知武功訪民疾
苦而加之治於是民熙然應之故不踰年而武功治
行屹爲關中第一自撫按而下臺省諸公皆交章旌
舉其禮幣優勸殆無虛日侯爲是邑又何其易也武
功諸生私自相謂曰夫民視令長爲憂樂者也今百
姓力不愆庸財不愍賦是令長之德厚故治明政通
吏不渝度民不易軌也吾與諸君親沐其教益而覩
識其成緒不有紀述傳之方來是昧長者之誼杜方
來之倣非所以稽誦古昔也於是取撫按而下洎臺

省諸公所薦論勸勵於侯者書之於冊而實之以行
事頌之以歌詩旣成帙矣乃詣予請序諸其首予旣
三復其書乃慨然增懷焉名實之相倚其應捷而效
長與桴鼓者奚異哉夫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風未有不偃者也予自戊辰以先太安人之
憂歸今家居力田二十年矣民苦於租庸歲相比也
當塗君子皆知憂民之疾苦而所以處其疾苦者顧
寥寥無聞何耶予聞其論議未嘗不重自太息以爲
斯民之不幸遽至此極及侯之治武功量田之肥磽
以定租較丁之強弱以署庸行不踰年百姓安堵室

家相樂修禮義厚風俗期無貽怒於官侯雖三代之
民亦若此而已其應不已捷而效不已長耶夫租庸
者 國家之重賴而民命之攸繫也當塗君子不能
探求其本徒以獲一事見一弊謂吾志已盡吾令已
通此不思之過也今百姓之憂樂豈直一事一弊哉
獲其事而因之見其弊而更之尚慮其有他也况無
所與因無所與更哉故雖日夜奔走徒以重勞輿阜
民無益也夫民情土俗天下之廣吾弗能知由吾關
中之事觀其大畧亦可言也桀民恃苦而撓法姦胥
甘賄而易令故富者益安而貧者益困其所由來非

一朝一夕也侯至定以約束示以明義准丁力之歎
豐罷門分之抑勒不刑一人民志允愜予嘗趣侯書
所計度刻之堅石以貽來哲俾民永終嘉惠侯則謙
讓而未遑也乃諸生能樂道其休美而形容詠嘆如
此彼謂見善如不及者非耶因遂以所先乎民者書
以歸之若夫決訟若流擿伏若照則侯之餘事固不
能以徧載備陳焉今之爲令長者亦安能人人若侯
使民自慝其志如吾武功也排年之人聞侯將擢官
去已咸有憂色以爲及已應排不得與被其政侯尚
可謙讓其計度哉嘉靖六年歲在丁亥夏四月十又

二日戊午序

送楊克承序

恒齋楊君以進士爲西安推官三年矣將考績於吏部知西安廣川趙君與同知東谷王君咸以書抵予曰楊君內通而外融履端而行直居西安三年事無小大皆迎刃而決隱顯悉當言不赧中操不渝志易險不驚率履罔越予與之遊得其所以相規益者不少矣今

天子勵精治理思得股肱亮直之上以左右民楊君茲行必將留侍闕庭以佐

天子曷能復來啓予使予日有資益願吾子之有以言予志於楊君以華其行也夫贈人以言所以著交道申久要而又重之以義政所以敦厚其所贈是則吾之所以布忠於楊君而返其所規益也今又得士大夫歌辭若干言是宜吾子不惜於言以達吾意也予自戊辰西歸今忽二十年矣凡以執事在西安者皆可得而言也其推廳之英妙迥出者實未多見是惟有吾楊君而已矣廣川東谷之言信無阿私於所好道公而義直凡所以言楊君卽吾所以聞之於衆焉者也

朝廷以科目待天下之豪俊天下之豪俊其夷居抑
曷嘗不以伊尹周公之事自待然少至於顯顯已輒
自負矣茲非楊君之罪人哉天下之事自丁卯以來
盖岌岌於累卵然外危而中安故民未有怨志其識
者猶曰此蔽於佞倖耳士大夫秉憲操軌者猶夫弘
治之舊何憚也迨及辛巳

上以恭儉仁孝蒞天下天下之人莫不以堯舜之治
望拯已於水火之中而士大夫者反以空言危論彼
此相激若舖飴啜醴日新月盛崇虛恢之節安苟且
之見遂至君臣分朕愚佞藉口長此不已事將焉極

借不負於已耶昔者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
孔子誦其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當是時豎
刁易牙開方者未嘗一日與公離也管仲曾不以爲
害已而亟攻之此以先其所大者而已矣士大夫不
務其所大而力較其所小吾恐上負德意下負所學
非義之安者也楊君不日陟臺諫與上道理政治
望以愚意自惟使上下相忘愚佞不乖此所惠於天
下者莫大也予弟河與楊君同舉進士有通家之義
而楊君又數以道義勉予獨以是言贈楊君况又重
之以廣川東谷之請哉此野人至意悲憤於心而不

能忘者楊君念之予茲有望於楊君矣

送東谷子序

西安太守廣川趙侯以書抵予曰東谷內遷戶部員外郎久淹之餘知已如吾子良足嘉悅茲有餞贈之文以勞於執事是惟吾子之不讓也夫東谷子自入關予卽與交今凡十年矣所以劇切於予而益其所不能者方之古人蓋有回路之義焉然東谷子操嚴而中坦志遠而外直賢者慕其義不肖者忌其才故入官十五年僅有是焉此非其慮之弗長而際之不融也其思者害之也東谷子檢身治民裁蓄節用尚

本崇實蓋屋與涇州之民莫不懷也篤履慎官鷄衣蔬食先公之所遺平生之所志何不臧也今

天子以仁孝治天下安知東谷子不由是以大行其志於時邪夫士固有拙於始而申於終者矣東谷子之名義士大夫庶民小子人人能言之雖有惡已者不能加也據是以徃凡所以報稱於時流惠於民者可以沛然無斲矣東谷子徃哉君子之志以自強不息有息則餒非君子之所貴也昔者與東谷語每夜分莫能去者固非如世俗彈棊博塞流連尊俎也凡以探天地之化昭豪俊之業焉耳天下之事未有中

無所主而能至者况以或存或亡之心參之故治日
常少亂日常多者士大夫之過也廣川以英偉卓犖
之器當紛糾劇冗之地其所以應之而有餘處之而
皆當者固其中之有主如是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
我師焉彼猶待於其所已行而損益其過與不及借
以自勵雖之天下可也東谷子其往哉尚默繹於予
言而終廣川之誼是則廣川與諸公所以贈於東谷
者咸有光矣東谷往哉

壽劉母太夫人董氏七十詩序

夫享卓綽之榮者有穹厚之德備綏和之慶者本涵
灑之量故姜妣興周百祥是殫孟陶啓俊列史具褒
往驂今軌可畧而言也况乎歷否茹辛承奕世之胄
幹中衰之德哉昔者予以官職在治

朝凡天下之名士大夫莫不願與之交也然事勢推
移苦節恒鮮沐訓未渥亮往每盤未嘗不嘆豪俊之
難偕英雄之希覩也時麻城劉子以鄉舉在胄監間
迺過予談古今之異宜昭天地之宏化予所恒覲寔
未有其人也於是定伐木之義申王貢之好未幾劉
子第進士駿有大用於時洎予西歸則劉子以監察
御史巡按關內聲稱所至不愧故談煩擱所加允弼

邦訓旣而孽豎起讒哲人被執關內之民呼天悲叫
響震九嶽踞轍泣留立斃兩髦使者驚怛而改色穹
冥慘淡而減輝劉子顧自視益恭當危不惴有巨源
之雍容無公幹之急遽於是繹思前典追惟舊懽乃
知劉子之操本於慈訓丈夫之志率自母成如此今
年夏劉子又以按察副使提學於此仁孝之志上通
乎

帝衷儀刑之錫益滋於故部今年九月 日值母太
夫人董氏壽及古稀關中縉紳若張君時濟許君伯
成胡君承之皆劉子巡按時所舉士也感歐蘇之遇

申陳曾之報於是各陳詩賦遙以致壽於太夫人而
以予序諸其首大洪範諸福要終於壽考內則五教
肇功於姆儀太夫人以窈窕之德相先大夫繇名進
士起家雖經綸之志但畢於豐城而循良之傳已先
於班史况乎專祠之祀有以踰其榮之感超端揆之
譽哉今劉子上承先人之緒下啓祚胤之賢秋毫皆
太夫人之教也是太夫人所以光前裕後者誠可以
嗣姜妣之懿德邁孟陶之嚴教矣今日之壽非天之
所以報有德章有賢卒諸君之詩休美備陳嘉祥具
闡顧予何足以加之於是但取劉子之所已行以見

太夫人所以享榮而備慶者效如是長而理如是著也若曰福與祉觀厥履恭與傲親所教去諸君子曰是可以爲太夫人千歲壽矣於是書以歸之

王荆山奏議序

荆山公以兵部尚書起督三邊軍務丙戌春三月駐節固原問疾苦汰冗懦齊法令謹烽堠不踰年而士馬充斥餽餉饒裕乃人人思戰矣今年夏六月虜長驅入寇公遣將力討平之虜悉遁去蓋邇所未見也進士楊君經取公先後規畫邊務及論列時政諸疏萃彙成編題曰荆山奏議按察副使帝丘桑君汝公

將遂刻棗以傳托予序諸其首夫楊君之意豈不以此皆公精神心術之流布凡今日所以建大功樹令名者攷其夷居所論大抵然也昔公以監察御史治關內其處已行事長老見者已以公輔之器目公是時予方承乏翰林公自陝還京予數與公遊歎長老之言迺能窺契盛德如此乃桑君刻此而又示予以所願見安知天下願見公之緒論者不與予同哉夫事成之於見而原於學故切中事理推之而準動之而善也從古以來聖賢如周孔未之能違焉今天子勵精於上正須老成持重之臣建明於朝都俞

吁咈之餘將使天下之民與被堯舜之政至於無窮
是又不但三邊氓庶之獨幸而已公以爲何如哉夫
民今固以望公矣嘉靖六年丁亥秋九月六日庚辰
序

姜武功平賊序

昔予以正德戊辰歸見三數處風俗則慨嘆興懷焉
曰嗟乎何至是者是必將有厚憂隱禍逸邈未艾也
否則何至是者居數年乃日日異不同也曰嗟乎其
厚憂隱禍且成弗遠也安得賢且才者與告語之特
一輿阜之力可攘也乃得巡撫都御史藍公文秀巡

按御史王公子衡二子先後至焉曰是則吾所謂賢
且才者也矢茲不言福將焉致於是以前書予二公曰
某地事十年後必有大憂事關生靈僕不敢默惟公
求倡始者數人薄治之其羣從渙然散也二公曰唯
唯乃下其事於其長其長不知旨意喧喧溷溷乃藉
是將要以爲功也其衆紛然因賂以訴於他司他司
喜其重賂二公之志亦寢後八年乾州有狂人樊仲
者多眚而樂誕方士誕者皆集於其門附會仲意行
諛於仲云仲當大貴於是傳播遠近所謂三數處者
舉熙然從仲而仲遂自居不疑日召無賴男子習戰

修武來者雲集又令妖人以照水法惑之俾無畔志
洎三年陰相結聚者十數萬人廼於嘉靖乙酉秋集
黨寇乾州賴州之士大夫暨守力禦之日晡逃去走
南山結銀兵復謀北寇郡縣震動若不克生獨武功
姜侯練兵有素人得無恐報至侯下令曰仲輩皆膏
梁子徒以妖師扇惑至是其羣黨固烏合也即果南
奔鑛場必假道立節橋頭凡濱水諸村落宜據舟密
候其至共力與擊賊可悉擒明日昧爽賊果至諸村
落人執挺拒賊賊悉從涉渡逃去獲馬及器物村落
以馬來侯即以馬賞獲者曰能得賊賞更不直此於

是人人奮志思獲賊矣日中果有執賊至者得伸所
給號帖已署有偽官乃立磔於市而厚賞獲者凡涇
咸興醴愚民爲賊惑者舉不敢南邁應賊賊居鐵爐
庵五六日候應不至始決意趨鑛場又二日賊首悉
爲于敖輩所擒無一遁者故賊黨悉平焉比賊東獻
馘醜猶曰非武功所阨不及是也於是守巡撫按諸
君子咸推功自侯上功於廟而侯之規畫誠已奇矣
武功諸耆老相率曰乾州破吾縣有禍猶緩乾州不
破賊合衆南下必先甘心於吾縣吾縣非侯勢必大
壞又安有今日者于是繪圖請序述其事於首以報

侯保全之功許西子曰伸之人知爲敖輩設巧善獲
然發軔卽衄獨不以姜武功先事治兵哉及匄制涉
渭志灰然盡矣耆老之請殆亦有所見乎故予重之
以此令示諸當事者

奉壽邃庵先生詩序

我邃庵先生以盛德大學儀刑天下關中之人親炙
之日視天下加多焉故其感戴欣慕之情至於不能
自已非私也其所得者深故其所報也厚卽先生固
靳之亦不可得矣今年冬十二月十又七日寔惟先
生初度之辰而先生之壽至是蓋七十又四矣此天
之欲壽乎

國家必先產明德之臣益之以壽考居之以尊位使
佐

明辟佑元化也吾都御史靈夏馬公宗大萃關中士
大夫舊遊先生之門者而語之曰吾輩所以不辱乎
先人之訓能自立於天壤之間者先生之教澤也今
先生之年日高而吾輩之違先生益遠七十古稀况
益之以四借歲有所圖能寄壽於先生之室其於百
歲僅二十六年耳吳不敏茲有祝願之辭願與諸君
同賦以致於先生諒惟諸君之意無殊於不敏也士

大夫曰此正吾人欲致意而不可能者幸公有以教之於是各述其所賦之辭以輸於宗大宗大具縹冊求善書翊日帙成顧海曰須子述序士大夫之意於首海得之三數讀其冊矣乃作而嘆曰古今人以師道感服天下者孔子孟程朱之後逮先生纔五見爾其他雖不可勝紀皆弗羣此五者卽綢繆結固君子何取焉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又曰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諦斯言也則士大夫所以感戴欣慕於先生者蓋得其養者深故感戴欣慕其德者至於不能自己若是是與

七十子之服孔子奚異也今

天子勵精求治於上先生以元老左右廟堂正天下仰沐深仁至治之日陰隲於民既厚且固神之監之方將與天同極求禪淳化區區百齡何足言也宗大曰此正不敏之微意遂命書之士大夫歌詩之前若引起其意義焉嘉靖六年丁亥冬十有一月丙子序

奉壽毅庵寇先生八十序

成化弘治之間山西有二君子曰毅庵先生裕庵先生二先生胄出榆次寇氏同時爲榆次學生諸提學每試輒以二寇比之曰山西有二寇其文章行義流

葦莫敢望也後裕庵登進士爲大理寺副毅庵竟失
意場屋應貢上太學拜定州判官以子今巡撫陝西
都御史子惇之貴兩封爲應天丞當毅庵在胄監時
海季父長洲公公寔與之遊海每從事几杖殊欽先
生之名德以爲非世所恒有也乃亦卒困於行夫德
厚者效長行高者履泰天顧獨嗇於毅庵先生耶此
不於其身當於其子孫矣不然詩書所稱天人之際
將荒唐弗據乎已而吾友子惇登進士位顯頎矣又
十八年猶子子立中解元第進士爲戶部主事而孫
洋與子立同榜舉人詩書之胄大江以北曾不一二

見也天人之際豈不信哉今年先生壽當八十八月
二日則先生初度之辰也子惇迎先生與其母夫人
來關中舉觴奉壽海伏處澣西實樂聞其事因以屠
蘇之酒一卣遙壽先生於子惇行臺因謂先生曰以先
生之名德丙魏將相之業唾手可致乃阨輪於初不
能少見其抱負吾子惇旣與先生致身青雲之上所
謂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者悉措之行事先生之志可
謂不負矣乎裕庵不幸早卒遺其孤於先生先生撫
而育之教而善之而子立者果奮迅成賢而孫不肖
者故父作子述孔以頌周洋之溫恭勵學不日登進

士浥休寵則先生之孫不可謂不賢也子惇以三品之俸養先生與夫人伉儷同老致滫瀡極心意謂先生之養爲尋常不可也壽期旣屆上自節鎮鉅公與藩臬重臣洎關內公卿大夫莫不拜壽先生於堂先生以康強之身穹隆之年對之罔憊固不可謂不榮亦不可謂非福也人之能自致者行義文學爾而此數者有一非天則不可得天之所以舉是數者胥昇之先生正先生之德能契乎天而不違也子惇篤孝慎脩一是以若先生之志將見陰騭於民厚而天錫於先生益無彊矣願先生懋承天休千歲逢吉因奉

壽三上先生馬先生曰願如夫子之所惠矣遂書之以爲壽先生序

贈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藍公序

夫志大者器宏才厚者德溥此古今之通道也惟宏且大也故聽參而用博小利近勩勿撓焉惟溥且厚也故持重而不誇盛位恢勩毋動焉二者事異而理同道分而究一皆俗儒所難喻也故天下無事則可以微猷而嘉治有事則可以戡定爲安輯所謂天下不可一日無者

明興百五十年學士大夫口不輟詩書之誦心不廢

經綸之想忘非不皆有才非不皆長也然以之治事而事或乖脩業而業或廢者器有所弗宏才不過數百至易擒也當時用事者一失其會遂至不可以爲浸淫五六載寇益盛攻益難合三省全力不得半勩此其故非兵痿將廢也繼而劉齊諸盜起中山山東山西與河南徐淮諸地所過殘滅無釜甑之遺男女幼壯者被掠老弱者蒙死江西諸賊乘其餘習益又驕悍難制當是時

上蓋數以戡定之勳責功伐名譽之臣矣銳者或闕於持固鈍者或廢其幾宜明者或過於輕忽暗者或昧於策理四者非所以用武博勩也然是時亦能殲賊而安壤者固有所謂志大而器宏才厚而德溥者陰以維持於其間銷其變而已其患也夫承制備蜀三省之兵關中爲最盛也自彭公之西也其奮擊之士才數十耳數年滋蔓難制之寇不待彭公來所以不敢再窺漢沔以掠關南之民此其道非騰遊說懾靡寇志也禦之有絲而持之有數得長者至誠惻怛之守緩懷其民心堅厚鞏固寇自不能窺也故予嘗私論之曰蜀漢之盜非藍公無以成彭公之擒非彭公無以見藍公之慮此可爲百世不刊者也茲聞

上以藍公爲南京刑部侍郎公行在旦夕然平蜀之
勳終始由公甚多至關中之民所以能保其屋廬田
畛者秋毫皆公賜也因著其所誦說者於篇以贈公
使夫切伐名譽之臣凡有當

上之責者皆知其自進而內民於溝壑而莫之知
也

送朱升之序

夫折堅斷勁割犀刺玉無向而弗利者良劍之用也
沙汰湔濯溶鑄煅鍊以精光愈新者兼金之質也故士
無炫譽當事乃奇唯無異足登塗則妙君子之節豈

可約以細人之屑見齊以鄉鄙之鄙情哉故葛藟生
於高山之上非其才有凌於楸栢松栢也犀象伏於
澶涸之淵非其體固亞於猿猴麋鹿也高下之分定
而倚托之勢殊也故觀士者不於其細而於其大亮
才者不於其明而於其隱二者所以斟酌豪俊窺識
英妙之方也然五穀顯名於秦穆子臧彊迹於威宣
二君者窺識明而斟酌當巨細靡遺隱顯不謬故俗
議不能繫浮辭不能奸也至居其思戮身於鄭武伍
員盛尸於鳴革豈其誠未達於上而議不竭其智哉
主疑而讒入故志阨行塞身死用弛也曩凌谿子提

學關內勤勤懇懇若將一變而至於道矣加之以年則學者誦習之力豈或少讓於浮梁君哉細人倡之衆人和之故皜者見污純者見疵使

聖天子公卿之明少虧於秦穆威宣則凌谿子安脫於羣口也今倚泥成俗苟且持論非一日之積也故私者蒙譽而愛者見拔拂者被誣而異者遭遣彼徒以太阿假之曹侯宏樞委之碩讓皆非其事實也士大夫者公論之所繫也今異說悉出於縉紳而公論不稽於古訓是仲尼邪僞於衛而夷齊瞽昧於周之日也卽有才美

上安所聞卽有邪罔上安所察故志士甘心而就辱豪傑長歎以遠世者非有以馳想於卜許致薄於伊周也勢旣無所容而數固不可易也夫庶清修潔行能純備者孟堅所以誦李育也苟以熟觀於凌谿子則育豈復敢結駟於齊轂抗肩於周行耶然凌谿子則反之矣聞凌谿子改治滇南故予得私敘而贈之焉此學者所共覩而當塗者所宜慎哉甲戌夏五月序

送太復先生還信陽序

大復先生居關中四年矣今年夏六月以疾求去上

下固留不可其官屬及諸生之在正學書院者不欲
遽別於先生知予之與先生友也於是予以爲言贈
先生焉夫師生之際教化之首其居至不易也近名
者先要結而後執則昧理者崇虛飾而乏精典茲二
者其始也覩焉若親感焉若躍戀焉若不可一日去
而其究也溼漉焉興怨焉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物
誠而形本實而茂自然之應不可強也上以僞劫其
下則下以詐姦其上教化興行之地持此以往將安
極哉大復先生之來吾關中也曰教化廢壞者上下
安於所習而不變也夫安於所習而不變則宜其廢

壞亡揀也可不作而新之振而起之乎於是具以科
約示以程式先之以身而董之以實行之以嚴而推
之以恕其初也疑而弗信畏而弗親而其中也幡然
而悟沛然而從曰學者之事本如是乃何者恇恇惕
惕若前日耶故泛者畢定傲者畢諧崇其實而脫其
僞先其事而後其功有若董生之論焉夫諸生欲贈
大復先生歸而予泛及其事如此畧情而弗言者蓋
先生之於諸生以道而合而秉執教化之責者其理
當若是也或曰賤功名而黜聲華固先生之已事今
天子龍飛之始首重教化俊乂畢升而先生乃以疾

行豈孔子孟之訓有然乎曰出處者聖賢之大閑而先生之所慎也安有高宗爲之君而說終傳巖者也蓋有疾而歸德合而出君子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是何以疑先生哉諸生曰乃今聞夫子之所命矣於是請次第予言贈先生焉

送陳禹學序

曹郡陳禹學爲陝西按察使甫三月其州之變旣上公卿議可以巡撫其肅者莫如陝西按察使於是公爲僉都御史巡撫其肅諸處

上可其奏畀以爾書瀕行按察諸大夫謂予曰子於公爲同年且厚宜子言贈公行予應之曰往者肅州之事非公不可爲矣乃今復欲公行事可以獲其肅之守矣敢不敬承諸公先生之意哉於是卽諸公先生之意以告陳公曰曩嘗聞傳記之載詳矣夫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言事幾之至其體恒隱而其見至難也故君子審幾逆勢貴先覺其必至而豫致其所施是以泛應曲當鮮膠柱倉卒之患矣武公抑戒方自洒掃庭內而遽以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何也慮貴遠憂不遺近也蠻夷猾夏獨以西北爲言者其力與諸蠻夷異也制御之道

廟堂嘗憂之矣然其要在用人審爾誇者鮮實而僨
事勇者乏謀而罔功儒者委靡而老師三者非疆圉
之福也漢唐之策惟充國羌虜之度庶幾能先覺豫
致者矣然虛恢之人猶以爲不便施難議也則是人
豈易有而世孰能俱信也曩時肅州之變予在弘治
之末已憂之矣乃蒙

宗社靈聖直俟於此始發之此天之所以待豪俊也
夫虜所以潛度中國者凡二十餘年輕忽不習之人
易以爲常養其姦豪利小貨昧大畧雖其泉以南不
失者幸也而其甚異者乃不若今日腹心之內受制

若此其所聽所見安在耶直蠻夷蠻夷乘耳故
廟堂之計特托之公所以憂疆圉宜甚熟且大也曩公
以頃刻談笑定肅州之變當是時番漢千萬人之命
若反手也諺曰發後乘視前行今日之事非見之審
而斷之決雖纒其淮陰不能爲也
天子飛龍之初所以震懼四夷制萬國其述威耀
德實自甘肅始故諸公先生望公特厚而予敢以諄
諄爲公陳也公以爲何如哉

對山集卷之十一終

對山集卷之十二

序

橫渠先生經學理窟序

此吾橫渠夫子之微言而門人之所記也故曰經學理窟若以爲衆理之所聚其淵若窟而出無窮也予嘗細玩其辭說其於天下之理若指黑白而較堅脆言不虛越而理皆深造見之於行事無弗達矣宋儒言治要之躬行鮮而粉飾麗若夫子蓋周孔子之後一人而已予友陝西按察副使山陰成君質矣昨守鳳羽以鄙爲夫子之里思欲表章其道會巡撫都御史



灤江王公汝溫行部至郡而分守叅政石岡蔡君承
之具陳橫渠祠堂敝陋弗_能請公更事脩擴以表後
觀公欣然從之遂以其事下蔡君及分巡僉事王君
濟川與成君成之既而又曰廟貌者一方所仰而著
述萬世所賴也東西銘正蒙語錄世或盛傳而經學
理窟與文集經說雖士大夫亦希覩矣曷求而刻之
廣厥視乎石岡君曰某幸有經學理窟可以騰繕於
是出以示成君刻之既成成君以書來屬海序諸其
首蓋以識刻時事使後人知所自始云耳而夫子之
言讀者當目得之繇宋至於今學士大夫所論要不

可勝道苟微_之究其所以而曰能知夫子之爲道亦
道聽途說者耳豈所以自通於夫子之門墻者君子
弗取也嘉靖二年七月癸酉謹識

送東谷序

東谷子由崑山改蓋屋居蓋屋者三年乃以考績上
京師過予爲別又十三日往餞東谷子於思政之軒
覩近遡往慨然興懷焉於是賦詩悲歌以贈東谷子
詩成遂序以書之於卷嗟夫士於夷居莫不以天下
之道是是而非非謂如契_之要貸也然而天下之事
恒出於精神思慮之外蓋有是矣而非非矣而或

是者於是聖人之道不能信於天下而姦詐之徒爲其所不當爲獲其所不當獲者徃徃而是故小人亂君子夷狄侵中國遂使士大夫之口善者不知是惡者不知非聖如周公孔子而處士橫議蒙疑於當時此其故豈一日之漸哉關中郡縣之吏崇廉耻遵德義者一二人徃徃憎於多口而貪饕僥倖之徒反冒薦牒此非獨當塗者之過習而不察居而不疑由弘治之季大抵然也東谷子以名進士出宰兩劇不倖而當其流俗志貞操潔而上弗知民安治興而譽弗逮登仕十年而貧寒憂不日不得推餘於僕毀愈積而

操愈固行愈屯而心愈紆由是則豈但可以首先關中之吏雖之天下可也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東谷子由吳抵秦關數千里而所遭植若合符節乃能獨以無垢是居毀譽憂患沓至乎前畧無少動其心由是雖古之人亦已難也今士大夫并古人之難爲者而責中人之才乃其所予又因喜怒而重違其本指由是雖周公孔子立乎其前未有不非之者此其意非真非周公孔子者苟其名非旦與丘則雖百周公孔子無非可非者也予有別業在彭麓雜聞于民博考其政親見其爲人而有美不誇抱器罔售其過

安歸耶東谷子行矣然天下之廣士大夫之多無有
深知東谷如予與羨陂石岡東巖溼野太微者况東
谷非求人之知而爲是者求人之知而爲是則別有
所爲而不爲乎此矣知不知豈東谷之志哉其詩曰
惻惻遠行邁悠悠勞我心若子當路岐握手揚清音
子實素心者棲遲良可欽世情重雷同薄俗鮮規箴
日送子去遙望南山岑秋風發志士意恒苦君如天
上鳴我若道旁朽不能久踟躕徒使情縷縷君行已
十月君還應及春大道直如弦我心難重陳昌朝惜
賢達君子念經綸願甲宿昔意尊主隆斯民

東谷子草堂詩序

王子明叔揭其堂曰東谷草堂士大夫有記有賦有
歌予雖不能坐其堂履其盛然讀其所謂記與賦詩
與歌者則東谷已固畧無所遺矣於是明叔以序屬
予究其名堂之義乃一循諸近代緣名以立字緣字
以定號是亦所以借視乎名堂之義而因以致
其丁寧之意而已夫名者實之賓也於理也德剛而
陽柔而陰而明叔之賜蓋近積其易見而因著其無
窮云爾何也賜日也天地之體如此其大且遠而其
運如此其無窮非陽之爲德則息而不長而以賜與

爲之麗則暘又陽之精者故其光輝隨運而廣無有弗至乃其究使萬物各得乎遂而無遺故字王子曰明叔者章暘之德也暘之德明而其用使萬物各得乎明遂而無遺其義若已盡矣而猶以東谷識之明暘之方升而昧者融止者進作而愈光久而彌大其意若謙而其實則又要諸其本有始有卒之道也周公於乾之初九潛龍勿用辟之於暘方居重淵者也九二之在田則光漸於谷天下獲覩其文明矣故曰利見大人惟有文明之德故天下之人皆利見也明叔之東谷其義豈不亦猶九二之在田耶今明叔登

仕版躋顯願遭遇堯舜之君以行其所志逆不泥順不豫夷險靡對毀譽弗侵其剛健之德又合於乾往而不息守而不易則又自強不息之義也於乎陽剛者天之德而君子之道也明叔慎哉君子之道惟無垢故尊無息故明士大夫之詩若文旣皆言其意而達其德矣予斯言實所以申士大夫之意焉耳所願明叔益富乎其所以爲明者以旁照於斯世上而君下而明近而天下遠而後世一被是明而不窮焉則東谷之稱將與天地日月並峙而立矣豈非君子之至願哉明叔曰予不佞予感矣終身從事無斁矣然

而烏可云爾已也于是書之以爲東谷子草堂詩序

贈僉都御史翟公往撫寧夏事序

聖天子一新天下之政謂天下之治莫先於撫巡之臣撫巡得其人則政通人和方內時久故於撫巡者特加之意焉其在諸邊所選尤慎蓋承平日久武備玩弛非得老成更事之人則無以風厲士氣滌易故習寧夏巡撫旣缺於是吏部敷求於中外明德之士而以陝西按察使翟公超拔焉拜勅將往按察副使江公以予序述

天子之休命因餞公公釋褐時予知公之名甚厚洎備泚岷長憲關內瞻承旣屢感願已深况重之以群公之請哉予昔方壯時亦嘗有志于天下之事覩見當時用之方崇內地而賤邊鄙心竊隘之以爲內地政通事習有水旱之虞無兵革之畏而邊鄙法禁久弛伸縮多謬帑藏不盈則士無鬪志驍勇不忿則地有他虞破積習之弊倡勇敢之風非計慮素熟於中世故久諳於外必不能臨機克相當事不迷寒氊裘之瞻致安攘之福也昔公在岷息以撫衆嚴以懲惡至今繼者安枕而享成居者籲天而感惠彼以聲音笑貌釣餌于一時者能有之乎鄙諺有曰欲穩步

審故路公茲往矣苟以所以處岷者處之特一運而已

聖天子率循舊章更圖新化所望於士大夫者在俾民有安定之休耳寧復自庚午以來公私之力憊矣所以安定之法惟視休養生息何若也士大夫自初學以及壯休養生息之法孰不能言之至其施行布置則銳者累於欲速鈍者迷於酬筭雖內地且難况邊鄙乎此不能不起九重外顧之憂也公負天下之望將來平章方宇豈惟知已者以是望公

當行與士大夫一是皆以望之矣公以爲何如哉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彭公平蜀詩序

自己巳以來蜀民不鈐方土罔靖

天子震怒爰命討平川漢之間士馬填益財殫民困賊勢益延一時受命之臣瘁精竭思文武咸致撲之不滅隨撫隨叛於是

上命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彭公往終厥勳蓋是時公已悉平山東中山河南之賊遂督所故將軍鼓行來蜀乃於二月辛丑發兵保寧群盜方叛走漢綿勢焰揚熾人心疑畏將謀內誦公曰此若擣鼠宜先塞其

旁穴夫旁穴苟塞何所不擣自三月壬申至於丁丑
所誅獲者萬有千計蜀方用寧川漢咸又巡撫陝西
都御史藍公屬予序以頌公夫以精不以多以律不
以寬二者兵事之軌道也予曩聞征蜀將士言蜀中
多巉山絕壁賊更善附山攀壁千人刺矛激弩萬夫
莫能當也地多草樹窟凹師弗習徃徃中其伏兵平
衍之野又多稻塍水堰騎不可馳步不得奮一相躋
倚仆跌宕崩加之地氣卑濕餉飼不飽士馬忽已太
半物故倉皇用騎馬百不能選一此語實矣然是時
士亦多首功者豈設機應變不善哉或失其軌道耳

藍公言公初進兵時先檄各路填守要害具故所徃
來之道既絕又分職專使糧糗常繼師得宿飽諸餘
紀律之事益申嚴擊者不取取者不擊奇自爲奇正
自爲正鋒鏑相錯毋有易也夫持是以徃雖天下可
也豈但蜀方哉公英爽桓毅之氣加以脩涵有素宜
能先覺乎此事功之成捷於影響固非偶然也藍公
與公同事共勳能喜談樂道如此要豈其私好哉爲
祝之曰願公凱還後以所得於蜀者上於
天子細求所以安而鎮之之道使蜀之父兄黔首如
曩時各得保其屋廬田畛死不爲盜則公之德於蜀

者不但萬萬世也公以爲何如哉

送東岡子序

皇上闡化厚邦勵精天下之事日求所以安定天下之道乃莫若屏逐詭遇登崇俊良於是吏部以湖廣按察使員

上聞

上遂以東岡子往迎厥勲

命書至矣東岡子方以執事在隴西留滯數月始得歸省署戒行事歸時時因過許西康子之廬與之飲食而別於是康子謂東岡子曰予昔聞諸父師夫堅

者不可磨而磷白者不可涅而緇也公抱德履正凡所阨厄者莫能奪也是天豈無意於斯人俾公戎疾不殄如此哉天之生斯人也欲致所以厚之之道故既有賢聖之君以主之於上而又必有明哲居禁之臣以任之於下故治定功成民厚俗美也歲自丁卯以來權臣以刑威持國天下沸然不能安幸賴天子明聖誅殛而更改之明詔累下矣而主法之吏一沿餘習以喜怒爲重輕故

上雖憂勤於治而功效未彰此其故在官不守度民不信法也夫上有所爲而吏以輕重渝之是示民以

無措而欲民之有措也民惡得信法而官惡得守度
刑者民命所係風俗之本也少有所不得則姦宄緣
以爲利僥倖者習而見之翕然摹於放矣雖百皐不
能治一邑况天下乎故風俗日偷而禮樂不興者法
敝於下而上不知也夫湖廣三楚之區強勝之國土
廣而民雜號至難治也諸濱蜀漢之處文水旱兵燹
相仍民苦於餽餉百不能支一其風俗因而轉移者
殆何如也故上以公徃隸察之夫持握者至重而維
繫者至繁也以公才德譽望之盛固可以使湖廣父
兄弟安厚無難矣况湖廣之民今莫不惟公是望
也公其邁往哉東岡子笑而語曰此予素所計數者
吾將徃矣於是次而書之以贈東岡子正德八年癸
酉秋八月十一日丙午序

存笥集序

存笥集者凌谿朱子升之所作也清新俊逸有國風
之才焉然凌谿子循若無而士大夫者乃人人願見
矣卽凌谿子何可靳而不傳耶夫言之及於遠者必非
尊官高年也詩又言之精者苟有諷詠興起之益雖
鄉黨閭巷可也况思深義熟該備情理如凌谿子之
撰哉縣令劉侯者僕人也悅而刻之將以廣及同志

予嘉其能昌君子之言也於是紀諸其後

張舜卿東征詩序

正德六年山東河北盜起官軍赴勦者以數萬計賊勢益成於是

上大怒命右都御史長洲陸公往治之仍添調遼東宣府兩邊之兵以爲之前陸公行於是以武選主事靈夏張舜卿統宣府兵勦西路叅將統遼東兵勦東路十一月中張興張旺率衆寇長清章丘鄒平高苑壽光博興昌樂諸縣而張舜卿度賊必夜抵高麗鎮於是伏軍貞觀鎮俟叩擊之高麗去真觀鎮十五

里四鼓先令斬榆棗空巷口道路分八百人過要害餘兵皆遊擊約五鼓詰路蹀而進賊急來犯我師盡爲榆棗所罾挂我師於衢市間奮擊斬獲不可勝數而二賊首亦就殄絕於是舜卿下令曰賊固有脅從者吾良民不可槩殺先降者當生於是得男女小大八百人騾馬千數十匹龍鳳旌轎及兵仗雜器三千七百有奇十二月壬寅賊劉六劉七齊彥名圍在平舜卿以精兵百人與子破其圍斬獲劇賊數十人未失一矢捷上舜卿以功進武選員外郎子爲百戶縉紳大夫聞者皆爲歌詩以嘉舜卿之績命曰東征大捷

詩昨舜卿以少保右都御史彭公之奏來與平蜀其
過時出卷示予予深歎舜卿文學之士能克武有
如此聞齊彥明楊虎劉六劉七者巨盜大賊也方其
猖獗時老將宿謀皆唯唯甘後不敢抗一鋒舜卿能
以百人解其堅圍斯已偉矣其高麗鎮之捷張興張
旺者劉齊頡頏之盜也寇淮安立敗兵備兵擄知府
劉祥不一年集已至數千人直隸山東徐淮諸處所
過傷殘毋敢擾也舜卿一戰遂克使無子遺此非表
表然且能龍虎豹之勇而善謀能料其孰能然哉其
孰能然哉今蜀地悉定舜卿之功又不知幾何由是

而往任授方益大矣然盜起固有所繇其繇皆舜卿
目覩而心悉者

廟堂之上寧可嘿然而不求爲之所邪鄙諺曰治壞
於少安病加於小瘥今日者當病痊劇之際者也失
而弗治後何已乎予與舜卿同年又厚誼如兄弟故既
讀其詩於其卷首又猶有是言焉正德甲戌春正月
丙申序

贈楊秉衡序

夫德與位相直才與性尚此非以表物異數其道有
然也故古之明君審官而辨治責法而準式其得也

吾從而重之凡加秩厚爵豐食足使者皆重也其失也吾從而治之凡罷廢詘抑皆治也故明哲不以位貶德才揜性

明君不以私蓄人腐容蠱明此六者可以理天下矣故表物異數者

天子之公柄天下之公行也俱高而峙矣有山嶽旱岡之異俱深而穢矣有江河湖海之異此非言高私于嶽言深私諸海其數異也故

明君之務在於操法而定式蓋法備而後可以責法於下或定而後可以使下有準故先有此二者然後

因位以植才隨治而審官如此雖有僥倖詭遇之人不能雜進而冒至此非厚刑驅遣也賢者尚一一表辨莫失其小大况不賢邪故曰湯有天下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此之謂也吾友楊秉衡守漢中三年吏部以爲浙江按察副使府寮請以予言爲賀夫君之清德明譽彼士大夫莫不知吾所以致意於君者蓋有以窺識

皇上用賢爲治之道雖堯舜三王不復能過也彼法式者上操以眡下也由君在漢中凡所以綜理維持於是法是式者未嘗纖毫遺廢也

明主表物異數之道參之使君一日而三陟弗過也
况惟是哉君之在漢中也廣教化厚民人斯二者人
人之所難也又加之以兵旅饑饉餽輸予未嘗一
日少間此雖使古循吏如龔黃朱召莫能一朝居也
雖非以棲止召也行遠者未有弗自適登高者未有
弗自卑由是以往君位當益弘而負當益重
天子宵旰之上蓋已惓惓望君矣君尚念之哉

送張閣夫序

遼陽張閣夫以口部郎中奉

勅整督關中糧餉供實三邊既逾年事幾克成會

謂至優免逋欠君遂還京師諸公先生各賦詩以贈
因屬予序諸其首簡夫諸公先生之詩所以道情悃
揚休芬於君之行何弗至矣又奚待予言予聞之先
民已然者可指而數無然者難可必而待也此其故
在識測消長逆順之道爾自孽臣專擅以來倉吏益
虐

國家之用益蹇蹇而難足此不能察其已然雖嚴刑
峻法其有所窺避者皆可得而欺也夫有所窺避者
皆可得而欺則弊愈滋法愈嚴國愈空用愈歉雖石
弘羊莫能給一鎮况之天下之大乎閣夫之來也嚴

於治頑而畧於理疲故民皆欣欣然若慈母之慰已
嚴父之教成也夫事之不集者皆悍民傲姓相挺背
也官府之令下於民民承官府之孜孜然早夜震恐
惟其不先至耳彼悍民傲姓欲已之脫者則揚言以
訛衆使之勿來欲取以爲利者則夤緣縣官報部運
因以所徵爲奇貨二者不同同於蠹敗

國家之用劫小民之命當事者或莫知求而治之或
治而不及其真有是故頑者益頑而疲者益倦固非
國家之法弊并百姓之抗玩也閭夫深知其弊而特治
其最此於事何不集爲教何不遠邪然文明識其

然之故所爲之處者一能合于先王之道使有所窺
避者莫能肆其姦不屑於條件禁治之末其老成慎
重之氣又足以副其心之所存由是道也雖天下可
也何啻關中邪夫錢穀之事我

國家自

祖宗以來付之司農者其道蓋可見也後世行法理
事之臣往往作聰明亂成憲洗垢索癥於民以倖求
高嵩之名浮薄者從而效之熙然成俗故賦日嚴用
日歎民日病不可支久而弗變則病者且死矣不特
賈生之癰疽耳閭夫歸見於

上庶幾以所見所行者縷陳於前使盡復

祖宗之舊貪婪窺俟之人莫能兼用其志則又闇夫之成事也闇夫勉哉天下之民今以望闇夫矣

奉贈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彭公還

朝序

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彭公既再平蜀盜矣又北治土魯番西郵奄莫於是

上以書徵公還朝比過省會陝西鎮巡諸公暨藩臬諸君子走使來屬予序以贈公謂予知公深凡所以欲致意於公者或能言足之夫崧高之作吉甫斯堪江

漢之詩周邦惟賴公之崇勲休烈有耳目者所能言也至於要成功泝源始則有道者或昧而莫宣海何以當之哉布政使李公者以書責海曰公負蓋世之勲當

上所禮重此丈夫得志君子道長之秋也諸公云贈者當以文爲貴而儀物不與焉其云文者當以子之言爲貴而他人不與焉夫談美德章國休君子之事儒者所貴也子奚可辭哉於是海卽諾公先生之意以獻之公曰

明興百五十載仁漸義摩天地所覆載日月所照臨

罔不尊親愛戴此商周所猶難漢唐所無有傳所稽
不可誣也

陛下承太平之統襲治平之後人康物阜何有弗施
宜民趨義嚮教彰至仁之澤廣大治之緒乃弄兵犯
教侮順抗恩方其橫時殪驍將掠名城倏忽千里捷
於疾颺此與夷狄何異

上既累詔優撫宜亟首自陳匍匐謁覬萬幸以從
德心乃猶性恃宜昧致底天罰兇魁既盡黨與靡遺
使

陛下隆神武之名公卿闡戡定之勩血流千里士儼

數年此豈

陛下初意哉故蠻夷雖至無狀猶有可諉曰此王者
所不治地遠俗異也民亦乃爾固非冠帶文物之地
於化反乎不及夫久張之絃必更久佚之民難令此
長老素論也鄙諺曰操火者可以喻熱握冰者可以
契冷言事以躬見爲得也保佐之位軫轄之地

上意必欲公與共理此正一亂一治之際其更絃施
令之道微公將誰圖哉盜起於民瘡而吏不檢風俗
繇於法弛而臯不當夷狄生於內治踈而外守疲三
者當塗之人所畧而不論也夫瘠民不能以自給常

役尚無以用而使無所不役安不爲盜吏能者務以羅織求臯掠民無所遺不才者養姦長惡二者雖不同同於驅民此無他法弛於上而下解體也夫法弛則維常弗張教化沮廢雖使百仲尼日詣民而導之善弗能也下解體則見上所令玩而不從少被督責反因爲怨故訛言興正理鑿禁民自帥其鄉國度不習於下苟以先王之道加之譬之沃膏然鐵母能灼也故

上雖宵旰憂勞與公卿百執事瘁志畢慮而功祥弗臻善意亡素定而行失其所先也民者以吏爲視聽

者也吏如此民將焉循公奇勲宏勸天下婦人小子莫不跂而望之海承諸公之請安得不以斯言告公爲

陛下得人與天下生民賀夫行百里者不以九十里而跲言必至也况公之已行將遂足其百里哉

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往治甘肅序

正德十年七月己丑甘肅闕都御史巡撫

上以陝西左布政使高密李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地方

璽書既至公於是秉節北行三司諸公咸欲有以贈

公而右布政王公左叅政柳公謂予與公厚宜予爲
言予惟公在陝西最久由僉事副使數年始移湖廣
湖廣才一年則又來陝凡陝西吏民所苦樂雖纖細
知也今百姓聞公往甘肅恨不能留公乃不知
上意所在行將欲公徧澤天下予安敢不盡鄙人之
詞昔公初來陝西予方以憂家居當時瘁瘁感感不
能交賓客顧心獨欲見公以在京師士大夫間獨公
所爲爲難知之深慕之厚也然何嘗待數言卽卒能
信公爲長者可以大受此宜與執契孰謂夫事非難
成能喻者少耳甘肅之人所不能自聊幾六七載嚮

非

天子厚福所庇今安能復有室廬之托父子之愛哉
執事者不以德御下以廉立威諸將一切優遊自玩
致虜數梗邊者此非虜無狀也夫內治弛縱不嚴敵
所必乘也主吏狂悖謬妄下所難令也昨彭濟物微
趙克正克易前人之愆以爲之賢則濟物雖至今留
可也故曰以道居危易以淫居安難此非但可以深
中其情當塗之人所萬世不易者也予嘗由載籍所
見必竊自痛恨以爲士無事謂人不已知不能爲時
所用以濟天下之艱及用之弗效以往往托世文罪

以推惠於人此無他志非求實學非求已耳曩公與予言卽不甚高遠而指趣悉盡夷考其已事則磊磊然不可得而企確然不可易也幸當諸公之請可畧言之以見公之所採明予與公所由厚非比也

孝廟時何鼎事詰問言者當時大臣蒙被禮重者無以言也而公以儀制主事抗疏上論至有鼎近臣直言之禍如此况疎遠乎科道言官不得其言如此况非言官乎

上嘉納焉後有旨起延壽塔公又抗疏止之其論剴切明著可與佛骨表乎高下

上初嗣位公請慎法

先皇以光丕緒敘述

先皇憂勤天下之意與孜孜圖治之實有次第小王子上書以六千人入貢書辭悖謾公乞返所上書責其不敬之罪令旣伏悞然後許更所上書待議其人數定允然後容

朝後卒如公議此四者志與學一不可廢也故公在武選日能箴視權姦抗阻傳奉鼎鑊之威不能殫蜂蠆之毒不能蝨者公有此道也夫本者末之所資志者事之所待也由公之已然以望其所未至吾於公

知綽然有餘矣。茲予將日望之。

送瀟川子序

瀟川子既有浙江憲使之命，於是與瀟川子遊者咸思所以贈瀟川子。或以詞賦，或以文學，彬彬然郁郁然，有老宿之所未見也。夫於瀟川子之行，不亦盛乎？康子曰：綽乎休哉，可以言盛矣。未可以言道也。道者履之所及，士之所志者也。於人以言而不及乎道，芬章繪什，奚補焉？扶奇窮，瑰奚傳焉？侈溢泛，浩宏博，偉大奚關焉？夫瀟川子，有道之士也。工人之贈也，以器賈人之贈也，以寶。士大夫之贈也，以言。言而弗及于

道，猶無言也。夫欲贈瀟川子，何若以道而贈乎？夫事之生也，莫不挾恃所抱，以睥睨於世。謂可以光明俊偉，物無不及焉。其行之也，千百不可一二。謂其志之皆非邪，此幾於誣。士謂其學之皆非邪，此謂之抗越。弗達於教，然而君子賤焉者，以其中不足而外有餘也。以其亂是而遂非也，以其恢恢闔闔，竊其義而資其名也。故其名雖賢也，如所弗聞焉。其行雖利也，如所弗有焉。此非所以語道者也。何若以瀟川子履之所及者語之乎？昔瀟川子其黜而田里也，優遊先王之道。若將終身故窮，居不損焉。在臺察也，棄人之所

易而尚其難故國是以章焉其守府也畧人之所喜
爲而先其畏故民生以休焉按察也植善芟狂亟亟
然以行於其所聞是非之際生死既難無悔也故於
士之守也有大業焉夫往者今之監也志者行之基
也瀟川子之於浙江何若一視於所故履而毋以易
乎夫長憲者民命風俗之本也惟有所弗庸焉故上
疑而下不畏民日就於刑戮不可以遷善而敏德此
非官有所不能也治弗以事而行弗以理也朝作而
夕更加乎其弱而不校乎其強此謂治弗以事以伸
縮諛訐而蠹教以順旨廢實而滋憤此謂行弗以理

二者寃民所以結恨於塗土而止弗知者也夫寃民結
恨於塗而兇人肆縱志意此非

國家之福也故愚俗亂獄而囚姦小人逃刑而放寇
天下之民惴惴焉被蹟於齊人故無恠乎治日常少
而亂日常多也唯有道者深知其必然故因心以眡
物參聽以廣情果斷以杜妄執準以正敬力不加多
而效長焉辟不加衆而化行焉舜之於四兇孔子之
於正郊是也然則瀟川子以爲何如或曰天下之人
莫不引頸以望瀟川子使之輔弼

天子以廣雍熙之治而子以是言之此但以及刑憲

禁令之事奚足謂道以贈瀟川子以道者曰流水之
爲物也不盈科不行不足於此而通於彼吾未見有
行焉者也吾聞之也君子之言也不舍其近而踰其
遠由是而之也雖天下可指掌而治也奚謂弗可以
贈瀟川子

送沈仁夫序

沈子在關中也凡五年故沈子能數過予予於是則
能有以熟知沈子之爲人茲沈子秩使憲滇南矣沈
子以書抵予爲別予以瘞癖不能餞沈子也乃以其
言沈子而贈之曰夫騏驥驤駉所以稱良馬者以
其德足以致遠也士大夫所以稱有良治者以其業
之居諸身者廣大而堅固也今天下之民所以困踣
愁苦不能休息者

天子嘗以蘇息安安申飭有司使亟行之而此日甚
也固征賦之令未善邪何行之百五十年而獨至此
棘也夫由近之所行而不易雖悉蠲征賦之令而民
當益窮何也禁令不明刑罰不當奸吏舞文而欺罔
豪民倚重而噬弱故貧者抑志委心甘爲人役而鈎
利之徒洋洋然橫行於下而無忌也昔者沈子之在
關內蓋嘗求是而治之矣旣而何子道亨又惟求是

而治二子之治才一年而關內之民瘠如綫臬上吏
虛恢鮮實苟務姑息忽經制畧肯綮民安不然故愚
嘗以爲教化之道在於富民裕才富民裕才之道在
於明法禁審罪當刑法禁明罪審刑當矣禮樂有不
興者吾未之見也曩於何子之行也既嘗以是告之
知何子居乎其業者廣大堅固可以行之而無躓也
故於沈子之行也又綫陳不繁焉沈子何子其道一
而已矣夫久通之市必媮久張之絃必鞞皆不俟先
民之訓而後知者也奸吏豪民之治不嚴徒以區區
小過細事詰審劓切非所以求之法制之外者也今

之言者曰貴近科擾官吏疾首苦心而莫能拒其至
大者然止一索而止姦吏則緣是以趨五倍之利豪
民乘以先輯速報者又輾轉藉倚是以什而供一也
彼貴近者固莫能遽已矣此緣貴近既民者吾亦不
能已邪孔子之仕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而孔
子先簿正祭器此所以使自廢其獵較之道也好吏
豪民無所得志於下彼貴近即甚狠無厭見求之難
如此不俟再求而心已勤矣此姑舉一事以告沈子
耳沈子愛民信法崇德敦義關中來仕者吾徼有多
見也民眈眈于上之治已也今已數歲無驗矣予不

於沈子望而誰望邪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公平蜀詩序

正德辛未今右副都御史馬公以僉事分巡川南時
監鄆諸賊爲患蜀中者已二年旣伏誅後復有廖麻
子起川北方四起李崖并各有衆十餘萬破瑪瑙關
陷南川綦江直犯江津以窺重瀘諸軍望鋒而潰亡
敢撓者都御史林公俊駐軍江津以公與副使何君
有敘瀘之捷遂檄公巡川東川東諸兵事皆以屬之
曰賊非君莫可平也公于是與何君約曰副使李君
以施南兵扼綦江路吾宜躡而感之太境與爲夾擊

此至計也於是恣行斬萬餘人賊懼去乃追諸永澄壇
東鄉埧挫櫓菁蓋斬獲不可勝紀於是賊日夜竄毋
敢反顧自蹂踐死者若積薪刈泉田用兵以來此大創
耳然特山路巖嶮饋餉弗繼冰雪凝冰而又士凍餒
不可支公自徒步衝嶮勞苦慰勉士人之感悅用
命如此賊渡江北川湖土兵以久兵思歸林公召諸
公急還徵兵公獨以民兵數千襲賊後賊攻梁山關
新寧公趨保新寧賊遂遯去方四乃道亡公擊牛醢
酒犒士卒曰吾乘勝追殺彼倉卒豈謂吾衆寡必急擊
之可得志也衆曰唯乃進追於陶波矣及鳳凰山連破

之於是賊走廣利寧羗掠食而巳寧麻子在漢中聞
若此因內懼求撫軍中諸公信以合然公曰此所謂
急則求撫援則復叛也吾不能以合蜀之衆受侮於
賊乃縱兵追擊於清風嶺歌陽寺十八破之於是方四
賊爲曹甫遂來乞招而自散者已數千人川東之賊
始渺小矣廖麻子益自懼於是殺曹甫以邀而公帥
兵追之斬獲不可勝數賊乃渡江土壩野用西往來漢城
都之間以危言索臨江市於是主上石以我師老憊議
招益堅公極論不可唯飭兵戒士監壽計攻討會臨江
市父兄輯子弟數萬人拒賊弗納賊屯新梁相持者
月餘而新梁民又欲謀變賊乃去新梁復縱橫漢州
勢延蔓不可支矣

上於是以今太子太保彭公來視師公首陳平賊之
策凡若干言彭公嘆曰不如是賊不可平也乃出潼
川梓潼會兵漢州一戰廖黨遂空喻賊以千餘人由
間道東奔所經窮山絕谷捷若流電凡三日追兵未
嘗一及獨公所伏兵數邀之曾有

詔進公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屬以兵事公受命益
痛自刻責明賞罰嚴紀律厚士卒謹要害賊遂不能
更西於是又勒兵刈馬領絕其東奔屬副使曹某都

指揮韓某悉以精兵更番向賊而已出高坪銅鈴歷
抵平桑覩視緩急至燒刀溪戮渠兇七人賊計窮始
有志請降遣渠魁二人赴軍門公與期四五日越二
日賊已相率來而喻某亡去旋獲斬之蜀盜悉平捷
上進公右副都御史
賜以

璽書及金帛優賞之焉夫平蜀之功予以罪在鄉里
蓋數聞焉故知馬公先後詳細如此

國家承平日久豪民貪吏得志恣肆窮人蒙被荼毒
不能何故奸猾者輒起兵生亂賊又矚知兵戒弛玩

又每要求招徠縉紳大夫不窺其誠偽輒亦信之故
俞無所忌憚觀漢中與臨江市二事非馬公安可爲
也林公觀事見信彭公納策決機非明者不能皆策
書所勘者此其數豈宿疇叢定邪夫幾內江人駱松
祥作亂有衆至數萬有司議兵討之公曰賊初僅百
人耳餘皆良民脅從未可盡戮也乃勒兵坐境

上傳檄諭之其衆果散去遂寧奸民挾其三里之衆
曠役四年矣猶弄兵山中以脅其有司公命縛渠魁
十數人餘民服役如初膚淺者當何如也茂州羗悉
衆圍城城水盡圍急公遣人喻羗以

朝廷威德且使入城授方鑿井以待圍解茂人因謂
爲馬公井云使他人當之馳奏請軍矣夫戎兵之事
聖人之所慎故學鮮傳焉 馬公由書生起家有宿
將之所難此不可以風聲氣習槩論也易曰長子帥
師以中行也其馬公謂邪予聞渠豎有兇人嘗戕其
居民闔門死焉凡數年有司置不敢問公至悉縛治
之方匆勿理校行陣也而又明法昭禁使教道顯明
非確然長者不能陝西按察使邵君文實以四川諸
君子之書謂予彙爲史官於馬公有管鮑之義當有
言以引所爲百代奇勲詩冊之首故援其事實而私

論之焉

送王克承序

王先生方伯關中三年矣使者師生以王先生數不
理於群口謂承流宣化之臣宜莫有如王先生於是
尊禮王先生有加焉凡仕關中者及關中士大夫初
不識其指意所在皆以使者爲賢明能獨知王先生
也夫自

明興以來承流宣化之臣予於關中得二人焉高密
李承裕與王先生耳然皆直而靡撓清而靡汚子然
弗淫於俗油然弗媿於心者彼又惡足以知孰可驩

乎其心報乎其譽而當乎其毀者也及其有請於王
先生而不獲也則又求所以甘心焉於是又以王先
生爲不可凡仕關中者又關中士大夫皆以使者爲
不肖曰是徒以市井之心矚長者之度是卒以自扶
其奸諛譎險之迹而已是亦奚益於事而奚損於王
先生哉於是王先生奮然若曰我知靖恭執事私顧
靡爽爾矣夫行年若吹飈奔矢也我奚可以其潔而
易其穢以其安而易其危哉於是力陳其志而歸
上與大臣皆莫得而留焉於是王先生浩歌以就駕
大揖以謝客又忻然若曰田爾而耕水爾而釣吾得

返吾初服而已吾又安知所謂毀譽榮辱何物哉凡
仕關中者及關中士大夫皆曰若王先生蓋古所謂
仁人長者增之而弗崇宥之而弗卑者也彼奚以是
爲有無也於是誦說王先生至於無窮焉而庶民
小子跣而逐號泣而後先者不可以鉅萬計許西子
聞而嘆曰王先生所以自爲者其蠲潔若是也夫豪
傑之士不以丘壑之死而輕屈於細夫况若爾哉茲
所以爲王先生者也於是次第其事以贈王先生

浚川文集序

浚川子之按關中也以所爲浚川稿九卷示予予得

而讀之有賦四首樂府二十四首古詩五言二十六首七言十首律詩五言三十六首七言四十九首絕句五言二十二首六言二首七言十一首雜文三首奏議五首嘆曰浚川子之文之心益如此乎哉夫言者心之聲文者言之章者也士自知學以及於其老莫不唯道焉是致道不可以無著也莫不唯文焉是業君子所以布其心志於天下後世者文而已也然天下後世讀其書則有以考其德考其德則有以識其人是文之所以爲文者以學而不以誇以所能至而不以其所徒聞故周公孔子孟之文當時誦之後世仰

之其體如是也故以其可守而善可久而敝也故謂之經經者常也盡人倫之常者也故濁世莫能蝕盛世莫能加巧者母貴知者母變也浚川子曩與予遊翰林窮古聖人之蹟黜百家之謬當時所同遊者莫不以君爲能然詣理極變發精殫微博而能簡麗而能則若浚川子蓋今所獨步操觚之士靡得並焉夫文有三等聖人所不易而學者所未諳也上焉者惠猷啓績若唐虞咨俞之美焉中焉者弘道廣訓若孔子孟刪序之微焉下焉者序理達變若雅頌諷托之妙焉三者不具雖文何觀其故在所以養之者厚而母

澆純而母駁而已浚川子之所養可以無媿於斯二者則其文之所至三者何歎焉予悲今之爲文者殊昧此道故讀其文而附之以此此可以告後學矣正德壬申冬十月十又二日序

送桑華州序

桑使君知華州之二年當夫述職之期冬十有一月吉日使君將起行北上觀

天子道理政績述民疾苦山東大叅東谷張子適罷省居華以使君優禮士大夫愛民慎政有古循良之所不逮且重與使君別於是以前言贈使君子與東谷往來遊華所見辱於使君者今且亦二年矣其得於聞見之際者誠已弗訾矣方欲述撰其美使天下爲郡邑者具識其賢乃東谷以是屬予哉夫

祖宗以天下之不可以一人治也於是廣建置別樞轄嚴郡邑之制先守令之軌百五十年化行俗美百姓富庶脩禮篤愛可以比隆三代然弛張互其機否泰通其運故長治久安之後或沴泐參淫巧作奢窮侈極鴻化忽斲故必有以振作興起奮其惰滌其汚闊其隘抑其文歸諸理使故者復長者引如是而已天下之爲郡邑者顧不能皆然於是乎有疾苦之民

澶涸之俗

上雖極意求治功日遠效益難此安可謂法制踈畧
闊大也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
舉亦求諸其人而已關中郡縣甲於天下民之瘠損
天下亦無以方焉而華州又當東面之衝使者冠蓋
相望民匍匐輸輓迎候如歷緯軸加以冗徵襍斂晨
夕更迭民疲而瘳吏積而木知名之士無以昭布其
豪傑之業恢擴其博大之用况庸流中才哉桑使君
下車以來繩吏有法用民有典集事有章繁備有等
故吏畏而民悅人親而行通力無恒勞財無恒出使
者不怨居者不撻歷其境知其功見其俗識其政於
乎使天下守郡者皆如桑使君可以副
天子德意矣請以是爲桑使君贈何如東谷君曰斯
惟桑使君所獨詣也是其可以贈吾桑使君矣正德
十有四年冬十月之望序

對山集卷之十二終

對山集卷之十三

序

送中丞安崖公往治淮浙鹽法序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崖黃公撫巡陝西者三年矣
民安盜息刑清政舉吏民畏愛豪強屏息

廟堂以爲難能士大夫方倚望安崖公久在關中以
庇蔭其庶民小子顧以東南鹽法大壞

國計不通公私告乏

聖天子有憂焉於是勅吏部推擇素有才力大臣往
治之僉以安崖公上聞制曰是勅至瀕行陝西布

政司參議邠君文範以公昔參晉省辱知特深乃書
抵予曰安崖公仰承

明命柄用有漸正古人明良相遇之期不肖欣慕愛
樂情莫自將惟執事有言以壯其行斯公之所以勤
勤懇懇安養黔首者將由是使天下賢人君子人人
能樂道之矣予惟凡政莫艱於廢極諸鎮莫重於關
中安民輯宇補偏救弊非得老成體國之才必不可
濟故

九重不以重地鎖鑰是恠而借公徃治蓋有監極公
之微隱若曰有清苦之介則何事不可爲有伸縮之
才則何弊不可救於乎明哉夫鹽法之弊今雖數十
年然憲章具在豪右之撓請托之蠹十一而已非壞
也近歲士夫受

命視事者溢額掠民加課賈譽矣然遂至於大壞商
夫竄避邊餉鮮援蓋予嘗拊髀嘆息者也公行矣茲
予深有望於公焉

聖天子光照及此經畧之遠圖也凡公之所以極意
報

上者此或其一爾公思慎哉嘉靖十五年丙申秋九
月朔日序

韓汝慶集序

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也然能生矣或又弗底於成中庸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豈聖人天地固亦有弗能盡者與予因諱子汝慶之歿於是傷天地之德有所不能自盡焉豈生則其理而弗能盡則其數邪汝慶韓邦靖朝邑人也與其兄汝節同舉正德戊辰進士予與鄜杜王敬夫納交焉私以爲文武之業康濟之器茲實其人乃後十餘年汝慶以山西叅議卒於家予亟往哭之撰誄寫哀謂天佑人

國家昇之以才矣復爾歿之扶輿之氣萃之有期期

不常逮逮矣復歿天道奈何聞汝節彙其詩文若干卷藏於家笥予痛汝慶光已肆而弗長用將究而忽室幸猶有此可以表見來世讀其詩思其人訴其志於戲汝慶可謂弗死矣古今詩人予不知其幾何許也曹植而下一杜甫李白爾三子者經濟之畧停畜於內滂沛洋溢鬱不得售故文辭之際惟觸而應聲色臭味愈用愈奇法度宛然而志意不蝕與他摹倣剽敘遠於事實者萬萬不同也予恐讀是集者愛其詞而不逆其志徒以區區辭章之末視汝慶故以是序諸篇托臨潼趙伯一氏刻而傳焉嘉靖丁酉春三

月二日丙戌序

海樵子序

予居許西別業三十年矣耕鑿飲食之外所知者農圃藥醫之細爾而與所謂道與器者不識何物也予友湛甘泉氏寄一柘物通及學訓乃知君子之道非高明不居如此予之荒唐益可笑也乃端溪王君又以海樵子寄予談理辯義精詳懇切有甘泉氏之風至於三復之餘始知其原出於甘泉氏

聖天子以堯舜禹湯周孔之道化天下縉紳以道自鳴者紛紛然無下數十人而篤實當理則甘泉氏師友之間爾端溪君以盛年大學樂日正道於澶淵之濱而不乘時建績光輔大業則其志可知矣吁抱洙泗之藝而甘心箕穎之間斯足以見唐虞人才之盛也已因駱生之請遂以是序海樵子云嘉靖十七年戊戌春正月己丑序

休庵詩集序

故兵部尚書王莊毅公休庵集三卷巡按御史對霍李君付知臨洮陳君刻之以傳屬余為序其後以識歲月予惟公剛方正大之氣千百世之下聞之者尚凜凜然起敬况當時乎亡友山西按察副使馬君公

順道公履歷獨詳以爲關中山嶽之氣乃篤生於公
如此昔山陰成質夫巡按時益刻其躑庵集矣休庵
集則公所自著者詞嚴義正渾厚爾雅讀之可以使
人興起志意立懦而廉頑顧至於今板刻尚艱對霍
君力謂公

當代名臣關隴豪傑見其集信知浩然之氣公所素
養故其事業文章皆本之於此真知言哉昔韓昌黎
之文至於異代得歐陽永叔始知其美而傳之其道
同也今對霍君之於莊毅蓋同代後時者其神契何
異於韓歐邪敬書以告後之君子焉時嘉靖丁酉冬

十月乙未序

送樊子諭序

蜀有博學篤恭君子曰樊君子諭予往者識之鄜杜
鄜杜有博學篤恭君子曰王敬夫樊君以教諭居於
鄜杜與敬夫交且厚也故予訪敬夫於鄜杜因得與
樊君交故予知樊君益知王君之於予也後樊君以家
艱去鄜杜予每至鄜杜王君必稱之曰夫安得樊君
與之共坐以論哉其自心懷於君子如此此可以知樊
君矣後數年樊君復臨涇陽教諭予有族姓在涇陽
則又數與樊君遊故予無知樊君表表長者也今年夏

五月庚午知涇陽吳石某者之同年也令族姪康生
來以書謂予曰樊君以浙江之聘將往校其試文願
吾子之有以贈樊君也夫試以進士文以顯業校以
別賢故士非試無以進進業非文無以顯賢非校無以
別士者天下治安之所資君相所宜慎求而勿易者
也浙之大夫君子有以知樊君之賢也故遠求樊君
者如此勤其亦有慕于樊君焉耳今天下豐產之區
以浙江爲首司而言士者亦惟浙江是先蓋自
高皇帝建國以來其以文武之資佐命而創物者若
括蒼劉公以儒者之選而示斯文之軌則者若金華

公與天台方公數君子者名德巍巍然
開物之始其流風餘韻天下莫不仰之如覩也
况其萃梓之地哉今浙江之士日盛而登庸之效日
益以聞於天下矣其士之抱業就試者又鱗次羽集
於場屋之間矣非積學履真迹昭廣識者尚可以易
辨於斯哉是以持之吾樊君者良以冀其如是焉耳
夫文之所以見士者自古堯舜咸先之蓋微言無以
見志故試其文者將以探其業也數言之聞心之邪
正學之真偽業之崇卑舉露而無隱焉其校之者或
未能如是也是倚衡以觀眩獲其所獲而非吾之所

謂獲者多矣夫豈斯文與斯民之幸哉樊君其有以
念之可也謹以是復於吳君其睽闊希戀之懷吳君
自行以道之非予所能及也嘉靖元年歲在壬午夏
五月二十又六日辛未序

陝西壬午鄉舉同年會錄序

予覽傳記之所載關中風聲氣習淳厚閎偉剛毅強
奮有古之道焉勝國以往姑無論矣

明興若先尚書公文簡馬公御史高公司馬王公端
毅司寇宋公其進也或立德立言操心亮節建功昌
朝知名當時其退也敦本厚族睦黨重俗至於今誦

其義思其人使人蕭思奮乎孟子所謂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豈不信哉然習久而訛俗遠而
蔽今之士大夫果能無媿數君子之意乎此予之所
深憂安得聚吾關中士大夫而一語者也何也棄樸
趨末則淳厚蝕務細博奇則閎偉散脂韋浮沉則剛
毅亡卽讒履僞則強奮熄關中之士所以聲名於天
下者此數者苟旣蝕散亡熄則又何得以稱關中云
云哉故曰此予之所深憂安得聚關中士大夫而一
語者也適今年鄉舉士某等以予弟河及予甥張之
渠德光同舉而有會且將錄而傳也托予序其後此

正予所欲告於鄉之士大夫者乃又托予有言哉於是更陳其義以告諸君曰夫君子之道進德脩業而已矣故夫子於乾之九三曰君子進德脩業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此得乎已而無與乎外故窮不失志達不離道今諸君行將登用於時所以加諸其行事者一言一事有倍於此則非所謂進德脩業之意而頽慮持疑之惑起由是將有言其所不可言行其所不可行者豈非夫子之所棄哉夫國家所以待士大夫者禮義之厚諸君幸親與見也自監臨以下洎諸執事豈不欲有得人之望於諸君

哉閩中之前脩學者之已事予故丁寧於諸君所與諸君之慎之也今日諸君之會正所以脩其同爲吾閩中之光也於此而少有所異則遂不可得而言同矣諸君勉哉嘉靖元年壬午秋九月八日序

何仲默集序

明興百六十年其文遐哉盛矣然作者接轍於域中其敦致古昔述稱先王人人能矣而義意繁猥溢於往訓摹倣標致遠於事實予猶以爲過云弘治時上興化重文士大夫翕然從之視昔加盛焉是時仲默爲中書舍人而予以次第爲翰林脩撰一時能文

之士凡予所交與者不可勝計予顧獨以仲默爲難
能仲默時方弱冠也予每見仲默之作嘆曰嗟乎文
其在茲乎夫序述以明事要之在實論辯以稽理要
之在明文辭以達是二者要之在近厥指意凡仲默
之所作三者備焉故予歆慕歎息非私之也

武宗皇帝之三年予以憂罷脩撰歸十三年仲默以
提學來關中數能以公事過予出其所論著凡數萬
言皆當實不脩可以上薄屈宋賈董有相如子長之
風顧世無知之者獨曰何子有詩人之遺意厥覩淺
矣仲默嘗獨工於詩者故仲默名徧天下然實無知

仲默者此也漢魏以降訖於開成世代旣移音節斯
異脩辭之士能無惡厥趨斯以優矣復能引而上之
不沉於流俗由載籍所覩若仲默者豈非鮮哉十六
年秋仲默旣卒又二年予次第其文爲若干卷首賦
次詩次文皆隨體區裁因製列卷題曰何仲默集錄
存家笥以待後來讀其文思考其事可以知予言所
指矣仲默才高而意宏德純而識遠榮辱毀譽一無
所動於中予別有傳記茲不載方予定次仲默集時
值張子時濟過予所見與予甚同因更與定之如此
集云嘉靖二年二月甲子序

賀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李公七十序

大臣以禮致仕而年盛體強無所爲者

國家自六十年不過三數人而已致仕矣能休休然秉禮率義以飲食宴樂無繫於外無動於中蓋自漢二疏以下殊不多見若今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南莊李公真其人也往在予以待從在

闕庭而公爲通參議私以爲從容端雅得大臣鎮重之體洎觀其光範按其論語心益重之以爲是則所謂有難進而易退之節者凡所以使頑夫能廉懦夫能有立志者何知非聞公之風而興起者也正德戊

辰予有先夫人之艱西歸後聞公爲閣而公以名德宏才居輔本兵乃一疋以鎮靜爲心天下有識之士莫不以公爲難能使在庭之臣率皆如公則

上亦何以遠勤宵旰於不毛之地也於乎艱哉丙子公遷禮部尚書掌通政司使公數上書乞免皆被溫旨勉留明年丁丑公復上書以爲凡此皆肺腑真情若托病要名臣當萬死又本無才能而要結稱譽陰相固祿而陽示恬退則臣之所深耻雖死不爲也上知公志必不可奪於是下詔從公之請加進太子少保給驛以歸於乎休哉夫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士

之所由以自立者也彼以聲音笑貌之末要名譽
固位揚榮近之名公所以欺天下罔後世人同以爲
是而莫之察者公獨慨然以妾婦之道目之其慷慨
之節逸邁之氣殆何如也於乎偉哉今年正月元日
公壽七十予無能以登公之堂稱觴爲壽乃以此文
因公之姻契張廷儀氏遥壽於公若曰卽不能道致
公之高明然於君子之操亦槩乎可考矣復致意於
公今年力尚強而步履綏和願公保之重之使鄉之
後生小子與天下之思慕企仰於公者得有矜式

先帝寵眷篤厚之意下昭君子貞田之明之業則天
下後世名之而可言稱之而不小媿豈非毅然大丈夫
之事哉因繫之以詩曰南山巖巖人所瞻矣君子萬
年胡不訓矣汾水湯湯於彼南矣君子萬年人所宗
矣南莊之遊君子樂矣邦家之光君子作矣君子作
矣永錫爾胤子孫振振世萬其訓世萬益訓君子之
祥福祿來賀君子之光嘉靖四年乙酉春正月元日
庚申序

書幸菴贈後序

此幸菴先歸致時公卿大夫相贈之詩也先生勛名

事業昭在人耳天下之人莫不知之仰之後之人有
讀是集者抑可以覘先生意畫以於百世之下矣西安
太守趙侯昔爲司馬大夫與知於先生甚厚見墨集
喜而刻之以傳謂予當識諸後因具歲月於此於乎
先生之歸二年矣而陶然之懷浩然之氣猶夫昔也
豈非赤松黃綺之徒出緒以濟時及真以敦化者哉
嘉靖乙酉夏四月壬寅謹識

泮東靈藥記序

予惟造化之變易其微妙不可易而言也繼黃之流
從事於此何可勝道然實不足以副名虛恢之意多
而馳騫之習遠以育誘育鮮弗瞽矣予自戊辰歸田
士大夫間有過者率稱金穀石鼓之術炫耀過情綜
核弗應舉世效之無一成者豈爲方之本謬哉想像
猜疑加以脫夫利口烏得不難向嘗玩土宿之論究
寶藏之言乃知草木金石一切相須猶醫之君臣佐
使相疾爲劑理之自然智不能加愚不能少信乎魏
伯陽以類輔自然非謾說也暇日卽諸家所收刪其
詭僻約以恒見萃爲一編名曰泮東靈藥記用存家
筭聊備省觀通變求之宛如在目夫事雖渺味道實
簡便格物之餘或廣別識固非徒然妄求非分可擬

耳若夫金穀石鼓別有妙旨難以例言也壬午十月
十三日太白山人序

贈漁石子序

漁石子以名御史推擇爲陝西提學副使由壬午至
今六年矣關中名士凡有與被漁石之教者莫不漸
德感化鈍者奮而利者懼於是彬彬然視往益懋予
觀其盛友其人未嘗不附驥而歎以爲漁石子善教
乎吾關中也蓋若是哉是歲東有二月甲寅
上以山西獄訟之事不可無譽望之臣以專之乃特
簡命吾漁石子焉西州之士張某秦藩曹士奇二十

餘人過予出是冊請題甚載予讀其詩感其意因語
之曰之子之於漁石其眷戀懇亟奚啻赤子之於母
也辭婉而思長意真而感遠蓋非所謂聲音笑貌於
先生長者矣予將序述之子之意於首以告諸觀德
之君子或亦有所采焉曩者漁石子之來關中也予
謂其必能振作興起以益吾西土之士天下之爲是
官者非不欲士之皆善也然而意有所弗逮懷有所
弗長則行矣而忽躓往矣而復沮故雖終日勞勞所
事而動之不化教之弗馴不屑之人猶重假借以自
文於妻子間里之間士安於習見狃於素聞雖殊被

與勉進焉者亦玩而罔信顧而自疑是士艱善道
俗之厚風君子於是蓋竊有憂心焉先王於禮必皆
有等級者所以示軌則明分限使智不得踰而愚不
得殺也至於賢否之際乃混混焉以施區區幸錯指
摘參謬是無怪乎賢者自疑而否者藉口此懷之不
長意之弗逮之咎也漁石子涵育啓迪之意不泥乎
古昔而舉措獨反於此是以關中之士無智愚賢不
肖莫不各究其業而安其心懲其愆而遂其志凡以
漁石子能以服其心遂其志焉耳矣人情紛紛日異
若握沙搏影孰能追之不違摩之畢聚如之子之於

漁石子哉嘗有約於漁石子曰他日去此予必送之
乃今以兒女子之事不得送覩之子之意加耿耿焉
後之君子其欲考漁石子之在關中者尚亦眎夫之
子之所陳者可也嘉靖五年丙戌冬十二月己巳序

贈雨山子序

夫君子之於天下因其蔽而救之因其利而利之而
已故矯情者鮮功因民者廣福傳曰民之所好好之
民之所惡惡之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
也此言聖人善因民施化也故曰此之謂民之父母
明興百六十年海內晏然百姓富庶禮教興行恩澤

汪濊可以上軼成周下陋漢唐者行此道也古者天子省方巡狩慶讓諸侯視民疾苦故庶民用章燹倫攸敘中葉以後繼統者德罔比於先王上威褻則下不朝上佚慾則下咨怨故先王所以厚民敦化之道乃至無益於世此非法之過也嗣而行之不能惟其意者之過也

太祖皇帝監於前代而以巡狩之事委之風紀之司歲命御史分按天下任大而責重法備而訓詳士大夫所以行道於時而報稱於

上者惟是官得以自爲所謂吏治之隆汚民生之

苦惟是官得以綜核劑量去其所惡而貽其所好察其所不欲而施其欲一年得其人則一方十餘年享其利一年非其人則一方十餘年受其弊此士大夫於資性問學二者所以相須而相濟也陝西北控三邊西接戎翟餽餉餽繁百姓疲敝下吏舞文桀民傲法加以正德末造權倖驕放誅求盡乎錙銖荼毒徧於闡閭非二三君子相與周旋其間民則無子遺矣嘉靖乙酉冬雨山子以執事來治關中適乾涸興屋新有寇憂賊黨雖獲而寃滯甚繁雨山子與鎮巡藩臬諸公力正之危疑之民始有更生之望矣及乎發

奸摘伏芟敝興利崇義信教吏畏民悅則一時諸公
未可先也夫率履者不激脩常者舍妄此非本於資
性而養於問學不可得而通也雨山子獨能優入於
是其動而有功行而物化可怪也昔予聞雨山子之
義於是大夫恨莫能與之就見乃又親見吾民被與
雨山子之澤明年雨山子按部過予乃又躬覩其爲
人不但與所見所聞無憾也貌頽而恭履嚴而泰言
序而理其氣浩浩焉其心休休焉其文章彬彬焉是雖
本之於天資而學問之所養不可誣也夫民易令而
難忱也雨山子令下而民信教至而民從其行事一

視於民因其利焉與之興因其敝焉與之革如是而
已矣聖人不踰情以爲理不矯俗以貨名皆此道也
其秋七月予自華山歸過長安以采薪之憂留滯兩
旬雨山子則數往問予間有議論稽古昔之制明當
時之宜繫予山居以來才一見耳冬十有二月辛亥
雨山子以書別予東還京師因謾書此以贈夫士大
夫之所學

祖宗之所定凡所以爲乎民也今士大夫固有慕虛
恢之節傷淳古之化者則斯民之疾苦何復止乎言浮
諸履譽彙諸實非天下之所以望乎士大夫與士大

夫所以自待乎天下者也士大夫欣慕雨山子者皆是也雨山子蓋亦以其所已行者見而語之乎茲予以望雨山子矣其有寄贈和答於雨山子者亦皆附具於左則斯言也又若爲之引云

刻臺史集序

此又浚川子爲御史時之所著也宏放辨博縉典則麗無不有之誠希世之偉觀達人之獨詣也浚川子並前溝斷集寄予與無涯子曰溝斷集旣已刻矣此又安有弗可傳者念覺聞之曰聘雖不敏然於先生長者之載固不欲其弗興天下願學之士同誦習也

顧夫子識其歲月以廣吾浚川先生之懿訓與吾無涯先生公世之盛予則因撫卷歎曰繇古及今文章之士所以自鳴其志意者不獨傳記所稱也苟士大夫無公世之心思有以廣眎之則古之所逸豈但南華由麗邪夫作者之意但以舒發其懷耳非必欲與傳於無窮也士大夫誠如吾念覺不欲掩其前脩之微則連山歸藏雖至今存可也念覺勉哉工始於是年正月戊子訖於是年二月丁丑嘉靖丁亥三月丁酉序

送文谷先生序

予以壬辰冬再詣長安文谷子來訪予觀其人聽其
言有字之君子也當時諸君子相訪者顧無能如文
谷子於是定交焉凡予所論說於文谷子者他人莫
能解獨文谷子迎刃解焉曰今之士大夫率以文章
口耳之細能命一辭勝一說卽小視萬物皆莫己若
是蓋未嘗及而求之於心故馳騫如彼耳然于辭說
之末亦未之領畧也左氏國語一時之言其精粗雖
異而大指無謬於事實故或微有出入亦不害其有
物之言也今之士大夫竊取其語似而未通其大指
故泛焉蕩焉不能自得所依蓋好古之過也於乎斯

言也豈尋常所能識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仁
者心之德也學不求諸其心徒以言語文字之細質
質焉終日以爲道在是矣亦不遠乎予今歲凡四會
文谷子矣其所啓迪士類一皆因之於心而求諸理
故士子沛然興焉諸以言語文字相勝者方退然若
無也豈非文谷子之化哉聞文谷子以考責不合於
條例左遷治郡今

天子勵精求治廟堂諸公方虛心以求天下之賢翊
贊弘化安有純儒如文谷子者肯使之待年於郡而
不亟登於

朝哉於予是深有望於文谷子矣關中諸君咸有詩
贈文谷子僉事南溟子以予爲序故予以所得於文
谷子者引諸其首甲午八月戊午序

王舜夫集序

昔王舜夫在山東督泉以五古詩一首寄予才情之
妙近希覩也後見陳伯行所刻然甚少蓋足以覘其
所爲詩矣嗟夫舜夫之才典麗咸備機軸不凡蓋作者
之雋也不幸早死厥志弗究士林惜焉此自華山歸
道過長安遇伯子直夫出舜夫全集問序於予曰此
亡弟舜夫之作也舜夫精力頗盡於此幸而不與俱

亡亦賴於此而筆將刻之以傳惟吾子序焉以詔來
世子惟天地清淑之氣以間而萃於人然輒予而又
敘之故鄙炎卒賀百世興憫鮑照謝朓千古共珍蓋
天不愛寶而恡才神不比滯而忌雋載集所覽畧可
徵矣

明興百七十年文章之士莫盛於弘治正德嘉靖之
間其奇且逸者則光耀弗長仲默昌穀是已理之合
變達者畧焉世稱壽者貴者百年之後寥寥無聞而
鬪李何徐世異代殊如一日也其得喪重輕歎乎弗
驂予於舜夫又何傷焉集內詩若干首文若干篇共

十幾卷舜夫之製宏且富矣其行事載在志傳列之
卷首予不贅也嘉靖十三年甲午冬十月朔旦序

送太守鳧溪公入

觀序

天下之六府有六曰開封平陽真定濟南兗州而莫
如西文故吏部推擇厥守視他郡尤謹焉陝西北控
三邊西環羗落轉輸餽給之類雖一切倚於西安才
力稍長立有亦能辦之至三邊八府之政凡經省會者
無大小采心西安是歸而經畧損益之際又惟西安太
守預焉非有宏博之才明遠之識固能濟也鳧溪公
來守西安今將二年矣正己率下遵道軌物州縣之

吏不敢有逸厥度汚暴不作民志用熙饑饉之後屢
獲豐年脩弊舉廢視昔改觀總制漁石公巡撫南臯
公皆深相推重潘臬未備須公底成故薦剡所稱卓
然有國士之風身繫安危力迴否泰非虛語也今年
春予以文孫之事邂逅長安辱公知愛特厚數令德
音彌增歎服以爲余秦復生不復是過兩公推重豈
適然哉有試之辭雖世萬幸允也徐以俟之寧止是
乎明年天下諸司朝

觀之期鳧溪公將前期北上西安士大夫以書抵予
徵文餞公憂勤於民知彼其厚也吏民之望鳧溪安

養厥生如彼其專也數月之違瞬息之頃爾百姓愁
歎若違乳哺此其故何哉民窮之極昔也若以爲分
所宜然及今則簞食瓢飲皆爲已有倉吏不敢肆行
奸民不敢復施吞噬一日在府則飽暖無奪是安得
而弗爾也今

皇帝勵精圖治求民之瘼累下優札守令之詔

先朝故事循良優異者

錫宴於

朝以爲有官之勸安知不以鳧溪爲首而

錫宴於

朝邪顧問之餘又安知不以鳧溪公留置鈞衡鼎弼
之地以共成天下之務邪然則百姓之慮非過也已
敢以百姓之意書之以餞鳧溪公而復吾西安士大
夫之請嘉靖十三年甲午冬十月庚申

奉壽南莊先生八十序

嘉靖乙酉南莊先生時壽七十海嘗撰文洎詩以壽
矣今又十年先生壽蓋八十海方欲具詞壽先生而
先生子壻絳州張主簿欽徵序爲壽海惟大臣之義
在位則恭和以弼化在野則優遊以訓俗故周公吐
哺而謨猷之士畢臻其門二疏享金而脂韋之徒咸

愧其致是以敷勳當世流馨後昆今昔所稱茂能加
矣南莊先生昔以宮保之貴職司邦禮望重德尊經
濟靡究歸田二十餘年清風大節彌久彌新大臣之
義始終之道唯先生無愧焉夫七十之壽古以爲稀
矧年踰八旬康強未艾傳稱天下之所昇考德量賢
不亦信乎欽父庭儀處士海三十年忘形友也間嘗
過海則數言南莊先生起居之詳未嘗不欽仰休風
緬懷穹操元子伯音侍御及季子仲南太學才猷過
人名聞曠世辱承罔棄疊有致聲其家庭之間晨昏
之奉先生視其後樂其成內無惡於志外無拂於心

休休愉愉或者漢疏氏亦少也

本朝大臣能以方剛之年脫榮徇義固未多見而驅
遣之餘猶不能委心息駕覲覲徵舉則所在而是望
先生之風考先生之履有不汗顏愧死者則亦非人
之子也故先生八旬之壽海則傾心感羨以爲可以
風化百世固不敢以鄙放之久爲辭於欽之所請焉

秦安縣志序

可泉方伯旣成秦安志時汾西亢君知秦安縣遂請
壽梓人梓人告成乃走使以予序其首簡予讀可泉
之志感山川清淑之氣必欲鍾之於人故聖賢君子

之生山川之名隨爲穹窿秦安居隴右萬山之中而
賢人君子之生代不乏人非其清淑之氣承運播靈
安能若是乎哉可臬子於是爲之志以載其文獻然
亦有不可得而辭焉者矣志凡八篇首建置次地里
次職官禮制學校人物田賦藝文末載權文公之文
二十三篇若曰文章事業不徒今爲然在唐已如此
矣亢君之治秦安吏畏民懷教化興起西土郡邑之
吏未之能或先也卽志又可以見其所有事非瑣瑣
簿書期會而已於乎其賢矣夫於乎其賢矣夫嘉靖
十四年乙未五月丁亥序

樊子少南詩集序

予昔在詞林讀歷代詩漢魏以降顧獨悅初唐焉其
詞雖縉而其氣雄渾朴畧有國風之遺響後三十年
會信陽樊子少南出其詩聞其議論蓋初唐之雋者
矣然體裁因時而易世道升降聲音畢從亦理之自
然者少南生八百餘年之後能脫夫近習不聿造其
奧如此非所謂豪傑之才哉或曰唐初承六朝靡麗
之風非儷弗語非工弗傳實雕蟲之末技爾子以雄
渾朴畧與之何邪曰正以承六朝之後而能卒然振
奮其氣詞或稍因其故而格則力脫其靡也或曰然

則盛唐不足邪曰所謂文之以禮樂而考得其成者
也少南集其所爲詩若干卷示予徵予序其首因其
偶合於少南而欣愛其體裁故以是歸之學初唐而
得初唐學漢魏而得漢魏學古君子使皆如少南斯
可以爲我有

明之盛矣乎嘉靖十五年丙申春二月丁亥序

對山集卷之十三終

對山集卷之十四

序

贈少參陳君平涼遺惠序

陝西之府地瘠薄而民貧敝者莫如平涼加以

宗室繁衍邊衝往來豈惟州若縣難府顧愈益難也

頃以王府祿米詞訟號為才守者且托事以歸吏部

推擇其員 命甫下而求罷者雖其人表表時名乃

望望焉去焉撫按蒞及其境 宗室遮道訴論揮之

莫去應之弗勝而守巡又紛劇諸務者凡民之休戚

事之得失吏之臧否日千萬以萃之而祿糧之伸縮



支給之曲折惟守巡焉是司由弘治以來其克以稱
是司者予定未之前聞况加以災沴饑饉之變與庸
吏鄙夫固執欲以俄頃之際成百世不刊之功樹安
養休息之業免虜掠昏執之苦哉此予於少叅陳君
之分守平涼重以興懷焉去歲丁亥六月平涼城南
之溺其禍之慘 國家百七十年所未有也士民莫
不以築城置防望之官曹而知府乃獨難之惟君慨
然以爲已任曰往者虜所以卒至於關者正以關無
崇墉焉耳今又當水災失茲弗理民將焉賴於是請
其事總制王公巡撫寇公巡按張君刻日起工民之

從之比若歸市甫及六月厥敘用成老穉懽呼婦子
咸喜雖君之才識有餘而心之爲民弗能自己者可
因以具見矣故力犯羣議而克綏虜功亦士君子自
然之効也平涼舉人楊生廷美張生倌絜君治行過
予請序以代合郡士大夫庶民小子之意予重感君
之能以君子之道治斯地也因遂以平涼之難治者
推而言之近予自華山西歸過長安平涼 宗室以
祿糧弗支喧於撫臺凡數十人寇公附髀嘆曰安得
陳君與處時君守關內平賑府東予會諸臨潼見民
之誦聲純然長者也觀寇公之言則楊生所以致意

於君者豈其私比哉御史端君者正人也道君平涼
之事以爲難能則楊生之言益將有據矣

翟母太夫人王氏身後旌表詩序

吾友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翟公志南生四歲而違育
於先公太安人辛苦備嘗以撫志南孺一室餘年
三十雖鄰里姻邨不能識其面遠近聞者莫不以太
安人之操難能顧藉隸戎伍官曹未有以其事

上聞者迨正德戊辰志南舉進士爲戶部主事會有
勲封之恩太孺人被與寵光安享榮養值撫寧衛指
彈陳勳具奏乞旌表以勵風俗方下禮部覈實而太

安人旋卒京邸部以特制死者不舉其事遂寢志南
讀禮於家值人有自吳下至者出大理評事李吉乞
旌其母陳氏守節奏牘刊冊與太安人事若符契終
制援例懇請於 上有命允旌宅里志南且喜且痛
以爲太安人平生清苦萬狀幸獲微祿以養而年不
逮享僅及六旬倏爾淪逝及蒙 旌表盛典又爾不
克躬覩一時縉紳士大夫聞者莫不傷悼或爲歌詩
風詠其事卷帖盈積玉映金輝僉憲張君履謙者志
南之鄉人也數重太安人之節以書抵關內諸公及
鄉人諸君子光景詠歌以明勳太安人之懿謂海辱

知志南宜序其事於首簡海聞太安人之德孰矣顧
可以荒野辭耶當先公之計初至號泣之極太安人
濱死亦數矣忽以舅姑高年在堂是思遂忍死以圖
終養雖在寒屢而生事死葬物備禮盡悉無遺恨丈
夫所不能而太安人獨能之視古之人奚愧也志南
言某就學時太安人教誥之意尤極懇切每夜誦習
則太安人燈下執女事一日某長飲於所親歸晚太
安人責某曰吾不能爲若母矣某固長跪請罪太安
人始持某泣曰爾父宜念也爾荒怠若此是能念爾
父耶是使我無面以見爾父於地下爾何庸焉蓋至

是志南益自淬礪以求無負太安人之教故成名亮
德一時知名之士皆莫之及者太安人之教深遠矣
海惟人之成德雖本於天資學問而其薰陶漸染之
力亦不可誣也太安人以苦節自其終身益嚴而志
南克篤孝思迪哲於嗣如此又以見犬之所以臨監
於下者其感通昭應之妙的有可徵又如此先公之
盛德太安人旣以苦節報之是雖桴之應鼓影之應
形何啻哉 聖天子以仁孝化天下尊用德性登
崇俊良而志南復以孝道節鎮大方行政施化吏民
寅畏感慕有韓范之風則太安人之澤又將以及於

無窮身後之褒贈方且有加未艾也豈止於前日表章宅里之一事邪海不佞願書以頌之

林泉清漱集序

此亡友野堂王君仁瑞之作也野堂有美才敏思遇有所感則詩若詞應口而出無缺點擷倚音後句層見疊出揮灑示人四座稱羨以爲難能至於填腔詩韻得諧卽已初不深求東鍾江陽之細其間或至以庚青協東鍾以寒山協監咸者曰歌之不離是卽大協小道蓋如是耳客有難者笑而不答已而曰於戲三百篇亦古之樂歌也被之箎絃薦之郊廟神人以

和顧豈拘拘於韻者天地間所聞皆韻視作者何如耳夫豈有不協哉長白山人徐本良曰仁瑞之論奇矣何古詩有協韻而律詩則專韻乎今之歌曲猶律也故樂府法以知韻爲第一義分甚嚴也世代之相乘風俗之沿習奈何可以如是論也予次第野堂之著將刊以傳世而猶以二君之言序諸卷首雖所以愛其才之美又因以明其法之不可廢也

贈撫臺寇公轉少司寇北上序

是歲春正月刑部左侍郎缺吏部再疏名上請乃以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寇公陞右侍郎咨至

公將赴命 闕庭而總督糧儲右僉都御史劉公陟
右副都御史代公既交承已乃以書抵予曰公撫綏
全陝餘三年矣庶公受惠上下仰服茲膺峻陟北上
有期某屬有交承之誼鎮巡藩臬而下僉謀同詞欲
執事有言以著揚休美誓示永久并紓某輩感懷惜
別之情是惟執事之不忒也予惟兩公譽望並隆咸
以節鉞有事關中百姓感荷德教浹被骨髓

上重念匹土特慎簡命交承之妙至於如此此西土
生靈之福也敢以踈陋自辭哉昔予讀書中秘蓋嘗
夷考方鎮建設之畧矣然所以致意於生民者無纖

細不備也顧行之既久法煩弊滋公御受命而至者
志於奮振或畧於匡寧亟於更新或遺乎稽古是以
人之數易下騫於趨承審之弗精官渝於毀譽故民
日益困心日益勞無裨當宁西顧之意非委任之弗
隆責專之靡專也惟公以長者之道撫陝三年政不
易令官不渝節事畧紛更民用寧謐饑饉相仍矣而
保乂曲盡邊防告急矣而計度愈閑關中父老以爲
鈞陽公之後一人而已言固非諛也公居巖廊之上
尚以所以施諸西土者推之天下所以存諸平日者
獻諸廟堂以副 九重勵精求治之意以開百姓康

寧無疆之福詎非斯世斯民之大幸哉公固不可曰
吾所與者邦刑耳餘非吾之所及知也此固公之所
以得時行道之大漸者士風之久偷公嘗以之塵懷
此今日之急務也孟子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公其諱是可焉此亦鎮守晏公巡撫劉公巡按王公
與藩臬諸公之意也敢因其請而遂爲公贈之其感
慕惜別之情自有諸公之瓊章環制在茲予得而畧
之也嘉靖九年歲在庚寅春二月廿又七日序

湯泉集序

是歲二月余東遊華山歸故有癘日且漸盛因以二
月四日南詣郿縣湯泉北塘求湯自五日乙未始八
日戊戌乃歸然癘雖未瘳而右肱少陽公指許殊木
不仁不俟三湯已可矣藍田塘子余未及至若華清
塘則歲恒過之其水之清瑩與暖具莫若郿塘故塘
上亭子雖殊惡人不爲嫌也湯後必徜徉觀得山
川之美則吟興橫發莫能自制比歸忽已數紙因命
錄存篋笥命曰湯泉集聊記一時之趣焉爾以貽好
事者必非湯泉勝事也嘉靖庚寅三月十日許西山
人序

送袁介夫序

夫理定者天未始不從也瞽瞍底豫而象傲以諧舜之理定也桓魋興亂而聖集大成孔子之理定也故義許燕仇而精誠貫日策畫長平而太白食昴又皆事激於心行拂乎履是以積毀銷骨積誠返數忠臣孝子端人正士行不違理動合諸天良以是也余有事於彭麓山房道過整屋學諭王君率諸生請予曰學有故事諸貢於太學者諭與諸生皆有餞贈今貢士袁介夫行將觀國之光矣願執事有言以贈以興行整屋之故事况袁貢士受知執事頗久執事嘗以變不渝操危不易志許之茲惟執事之慨然也予昔

聞整屋學有此心甚嘉之以爲他所難能然廢而不講亦有日矣乃王君與諸生適以袁貢士之行復之雖王君敦倫崇義之心有不能自己而袁貢士爲人之賢抑可知矣當

毅皇南狩之日既稱頌功德

獎飭武畧求天下之無辜以侈大其事而劉祥等又

以宇文鍾私恨羅織希寵咸長鞆屋與乾州士民囚身繫族慘動百室及縲綫而南死者過半袁貢士以英邁不撓之氣感動天地值

皇上嗣大曆服明

清庶獄開疑滌滯公卿首以茲事下理徵袁貢士則奸邪私與扇動浮言三十七人不絕如綫之命與夫

生者死者之族合數千人具就礎西市矣孰明其無辜哉方祥以張姓巨盜收爲心膂擊搏良善袁貢士猝入省會囚車東邁雖至親不敢正目道路觀者隕涕如雨具謂不復生還而袁貢士者方且慷慨長揖神色不動若曰天日不耀則吾行不復自反而縮古之志人固無喘也豈知留以明雪諸冤者天固有意於袁貢士邪予故曰理定者天未始不從也袁貢士之德無怒於人而有通於神明如此故予特重非私比也諸君子敦義振廢不於他人而於袁貢士豈偶然哉袁貢士行矣他日顯庸於時受安上治民之責其亦推廣是操以爲王君與諸生之光可也袁貢士諒以予言爲是而力行之則予且益與有光焉矣

魯齋先生集序

嘉靖戊子魯齋先生表商孫泰和來知武功出先生集示海讀之終篇見吾友栢齋何子粹夫所爲先生祠堂記孰謂二百年餘未定之論乃至是而定乎海不敏嘗謂近世儒生言孔子之道者若明而實晦若近而實遠魯齋先生蹶起於中原播蕩之餘彞倫斃滅之際而能中行獨復身爲拯救故斃者復斂滅者復明遺言大訓至於今日切近精實安詳懇至比諸儒

同而實異似而或非歟修述矣蓋先生之學博以致其知故粹乎理而無弊仁以厚其履故優乎所至而獨純是以夷主格心斯文永賴非徒然也昔人謂功不在禹下海於先生亦以是云舊集猥煩錯亂略無統紀因取而正之如左其本傳碑志與名賢論述悉附其後恭和命工刊成屬海爲序於是以所嘗私論於先生者言之而并記其歲月云

雲將軍哀挽錄序

雲將軍者今陝西都指揮同知泚岷叅將雲公德敷之父也予昔聞將軍名洎見其子知將軍英毅卓絕

之才與人殊也後又得太微子雲將軍傳讀之事之成敗不足論其忠勇之風可以使人興起於百世之下矣今春予有事於華山道過長安德敷出此卷示予關中及海內英俊之題殆徧詠嘆淫佚若不容口匪可以知將軍且足以知將軍之子矣往者予初遇德敷見其人燕頷猿臂英然非所恒覩及接其語論隨難不窮私心以爲國家有士如此抑何復有此顧之憂因與石崗子言之後石崗子與德敷北勦橫盜蓋孰知其爲人歸謂予曰若子可謂知德敷者他日必成名將予相與兩月其清節修操雖士大夫亦

何以加也由是撫按藩臬諸公稱重德敷亦不容口
矣壯哉橋梓之俱賢如是也因掇其槩以爲哀挽錄
序

太微山人張孟獨詩集序

夫因情命思緣感而有生者詩之實也比物陳興不
期而與會者詩之道也君子所以優劣古先考論文
藝於二者參決焉孟獨與予同遊南山及韋杜邵鄜
之間凡十有餘年每有所作予輒稱善今其履益深
而辭愈達矣非有以神會是理優游斯道其何以然
哉一日孟獨過予許西山房出所爲詩十餘卷予取
而讀之若鮑謝復出沈宋再作頗幸相得之未晚也
因與區裁其體而講訂如此嗟乎明興百七十年
詩人之生亦已多矣顧承沿元宋精典每艱忽易漢
唐超悟終鮮惟李何王邊洎徐迪功五六君子蹶起
於弘治之間而詩道始有定向繼而孟獨接武於正
德之季一時作者金石並奏斯

皇明有大雅矣於戲休哉昔先兄德瞻蓋嘗奮起於成
化之初矣顧天不假年弱冠而隕篇章雖存神化未
逮識者憾焉夫弗因于情則思無所命是不緣感而
有生也故比興不明修飾無據雖盈筭積將何以觀

哉以是知孟獨之詩當沛然傳世也撫臺劉公嘉觀
斯集慨欲校行值予東遊華山再過杜曲太守李公
裝潢見示因遂書此序諸其首而且泝我明詩道
之盛由於諸子者又如此云

跋

題唐漁石雲南兩疏後

此唐子以監察御史巡按雲南時作也讀此二疏而
又逆觀當時之行事非守死善道執德不回之君子
不可幾也

殺皇帝聰明寬裕有君人之大度顧崇遊畧細聞爲
奸邪所乘褻弄威福流毒士類而又不自砥礪修飾
惟是弭畏憤職故上虧國經下失道守而紀綱法
度因以不若

祖宗之舊者不獨奸邪然也曩者客自雲南來云唐
子巡按雲南綽有風度至要其事實則正此二疏所
指顧予不得覩其文辭以快心焉乃唐子以提學來
關中于是請而觀之三復興感焉曰嗟乎天下固有
經雖大奸羣肆莫能變也至其緯則隨觸而紊非可
憂者也故君子之責獨先守經經正則天下無不一
於正今之君子恤其緯而不求於經故往而踣動而

焚非時之難所以處乎其時之難也錢寧事
毅皇帝寵璫避席卿相俛首聲勢所加不拉而靡賣
官鬻獄厥門若市當是時苟有所授莫敢弗應也况
茂和爲其義父敢當裂其書而力制其案此非守經
不惑明義理之分察執守之節必不能也鳳朝鳴父
子稔惡神人共怒積賂交權若援手足公御覆論尚
多曲辭唐子以孤子之軀遐當萬里乃抗奏數四卒
允常刑孰不以爲至愚然終寧之身無敢以禍加之
者彼固知此之爲經也君子之於事也守其經行其
義而已矣吾義旣正則小人雖欲肆其志意亦必

經爲思以義爲畏而不敢矣魏操以三分有二之勢
而猶下意於倂存之獻畏其經也操之大無忌憚者
是尚思畏之則寧之竊弄威德顧敢遽溢於操而弗
畏耶予於此旣以服唐子之氣足以有執於是而又
有以服唐子之識足以不惑於是因私識諸兩疏之
後苟有觀唐子之風者將必與感於斯文焉

跋唐沛之南崗卷後

陝西按察使唐侯沛之以所居南崗自號爲南崗子
見素林公記之漁石唐君說之諸士大夫又從而歌
詠之比予東歸華山過長安讀是卷盖有感於唐侯

之志焉夫士抱義履道出其餘緒採時拯溺高軒華
從豈足以爲過也顧方有山林之想非所以致其微
以真其邁耶子輿有言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
身世有用不用道有行不行因其行而忘其止歛於
用而眩諸藏皆非天下之士也昔者伊尹耕於有莘
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固夫畎畝之野人耳及乎相湯
以王天下人至于今獨欣慕焉嘗嘗時嘗五就而弗
合於桀矣其事桀之志詎損於事湯哉要其自况若
曰吾苟不失吾畎畝之志而已是以君子之道大行
不加窮居不損凡所以求乎其志如此也唐侯之志

蓋若是焉予是以讀其卷有深感焉他日爲

明天子弼明治後世之人孰不以其欣慕乎有莘者
欣慕南崗哉若夫上承烏聊柳塘之休下引嗣緒繼
衍之美則見素漁石二君子已道之詳予茲得而畧
云

明妃寫召圖跋尾

藍玉夫西過武功出此卷示予曰此明妃寫召圖圖
凡十二人上一人綸褱翟冠一手指侍兒一手托几而
坐一侍兒侍立着畫工畫工綠衣博帶持幘北向又
三美人迤邐來一人以扇掩口而一人扯袂附語一

人後行正簪一小姬抱象板隨焉傍又有二姬一立而持兔一插扇拽裾向執兔者姬後又有二人服如三美人方昇盤持盃至曲盡意度矣其褸褱而坐者蓋明妃畫工毛延壽雜記言元帝宮多美人令畫工圖之有幸則被圖以召故宮人率厚賂畫工明妃姿容超麗不肯賂畫工而延壽陰毀其狀後竟不得召竟寧元年匈奴呼韓邪來朝帝以明妃賜呼韓邪召入見之帝大悅業已以明字行遂不復留明妃而殺延壽此卽其事也大明妃待詔掖庭時脩潔自好以爲足以事君矣安知流徙遠裔與夷狄異種爲仇也

士抱誠明忠直之心一爲讒毀阻間不得售美於君者何以異此哉何以異此哉

書朱子卷後

此諸公所以贈凌谿子守延平者也凌谿子在延平能率循其行事使民淳俗美此於諸公之贈何少愧予得而覽之知諸公於凌谿子倚望甚厚夫士之有志於天下國家者自其始學知道蓋莫不蚤作而夜思然能實加於躬行千萬不可一二夫君子之論不白於天下學士大夫之行多免於小人由是二者居之不變雖堯舜不能治天下此凌谿子將來之責倘

亦如諸公之望於延平否乎正德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志

記

秦州畫卦臺新建伏羲廟記

秦州故有伏羲廟而畫卦臺在廟西四十里巋然中踞於岡巒之間昔予有事過秦蓋嘗此望而奇之與者曰此伏羲畫卦臺也人文之秘肇啓於茲今日不幾千萬載而靈秀環衛若修埴愛護焉殆非偶然者也巡按御史方君行部至秦登臺瞻望慨然興懷于是進郡吏與士大夫者舊謀曰古聖之跡散在天下

具有表章而此人文之始顧徒寄聞於樵牧耕墜之口寧無遺拊髀之恨於將來稽古之士哉宜建祠於此以祀伏羲匪直報其肇啟人文之德而因以表章聖跡愜千萬世之後觀矣遂鳩工掄材擇以今歲某月日始事某月日工用告成財出公帑民不知費郡吏與士大夫者舊懽忻鼓舞咸思悠長于是介其貢士劉如式氏以狀請予爲記記其歲月刻之貞石爰符予志永惟世嘉然予又以歎世之罕見之士慎小費而乏大猷原其心實非以省民也顧畏爲談禍耳學校之頽壞天下十九而是行道用惻而士大夫視

爲秦越曾不齒及予深以爲將來之憂乃休休然爲
奇論怪說以闕杜欲爲者之志無已至於漸盡彼卽
欲挽而抹之又烏可得也鄙諺有曰食欲廢棄耒耜
邦欲敝貴處士自宋以來儒者以欲僻不經之論媚
惑後世俗儒誦而不繹具以爲是是則所以貽萬世
無窮之害者未必非其人以啓之也

聖天子右文崇化漸將變其迂緒以復古人忘言之
舊矣後世有黜耳目之細敦根莖之大者未必不自
方君今日之事以感悟也庸書以竢之方君名遠宜
字伯時歛人而王承茲事者則秦州之良守王卿爲

中山人云是歲嘉靖庚寅十有二月己卯記

秦州重修伏羲廟記

秦故有伏羲廟在州西郭門外歲久稍以圯巡按御史
馬君溥然馮君時雍許君鳳翔先後蒞此欲圖厥新
顧方舉忽代承委之吏罔孚德心是以成勤終鮮無
裨後觀嘉靖紀元御史陳君講毅然舉行功用告成
按期滿矣得御史盧君問之來代其事相之以財厥
績用熙前提學副使今兵部尚書提督二邊軍務魚
石唐公龍實記其事刻之堅珉然值時荒歉而王守
數易丹雘未施垣墉半歇加以守護弗嚴仍瀕圯壞

嘉靖十年御史任丘郭君垠按至嘒馬興懷曰前人
之作惟後者弗修故往者咸隳陳盧二君距今幾日
而乃至是于是命知州李楷氏鳩工修補各極堅好
矣又益以金龍帷文以采繪周繚崇垣外建棹楔表識
旣虔瞻望有蔚于是緘狀走吏屬予爲記夫伏羲氏
羣聖之元始也德開遠古跡岨西維章縫之士非有
事茲方難遂逖仰顧諸君者相繼興行至於如此郭
君又能不掩前善永昌後哲予雖荒蝕良用欽服遂
次第其事以歸李守俾刻諸廟石以廣君之德心後
之君子將益繼緒其志至于無已則未必不自郭君

云是役也起于某月日終于某月日明十二月十又
七日丙申記

晴山公岷州築城留愛記

岷在諸羌之際洮河之腹背臨筆之襟喉也

明興百六十餘年教化顯明恩威洽浹諸羌臣服惟
恐或後先後守臣徃徃承沿康靖邊防弗嚴恐傾圯漫不
加心嘉靖壬辰陝西按察司副使晴山賈公惟遠奉
勅整飭洮岷邊備蒞事之初切用兢惕于是請於總
制尚書漁石唐公巡撫都御史南臯王公刻期舉事相土
計工採薪取石不三閱月岷城克完岷之父老子

咸喜以爲久安長治之計至是始獲念惟晴山公之
德延及來裔圖報罔稱私何以安于是請于士大夫
守備署都指揮僉事尹君具狀徵文刻之堅石以識
公恩予惟賈生之言曰日中必昃言盛者必衰滿者
必戒也晴山公篤學修行爲

先朝獻納之臣其盛衰之執治安之略惟之於心揆
之於事孰矣前歲羌人蓋嘗寇及洮鄙肆劫我軍直
不至畧城爾使或敢至敗壘殘堞可與抵乎晴山公
今日之舉所以岷之父老小大感之刻骨固嘗有以
憂乎此也又聞岷父老建公生祠以報公之留愛可

見父老思之深而憂之孰若稿苗之冒沛澤是惡能
自己者因書此以歸之時嘉靖甲午春正月之吉記

岐山縣周太師廟泉記

弘治某年岐山縣周太師且廟有故潤德泉涸若干
年復出岐山鄉大夫士與耆民故老趨以告余曰太
師廟故有泉且涸今且復出其天下之嘉瑞乎父老
欲有紀述願予以爲之據志泉曰某年月日出公廟
東北隅先是若有鬼物爲者烈風雷雨旣數日乃出
說曰世治則出世亂則涸然自其不代之後往往有合
焉豈固有數年之不可誣與先

皇帝卽位之十有五年壬戌秋九月甲子雷風交作
山澤震烈泉乃復出蓋自某代某年之涸已若干年
也嗟乎水之爲澤苟不能徧及之物則出雨雪霜露
之外皆但以稍補其急而已而斯泉之出鄉大夫士
與耆民故老駭喜奔走乃如此亦豈以是爲雨雪霜
露之可以徧天下後世而不可必躬也神物之來必有
所爲王者功德高厚則天應於上地應於下靈既畢
臻先

皇帝所以致天下者至精至備治然而天淵然而淵
天下之人蓋身被而莫之知且誠者故是泉雖不可
具足一邑一里之望由時論之固亦天地萬物位育
之微意奚必其所及如雨雪霜露者而後可也又曰
縣令由今江氏以前或良或否惟江氏能不失
天子命官之意利之所在一是爲民致之民能養其
長老育及其下又能不相詐不僞不敖不爲多事以
犯

天子之辟故事出之曰亦有吏能其職消其異物如
渡虎事者若泉之出地周公聖人之廟而時則先帝
聖人之時良有司能將布其德以不失其意則召南
之騶虞亦豈曰但以爲召伯出也江氏名玠已未進

士蜀之巴人某年月日記

拜將壇記

漢中故有高帝拜將壇在郡城南外附城塹實淮陰侯決策之地也代異境遐士大夫非土守監臨莫能輒至其地故登眺之際吟詠之事寡焉自己巳以來蜀盜恣橫郡方弗康

天子震怒出師致討名臣鉅公相繼秉節而士大夫以

簡命參弼者數年之間始旁午不絕暇日或感風雲之意尋迹邁之跡間多寄興茲壇追懷往事是以遊

覽既敏述詠遂修於是陝西按察司撫治副使呂公克中結亭壇左悉刻真珉豈耀近觀蓋恣來哲復以予言記諸亭側夫英雄之會賢聖之業其跡雖遠其教最長也故帝王之興也皇皇焉謙恭延士如有所弗逮而其衰也殺正士任邪佞孳孳然亦如有所弗及焉是以俊乂日遠而讒譖日親此二者治亂之定分存亡之大閑也有天下者可委而不鑒哉呂君承壤亂之餘當更親之際其所以感嘸往而經畫於思惟者至熟也後之覽者苟能思所以構亭之意有職守者修其所守而不溺於所安懲其所未戒而益致

其所當慎則其所以興起其訐謀而延慶於斯民者
浩浩乎莫之能禦也豈非呂君之所能教哉亭作於
某年月日成於某年月日明年庚辰冬十有一月甲
子記

心遠亭記

見山先生結亭於西郭弘農川之北命之曰心遠亭
亭下則川之東陬土沃而易左右皆善圃而先生之
園居其中翠岩榮木掩映環列大河以又自秦晉之間
衝而東下橫射茲川川自秦山朱泚以川來至虢畧北
與永寧澗口川合逶迤至數十里經亭北里許始

與河遇灝蕩之氣晨夕交騫卓爲關東奇觀微雨新
霽則大華三峯舉在目前而此亭特據其會予再來
靈臺先生携酒飲予於亭乃以記屬予初予坐亭上
已甚愛山川之美憾不能卜居其鄰日覲其美且幸
邸舍接垣於亭得時時觀玩偶一臨坐悠然之興風
然以生殆不知身世之安在也先生以心遠名亭蓋
求諸靖節心遠地便之意予觀先生之心澹然無欲
雖當顯顯之位而從容謙遜若無所與焉者卽日坐
車馬之會此心之遠無以易也今

天子勵精求治天下名德之士搜訪幾盡廟堂之任

將不久委諸先生推是心以加之天下則天下之民
又將溥被安靜康和之遠福矣但此亭之作先生之
遠致也亭作於嘉靖五年秋八月十八日明年三月
記

涇州重修儒學記

予以弘治甲子春謁師邃庵先生於平涼道過涇郡
值祀丁登拜郡廟已見涇學頽敝幾盡嘆當時官師
無能奮然以興復爲懷者今又十八載矣涇學諸生
郭忠李鸞執其師學正某狀來請曰昔者吾子悲吾
郡學之敝郡之學者至今能言之然今且無敝矣請

吾子有以記之聖職使涇子弟得誦說無斃意惟吾
子所不靳乎夫郡學之始建也蓋自洪武初緣元舊
跡改而新之三百五十餘年後更無以益也故益敝
不可支焉乃今宋侯來守至大成曰此堅固尊美可
因不可革也至兩廡曰此少敝可增益益壯也至學
曰禮教興行之地其敝若此守更之益也曷亟治之
耶于是鳩工取材經紀分次可者新之否者改之工
不踰年煥然咸備豈非學者之大願吾子之樂聞乎
夫飾館華傳剝民以費譽效詭以要上其志慮宜不
及此卽上吏督責嚴令然又藉以咱已極千百之費

亡久遠之觀其殫心殫志務至無窮此非夫人之所
難而宋侯之所易乎予不敢隱宋侯之高義爲序諸
其事以告涇之子弟曰有明正德十六年涇州知州
太原宋灝子孟清修復涇州廟學財不費帑工不勞衆
鼎建明倫堂皆大木巨材制度軒豁可以經久堂左
右爲三齋及藏書館其前爲門題曰謹庠序之教門
左右又各有門題曰義路禮門堂後建議道堂而改
建生員號舍於議道堂後若國子之制每三連爲區
置射圃於舊號廢趾而建觀德亭規模宏遠矣學地
爲左右居民侵蝕者悉歸於學崇墉巨限後有好者

莫能爲也然豈徒爲觀美無意於涇之子弟哉百工
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向者學敝士無居
以成其學矣今不徒無敝而又壯好可居矣乃或猶
有無所用心於學者豈非宋侯之罪人哉夫豐林峻
川鳥獸之所次而蛟龍虎豹出焉何也其所聚也今
士大夫得庠序學校之教而養之所以爲聖爲賢而
有益於天下後世則奚豐林峻川之不如哉亦各求
其所至而已矣予請與涇之士大夫子弟日自勉之

春雨亭記

漢陂子宅後有園幾十餘畝近宅百步爲場以納禾

稼場以後皆園也列植花木蒼蔚蓬勃琦瑰逶迤其
後又有脩竹萬竿及場西望邃若豐林城市之中能
若此者其亦鮮矣亭趾雖築楹棟夫榭每至則坐此
而忘歸焉嘉靖癸未夏四月灣江公巡撫過鄆訪漢
陂於衍慶之堂民事旣詢倡酬斯作于是携榼至園
卉木榮新好鳥羣至公忻然自適不知逸興之所自
也輒已詩成數首擊缶徵歌若將神游八極之表地
雖有然而公之胸次亦可知矣于是以廩餘畀知縣
黃生曰爲我作亭於園永爲漢陂夫子之所酣游漢
陂子乃以書謂予曰子宜記予惟漢陂子欲構斯亭

也由甲子及今二十有一載矣乃何至公而始成蓋
於是而有異數焉造物者若有陰揆於公使兩君子
之休聲高誼因是亭以永傳也安知百世之下不以
右丞之輞川別業晉公之綠野堂視此亭乎昔者漢
陂子謂予曰他日亭成予當以春雨名之方予經始
是園適有春雨而予今返耕於鄆其所以致力於稼
穡之間者惟是賴耳斯亦因予日用之常以加之云
爾於乎以夫子之德之學乃俾至於此無他想焉其
可以爲千萬世之所憾矣灣江名珣字汝溫永平人
漢陂名九思字敬夫鄆人皆姓王氏明年甲申秋九

月癸未記

對山集卷之十四終

對山集卷之十五

記

五幸亭記

五幸亭者北山夫子所居之亭也何以五幸名幸者人所難遽遇難遇而遇之所以幸也皆識其所樂逢五者何治亂安危世之恒事生丁福世蚤冒休德不知兵戈之事雖嘗孽人侮順而耆舊登庸政理未斲羣盜奄平海宇澄人使得逍遙遊偃於太平之世以爲之氓此一仕者棄親戚去墳墓雖以淺薄致閑然能常守先人之墳墓使享不後時間又與鄉黨故舊

論心話宿傾倒往來則志願恒畢百想咸謝此二居
官服政非雄才敏識則不能致名實博徵美心魯意
狂雖事之所至不敢不勉然稽之古人仍多牴牾乃
以有罪去役不妨賢路此三古之賢人君子不在朝
則在野在朝服政在野服耕耕作之事非力勝年富
則不能親而以未老之年優遊畝畝克終初服此四
載籍者禮義之府士之源也非閒靜安遂則不能順
理順而致深非氣盛志強則不能斲精而契雋耕作
之餘身有餘力心有餘趣隨所披閱悉可無倦此五
于是北山子之友武功康子問之曰此五者古人之
重也北山子有是哉是可以觀北山子矣遂大書於
亭以爲之記

尚友山堂記

西盤子構堂於先大夫之塋左以自居題曰尚友山堂
以書抵其友許西子曰願子之有以志吾堂也許西
子方且極思於萬物之表以求其志乃不能重違西
盤子之請於是爲之記曰昔者予兒時事先君子宦遊
平陽蓋數過汾西遊覽云汾西有劉村林木藪繁干
動霄漢而山勢迤邐環向於村蓋奧區沃壤也其居多
名家大族當時自以爲不直爾爾宜必有名士大夫

生於其間以紹明先王之道者予歸十又二年爲弘治壬戌乃西盤與予同舉進士親其人聽其言論文而腴莊而泰有君子之道焉於是常自嘆息以爲山川之氣其靈異於人固如是且又以近思予言之能中也又二十三年爲嘉靖甲申西盤子以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爲關西中鎮當正德時反亂弗馴號爲難治西盤子至則申號令慎攻守汰剝削立約束遠近之人懽呼樂從於是漸若弘治之舊父老垂相語以爲復覩漢官威儀是西盤子有生之初藉靈憑秀亦已奇矣何其功烈之盛如彼也孔子曰仁者樂山

西盤子貴不忘其初達不渝其志顧孳孳於山堂是思凡以樂乎是而已夫平陽古晉陽堯舜禹之故都而臯夔稷契所產之地也西盤子際

聖明陟顯願將以大行其道於天下其意若曰不以臯夔稷契事堯舜者事吾君是不敬於吾君也是則其所以尚友也孔子曰仁者壽吾將以覩西盤子之

以仁壽乎天下國家也於乎懋哉予茲以望西盤子矣因遂書之以爲堂記嘉靖丁亥秋八月朔旦撰

臨兆衛指揮使司重修衛治記

臨兆衛東爲安會之衝北抵河蘭西連羗氏南延階

岷誠隴表要地其衛治在

國初爲指揮使孫德所建規制壯偉甲於西北嘉靖
庚寅燬於回祿又九年戊戌二月指揮使鉄峯陸君
恩同指揮僉事聞君濟武請於巡按守巡當途諸君
子可其事乃掄材肇工明年己亥三月工用告成介
其府貢士田生大有王生朝佐請予爲記刻之堅石
以示久遠夫近自二十餘年以來倚廟成俗宦者崇
委情而昧經畫私掊刻而忘體面予甚傷焉卽大省
鉅會公署學校廢極以至於無或漫不之省曰動支
無命整繕匪由及其私置器玩盈車塞道以歸厥家

則又奚以命渠也於乎上無以率下有以藉如此再
不數年圯爲夷壤夫又何靳哉陸君之志乃爾其可
嘉也夫聞君又能替襄叶力故事得有濟奄忽抵成
衛使以三品之貴臣膺受

重命守莫一方發政行令萬戶所仰衛治不飾其將
如草昧之世綿蕞以行乎哉雖五尺之童莫知其爲
可也二君勛哉

朝廷以崇秩重任付子凡以用戒戎作禦武而衛民
也巍居鉅堂觀瞻責望君其何以自塞邪二君勛哉
後之以政坐斯堂者勛哉嘉靖十有八年己亥九月

之望記

藍氏世慶樓記

王子明叔自京師來出藍子玉夫書道敘往者敦迪友道甚厚然自再別玉夫已十年矣乃別緘則玉夫以所居世慶樓記屬予於乎休哉予惡可無說以復玉夫於是爲之記曰卽墨藍氏聚德萃祥凡不知幾何世乃篤生我撫公發祥闡德爲世大夫名實加於上下徽美嗣諸後昆天眷元德又生我玉夫承耀履光稽古操則凡天下知名之士未能或之先也此其慶流長遠固已非世之所謂光華榮耀者可擬矣乃

其鄉之縉紳大夫近卽我撫公洎玉夫登第之事嚴慈俱在兄弟靡他而命樓以世慶夫勵德在我雖德爲聖人此吾自爲也而業成名立親及見之夫誰而能爲哉一世及之再世又及之雖天下古今所無有也於乎休哉昔撫公以名御史恪事

昌朝正紀綱明典則人至今誦之以爲難能則其所以返其慶於親者世已希厥儷矣而吾玉夫甫爲御史建明揀正之美於公益光則其返慶遵誨之大又有非鄉之縉紳大夫所及知者茲予又有所告於吾玉夫往者撫公在臺院

敬皇帝以至聖之資推心虛己延天下之士兢兢焉
若有所弗逮當時諸公承順德意不阿所學天下蒙
其治後世仰其澤今王夫事

今上皇帝其明良之會豈遽不若

敬皇帝世哉而今之君子乃或少劣於當時諸公要
非趨名棄實以違先王之道其務在持論勝而敦穆
掩爾比王夫論䟽數首心獨私喜以爲有弘治之風
焉則所以嗣光衍慶又不但偶協天休而已於乎休
哉今日之記正其所以慶諸其家者而予猶爲是
言欲世遺是慶於天下國家焉耳王夫以予言爲何

如哉撫公者王夫大夫嘗以都御史治關中有大功
德於民民私懷之凡有稱述事實必曰昔藍撫公云
云故予今亦得而稱之焉嘉靖甲申秋八月十日丁
酉記

光訓堂記

夫父祖以產業付子孫其弗守者多也况乎以道以
德而訓其子孫其子孫苟毋失其遺書亦已鮮矣况
能身體而力行之又進而上達於古昔聖賢之所訓
使其身爲聖賢之徒而若父若祖之道無怨無悞當
世之人觀之而興起後世之人仰之而不忘非豪傑

之才明哲之操其孰得而幾也吾友谿田馬先生伯
循以光祿卿得告於家繕其先人之墓爲堂以修祀
事今年正月廿又六日值先生初度之辰予往壽焉
因便謁墓飯於東序堂尚未名先生請予擬之予曰
堂當名以光訓先之道先生若之先令訓先生遵之幽宅
之祀此堂麗焉名非光訓殆於不可於是涇陽諸生遂
請予爲記刻之堂下予惟馬氏自靖川先生躬耕說
道尚志慎修不求聞達罔就辟舉其高風懿德視區
區利祿之徒奔走役役卒無分毫之益加於上下者
詎止天淵也雲巖先生又克承先業出厥緒餘武諸
多士美大已集匿光闕發使其道至谿田先生益暢
益肆景慕滿於士林名實昭於宇內

明興百七十二年其以道鳴天下蓋惟三四人而已
河東薛先生德溫涇野呂先生仲木與先生之外醫
閻賀先生克恭蓋亦其人過此非予之所能知也夫
學士大夫日誦說周公孔子之道將以成已成物尊
上而裕下也乃騰布口說挾道飾奸其人雖三尺之
童唾口羞道乃又著爲邪說指斥前進東橋顧先生
華玉送涇野先生序文其萬年公案也若谿田先生
非所謂克光先訓者邪薰蒿悽愴之餘俯仰無愧君

子之於道若是焉可也後之觀者其有感於予言也夫其有罪於予言也夫時嘉靖己亥夏四月甲辰記

瞻雲樓記

江東雪崖沈子有大人曰石泉公操履方正非禮不形雪崖子既長就學於是建樓三楹使居業於中雪崖子承志自強寒暑罔間故學日益當譽日益隆江東人士無小大皆知雪崖之詣精且淳矣乃石泉公捐棄賓客雪崖子抱痛乳乳若不可更生也其友前溪景太史伯時憫厥孝思題其樓曰瞻雲屬名士金琮氏書以扁之一時公卿大夫詠歎其事若詩與文

辭燦然盈楨又不幸雪崖子抱志未售而其子麓村侍御痛自砥礪卒成雪崖子之志取科第登臚仕陟耳目之司備風紀之任觀風闕內究弊源釋冤滯馬政聿新茶禁罔鑿由予私所覩見厥儼實鮮誠所謂獨知大體克綏厥猷者也此者

天子大孝既成推恩臣下雪崖子與其配獲

贈封之典瞻雲之孝麓村與有光焉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前溪之題豈非錫類於雪崖子之子孫邪予先曾大父太常公葬江東新亭江東士大夫視予若有里閭之誼予大父及

先人先兄皆生長其地曩在京師與江東士大夫接
不啻親戚故雪崖子之學之行聞之殊稔於乎士有
抱藝履貞不獲其志於身者多遺之子孫觀麓村侍
御顧不信哉雪崖子有舉業文千餘篇藏之家學者
取法焉詩五卷命曰雪崖集清新爾雅人多傳誦與
其行誼備載前溪所撰墓志誠所謂豪傑之才君子
之道萬世不可廢者因括其大略以爲瞻雲樓記沈
氏子孫其益有以自勵也夫其益有以自勵也夫嘉
靖十有八年冬十二月甲子記

巡撫都御史松室劉公平番記

西戎諸番在

國初秉忠効力惟中國之命是承成化弘治之間又
不啻編民矣承平日久駕馭或失其道戎茲有弗悅
焉及興師問罪則應之曰

先朝視戎如子災與之恤患與之禦今不敢望其恤
與禦也且乘隙殺戎以爲功部落遭外侮方襄首望
中國之援也乃復若此戎將奚從浸淫日久至戊子
以來洮有板兒若籠納卽打魚岷有刺卽栗中占藏
之變大肆猖獗至庚寅松室劉公天和以右副都御
史受

命巡撫陝西地方視邊至岷練兵儲糧師旅大奮西
戎震懼望風納降摠誠悔過者凡若干族松石公推
誠布信戎乃大悅矢不敢忘中國大義其一二強族
有負固者諸降戎自攻剽之盡滅其種戎方悉平已
亥歲楊子麗以按察司副使兵備岷岷詢諸故老考
諸文卷嘉美公之休績謀諸叅議范子箕副使李子
文中韓子廷偉紀子常王子世爵僉事江子南徵予
爲記以示不朽予傷

祖宗以信義待夷狄其用命秉忠莫如戎也後乃不
相干攝矣戎忍眉中國邪得松石公戎復用命秉忠

記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詎不信
哉因撥其事以復楊子之請後之繼厥守者慎思

祖宗之法可也時嘉靖十九年庚子春三月朔旦記

劍州重建重陽亭記

予聞劍州山水舊矣後見李義山重陽亭銘言刺史
蔣侑治郡理得人從乃大鑿險道混石見土平可容
考工車四軌建爲南北亭以便勞餞又亭東山號曰
重陽以辟風日則劍州山水亦然矣而蔣君在郡能
有暇日以山水自娛又得名士大夫詠述其事播美
於當時遺馨於後世其胸襟意度固亦非凡者矣正

德乙亥武緣李君來知劍州踰年政成百姓咸若於
是廣教化之道表廢墜之跡高城濬池練兵飾備陳
禮義示軌則吏就典列俗無曲議乃歷覽奧曲窮索
靈秘得茲亭之址焉於是二三士大夫謀曰夫禮義
者世之大閑而佳勝者地之雋腴二者不可毋耀弗
示也予旣建兼山書院以示學者而又表武侯之廟
旌死節之人使庶位有警後賢克循然於禮義之事
則庶幾矣佳勝如亭湮而罔知者將數十百年今幸
得之得而弗治非所以闡靈秘發坤珍也於是滌穢
芟草復斯亭焉畚鍾始興卽得義山碑於宿莽之下

其職方記言自古至唐自唐至今僅兩賞耳詎知亭
之興廢更幾許年而復值其人歟然職方又詎知今
日之有李君也李君言亭近枕聞溪遠挹五華前對
漢陽左秀巖右卧龍城郭樓臺俯在懷抱與職方之
記畧同至於長溪清潄流影不去則吾亦神坐亭上
久矣劍士姜文粹玉潔者予舊友也能道李君之事
因以書托予記亭云亭崖畔有石刻古重陽亭四字
隸大書之爲宋張珣筆予益躍然懊不能從諸君子
遊也自予記已不知諸君子遊而樂樂而誅者將若
干番尚欲文粹爲吾錄寄之以觀李君之暇日比蔣

君何如當亦更爲李君賦之矣關中名區勝壤不可
以數計安得有賢如李君者少爲表章之以快吾意
此不知予能待而見之否也李君名璧字白夫弘治
乙卯庶西舉人詣深履厚故篤意古道如此亭成
戊寅之夏明年正德十四年己卯夏六月十又八日
庚辰記

東崗記

東崗者高密縣東之崗有李子先公之墓故李子結
廬處焉因自號東崗子與凌谿子一日過予許西別
業美之曰美哉子之居許西也洋洋乎不可得而繫

休休焉其有餘閒也眠予口走且馳以嘒嘒於功名
之間不得恒守其廬豈不大戾哉夫逝景者易汨而
盛年者難再也志曠者寡酬而氣昌者多沮也我盍
返焉以修吾廬乎余謂東崗子曰夫子之美予居也
似矣然未眠夫子之道而詎以予之苟安不已自昧
乎夫志氣者君子居身之所珍而窮達者士之遇也
士抱誠明惇正之學孰肯忘世自掩與木石麋鹿爲
友儕哉顧惟其所遇而已矣今東崗子以直道鳴於
天下天下之人皆天不引頸以望得東崗子左右
昌朝使匹夫匹婦無不各得其所此則東崗子之故

志也今

明主在上微賢知尊微能弗使一切猖狂謬學邪僻
之人誅戮竄放不使一日雜乎惇人正士之間以傷
和厚惇朴之化也不也崗子顯其身名於方憲樞較之位
握髦俊之教統戎兵之數方將向用不已而東崗子
之志可謂行矣也學士大夫修之於家者多壞之天子
之庭東崗子貴不易其賤泰不失其窮守其官服權
貴以生死榮辱不能奪至於黜放擯棄毋以回也艱
難狼狽毋以怨也而東崗子之氣可謂浩然不撓矣
夫氣者養之所也曰也而志者事之所本也古之君子功

澤加於當時休美傳於來世凡此勿失耳東崗子有
是二者凡所以養之東崗之廬而行之東崗之身者
毋有不得亦奚必居東崗之廬然後爲東崗子也傳
說不以商弼而害其築尚父不以周師而害其釣大
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君子之道如是而已矣凌谿
子曰旨哉之言是深得東崗子之心卽與東崗子曰
坐其廬以求其道何異是是也可以記諸東崗子之廬
是也可以使子孫後世皆知東崗子之心不負其窮居
之守如此也嘉靖八年癸酉春三月甲子記

對山集卷之十五終

對山集卷之十六

碑

大明嘉靖平虜之碑

夫豐功鴻勳非淺計慧筭能建也故晁生獻策於西
京克國沈慮於羗虜非君臣和德於上未之能成也
明興百七十年制馭夷狄之策殷周所希覩也而近
者猶虜鬪吞附邊之民歲被驅掠

武宗皇帝奮武致討矣而虜鋒未挫今

上嗣大曆服於是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楊公起督軍務遂有乙酉之捷楊公徵



還闕庭詔起兵部尚書王公代之公至一年為嘉靖
丁亥虜復入寇公曰嗟乎絃不更則音不調令不更
則士不奮虜所以敢長驅入寇者固以我為怯也今
不預為之計徒以坐待其歸而邀其後即甘為非勇
如百姓何於是下令文武將吏分部扼塞訓練士馬
廣具餼糧以待其至六月辛未虜果由花馬池及小
塩池折墻而入癸酉抵鎮戎所鎮戎操守指揮路端
率所部官軍拒之值中軍都指揮李佐洎都督鄭卿
叅將劉文副總兵官趙英李義統正奇兵至虜懼分
道北奔卿等至細溝追及與戰大破之斬首九十三

級所獲馬匹器物無算虜勢漸潰諸將復依分部追
至哲思溝又戰又斬首三十六級而所獲馬匹器物
益多是夜公火牌至調延綏都指揮卜雲相機策應
而取寧夏總兵官杭雄嚴督叅協等官魏錕沙金過
其歸路明日甲戌雲領遊兵徑趨青羊領按兵待虜
虜至與大戰斬首九十五級值指揮李英千戶王縉
徐堂各率所部喊殺虜後鼓震原野虜益大恐乃四
散走佐與諸將選精兵來追至五羊坊諸處會雄統
錕及叅將苗鑾夏欽遊擊將軍李勳守備都指揮楊
和迎虜勦殺已斬首八十三級馬匹器物并青羊所

獲益多不可勝紀而墜谷溺水及饑死者十之七八不在是等殘虐僅百餘騎奔遁出境而已於戲公之深計奇筭如此而猶不自居曰此邊鄙諸將與鎮巡藩臬諸君子奉若德意之功也其所上捷書深言兵備副使桑溥練達變通規畫攻戰諸事及今日獲功官軍即前日楊公簡練將士謂成功有自左非謾語傳所謂休休有容以能保我子孫黎民者非公之謂哉其各守分地協心追勦者又有操守指揮任傑李英符深云地方士庶咸請刻石以永永久蓋欲誦說天子神武聖文知人善任故王公克綏厥事秦此膚

功發之古昔雖孝宣之任克國弗能加也海覩茲休盛實踰前聞有嘉厥請爰勒斯銘其辭曰 惟皇建極萬邦所望耀德邃古比蹟周高蠢茲醜虜順叛靡常 皇赫斯怒九伐是張遴材選士其武湯湯起此元老纘甫踵方匪怒伊教令不易行我士用奮時維鷹揚天厭胡鰲欲滌其狂我馬旣同何需不臧殪此群醜細溝之傍迤及哲思益仆且戕返則值闕往顧速亡青羊之殲遂至五羊殘胡宵遁號眺慘愴仰瞻神武如雷如霆邊民悅懌方內富強大小稽首頌釁載颺

天子萬壽永綏四方外患既殄內治彌康大夫君子
盍思悠長循彼抑戒飭我戎行長子是率淺慧是防
翊我

皇度于虞有光敦彼古昔其道孔明我銘在石諦思
勿忘

嘉靖甲午平虜之碑

嘉靖十三年甲午虜酋吉囊盤據河套數年抹馬勵
兵將圖大舉入寇我邊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
史唐公與總兵官都督僉事劉文講畫戰守之法緩
急遠近之部署咸定七月初寧夏報吉囊結營於花馬

池唐公下令曰賊寇延綏定細柳將軍張鳳主之寇寧
夏平西將軍王效主之寇固石小都督劉文主之其當
衝截突副總兵官都督僉事河木震主之十四日巳卯
虜由定邊乾溝剗崖擁入鐵柱山泉劉文堵截不得犯
固原二十三日戊子乃從青沙峴入寇安會金三縣
文率所部叅將某守備某馳往赴明日乙丑戰於會
寧柳家營及葛家山斬其傑數十人虜懼思遁文
曰賊歸必自青沙峴遊擊將王平李勳守備陶希臯可
趨青沙峴伏道以俟紅古城坐箇城零賊之所必犯
指揮王縉可按兵截殺二城無事海刺都蓋池鳴沙

洲石溝可安堵矣八月四日戊戌虜果合衆出青沙
峴文督戰當衝伏兵盡起復大敗虜衆而王縉於半
箇城與指揮田國亦破零賊前後斬首一百二十又
七所獲韃馬一百三十又二甲冑器械衣物一千九
百三十又七梁震與參將吳吉守備戴經遇虜於乾
溝大戰破之斬首一百八十又五所獲韃馬二百又
四器物四千七百四十又七王效與副將苗鑾遊擊
蔣存禮鄭時又遇虜於興武營大戰破之參將史經
劉潮分布常州張年又從苗鑾擺邊遇劉文驅虜結
營北奔各哨奮勇而前前後斬首一百三十所獲韃

馬二百又二器物二千一百六十又六虜幸得及老
營晝夜函遁故海刺都盭池鳴沙石溝號青牛富有
之地雖具經行不敢正目視昔年駐掠函隴而諸將
閉門籲天不能得一遺鏃何如哉十萬之虜經年在
套抹馬勵兵欲圖大舉二旬之內連獲三捷蓋維
皇上神武聖文知人善任故唐公得以悉心壯猷諸
將得以攄忠目奮爾語曰上下相須千古爲難豈不
信哉唐公受命以來寒暑僅四閱也斬獲虜首殆及
千餘威寧細溝之功北征以後謂爲再見視威寧細
溝不知相去幾許

廟堂與本兵大臣必有休休之心翊贊

皇度者矣方諸簡冊周宣漢武不足言也邊方父老以予撰碑叙述其事用告將來辭曰

惟明九葉篤生

聖皇允文允武帝德用昌因心弘化寵綏萬邦內治既洽恩被邊防惠德有賚拂義必匡蠢茲酋虜潛蠕幽荒教既未逮螫亦屢猖元臣若德逃惠厥常盤據河套未遂驅攘豈天厭逆乃爾垂方屢犯屢挫曾不戒戕公用赫怒大伐斯張青沙之後易若驅羊與武既馘乾溝亦襄大舉反劔鼠竄惟囊恭惟

神武所向必戡况此元老維德之行弗崇虛譽克請狂稽勛考勦威協否臧元戎丕奮參佐孔良四載其武湯湯邪佞莫入夸毗是惶皇心勿二公德愈光甲午之捷萬古所望後賢秉鉞尚慎勿忘

野田先生碑

先生姓韓氏諱福字德夫其先天長人也始祖宗哲有才畧元末嘗爲長興侯賓客覘見

太祖知天命有所歸旣而去之曾祖弘從戎關中世籍西安前衛祖瑛生父鐸鄉試舉人累官茂州知州

茂州娶趙氏生先生後以先生貴贈茂州為知府趙為恭人先生幼而穎慧長而超拔以成化辛丑進士除知滑縣嚴已正法滑州大治旋以憂去百姓戀戀若失慈母後除知章丘治悉如滑三年徵為四川道監察御史巡按宣大舉劾明允時望是歸陞大名知府知府八年再入覲

朝廷以其治平為天下第一錫宴吏部觀者盈道皆爭覲韓大名曰重生包老云陞湖江布政司叅政方去則轉大理寺右少卿奉

教總理直隸軍務馬政後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處地方弭盜安民今數其比復命總督蘇松糧儲未幾又

命回院管事時劉瑾方執事忤瑾下錦衣詔獄三月始釋後陞戶部左侍郎凡有會議先生惟以是非所在持論天下陰受其福者多矣俄

命兼左副都御史整理湖廣糧儲方綜理間值廟堂以遼東屯田清查失實於是又改

命先生往遼東事瑾率以指授先生惟不如指故瑾益怒先生遂免官歸此正德四年七月事也先是先生湖廣畜緣者賂瑾則以先生封皮北行後一年

瑾伏誅竟以湖廣封皮坐累謫戍固原至今

上即仗始赦還西安前衛在田二十四年康彊無恙
自檢益嚴士大夫庶民小子親就先生如有弗逮春
秋八十有一躍馬省耕捷於少年語稱仁者壽先生
非邪弘治乙丑冬予北上會先生於刑臺其議論皆
極當世之務綜理曲折無往不獲予始物色先生治
大名事其先有司嚴保甲教樹藝諸事則政得樞要
故每行必準

璽書所謂政平訟理吏畏民懷古之循良莫能及也
斯實錄矣張孟獨撰先生行狀言大名事甚詳蓋有

見之言非徒設也壬辰八月丁丑先生卒十一月已
未合葬於吳恭人之窆禮也先生之孫生員詢長安
佳士也予宿重之光宗嗣美當在若人因詢請為先
生之碑故畧載行事系之以辭庶考德者不厭其繁
而步武者能思其要辭曰維先生世之偉人厥藏允
厚行方物憚位大弗究豈時命之使然抑在我之何
咎木塔新阡兆同元媾履不愧心宜爾遐壽子孫振
振具美且秀慶佑自天益遠益懋考德采休視在華
冑

平山先生墓碑

先生既卒之二十四年爲嘉靖五年丙戌夫人聶氏以正月七日庚寅卒於家其第四子尚綱方起爲陝西布政司左叅政聞喪於官即晝夜奔行歸郊海時以子婿之喪在華州見其匍匐哭踊拒饋粥哀毀過也與監察御史東君希宋勸之即別已去顧其痛深道遠心恒以爲憂焉今年某月日子尚忠等將奉聶夫人之柩合窆於先生尚綱以書洎按察副使王君邃伯狀來謂海與交獨厚宜撰碑銘表諸墓石往者尚綱與海同舉弘治壬戌進士先生以其冬十月至京師海嘗親侍杖履覩其爲人恭享淵懿章而理

道窮而遜以爲非已所恒見繇是知吾尚綱所以尚德跨譽爲世名人者不獨其天資之厚也明年七月十六日辛巳先生卒於家海旣以先生之行事銘諸壙中矣然先生之名德巍巍在人南鄭與宜川諸生有言及先生者不問及門與否皆歎息嗟悼以爲世安復有若人雖先生志於終身視身爲高官豐爵而世罔知名者其相去奚啻千萬哉夫佻者所以因德而功者所以施佻也故君子之言不下帶而道存歿世而名不稱夫子尚以傷之故崇冠大纛有弗貴衿衣膠髓有弗御者凡以思令德之當終修名之當

樹也

明興百六十載位卿相陟顯頌者至不可以數計其能爲士大夫所知者僅十數人而平山先生之名徧天下直可與漢之郭有道陳大丘比從方駕位斯亦非古昔所云大丈夫哉聶夫人賢淑嚴慎克配於先生修撰呂君仲木有志副使韓君汝楫有狀皆悉載其懿德茲故以畧之矣銘曰 繫維先生履素抱貞哲範奕世至元乃裔上蔡不造擇此攸寧粵及四世醇德是承蘊和毓祥先生以生弱冠從從三易用明餘及墳典卓綽厥聲屢試弗售不愠益楨太學授館

諸生所矜爰矜爰式上書

闕庭

皇志允協公車沮行奉檄南鄭儒學載興惟何亶亶罔勝其維伊何淵源是澄科第旣嗣性道克成翩翩若羽勲伐是鳴爰及冠射古道允升改諭宜川地遠士寡絃誦洋洋自公之化爲母思東歸我廬舍諸生嗷嗷泣涕盈野棲遲偃仰直躬多暇或詠或歌陶如肥遁旣歷險夷乃迪綏順邦人小子景行靡鈍所動斯軌所言斯訓聿思古人先生是信予旣克昌王用丕奮邇光臨沂不殞厥聞平山之阡夫人是同子孫

繩繩世萬豈恫我銘不磷昭示永終

明封承德郎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馬公墓
碑

弘治時海事

敬皇帝歆湖馬子應祥以進上歷知河內歛而嚴聞
達於京師洎徵入爲稽勲主事則與鄜人王九思及
海爲友道誦古昔則法先王一時名大夫莫之能先
焉

毅皇帝初應祥迎其大人封主事公於官邸九思與
海日趨事焉聞其論覩其容質而有文簡而適理淵

乎若深矢乎若直浩乎若不可量蓋古之遺德也正德
庚子予罷翰林嘗遨遊三輔之間考往蹟眺名里數
獲拜公於堂乙亥之冬公乃以疾捐賓客矣嗚呼痛
哉世有哲人爲民執則乃不能俚之永享遐筭使賢
者承其式不肖者易其故豈非風俗之不幸哉往者
應祥以海爲公墓碑海不敏嘗得君子之教於心久
矣茲安可辭於是述公之行事於碑曰公姓馬氏諱
倫字宗彙先世蓋高苑人祖道原孔武有力洪武時
從秦王就國後調西安左衛故子孫世爲西安人
而居菜市里中道原生六子其第四子昇戴民生公

少而孤以卓犖自負馬氏故多俠西安人或多畏之
公獨耻之曰丈夫當以信義則於鄉人何區區若是
者故西安人咸曰宗彞長者不可不修問也公素愛
畜產而家或弗豐於是以前有易馬貨之即能裕用
不之已而復自笑曰財取足用而已役役於此不亦
苦乎後亦棄絕不爲公天性慷慨好義急人之難無
避水火實非利一錢者河州衛指揮金冕有急使人
挾二百金將有所遺而使館公家金未及遺而使者
留金於公以去死於塗三年公自贖予之封識如故
又一十戶某亦河州人自京師來送西安有罪亡去

以一囊盛百金留公所亦久弗取公又自贖予之其
封題猶金氏云故兵部尚書河州王公居家不妄通
賓客顧獨喜與公接又遣與其諸子遊公舊字修道
王公以爲不協於義以宗彞更之自爲說以贈公王
公嘗謂公曰及金事不難俾數年出金以息所得蓋
不細矣而封識不移此正其所難耳王九思曰王公
振古之英社稷之臣也重公如此君子於是因有以
覘知公矣故西安諸學士大夫鉅人長者無不愛慕
公願與公遊非苟然同俗也公事母戴夫人誠孝由
至夫人以貞節自誓而公能承顏奉歡老壽被旌顯

於井疆有榮耀焉西安人嘗論述公之行事謂公性
快直無論尊貴人泊能受與不能受輒面道其是非
人猶有怨也公隨已忘之又輒與好處之不紀其過
以此人愈益敬公故私相勉勵唯恐有聞如此也公
生景泰戊午十二月二十四日壽蓋七十有八先配
安人王氏其先灤州人陽和衛百戶林之孫伯父榮
以才畧改西安左衛署鎮撫父貴借其兄來關中因
以安人有文德歸去云善事戴夫人得其歡心而公
之嚴毅能無逆志則其貞順之性蓋有人人之所難
矣壽六十有一卒生男子二人長即應祥累官山西

按察司副使次應昌嗣於公德女子三人殷富張高
李蕃者壻也而高爲河南府同知云孫男子五人平
咸寧縣學生中千辛午孫女子三人長嫁指揮襲子
周邦圻死改適千戶夏淡次適長安學楊宗輝季未
嫁死曾孫子二人女子一人苗裔盛矣繼娶王氏亦
先卒又繼杜氏公卒之二年丁丑三月七日與王安
人合葬樂遊原新塋又七年海始撰碑刻諸墓左鳴
呼公之遺德顧此何能詳者然有求知公德於千百
世之下者其或可考於茲云爾辭曰 惟馬孟父世
篤其慶爰值其祥迺克有生是惟封公惟馬之光桓

桓高苑建此有宅克綏關輔俾壽而昌孫子以強姓
右宗九服此令名故墓累而宗根培而茂德之不爽
音之不戕母謂奚當嗣於按察其光益長萬夫之望
樂遊之阡求性公嘉玄堂闕闕神道克廣南山是瞻
從以孫子胡不萬年

封儒林郎翰林修撰呂公墓碑

公諱溥字某家世高陵人也其始祖曰世昌又幾世
至彬鄉生八八生與與生貴貴生鑑鑑娶魏氏生公
及其弟博公長子柟者海友也海以柟友則數之高
陵因得數拜公親見其容貌聞其言論覩其行事知公

之宜有柟也公以正德丙子五月十六日卒於家七
月九日葬於縣北祖塋當時柟以海爲公墓碑海懼
匪德不能昭述盛德揚著幽光故至於今始勉復於
柟焉夫人子於所生者生也莫不欲其榮歿也莫不
欲其哀言語行誼莫不欲其傳然虛誇鮮實人指議
至矣尚奚言傳哉故海之自矢也不愛天下之不信
吾言而憂吾言之不足以自信夫公鄉里恒人無麗
辭輝藻以要譽文學無豐財崇職以驚炫流俗無奇
節詭行以聳世習然海數言不置非所以私其所好
也示天下以長者之道所以廣教布德懲勸浮靡也

海惟公朴實不華耕鑿飲食之外一無所爲海不敢
輕誣之曰遜世不仕也孝親友弟守身畏法處親戚
鄰里無所欺負治生期於僅足責人不爲己甚雖傳
記所載典冊所訓何弗嘗哉此公之大畧人人易言
之人人不能爲者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若公者於此道庶幾否耶公
美髯鶴翰望之如神仙達識事體深計者莫能會其
意其指擇是非談述理義學者或鮮焉志稱其決魏
某詐嚇李縣判之事豈非其事實哉墨劉之鬪墨氏
謀醜其老病以償劉矣片言之間卻醜已鬪生墨氏

長少蓋幾人也其後又解姪婦之死平劉李之怨訟
買田逋稅者官不能稽諸板冊以公一言而決縣官
定徭役辟於里書方伯至亦信以去公言諸富平道
中方伯即歸以正之其已壯哉公居常惡衣糲食休
休自娛旣受封貴顯猶着補綴履繩布終其身無怨
恫於人少日以大戶輸餉榆林同輸者爲掩昧得貲
皆笑公歸無完履乃同輸者發覺易子破產公獨安
居闔閭至今應輸者必自戒飭曰慎不可亡若呂公
閒居嘗謂耨曰汝知仕之大本矣乎無他慎取與爾
有餽者無故而餽豈無所爲也輒令反之寢疾經兩

歲耨晝夜侍不敢少怠或履聲稍震猶厲色以責曰
汝侍

天子側亦當爾邪病且革呼耨語曰汝受

朝廷榮寵他日當竭力報國無得自便宜咨稟汝叔
而行公所以愛其弟者死猶未已也曩聞高陵人言
公壯時父命為居室將於弟異公乃擇大木為第室
弟讓公公曰安知為爾室也室成乃率以與弟配宋
氏潘府教授宋公之孫女也宋公愛其孫不欲與凡
子李州判者宋公之友也公十五即為李所器曰此
大美弗興若身當與若子孫故宋公因以孫妻公當

其時諸宋薄公貧也李君曰渠稍長豈止如爾家後
其言卒驗云宋安人既配公奉其家範事舅姑處妯
娒各得其道諸呂內外無弗悅者耨之少也安人壹
是以身教之凡枕簪刺繡故事必曰此賢此孝講說
大義亶亶不倦又恒誦其祖教授公之遺行以詔耨
故耨之所以為天下之士者其父母之教有然也公
生正統戊辰五月十四日春秋六十又九安人與公
同生生七月二十一卒弘治乙卯五月八日壽止四
十有八正德癸酉三月一日以耨封公為儒林郎翰
林院修撰贈宋氏為安人繼室侯氏亦如封安人焉

子三人柟舉正德戊辰進士第一官翰林修撰爲
上經筵講官仲曰梓公葬後五年歿季曰栖縣學生
志弗忝兄二十一歲死女一人嫁劉孟陽孫子三人
田縣學生甸柟子留梓子孫文三人嗚呼其傳盛矣
銘曰 維呂氏世懋德蘊靈尚父啓齊爰有高陵世
昌孔武孫子是刑及彬鄉父高陵以興至於六葉封
君乃生纘此懿德厥宗用成篤生我友維邦之禎直
義廣孝公志斯承昔在壬申拜公於庭望之則嚴即
之則平溫恭易簡若蘭之馨匪德曷求匪言孰明享
不盡孝德不媿齡遠近悲悼况云我情高陵之北實

惟廣垌建爾玄宅萬世之寧考光摛曜因勒斯銘

明奉直大夫南京吏部清吏司署郎中雙
流縣學教諭胡公墓碑

公諱士濟字澤民秦安人也曾大父鈞自某州徙居
秦安豐財厚德人咸讓之生子海幼有大志未售乃
躬耕於南垌之野休休然若將終身蓋古沮溺者流
云子璉善文辭累舉不第仕爲南陂知縣平以近民
嚴以懲傲盜不涉境蝗不害稼民用乂安九載吏部
方以爲良欲登用之顧懇疏乞歸有

詔嘉其去就特許之道過南陂士民攀送者相望於

道若失慈母雖傳記所稱且何以加焉生男子七人
長士源次士清次士温次士潔次公次士洪什坊縣
知縣次縣學生士淳公生而穎異幼有大志獨爲南
陂公所鍾愛及游縣學與其弟具以朱氏詩稱名關
隴聞岐山張君精朱氏詩偕往學焉得其傳以歸大
爲提學副使浮梁戴公所稱然累舉不利遂貢於太
學方將友天下之士以卒其業值其配李宜人以病
卒京師不得已仕成都縣學訓導至成都教其諸生
立方起惰士用丕興貧者捐廩卹之賴以成立者甚
多有高文質者蜀邸人與藩臣某交後某得四蜀王

逮及文質公詣王言文質無罪王即釋文質一時撫
按藩臬皆禮重之乃又令署資陽縣教一如成都職
滿成都人士攀送者諸縉紳於玄都諸官寮於雲臺
諸士人於昭覺諸弟子於親都觀者群相歎息謂所
稀覩至今猶羨談焉陞監亭縣教諭尋以內艱復除
雙流仍以教成都者教其諸生彬彬乎與他縣異兩
受臺檄攝其縣事民殊以爲便已且人人自勵惟恐
弗馴無面見公所謂有恥且格非與正德戊辰子續
宗以進士高等

詔刻其策

命爲翰林院檢討明年己巳公惟雙流職滿致仕歸
秦安戊寅以纘宗封公爲奉直大夫南京驗封清吏
司郎中先配李繼趙皆宜人今

上即位 詔百官父母旣受封贈者其服色同子時
纘宗知安慶府故又加公以四品服焉其生可謂榮矣
嘉靖壬辰四月壽八十又四卒於家纘宗以山西布
政使奔喪歸已而從跣來武功請爲公碑以樹之墓
道海嘗於姻友張用昭氏得聞公之懿德若歸蒲銘
之金於子與憫盜驟者之欲悔其過而未逮數事宜
具子孫振振翼翼元宗述德有如吾纘宗君往歲每

嘗獲侍公之杖履望其容接其論逾於所聞多矣備
極榮養安享高年謂樂只且右子福履綏之正公之謂
乎李宜人國子監生玘之女有淑德宜於公卒時年
三十又二蓋成化丁未也公生男子四人長即纘宗
次正宗次可宗次在宗纘宗初以檢討謫嘉定判官
陞重川州知州乃有南京吏部之

命尋知蘇州歷淞江山西山東布政司叅政乃陞今
職文章政事蔚然名世正宗以下皆學待舉思齊厥
兄女子三人長歸通判孫述先次歸義官董瑩季歸
高第孫男子七人初禱被祕秩初祖皆讀書力學孫

女子一人尚幼未聘共亂昌矣海與續宗友善義不可辭銘曰 惟胡仲父其德克崇食不似德其後乃豐粵惟伯子靡受弗庸郁郁翼翼為時文宗光承帝賚尚弼丕功南埶之非厥墳隆隆配以伉儷終古是同刻銘表墓用述休風

鈞州任氏世德之碑

任氏之先為河南商水中鎮店人四世祖十老元末避地鈞州順店因家焉配宋氏生子清配盧氏生子三人真二寬真永樂中歷大田蜻蛉臨汾潁川四驛驛丞二與寬不仕繼王氏生子一人諒以耕商致富

雅好施予一視於義義當以揮金弗吝也又不計所報人咸以長者稱之正統三年河南饑應詔首輸穀麥一千五百石備賑濟有司以

聞是年九月十八日

英宗睿皇帝賜

勅曰國家施仁養民為首爾能出穀麥一千五百石用助賑濟有司以

聞朕用嘉之今遣人賚

勅諭爾勞以羊酒旌為義民仍免本戶雜泛差役三年尚乞蹈忠享表勵鄉俗用副

褒嘉之意欽哉故

勅人莫不以爲榮君曰吾旣有餘粟鄉鄰之飢所當恤也况

上命哉爲人臣子能奉

上意亦可以無愧於人矣配許曰氏及張氏許生惟一
女張生三子昇忠恕許性嚴且悍昇在襁褓獨取自養
之保愛防護如已出也後昇思不致成立家業稱其天
性孝友端慤寡言笑慎取與論詞恂謙退好經史及釋
老百家之言猶長於醫教子誦唸儒書輒勉以古道又
喜山水游眺及時植花木愛客只客士類有過其居者

雖自奉有常必盛饌款洽之重義疏財人有困踣傾
貲以援天順二年河南復饑出粟八百斛於公庾賑之
授冠帶義官宛有父風鄉人賢之配程民生五子顯
濬頤顛貌濬州學生顛山陰丞繼焦氏生子七江漢
溥渙洪汴洛江州學增廣生洛正德庚午河南鄉試
禮魁明年辛未登楊慎榜進士初知桐鄉選山西道
監察御史歷官副使叅政按察使布政使山西遼東
陝西巡撫都御史戶部左侍郎嘉靖戊戌

上上尊號於 昊天上帝

太祖皇帝

成祖皇帝

睿宗皇帝推恩臣下祖諒父昇皆受

誥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母許氏母焦氏贈淑人如侍郎與其配劉氏繼馬氏之

命焉嗚呼可謂生榮而死哀矣侍郎公與其兄弟又生子二十人廷繡廷縉廷紳廷綬璽端璐琯珉瑋舍珙璣玳珠璜珏繡驛丞璽等耕讀以嗣其世父祖以金玉與其子孫金玉可立而盡也以德植業則積之者厚其發必遠或恂恂為善人或苴苴偉偉為文人達士亢宗昌族若侍郎公歷顯願承

寵命上光於祖考澤延於後裔義民公與義官公之德鄉人誦之四方仰之任氏之世魏魏乎冠於中州人人能之人人難之內不愧於心外不違於志如此雖聖賢何加焉故曰君子創業垂統求為可繼也侍郎公歷官三十年清白之操恭和之履剛毅之節金石之守無少易也是可以繼厥祖考之端莊忠厚孝道顯明爾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任氏世德之謂乎辭曰 恭惟任氏裔肇商水率履直質聞達不求何往何尼耕作是勤以開家室既積既有思蒲戒溢憫窮拯厄施予必悉助賑因心

寵命有職再世克效爾德已述天眷罔諤多男乃錫
篤生伴即元宗將實大命疊來

寵光萃躋日用飲食惟民之極惟任罔懈孰荷弗力
勒碑揚休尚訓尚

勅母易母藐萬世可式

墓表

明進階光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李公墓表
公諱善字宗元家世隴州人也高祖公賜高郵縣知
縣配范氏生惟中以子昇貴贈浙江道監察御史而
封其配某氏爲太孺人昇累官至浙江按察司副使

配苟氏傅氏俱封孺人生子溥即公公父也太學生
爲某倉大使以公貴封廣西道監察御史配馮氏封
孺人公少磊落有氣及長就學已浸浸有時名中成
化丁酉鄉試明年戊戌第進士拜行人司行人能不
辱使命擢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清理廬鳳淮陽軍
伍滌弊省誣人於今誦之弘治戊申有外艱辛亥改
浙江道監察御史巡按遼東多所舉劾將吏不法者
悉奏黜之遼東還陞河南按察司僉事值張秋河決
上遣內外重臣提督塞河知非公不可於是悉以委
公卒至底績

上甚嘉之因陞俸一級以內艱改湖廣僉事值荆襄
賊何淮等作亂淮白爲剗平王而其徒至數百人子
女財帛所過一空道路阻絕公召指揮呂高等論議
建策賊衆悉擒事聞

上命陞俸一級已而妖人熊彥和等作亂爲號已定
陰相應附者數萬人公命呂高等亟捕彥和等數人
坐法而焚其應附人名籍人心用安與侈功倖償者
異矣於乎人哉已未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
邏姦按僞時以爲難甲子陞山西按察使持平慎法
吏民畏之正德丙寅陞四川右布政使尋轉左祛弊

政節公財察軌運衡重輕悉稱蜀民賴焉蜀故爲番
戒所寇而某番左盛鎮巡請

命將征勦而太監羅籬與公計事謂非兵十萬不可
公曰師出十萬日費千金民困歲歉公私俱竭恐邊
事未平而內變復起奈何且悉酋已知

朝廷用兵勦罪恐懼無以自計若遣人宣布德意宜
必從之果不從然後舉兵未晚也於是遣王玉等入
番宣諭諸酋款服其長悉從王來獻甲以降誓永爲
良民捷奏

上大嘉賜大紅織金衣一襲白金十兩尋陞南京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會考察京官公揚清激濁輿論允
協俄陞南京刑部右侍郎而用法平慎凡事多稽援
故事洎事定衆方服公長者有見云若盜册人王真
是其一也其事戴公家集茲不載庚午陞南京工部
尚書正規省費先後所無有

勅命公提督修理

孝陵并懿文殿宇公量工聚財深有計度厥功垂成
會有疾懇乞歸致上竟允之歸十有三年為嘉靖元年
奉

恩詔進階光祿大夫有司備四綵幣羊酒回勞於家人

咸祭之又三年乙酉秋八月癸丑卒於正寢距其生
正統甲子四月乙酉春秋八十有二夫人周氏華亭
教諭遷安周公之女先公卒其懿行自有志傳側室
鮑氏劉氏皆貞淑類周云公有男子四人守經周夫
人出錦衣冠帶總旗七品散官娶唐氏亦先公卒守純
州學生聘閔氏娶劉氏守紱娶梁氏守維聘馬氏娶
韓氏俱國子生三人者皆劉出女子四人長適典科
閻倣周出次適鳳翔張珂又次適舉人閻佳皆鮑出
季適千戶白身劉出孫男子五人塘州學生娶閻氏
珙聘閻氏琰珣瑄俱幼孫女子二人長聘閔釐次聘

王化民守純卜以是歲閏十二月辛巳葬公北原合
周夫人之兆持叅議閻子明狀乞海有以表公之墓
嗚呼公之名德崑然在人居官居鄉無非可師乃奄
忽傾逝前輩典刑後將焉賴然茲但以稍述公之行
事世次使後之觀者知爲公墓而已顧一笏之石豈
足以盡載之懿德哉海以鄉里晚生辱教有年今公
已矣出視世稱達尊長者諄諄懇懇汲引後進復有
幾人如公也於乎傷哉公子守經雖不幸早死而嗣德
履孝公鄉之子亦鮮儷矣守純勤學庶志克綏先猷
其進靡度而守綏守維皆爾雅自好裕然俱良公之
心復奚恫哉今孫子彬彬繁衍昌大揆之古昔蓋龔
疏所無也不亦盛乎不亦盛乎

明故文林郎大寧縣知縣許君墓表

君諱諫字廷言家世陝州靈寶人也高祖仕信曾祖
實皆世抱潛德祖聚爲安定教諭有厚德大學教人
不倦安定人至今感慕立祠祀焉生三男子以季子
襄毅公之貴贈戶部侍郎其長曰通即君父也配何
氏生君與其兄誼君天資剛毅幼從季父襄毅公學
領朱氏詩遊縣學卓有時名九試不第弘治庚戌應
貢入太學其志愈力然竟不合於有司也於是國

學監規不均及鄉學稅價太重上言於

朝或以爲將獲罪於人君不恤也甲子拜清河縣知縣克新其政諸廢具舉當道者殊以爲能後以戚里莊田坐繫

詔獄改知臨晉君曰爲民獲罪雖死不恨况改近地乎君至臨晉則慎法禁嚴偷薄民大悅服未幾以外艱歸服除改知大寧大寧俗尚朴略少文君又以文雜飭其政治更稱善偶病淋乃棄官歸徜徉梓里者十餘年敦族厚倫人無間言嘉靖乙酉三月二十一日卒由生正統己巳十二月十四日春秋凡七十又

七云初娶李氏生女一適國子生鄭鍾繼娶王氏生女二長適李宸次適主簿張珍三娶王氏無出四娶呂氏生子三人僑修備側室楊氏生子四人佶佇儼作女二人長適散官張天祿次適李繼恩而僑修佶佇儼皆縣學生可以嗣君休德矣孫子三人福安薛安安孫女七人尚幼未聘於乎予昔與君弟今學士廷綸侍郎廷美同遊翰林每及其家世則恒述君修德砥行之事謂君因心孝友然試雖不獲第於科目而三令大邑俱有良名亦可以少裨其志矣予子栗娶君妹壻布政使楊若叔安之子則君從甥壻也

比來靈寶君弟茂才廷陳率君諸子以狀洎志銘授
予諸予表君之墓道志言君撫故兄子价偉傑倬如
已出雖老年寢疾言及二親與季父襄毅未嘗不流
涕於枕其居常又以立身處家之道告戒諸子諸子若
僑佶等又皆學文修行將具大售於時爲世令人君
之所以教於家者視所以施之官秩曾少異哉予南
至號畧訪函谷故蹟過梁村望及君墳突然與君先
公之墳相翼蓋百世之安也其子孫興盛繁衍孰謂
無所自乎夫前人以德昌庇其後後人益求其德衍
其昌庇之福引而益長緝而益光則許氏之世雖百

世可也於乎僑與諸弟尚其勗之哉

對山集卷之十六終

康集後序

武功康太史轂名滿宇宙間見為人所排擠其猷為
無由白見世特傳其詩文耳其人本豪邁不羈雄文
鉅作世稱其長云至於詩篇爾雅本質去雕世多未
及異乎吾所聞矣嗚呼知其人誠未易也知其言亦
豈易哉公以庚子殘歲卒適時春兔編脩校書官歸
辛丑二月十三日行抵武功以文哭之曰公之生也
將以發關河閔秘之清輝其逝也于以還太華終南
之元氣彼世之紛擾者曾何足為深計嗚乎文何
以知公而公之文亦豈易知哉三復公之集與公

文而又重悲之初公憤世不已知茲欲自放不為
句著作以求見於世然世之乞公文以求顯者益
與人畢輒棄去故存者頗少賴太微張子盡哀諸交
友乃克成集而都御史東涯翁子始昇西安守六泉
吳子鋈諸木夫世不能致公於顯位反欲因公之文
以求顯其身已不試乃更取其所棄之空言而尊崇
之人情賢不肖固相遠而士之遇不遇固自有命也
乙巳冬吳子以刻本貽余讀其中則先子之墓銘固
已放失余既托吳子以附諸集因序以歸之使例求
公之遺文世有能藏公之文者而或不及乎梓或及

乎梓矣而非公立言之旨然則雖托空言以自見業
有所難而因人之言以求顯者要亦不足恃也君子
恃其自立者何如耳公之不修飾以求名而名自隨不
為文以傳世而世自傳者其意或在於是與嗚乎公
其人傑也哉

嘉靖丙午季春旣望平涼鄉晚生趙時春書

